武俠世界
第32年
25
$12.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蕭顯先生所著「神雕俠傳奇故事」之「怒斬龍頭」，主角狠爺卜勒巴珠接到馬武的信，謊說要在雍正帝出居庸關打獵時，伺機行刺，一旦割下皇帝腦袋，便立即回到她的身旁，並要求她能在居庸關等候，配合他的行動……卜勒巴珠為了替父報仇而失去了理智，竟然信任那卑鄙無耻的馬武，而這馬武正引誘她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陷阱，最後卜勒巴珠能否報却父仇？雍正帝死因何在？文中自有精彩絕倫的描述。

* * *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的幻想力嗎？請顯示你的寫作才華，本刊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故事之有志者，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每個故事獨立，以不超過五萬或十萬字為佳。）

* * *

短篇故事「六俠三狠」乃麥中青先生所著，故事內容新穎，文筆流暢，不容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馬騰先生所著「紅袖飄香」，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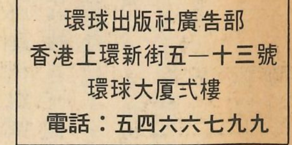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六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25期
（總號162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神雕俠傳奇故事

文·顯飛
圖·蕭可

怒斬龍頭



利用奸徒 誘捉狼爺

昏濛濛的天，慘幽幽的地，一陣疾風吹來，枯黃的蒿草在拚命地搖曳着。

晚秋的大草原，是最最荒涼、淒苦、寂寞的。

被牧羣噬啃過的草原，東陷下去一塊，西凹下去一片，稀稀落落，荒荒疏疏的，大地就像一個已經到了暮年的老婦人的皮膚，枯竭焦黑，乾癟多皺，樣子十分難看。

可是，在大馬羣山東南端的馬蹄形石崖間，卻有着另外一種景象。

這裡草木十分秀美，生長茂密，齊肩高的蒿草、枸子草依舊還保持着隱約可見的青綠的顏色。這地方避風向陽，光綫充足，天然崖石形成屏障，阻止着畜類的進入，是一塊「風水寶地」。

那隱沒在草叢中的高高隆起的黃泥圓土墩，便是老狠爺噶爾丹的陵墓。

此刻，卜勒巴珠正跪在陵墓前面祭靈。

貢香在幽幽散發着煙霧，幾支粗大的蠟燭在燃燒着。她的兩頰上淚跡斑斑，眼睛注視着那塊並不豪華的墓碑，神色慘然憂傷。

墓碑前的石板供桌上放着幾隻粗大的瓷盆，裡面裝着牛羊等祭品，然而中間那最大的盆子卻空着，裡面僅放着一張紙條，紙條上是「清廷皇帝頭顱」幾個歪歪扭扭的大字。

卜勒巴珠木然地呆坐在墓前，一動不動。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她的處境越來越孤獨了。斯塔娜死了，就要被處斬的馬武臨刑前突然逃跑，丹吉喇大仇未報，氣得幾乎發瘋……整個大馬羣山喧嘩動亂起來。

馬武雖然不是她放走的，但卜勒巴珠卻明顯地感覺到，族人對她冷淡了，疏遠了，失望了。

現在，風波雖然已經平息下去，但繼之而來的卻是令人窒息的寂靜和死一般的沉默。大家見了她眞像是羊羔見了狠一樣，躲得遠遠的。這實在使她心寒。

自然，她依然是大馬羣山的狠爺，在這個部落中依然擁有絕對的權威，但這權威也是極其勉强的了，她的部衆隨時有四處離散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莫說她要報仇雪恨的宿願難以實現，就連她要維持在部落中的統治都有些力不從心了。

唉，命運，奇怪的命運！命運好像特別喜歡捉弄她，總在有意使她難堪，就好像她生來就命中註定要倒霉，要一定不得安寧似的。

她生就一副如花似玉的容貌，卻自小不能在香閨房中歡度她的年華，已逝的半輩子一直過着風裡來，雨裡去，出入箭鋒刀叢的戎馬生涯。

她身材可謂是窈窕秀美的，豐滿的乳房，瘦窄的肩膀，顯得有些弱不禁風，卻要挑起決定整個部落命運的沉重擔子。

她的出身和血統是高貴的，她本人也可以說是草原上的驕子。但是，她從她死去的父親、老狠爺噶爾丹手中繼承的不在於萬貫家財或一個已經殘破的部落，而是他的桀驁不馴、强悍兇猛的遺傳基因，這基因在她的身上發育成一個强烈的復仇願望，一種近似發狂的仇恨慾。

這種慾望使她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人格，當然也失去了教誨她成長的恩師飛雕劉……她利用她的權勢造成了一種環境，可是環境有時也無情地改造着她，使她變得孤獨，變得苦惱。

她無處可訴衷腸，只得跑到父親的陵墓前，企求老狠爺在天之靈的護佑。

卜勒巴珠默默地站起身來，端起酒壺在供桌上的酒杯裡又斟了一遍酒，嘴裡默默唸道：「稟告父親在天之靈，女兒卜勒巴珠卑弱無力，至今仍然沒有爲父報仇雪恨，至使父親在地府不能安然瞑目，實在惶恐不安之至。女兒力單勢孤，求助無援，眼看夙願難以實現，有負父親教訓，於心何安！祈求父親能助我神力，庇佑我刺殺清廷仇敵成功，早日告慰父親亡靈……」她虔誠地祈禱着，眼淚又流了下來。

「狠爺，狠爺！」侍女走了上來，輕輕地喚她。

卜勒巴珠回過頭來。侍女遞上來一封書信：「狠爺，長城那邊送來的。」

「長城那邊？」卜勒巴珠猶豫地拆開書信，讀了起來。

書信是馬武寫來的。馬武在信上說，由於他的一時過錯，使她的部落遭到了不幸，爲此他甚感歉疚。他逃離草原，並非貪生怕死，而是因爲他答應要爲她報仇，在沒有實現自己的諾言前，他是不甘心死去的，他是永遠不會背棄狠爺的，也時時刻刻地思念着狠爺，思念着爲狠爺報仇。

馬武在信中還說，他已確切獲悉，清廷皇帝準備在下月上旬將出居庸關打獵，要報仇此機會甚難得，他到時將去居庸關伏擊，伺機行刺，一旦割了皇帝的腦袋，就立即回到她身邊來。

馬武最後還說，如果狠爺能一起到居庸關配合他報仇的話，他將在某時某地等候她。

卜勒巴珠看了不覺大喜，急忙問道：「送信人呢？」

侍女道：「已經走了。」

卜勒巴珠又在噶爾丹墓前跪下，祈禱道：「父親果然有靈，馬武已經來助我報仇了。女兒將帶着部衆一同前去，定將清廷皇帝首級獻於你的墓前。」

祝畢，又叩了三個頭，再一次斟了一回酒，又將酒統統灑在墓前的地上，收起祭品，騎馬回營帳準備到居庸關去了。

呵，她是多麼地不幸。

這並不在於她是噶爾丹的女兒，也不在於她肩上承受着的超負荷重壓，她的悲劇恰恰在於她爲了替父報仇而失去了理智，執着地信任着那個卑鄙無恥的馬武卻毫不察覺出他的陰謀，而這個馬武正引誘着她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陷阱……

＊ ＊ ＊

從大馬羣山南下，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巒向前行走三百餘里，便到了居庸關地面。

居庸關，重巒疊嶂，山勢峻險，巍峨雄壯。只見兩條山脈橫亘對峙，一水滾滾旁行。

順着水流向前，山勢越來越逼仄，形成一個倒喇叭口形狀，顯得格外險要。

前人曾經這樣描寫它的峻險：「太行羊腸蜀劍閣，身熱頭痛懸度索，不知何年鬼斧鑿，僅與青天通一握。」

確實，它的險奇比得上峭壁懸崖中的四川劍閣，艱難的山路令人頭痛發燒，怪不得長城要修築在這裡，打仗的時候，這雄奇的關口會顯示出如此重大的作用。

這古老的關城和依山越澗，逶迤浩大不見首尾的長城，不但以其雄偉壯麗著稱，而且景色格外宜人。眼下雖然不是陽春時節，看不到萬木爭榮吐秀，揚煙搖曳堆煙的場面，卻依舊臨冬滿目蒼翠，充滿着生機。

在烽煙塵滿、鬼哭神啾的晚秋，邊塞上能看到這樣一番景色，無怪乎這裡要成爲聞名四方的「燕京八景」的第一勝景的「居庸疊翠」了。

馬武和卜勒巴珠相約的地方，就在居庸關中間地段的蝦蟆谷中。

卜勒巴珠一身穿着素白的戰袍，腰間插着飛雕劉贈給她的雌雄彎刀，騎着「雪中霜」，正在山谷中緩緩馳着。

她的身後，跟着十個與她穿着相同，都騎着白馬的女親兵，顯得英武雄壯。這些女親兵就是這次她特意挑選出來進長城報仇的，個個驍勇善戰，武藝高强。

小隊人馬慢慢地循着曲折的山道走着，馬蹄踏在巖石上發出「咯咯」的聲響，在空曠的山谷間迴響着。

她們繞過一個山谷，來到一個不大的空場上。這空場陷在羣巒之中，形成一個癩蝦蟆的樣子，因此被稱作蝦蟆谷。

卜勒巴珠勒馬停了下來，她抬頭四下望望，只見四周崗巒圍繞，地勢很是險要。

她皺了一下眉頭，臉上露出不安、疑惑的神色，她和馬武相約的時間已經三天過去了，非但清廷皇帝的影子沒有看見，連馬武也不見人影，不知上哪兒去了。

她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自己找錯了地方？這裡明明是蝦蟆谷，難道清廷皇帝打消了行獵念頭？那馬武總不該不見人影。

她心裡七上八下，帶着女親兵緩緩地在山道中巡蕩。走出一個岔道口，又拐了一個彎，一陣嘻笑追逐聲從前面傳來。

卜勒巴珠突然發現前面百步開外杏黃羅傘一晃，見六、七個衣着錦綉的人正簇擁着一個身穿黃衣袍的中年人在追趕着甚麼。

卜勒巴珠一見大喜，清廷皇帝果然在這兒行獵！她連思考也不曾思考一下，脫口叫道：「世仇你果然來了。」趕忙驅馬上前，抽出長柄劍來，向黃衣袍人奔殺過去。

黃衣袍人像是突然才感到有人從身後追來似的，猛一回頭，大叫一聲：「不好！有刺客！」拍馬向前逃去。

卜勒巴珠頓時精神大振，左手一提繮繩，「雪中霜」長嘶一聲，「呼」地一下竄起，撒開四蹄，疾風般在黃袍人身後緊追不捨，十名女親兵也「呼啦」一下，驅馬緊跟了上來。

黃衣袍人驚恐萬分，顧不得身邊的侍衛，沒命地逃跑，他的那幾個侍衛返身抵擋了一陣，卻招架不住，瞧機會各自逃命去了。

那柄黃羅傘也棄置在一旁，被馬蹄踏得稀爛。卜勒巴珠嘿嘿冷笑，勒緊馬繮，盯住不放。

看看就要追上，黃袍人突然折入一個山谷中。卜勒巴珠毫不鬆懈，飛馬躍上。

她突然驚呆了，眼前出現了一個開闊的谷地，四周環立着一大羣人馬，黑壓壓的，足足有三百多人，一概清廷軍士打扮，橫槍勒馬，虎視眈眈地對着她。

只見黃衣袍人騎在馬上，臉正對着她，哈哈大笑着。

卜勒巴珠大驚，知道自己已經被引誘着進入了清廷軍隊的包圍圈，不覺心情沉重起來了。

正在這時，只見黃衣袍人哈哈大笑地叫道：「女豪傑，膽色不小，在下敬佩之至。當今皇上愛憐英雄，快快與在下一同進京見皇上去吧，哈哈哈。」

卜勒巴珠大驚，不禁失聲叫道：「你不是清廷皇帝？」

黃衣袍人仰臉大笑道：「哈哈，在下乃是皇帝御前的親隨。要見皇上，快與在下進宮去吧。哈哈！」

卜勒巴珠怒不可遏，出口罵道：「你這狗雜種，竟敢設下圈套來算計我，看我狠爺來收拾你。」說着，掄起長柄劍直劈黃衣袍人。

黃衣袍人拔劍相迎，並不畏懼。霎時間，清軍士兵圍了上來，將卜勒巴珠和十名女親兵團團圍住。

卜勒巴珠怒火衝天，盡力使出平生本事，力戰清軍，卻不料對手也並非等閒之輩，一出招數，卜勒巴珠便暗暗叫起苦來，敵人個個武藝功底深厚，身手不凡。

卜勒巴珠四面受到攻擊，險象叢生，一下子處於劣勢。

她見自己處境危急，慌亂中抽出那對雌雄彎刀，握在手中，左右搶攻，只見那雌雄彎刀鋒刃忽伸忽縮，神出鬼沒，果然兇猛異常。

敵手明明看見她的刀鋒與自己尚遠，卻猛然間伸出一段鋒刃來，徑直刺入敵手體內。

沒有幾個回合，已經有五、六個清軍中刃倒下。但清軍卻並不退卻，越來越縮緊對她的包圍。

她回頭看了看自己的女親兵，見她們也全被清兵圍困住，拚命招架，處境都十分危險，根本無法相互照應。

卜勒巴珠屏住氣息，咬緊牙關，掄動雌雄彎刀，又將幾個清兵斬於馬下，然而，這卻並沒有改變自己的處境，心中思念道：再這樣斯殺下去，肯定兇多吉少了，得殺出重圍去。

想到這兒，她大喝一聲，掄開雙臂，將雌雄彎刀舞得如風車一般，將自己籠罩在刀影中。

圍困她的清軍見她來勢兇猛，紛紛退了下去，她乘機一躍，從「雪中霜」背上騰起，跳上了一塊屹立出來的巖石。

「雪中霜」長鳴一聲，人立而起，將馬蹄踢翻兩個清兵，呼嘯一聲，狂奔離去。

幾乎是在同時，四、五名清軍也躍起，飛登上了巖石，再將卜勒巴珠圍住，卜勒巴珠無心戀戰，與對手鬥了幾招，又一騰身，飛上了一塊懸崖，也顧不得那十名女親兵，獨自一人躍出了重圍。

在山崖上「呼嚕呃」叫喊一聲，不一會兒，「雪中霜」裹着疾風朝她奔來，她輕輕跳上馬背，一夾雙腿，「雪中霜」撒開四蹄，裹着一陣風塵，頃刻間，消失在山谷中了。

她一口氣逃離了居庸關地面，見地勢漸漸開闊起來，才放慢速度，停下馬來。她騎在「雪中霜」上揩了揩臉上的汗水，一股怨恨之氣直衝腦門，身上只感到一陣發涼。

冷風不斷吹拂着她，她開始冷靜起來：眞奇怪，明明和馬武約好的，卻偏偏不見馬武，反而被清軍誘入陷阱，差一點丟了性命，難道馬武他……她不敢往下想，沉思了一會兒，又調轉馬頭，順着原路再向蝦蟆峪馳去。

半路上，她見遠遠的迎面搖搖晃晃地走來一人，一看，竟然是自己親兵。只見她傷痕累累，潔白的衣袍上已沾滿了血污。卜勒巴珠翻身下馬，一把扶住那親兵。親兵艱難地告訴她，除了她本人，其餘九人已全部被清兵殺死，她自己已是拚了性命才逃出來的。

卜勒巴珠聽了，恨得咬牙切齒，卻又無可奈何，她噗通一聲，屈膝跪在地上，仰天對着蒼天，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發誓道：「蒼天作證，我卜勒巴珠不殺死清廷皇帝，誓不爲人。」言罷，將受傷的親兵抱上「雪中霜」鞍上，自己一翻身也躍上了馬背，勒一勒馬繮，猛地在馬屁股上一擊掌。

「雪中霜」大概從未受到過主人如此粗暴的打擊，前蹄騰空，長嘶一聲，風一般地向北竄去。

卜勒巴珠回到大馬羣山，怨氣和仇恨無處發洩，立即點起了五千部兵，稍稍作了準備，便浩浩蕩蕩地向長城殺過來。

＊ ＊ ＊

天氣出現了反常的現象，臨冬的北方竟然烏雲密佈，天色灰濛濛的一片，顯得格外的陰霾、凄涼和愁慘。

廣袤的蒙古原野，荒涼、肅殺，黃枯了的蒿草在寒風中瑟瑟抖動着，一陣大風吹過，雪霧沙粒瀰漫。

長城內京口道上，濃煙滾滾，塵土濛濛，幾幢燒毀了的村屋還在冒着濃煙，窗櫺、屋頂、門框上還閃躍着火焰，幾十具屍體橫卧在碎石亂瓦的地上，其中還夾雜着清軍的死屍，碎罐破碗，舊衣爛衫，零亂地丟棄在地上……一切都顯出遭到搶劫後的凄慘的景象。

卜勒巴珠帶着蒙古部兵，橫槍躍馬，大聲叫囂着急馳而去。

馬蹄掀起的塵土，被風裹着，形成一條巨大的塵龍，怒吼着向北京方向竄去。

蒙古部落軍就像這臨冬的寒風一樣無情，他們見人就殺，見物就燒就搶，馬蹄所到之處，寸草不留，生靈不存。

卜勒巴珠已經失去了理智，她興師動衆，一心想報深仇大恨。她與清廷有着刻骨仇恨，這不但是爲了她的父親，而且也是爲了她自己。

她仇恨清廷所有的一切，不光是人，而且還有物，所有的人和物都成了她仇恨的對象，她要摧毀所有的一切。

她帶着五千哀兵，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破壞力量。南下兩天以來，她率領部衆進展得極順利。

她的騎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現在長城邊關的城下，手足無措的清兵倉卒起來應戰，卻孱弱得不堪一擊，頃刻之間瓦解，丟下了大批死屍，逃得無影無踪了。

卜勒巴珠攻進邊關，放縱部衆放火搶掠，殺人如蔴。她看到清廷的軍民一個個在她的面前倒下，心裡直感到一陣奇怪的快意。不一會兒，一個好端端的邊關已經化爲灰燼，變成可怖的墳場。

接着，她乘勝繼續南下，沿着獨石口、三山、赤城、雕鶚、後城，直逼京畿，企圖率領五千哀兵攻打北京。

蒙古軍一路上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到了第四日，已來到軍都山山脚下。

這軍都山距離北京僅一百三十餘里，呈東北，西南走向，平均海拔一千伍佰米左右，像一道天然的屏障，蔽衛着北京皇城，著名的八達嶺即是它的主峯，蜿蜒曲折的內長城就修築在它的山脊上。

正因爲如此，這軍都山上的長城便成了歷史上防禦北方游牧民族騷擾的重要防綫。

不過，自從清軍入關之後，這軍都山上的長城也同長城的其他段落一樣，逐漸失去了防禦北方民族入侵的歷史作用，開始破敗而日益荒廢起來，高大的烽火台斑斑剝剝的，有幾處已經坍塌了下來，內側的宇墻和外側的垜墻被風雨剝蝕得形骨鎖立，城樓上的馬道坑坑窪窪的，長滿了已經枯黃了的雜草。這堵滿身創傷的長城就像一條已經耗盡精力，到了晚年的老農，任意遭受着卜勒巴珠的騎兵鐵蹄的踐踏。

卜勒巴珠的騎兵很容易地翻過了軍都山，直衝西南方向的峋峋崖。

這峋峋崖有上崖、中崖、下崖之分，崖上林木繁茂葱蘢，自然環境優美峻險。雖然時值孟冬，這裡卻寒泉漾玉，飛瀑重簾而人跡奇少。

蒙古軍連日疲於戰鬥、兵馬勞頓，如今見了這地方，都欲停下來休憩一番，便叫嚷着要就地小憩。

卜勒巴珠見部衆不思前進，心中大爲焦急。她一心思念着報仇，哪裡會允許部隊駐足休息；便自己身先士卒，繼續催馬向前進發。

部衆無奈，只得跟在她的後面，勉强地走着。部隊拖拖拉拉的，指揮有些失靈起來。

卜勒巴珠又氣又惱，卻又無可奈何。這峋峋崖有高高低低的幾百座小山崗，恰如一塊被腐蝕了的釘板一樣。

崗巒谷間佈滿了碎石亂巖，行走起來極爲不便。蒙古兵行走在這碎石亂巖道上，東倒西歪、跌跌撞撞，極其滯慢，並且走幾十步就折轉一個彎子，弄得這五千人的隊伍拉得長長的首不見尾，脫開一大截距離，緩慢而又艱難地在山谷間盤旋移動着前進。

沒行走幾里路，部衆都累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了。

如此拖沓地走了約莫一個時辰，山道突然中止，一座並不十分高峻的山峯擋住了前面的去路。卜勒巴珠抬頭看時，只見山石峻峭，危崖旁伸，青石的山嶺半腰上鑿刻着三個隸體大字：岫峯嶺。

卜勒巴珠四周觀望了一會，翻身下馬，牽着「雪中霜」向嶺旁的澗道一步步翻越過去。部隊緊跟在她的後面，照着她的樣子繼續向前移動。

山嶺道路越走越狹窄，越走亂石越多。前面一人過去，亂石便嘩啦啦滾下一大堆來，砸傷了後來人的腿脚，等到部隊全部翻越過岫峯嶺，傷足扭筋的竟有十之一二之多，直弄得大家怨聲載道，牢騷四起。

卜勒巴珠見部衆實在行走不動，只得思忖着讓部隊休息。她見前面恰好出現一塊平地，且有一道清泉涓涓地從這裡流過，形成一泓透澈見底的池塘，實在令人喜愛，便下令部隊就地休息。

蒙古兵紛紛倒在地上，有的拿出乾糧充饑，有的包紮傷口，把刀槍放置在一旁，準備好好休息。

突然，只聽得前面山坡上聲音大作，嘈雜的人叫喊聲中夾雜着馬蹄踏石聲和兵器撞擊聲音，才倒在地上休息的蒙古兵一下子都驚慌起來。

卜勒巴珠大驚，急忙抬頭看，只見前方三面山坡上出現了黑壓壓一大片穿着色彩絢麗軍服的清廷官兵，正排着軍陣向她的五千部兵衝壓過來。

卜勒巴珠知道情況不妙，舉起胡笳，「胡嚕嚕」一陣吹起。蒙古兵忽啦啦一陣聲響，已全部翻身上馬，做好了應戰的準備。

不一會兒，只見清軍隊伍中騎馬走出一位身穿明藍色綉圖戰袍，手持長槍的戰將來。

他正是二十多年前隨康熙親征噶爾丹的驍騎營梅勒章京阿濟格勒。

阿濟格勒橫槍勒馬，躍出陣前，厲聲訓斥道：「好犬膽的胡奴，好端端地竟敢來侵犯我大清邊地，殺我兵民，現在爾等已被本都統重兵包圍，量你們插翅也難飛走，還不快快下馬受死，倘若不然，立即將他們斬作肉泥。」

卜勒巴珠四下一望，見四周的清軍黑壓壓的一大片，至少不下兩萬餘人。

但她卻毫無懼色，非但沒有退卻，反而催馬朝前走了幾步，冷笑着對阿濟格勒說道：「嗯嗯，你好大的口氣呀，不要看你長得高大魁梧，充其量不過是隻飯桶酒囊罷了，何足道哉！如何可以口出如此狂言？」

阿濟格勒見對方軍陣裡走出的竟然是一個秀麗美貌的女子，不覺仰天哈哈大笑道：「哈哈哈，我道是哪一位善戰勇猛的驍將出陣，原來竟是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啊！莫不是相中了本都統？哈哈哈……本都統如何捨得殺你，還是快快過來，與本都統一起回去做個偏房如何，啊？哈哈哈……」

卜勒巴珠大怒，厲聲罵道：「該死的下流賊，死到臨頭，還敢滿口胡言，看狠爺我來收拾你。」言畢，拔劍催馬直取阿濟格勒。

阿濟格勒大叫一聲，挺槍來戰，

兩人頓時殺作一團。此時，雙方的軍隊也接陣，呼嘯着衝殺起來。只見將對將，兵對兵，刀光閃閃，殺聲震天，血肉橫飛。

卜勒巴珠乃飛雕劉高徒，馬上馬下，功夫精深，劍法嫻熟。

那阿濟格勒本是個力大無窮，武藝高强身經百戰的猛將，兩人你來我往，劍槍相逼，殺作一團，一下子竟然分不出上下。

這場混鬥，直殺得天昏地暗，鬼哭神泣，山河顫慄，乾坤倒轉。

蒙古兵雖然長途跋涉，疲於奔命，卻依然個個奮勇，兇悍善鬥，而清廷兵士也人人爭先，勇不可擋。兩軍血戰一場，各有傷死。然而，蒙古兵終於寡不敵衆，明顯處於劣勢，漸漸有些抵擋不住了。

卜勒巴珠看看戰鬥局勢惡化，知道再戰下去，整個部隊有覆滅的危險，便打定主意，要撤出重圍去。

她猛然大喝一聲，急遽地變化着劍路，連連向阿濟格勒劈去。阿濟格勒胸有城府，不慌不忙，挺劍連連招架，避開她的劍鋒。

卜勒巴珠趁機拿出胡笳嘟嚕嚕吹了起來。她殺開一條血路，指揮着部衆撤退，自己留在最後斷陣。

蒙古軍像潮水一般地向前面的開闊地帶逃去。

阿濟格勒身先士卒，一馬當先，衝在最前面，緊緊追住卜勒巴珠，追擊不捨。

卜勒巴珠見阿濟格勒追趕得兇猛，不敢怠慢，她有意放慢速度，看看阿濟格勒快要追上，猛然間回轉身來，甩手打出一把「七星」鐵彈，散成一個「北斗星」狀來，直朝阿濟格勒的七竅飛來。

這「七星」鐵彈俗稱催命彈，乃飛雕劉親手授與她的，擊出無有不中，看來阿濟格勒性命難保。

豈料阿濟格勒早已一個翻滾，躲藏到馬腹底下。說時遲，那時快，這「七星」鐵彈竟然全被他躲了過去。

卜勒巴珠見七星鐵彈沒能擊中阿濟格勒，心中不禁一陣心慌，急忙返身再逃。阿濟格勒哈哈大笑，依舊勒馬緊追不捨。他身後的清兵也像狂風般地席捲過來。

卜勒巴珠的坐騎「雪中霜」撒開四蹄，如疾風般地一下子超過了前面潰逃着的蒙古部衆。阿濟格勒大叫着驅趕着坐下的棗紅馬也裹着勁風追趕上來。

不一會兒，跑在最後的那些蒙古兵也被阿濟格勒追上了。阿濟格勒兇猛異常，躍馬挺槍，直朝蒙古兵背脊上直攛，恰如猛虎撲上了羊羔似的。隨着幾聲凄厲的叫聲，那幾個倒霉的蒙古兵已被他殺於馬下。

卜勒巴珠見阿濟格勒咬住她的隊伍，連傷她的部屬，又急又惱，返過身來再戰阿濟格勒，兩人又殺作一團。

蒙古兵知道阿濟格勒的厲害，哪裡還敢拖沓滯延，後面有狠爺斷後，便不顧一切地驅趕着馬匹，拚命向前逃命，只恨自己的坐騎缺少一雙翅膀來。

跑完一段開闊地帶，前面突然出現一條寬約三丈的大崖溝。崖溝深邃不見谷底，黑黝黝的，從下面傳來清晰悅耳的淙淙流水聲，還隱隱冒着些乳白色的霧氣來，顯得神秘莫測。

兩邊的崖壁陡立直矗，青苔滑膩，中間一塊六尺寬的木板架在崖溝的兩端，形成一座架空的天橋。

這六尺寬的木橋本不算窄，只是由於處地太高，而溝底太深的緣故，所以走在上面不禁會產生出一種毛骨悚然，頭昏目眩的感覺來。

崖溝的對面梵宇綿亘，奇松怪柏，空中還繚繞着莊嚴肅穆的鐘磬之聲，好似一處聖地。黑頂黃墻的寺廟門口有幾個僧人正坐在太陽底下坐禪，聆聽着崖溝內泉流的淙淙聲，顯得超脫、平和。

昔日曾有人專誦此間景色曰：「橋山西北寺，一谷隱千峯，曲折雲屏掩，高低棧閣重。傳觴猿飲澗，倚蓋巢鶴松。小憩聽泉久，東巖已暮鐘。豈顧塵俗事，怡然自樂翁。」

這情景恰與崖溝對面槍刀相向，你死我活的場面形成鮮明的對照。

蒙古兵驅馬趕到，從木板上飛竄過去，那木板橋被踏得吱吱作響，似乎快要斷裂開來似的。

蒙古兵逃命要緊，哪裡還顧及得了？由於跑得太快太急的緣故，再加上馬多橋窄，不少蒙古兵連人帶馬一齊跌入深淵中去，永遠葬身崖底。

對面那些正在曬太陽的和尚見蒙古兵紛紛跌入深淵，卻站在一旁幸災樂禍地看看熱鬧，嘴裡還唸叨着些：「阿彌陀佛，罪惡之人，理應下地獄受難，我佛慈悲……」之類的稀奇古怪的話語。

那些蒙古騎兵，哪裡還顧得上旁人的訕笑？有幸過了崖溝的，都抱頭鼠竄而去。

卜勒巴珠見部衆都已過了木橋，這才有些放下心來，翻過前面的那座紫觀峯，就可以到達長城邊關了，到那裡，部隊不會再遇到甚麼危險了。

她稍稍鬆了一口氣，見阿濟格勒追了上來，便揮劍連連向阿濟格勒進攻，她趁阿濟格勒退卻招架之時，一甩手飛出一支短劍來。

阿濟格勒一驚，急忙躲避，短劍不偏不倚直接刺入棗紅馬的心臟，棗紅馬慘嘶一聲，掙扎着舉起四蹄，重重地倒在地下。

阿濟格勒大驚，急忙從地上爬起，極快地抓起長槍，揑在手裡。卜勒巴珠正想衝上去擊殺阿濟格勒，見後面大隊清兵已經趕到，不敢再戀戰，調轉馬頭，朝紫觀峯撤去。

阿濟格勒大怒，破口大罵道：「潑賊婆，竟敢暗器傷人，老爺子非宰了你不可。」他一把從一個清兵手中奪下一匹馬來，騎上，直朝木橋上衝去。

幾乎是在同時，從清軍大隊中飛射出一排箭來，卜勒巴珠聽到後面風聲，知道不妙，急忙低俯下身子，藏身「雪中霜」腹下。

霎時間，亂箭像雨點般地射入「雪中霜」體內。「雪中霜」負痛慘叫一聲，猛然提起前蹄人立起來，「啪噠」一聲，又癱倒在地上，把卜勒巴珠重重地摔了下來。

可憐這「雪中霜」寶馬身上釘滿了箭簇，就像刺猬一般，殷紅的鮮血從箭傷口湧出來，將雪白的皮毛染成了一大塊一大塊的紅色，此刻已奄奄一息，在地上抽搐着。

卜勒巴珠心疼地摟住了馬頭，似乎忘記了危險的處境。

阿濟格勒見狀，嗷嗷地吼叫着驅馬朝木橋奔來。

正在危急之時，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那幾個坐禪曬太陽的僧人中突然飛奔出一個胖和尚來。

那胖和尚行動如飛，眨眼功夫已經到了崖溝邊上，極快地騰身一躍，一個鷂子翻身，重重地落在木橋上，正好擋阻在飛奔而來的阿濟格勒坐騎的前面。

那匹馬被突如其來的胖和尚驚得站立不穩，四蹄打起滑來。

阿濟格勒也冷不防眼前會突然飛落下一個人來，亦被嚇了一跳。他見馬匹滑蹄，急忙勒繮控戰馬，卻爲時已晚，那馬已前蹄踏空，朝崖溝裡跌落下去。

阿濟格勒果然身手不凡，正當那戰馬將跌未跌之時，他已一個翻身，從馬背上躍下，身子搖晃了兩下，站立在木板上，探頭朝崖底看看，那匹戰馬肯定被摔得骨碎屍爛了，他臉上便成死灰色，惶惶然看着站在自己面前這個體態臃腫行跡古怪的胖和尚。

那胖和尚哈哈大笑一陣，看着心有餘悸的阿濟格勒緩緩說道：「嘻嘻，將官也不必窮追不捨了，得饒人處且要饒人，我佛好生，我和尚今日做個和事老，看在我和尚面上，你兩暫且罷休吧。阿彌陀佛。」

阿濟格勒一口惡氣正無處可出，如今見胖和尚如此說，不由得惱羞成怒，罵道：「你這賊禿驢，本都統追剿女匪，干你屁事！要你這賊禿驢出頭阻擋，讓我先宰了你。」言罷，揮拳朝胖和尚打來，此時，清軍騎兵也逐漸靠近木橋，要衝過來了。

胖和尚看了看阿濟格勒和正在接近的清兵，冷冷地乾笑了一聲，說道：「既然如此，我和尚只得告辭了。」

說着，猛然用腳朝下一蹬，身子受了反彈力一下子騰空而起，像展翅翱翔的鷹雕一樣，在半空中劃了個半圈，輕輕降落在崖溝的邊上。

幾乎是在同時，只聽見「卡啦啦」一陣聲響，崖溝上的木橋已經斷成兩截，阿濟格勒以及幾個已經上了木橋的清軍還沒有弄清是怎麼回事，已經隨着斷裂的木板一齊跌進了崖溝的萬丈深淵裡了。

原來，剛才胖和尚見阿濟格勒要動手行兇，便先下手爲强，運力踩斷了幾寸厚的木板，把阿濟格勒摔落到崖底去，自己則借着運力時產生的反彈力，回到崖邊，對着崖底嘻嘻一笑，口稱「罪過」，三步兩躍，頃刻之間便消失在梵宇寺院之間。

崖溝對面的清軍騎兵人人都目睹了剛才這觸目驚心的一幕，嚇得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來。

又見主帥阿濟格勒已跌落進深淵中，必死無疑了，哪裡還敢向前一步，便「哄」的一下，調轉馬頭，向來路上竄去了。

卜勒巴珠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弄得呆住了。

局勢發展變幻得太快，她一下子還沒能轉過彎子來。

她雖然沒有看清楚那個在她萬分危急中救了她性命的胖和尚是誰，但她已經能夠肯定，那胖和尚必定就是她的師父飛雕劉。

胖和尚的那一躍，一騰，尤其是他那在半空中如鷹雕一般騰越的雄姿，她是太熟悉的了。是他，飛雕劉！

此刻，她的眼睛有些濕潤了，她感到無限的慚愧和感激。她從心底裡感激飛雕劉，又深深地慚愧自己沒有聽取飛雕劉的諄諄忠告，落得個損兵折將，差一點丟掉自己性命的下場。

她很想跑上去叫喊一聲師父，卻沒有勇氣再去見飛雕劉，她呆呆地凝望着，眼睜睜地看着飛雕劉消失在遠處。

她收回眼神，輕輕拍了拍已經斷氣了，跟隨她多年的「雪中霜」，緩緩的從地上站立起來。

此時，從紫觀峯上又飛馳過來幾匹快馬，她一看，是自己的部衆，知道他們是來接應自己的，便拖着沉重的脚步，迎着來馬走去。

她隨着部衆回到了大馬羣山，一點人馬，五千部衆已經折損了一半。她心裡懊惱悔恨不已，獨自一個人跑到了噶爾丹的陵墓前大哭了一場。族人見她如此，非但沒有怪罪於她，反而都來安慰她，聚攏在她的身旁，久久不肯散去。

夜色降臨了，草原上的氣溫急驟地下降，寒潮無情地襲擊着大地，可是，草原上卻依然露天聚集着許多人。

幾堆熊熊燃燒着的篝火在跳動着，發出桔紅色的光芒，照耀着人們一張張凄楚而又疲倦的悲慟的臉。

卜勒巴珠的臉上淚痕滿佈，她的目光有些呆滞，不時地看看父親的墳墓，看看草原上繼續圍攏在她身旁的

部衆。

此時，她的心情眞是複雜到了極點，難道神靈眞的在與自己作對？失敗的魔影一直在追隨着自己，要不要再報仇呢？不！深仇大恨不報，她卜勒巴珠就枉爲是準噶爾部的狠爺，枉爲是噶爾丹的女兒了。可是，這次南下，她卜勒巴珠又顯得如此無能，部隊損失如此慘重，她又怎麼對得起這草原上的萬衆父老呢？她苦惱着，思慮着，有些不知所措。

她的腦海中快速地閃現出一個個復仇的計劃，又一個個消退。她出神地望着眼前跳躍着的篝火，一個新的復仇計劃慢慢地形成了。她決定獨自一人暗暗潛進北京皇城去刺殺清廷皇帝。

此時，老丹吉喇拄着拐杖巍顫顫地走到了她的跟前，對卜勒巴珠說道：「狠爺，回去吧，外面實在太冷，要凍壞的。」

卜勒巴珠見是丹吉喇，緩緩地站起身來，上前去扶他。丹吉喇比以前蒼老衰弱得多了，完全顯現出一個遲暮老人的龍鍾老態來。

卜勒巴珠看着他那微微顫抖的鬍鬚和多皺的顏臉，不禁又想起了死去的斯塔娜，心中充滿了凄楚和內疚，她悲慘地喊道：「丹吉喇老爹，您老怎麼還沒有回去，這麼晚了。」

丹吉喇愛憐地說道：「狠爺，你不回去，族人們都不散，怎麼行呢？」

他停了停，繼續用深情的話語低聲喚道：「孩子，快回去吧，就聽大爹這一句話吧，啊？」說完，舉起手臂，用袍袖揩了揩眼淚。

「我回去，我就回去。」卜勒巴珠極力抑制住眼眶中含着的淚水，不讓它滾落下來。

她扶着老丹吉喇，一步一步地離開了陵墓。

聚集在草原上的部衆見卜勒巴珠向蒙古包走去，也便紛紛起身四下散開了。

卜勒巴珠回到自己的蒙古包裡，躺在毯褥上，翻來覆去地無法入睡。翌日清晨天還未亮，她就悄悄地起身，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男子，獨自一人，騎上青驄長鬣馬，帶上雌雄彎刀，出發南下，實現她的計劃去了。

＊　＊　＊

卜勒巴珠發誓要斬掉雍正的人頭，但欲殺雍正的，又豈止卜勒巴珠？

「血滴子」雖然被雍正的毒計所殲，但後來雍正親自點查屍體，卻發覺其中有異樣，因爲別的屍體面目完整無缺，但偏偏據高敬德說是血滴子之首雲中燕的屍體，卻面目模糊。

雍正極工心計，當下他並沒說甚麼，反而連聲稱讚高敬德辦事妥速，但暗地裡，雍正卻另派御前帶刀御衛楊弢，率另二位大內高手龍又章、施鳳起，秘密出宮，直奔安徽九華山一帶偵查。

雍正臨走對楊弢道：「雲中燕乃白蓮三祖教的餘孽，他若僥倖逃脫，必求助於他的教中同門師兄弟！汝等可沿此線索追查，務須替朕一網打盡，不留禍根！而且，嘿嘿！」雍正目注楊弢，忽地冷哼一聲。

楊弢嚇得連忙伏在地上，道：「陛下聖裁！」

雍正嘿嘿一笑，道：「當年汝奉旨抄斬呂留良全家，但偏逃掉了一個呂四娘，近日聞說呂四娘已與白蓮餘孽聯手，欲對朝廷不利，她首先欲殺的，只怕便是楊弢你！」

楊弢驚得汗流浹背道：「臣必斬草除根，不教逆賊逃脫！」

雍正這才哈哈一笑，道：「哼！汝明白就好！朕尚另有安排，汝好自爲之！去吧！」

楊弢叩頭謝恩出殿，連忙打點一切，準備出宮。但雍正另外安排的到底是甚麼？楊弢雖然極想知道，但他如何敢問？只好悶在心裡。

第二天，楊弢率龍又章、施鳳起，火速的出宮，朝城北方向疾奔而去。

＊　＊　＊

九華山雲海萬頃，羣峯如簇。山間寺宇，鐘聲繚繞，在羣峯間迴響不絕……滿山蒼翠，溪流潺潺。一條山道逶迤曲折，直上九華之巔的天台峯，天台寺昂首翹檐於峯頂。

道旁鮮花盛開，在陽光下閃爍着耀眼的光彩；道中，三個香客打扮的人正急往山上走道。遠處是天台寺紅色的圍墻。

三人走近天台寺，可以看出，爲首一個滿臉鬍子的大漢正是當年奉旨抄斬呂四娘全家的御前帶刀侍衛楊弢。另外兩人，一個矮而胖，圓臉無鬚；一個瘦長幹練。他們就是御前侍衛，京城的大內高手龍又章、施鳳起。

龍又章道：「嗨，好一個世外桃源啊！」

施鳳起道：「正是這世外桃源，才能窩藏盜匪。」他轉臉問楊弢：「楊兄，呂四娘的師傅眞的下山去了？」

楊弢點點頭：「沒錯。怎麼？膽怯了？」

施鳳起眼珠一轉：「是有點膽怯，你知道虬髯公的功夫，他要眞在寺裡，咱們這就是去送死。」

楊弢笑笑道：「不過呂四娘的師兄聽說也是厲害得很。」

龍又章道：「那，咱們能把呂四娘抓來嗎？」

楊弢道：「見機行事吧。你們不知，呂四娘一日不死，皇上的心就一刻也不得安寧。我們也就無時無刻不受皇上的譴責，這事是勢在必行，那怕冒最大的風險！」

二人聽了，沉默無語。

天台寺院中，被喚作師兄的中年和尚正在階前打坐，小和尚進來通報

師兄，「門外有三位施主求見。」

中年和尚並不睜眼：「請他們先到方丈處用茶。」

三人被引入屋內，小和尚退出備茶。楊弢從袖中取十二枚一疊的銅錢說：「等一會看我的信號，動手要快，寺裡人雖不多，也要提防打草驚蛇，讓呂四娘給跑了。」說完就見方才打坐的那位中年和尚笑哈哈踏進屋內，雙手合十行禮，正要開口……

楊弢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手一揮，那十二枚銅錢分上中下三路直向中年和尚射來，中年和尚大吃一驚，急忙閃避，但因距離太近，措手不及，身中三枚，他慘叫一聲；施、龍二人急忙持短刀和軟鋼鞭衝上去，兩人一起動手，中年和尚慘死在刀、鞭之下。

小和尚正端茶進門，一見此狀，將手中茶盤一揮，三杯茶直向楊弢等三人飛來，楊弢等人避過，直撲小和尚，小和尚只好以茶盤抵擋……

楊弢：「這個禿驢我能對付，你們快去找那個小丫頭！」

天台峯後山小道上，呂四娘手裡捧着滿滿的一簇鮮艷的野花，邊哼着歌子，邊向紅墻跑來。她每天都要採些野花以供奉菩薩。

突然，她站住了，後墻拐角處有三個手持兵刃的人轉了出來……楊弢等三人見了呂四娘也是一楞，但楊弢隨即問道：「是呂四娘嗎？」

「是呀，你們是甚麼人？」

楊弢等三人不再答話，飛快地向她奔來，呂四娘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三人已把她給包圍住了。

呂四娘道：「你們要幹甚麼？」

楊弢冷笑道：「幹甚麼？奉旨殺賊，斬草除根！」

呂四娘一驚，不等她再有甚麼表示，施鳳起已經一刀向她劈來，她靈巧地轉身避開，楊弢見狀和龍又章也向她揮動了兵器……

此刻，呂四娘已不驚慌，她用手裡的野花代替武器，以矯捷靈活的身手，在三對手的刀、劍、鞭下，出沒如意，幾個回合下來，楊弢等人竟奈何她不得。楊弢跳到一邊，摸出十二枚金錢鏢，喝了一聲：「你們讓開！」

施、龍二人急忙跳開。這時，楊弢手中的鏢已分上、中、下三路向呂四娘襲來，四娘向後一仰，急接一個倒地翻滾，出其不意地來到龍又章身邊，還沒等他弄清是怎麼回事，她已從地上躍起，一個閃電般的「空手釣月」，把龍又章腰裡的寶劍搶到了手中……接着一抖玉腕，又把龍的軟鋼鞭挑到半空。

龍又章大吃一驚：「啊！」

呂四娘一劍逼來，龍又章為保性命只得跳開；施鳳起提刀來戰，呂四娘並不招架，只將身體一閃，跳到他的側面，揮劍一拍，劍面正打在他持刀的手背上，他大叫一聲，丟下刀，轉身逃了開去。

楊弢狠狠罵道：「廢物！」揮劍向呂四娘撲去。

四娘亦不躲避，反而追着他上去，手中的劍一個「風提蓮葉」，在楊的面前一橫，大有同歸於盡之勢，楊弢腳下一猶豫，四娘立即側身飛腿，一腳踢在楊的手腕上，楊手中之劍脫手飛去，他急忙轉身，不料四娘已縱身躍到他的身後，擋住退路，手中的劍擱在了他的脖子上。

這幾個動作是在極其短暫的一瞬間完成的，楊弢驚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呂四娘笑了起來：「就這點本事，也想到九華山來逞能！」

楊弢閉上眼：「哼，要殺便殺，少廢話。」

施、龍二人不敢上前，只是哀告：「楊大人可是欽差，你殺不得。」

呂四娘一聽「欽差」二字，頓時怒火中燒：「哼！我就偏要殺雍正小兒的這個欽差。」她將擱在楊弢頸邊的劍輕輕一個抽送，楊弢驚恐地「啊」了一聲，也裝不得英雄好漢了，他「噗」地雙膝跪地，哀求道：「姑娘饒命。」

一縷殷紅的血從楊弢的頸邊緩緩流下，四娘見了，禁不住輕聲「啊」了一聲，臉色頓時有變，下意識地抽回了手中的劍。

龍又章喊道：「楊大人快走。」楊弢連滾帶爬來到二人身邊，施鳳起看着四娘大惑不解，驚愕道：「她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四娘一手持劍支撐身子，一手將額前的冷汗拭去，緩過一口氣來。

三人見呂四娘緩過氣來，掉頭逃下山去。

天台寺方丈內，中年和尚躺倒在血泊之中，送茶的小和尚渾身是血，歪依在南邊的墻根下。迴廊上，幾隻鳥雀在嘰喳驚叫着。呂四娘緩步走來，顯然對寺內出奇的寂靜感到不解，她向方丈處喊了聲「師兄。」

香積廚內，滿臉是血的另一個小和尚動彈了一下，聽到了四娘的叫聲，緩緩地抬起頭來，用肘撐地，艱難地向門邊爬去，身後留下一條鮮紅的血跡。

呂四娘跨進方丈屋內，一眼見到了地下中年和尚和小和尚的屍體，手中的劍「倉郎」一聲掉在地下，接着是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血！」

* * *

一隊緹騎旋風般地來到掛有「呂宅」門牌的莊前。四品御前帶刀侍衞楊弢，揮動粗大的手掌，喝令衆緹騎下馬，向大門湧去。一個老年管家從門內迎出，楊弢大步上前，老管家正欲上前問話，楊弢一個巨掌，將老管家打出一丈多遠，正好撞在門口的石階上，頓時腦漿迸流，一命嗚呼……

楊弢厲聲喝道：「呂毅中接旨！」

呂府廳堂上，面容清瘦，年約四十歲左右的呂毅中跪在香案前接旨。楊弢宣讀聖諭：「查逆賊呂留良，借著書說藝為名，心懷叛逆，為正法所不貸，雖伏冥誅，應開棺戮屍；其子呂葆中，與其父世惡相濟，亦應判屍梟示衆；次子呂毅中，」他略一停頓，朝跪着的呂毅中看了一眼，「及其子孫、兄弟與伯叔父兄弟之子，另十六歲以上皆斬首示衆，另十五以下及母、妻、妾、姐妹等人，但解部給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全數入宮。不得有違聖命。欽此！」

呂毅中抬起頭來，滿臉悲憤。

呂家後院，緹騎們四處搜捕，逢人逃跑，追上就殺，地下、墻上沾滿了鮮血，慘不忍睹。

一個十三歲左右的小姑娘，正躲在馬廐旁邊，見一緹騎揮刀吹中了一個和她年齡相仿的小馬倌，鮮血迸濺到她的身上、臉上，她伸手一摸，見到手上的血跡，嚇得慘叫起來，令人聽了毛骨悚然。

緹騎發現了她，提刀向她走來，臉上獰笑着。一個中年婦女聞聲趕來，見她驚叫着：「住手！這是我的女兒。」

緹騎並不答理，他走到小女孩面前，舉刀砍了下去……突然，他的刀被甚麼東西擋了一下，竟脫手飛去，緹騎大驚，抬頭一望，只見面前站着一位虬髯滿面的老和尚。

這和尚手執拂塵，對着緹騎行了一個稽首禮：「阿彌陀佛！」

緹騎大怒，朝和尚揮拳打去，和尚將拂塵輕輕一揮，竟把他揮倒跌在遠處的墻邊，動彈不得，只得大聲呼喚「來人！」

和尚對緊摟着小女孩的中年婦女說：「施主全家慘遭大禍，貧僧實為不忍，欲將此女帶走。」中年婦女略一猶豫，毅然道：「師傅就是我家再生之人，請受婦人一拜！」

和尚並不答話，伸手拉過小女孩。女孩此刻已面無人色，全身顫抖，神志不清地驚叫着：「血！血……」

* * *

杭州武林門外，街道兩邊酒肆林立，行人熙攘。一位服飾華麗、面貌英俊的貴公子和一個管家打扮的中年人騎着馬，一前一後，穿過人羣向城門走來。

那中年「管家」突然催馬和「貴公子」並騎而行，用手望街一指，低聲說：「五弟，那茶館便是約好和二哥見面的地方，去歇歇脚吧。」被喚作「五弟」的「貴公子」點了點頭，兩人一起奔茶館而去。

城門口，兵丁林立，戒備森嚴。一個武官腰掛了刀在門口巡視，不時地打量着每個進城的人，過了片刻，他轉過身來，此人正是施鳳起。

他身後的一個把總忽然低聲說：「好俊的娘兒們！」

施鳳起轉過臉：「你說甚麼？」

把總望着遠處說：「大人，你看那個騎驢的娘兒們……」

施鳳起順着把總指的方向看去，頓時臉色大變。

鸞鈴響處，街頭人叢中走來一匹小黑驢，上面橫坐着的，正是呂四娘。只見她頭上紮着一塊黑色絹帶，上身穿一件月白緊身小褂，一條雪白的腰帶緊緊箍住她纖細的腰身，下面着一條黑色鑲邊的綢褲。肩上烏絨披風被微風吹起，露出腰間佩帶的一把黑鯊魚皮鞘的短小寶劍。風塵僕僕，英姿颯爽。

街道兩邊的行人都被突然出現的姑娘吸引了，不約而同地朝她注視着。

茶館中靠門邊桌子傍坐着的「貴公子」和「管家」也在注視着這突然出現的姑娘，只是兩人的表情各不相同。

「貴公子」是傾倒多於驚奇；而「管家」臉上則是一副深思的樣子。

突然，「管家」用手悄悄地拍了「貴公子」一下，「貴公子」竟沒有感覺，他又拍了對方一下，這次拍得重了，「貴公子」猛地回過頭來。

「管家」「噗嗤」一笑：「五弟，可別中了邪；你看看那邊！」他的手朝城門口一指。

門內，施鳳起對把總咬着耳朵，不時用目光朝那姑娘瞥一眼，把總點頭會意，隨即招呼一個士兵牽馬過來，翻身上馬向城內奔去……施鳳起見把總走了，這才把身子隱在兵丁的後面……

門外道上，呂四娘旁若無人，漸漸走近城門。這時，我們才看出她那俏麗的臉上雙眉緊鎖，流露出深深的悲哀。

茶館裡的「貴公子」突然起身，走出店門，拉住了四娘騎着的黑驢。「管家」不動聲色地坐在館內注視着「貴公子」的行動。只見「貴公子」上前對四娘說了幾句話，四娘並不答理，只是輕蔑地朝他身上瞥了一眼，一抖韁繩，繼續催驢前行……

「貴公子」有點尷尬了，回頭朝「管家」看了一眼，不知如何是好。

「管家」奔出茶館，搶在四娘的前面，說：「我家公子好心請姑娘喝茶，姑娘就賞個臉吧！」

呂四娘道：「走開！」

「管家」伸手就去抓四娘手裡的韁繩，四娘一面催驢往前，一面將手中的小絲鞭朝他手上抽去，他急忙閃讓，不料脚下一個踉蹌，向四娘的驢後摔去，他伸手抓個甚麼東西作為依靠，但身子只是從四娘身邊擦過，甚麼也沒抓住，終於笨拙而滑稽地跌倒在驢後……

街上行人哄然大笑。貴公子急忙上前將「管家」扶起。

四娘看此情景也忍不住要發笑，但卻沒笑出聲來，只是回頭瞥了他們一眼，又向城門口走去……

城門口。

幾個兵丁上前圍住了呂四娘。爲首的一個上前說：「上面有話吩咐，請小姐稍等。我們楊大人即刻就到。」

呂四娘道：「我可不認識你們甚麼羊大人，豬大人，讓開！」

施鳳起見兵丁已圍住了呂四娘，終於露了面：「呂四娘，別來無恙啊？」

呂四娘一見施鳳起，頓時滿面怒容：「啊，你在這兒，我正要找你算賬。」

施鳳起道：「冤有頭，債有主，人可不是我殺的。」

呂四娘翻身下驢，「刷」地拔出短劍：「少廢話。」

施鳳起道：「你師兄是被楊弢楊大人用十二金錢鏢打死的，與我何干！」他邊說邊用眼示意，衆兵丁將呂四娘密密地圍上了一圈，呂四娘依在驢傍，手持短劍，雙方僵持着。

、茶館內，「管家」正掏出一隻藍底白花的小布包，打開了，見裡面除了兩件替換的布衫和幾塊碎銀子外，還有一隻布娃娃和一小方摺好的黃綾。

「貴公子」一見布娃娃原來是隻香袋，驚奇地：「好漂亮的香袋，想不到這個潑辣女子還愛玩這個。」

「管家」一笑：「喜歡你就留着作個紀念吧。」

「貴公子」紅了臉，搭訕着放下了布娃娃，指着那塊疊着的黃綾說：「這塊是甚麼？汗巾？」

「管家」把一小方黃綾抖開，上面畫的是一幅「八卦圖」他吃了一驚：「黃綾八卦圖！」

「管家」肯定地說：「姑娘是虬髯公的徒弟，莫非就是呂四娘？」

「貴公子」驚愕地道：「啊！」

一陣狂飆急雨般的馬蹄聲傳來。兩人一起抬頭向城門口望去，只見城內衝出一隊官兵，爲首的正是楊弢。

「不好！四哥，我們不能見危不救。」「貴公子」焦急地盯着「管家」的臉。

「管家」沉思着，又朝城門口望去，只見這隊官兵已迅速地在原來圍住呂四娘的兵丁外而又圍上了一圈，楊弢在龍又章、施鳳起和幾個衛士的簇擁下，走進包圍圈內。

「管家」搖搖頭：「唉！看來她中圈套了。」

「貴公子」「呼」地站起來：「你不去我去！」

管家低聲喝道：「坐下。」他迅速向四周瞥了一眼，見周圍所有的人都在翹首注視着城門口的變故，誰也沒注意他們，這才說：「楊弢他們爲甚麼會到杭州來，你還不明白？我們一露面，那以後的事辦起來就難了……」

「貴公子」焦急萬分：「那難道就……」

「管家」見他這副焦急的樣子，禁不住「噗嗤」一笑：「看把你急壞了！二哥快來了，等一等再說。」

城門口包圍圈內，楊弢指着呂四娘說：「沒想到你還送上門來了，把劍放下，跟我們走吧！」旁邊兩個衛士已拿好鎖鏈準備上前，身後的施鳳起急忙說：「這丫頭的手脚快得出奇，要小心……」

他的話還沒說完，呂四娘一個箭步竄上去，橫腿一掃，拿鎖鏈的兩個衛士已經跌了出去，楊弢正要動手，四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同上次一樣，短劍的劍尖一下子抵住了他的前胸……

楊弢驚愕地「啊」了一聲，頓時不敢再動，「這次我可不會再放過你了，叫他們散開。」呂四娘持劍命令道。

楊弢的額頭上滲出了汗珠，他蒼白着臉喃喃地說：「好，好，我這就下令，這就下……」

呂四娘咬緊了牙說：「殺死我師兄師弟的仇一定要報。」她正要將劍尖刺楊弢的胸膛。

突然旁邊的兵丁中一聲如豬嚎的慘叫，施鳳起舉刀砍下了一個大個子士兵的左臂，把士兵狠命踢至呂四娘的脚下，瞬時鮮血從士兵身上噴湧而出。

呂四娘見狀，臉色突變，手下一猶豫，卻還是咬牙持劍向前刺去，但楊弢已在這瞬間閃開了，她的劍刺中了楊弢拉過來的一個士兵的胸脯，鮮血逆流，她輕哼了一聲，堅持不住，昏了過去……

楊弢回身見狀，向士兵大喊道：「快！抓住這個賊丫頭。」

但是，包圍着他們的士兵忽然騷動起來，紛紛向後退去，楊弢抬頭一看，只見「管家」、「貴公子」和一個留着三綹鬚的中年人一起揮着器械殺了進來，他勃然大怒，舞刀迎上前去：「甚麼人，敢與官兵對抗？」

「中年人」一邊揮着長劍迎戰楊弢，一邊對「貴公子」說：「我和四弟殺散官兵，你快救呂四娘。」

「貴公子」立即逕直朝執住呂四娘的施鳳起和一個把總撲去，施鳳起見了他一楞，驚訝地問道：「你？幹甚麼……」

「貴公子」不等他說完，手中的刀已經劈了過去。

施鳳起慌忙迎敵，一邊和「貴公子」格鬥，一邊喊道：「快！把這小娘兒架走。」

「貴公子」一聽，雙眉一皺，喝道：「誰敢用指頭碰她一下，我叫他不得好死。」他揮刀生風，死死逼住了施鳳起，但他畢竟是大內高手，幾個回合下來，各無勝敗。

施鳳起氣喘噓噓地問道：「你作死呀，管這份閒事幹甚麼？」

「貴公子」並不理會，一面認真而執着地逼着施鳳起，手出幾個絕招，不給施一個喘氣的機會，一面低沉着聲音，以不容爭辯的語氣說：「叫他們放開這個姑娘，聽見了沒有？」

「不，我決不放她。」接着，施鳳起轉過頭對把總喊道：「你們把這小娘兒砍了吧！」

在場的人都聽到了這句話，把總舉起刀向呂四娘猛劈下去……

「貴公子」要放下施鳳起去救已來不及，他驚得大叫一聲……

這時，「中年人」突然雙脚一縱，凌空而起，在半空中將頭轉動了幾下，頭頂那條辮子直豎起來，整個身子在空中飛快地向那舉刀過頭的把總橫飛過去，還沒等把總手裡的刀劈下，他那根辮子打在把總的頭上，猶如一支鋼鞭，只聽得「啪」地一聲，清脆響亮，把總連哼一聲都來不及，就向一傍摔了過去，頓時殞命。

與此同時，那個「管家」也不知甚麼時候，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呂四娘的身邊，手中一把細長彎曲的短刀——俗稱「蒜面刀」扎進了把總身邊的那個士兵的背上……

那些士兵們都被這突然發生的一幕驚呆了。

楊弢氣得咬牙切齒，他揮手使出了絕招，十二枚金錢鏢如雨點般朝「管家」和呂四娘飛來。

這是在雙方僵持的一瞬間出手的，「管家」連忙揮動「蒜面刀」去擋，但他那把刀不可能擋住如扇面般撒來的金錢，叫了聲「不好！」格開了向呂四娘飛來的幾枚；「貴公子」也大叫一聲，挺刀撲上去護住昏迷的呂四娘，在緊急中，一枚金錢鏢擊中了他的左腕，但他顧不得疼痛，一把托起了呂四娘。

這時，在楊弢的指揮下，施鳳起和周圍的兵丁又開始兇狠地向他們撲來。

「中年人」又抽出一柄短劍回首道：「五弟，你背着呂四娘，我和四弟護着你，一起衝出去！」

「貴公子」毫不猶豫，把呂四娘背起，「中年人」在前，「管家」在後，衝着楊弢殺了過去……

行刺雍正　身受重傷

一大清早，當東方出現金黃色陽光照射到皇城內飛檐崇脊、黃瓦重疊的殿宇閣台上的時候，紫禁城裡就破例的非凡熱鬧起來了。

今天是清廷皇帝孟冬祭祀祖先的日子。

從外金水橋起，到天安門，再向裡到端門、午門，一直通向太和門，一路上彩旗飛舞，警衛森嚴，中間主道上，鋪着紫絳色的毡子，直通午門旁的太廟。

各類典儀、侍衛以及內務府的大小官員早已排成了行列，默默地恭候着皇帝的到來。

雖然天氣晴朗，彩旗飄舞，色彩絢麗，但氣氛卻顯得莊嚴、肅穆，聽不見一些嘈聲。

不一會，雍正皇帝身穿着杏黃色的祭服，坐在大禮輿中，由內侍拱抬着，從乾清宮出來。

他看上去臉色很好，不知是胖了還是虛腫，兩隻眼泡有些低垂着，目不斜視，直看着前方。

到了太和門，雍正在內大臣和諸侍衛的簇擁下，下了禮輿改登乘輦，徐徐向午門而去。

這時，從午門樓上的鼓鐘樓房中傳出了一陣沉悶的鼓聲，紅毡兩旁的官員無聲地向乘輦跑了下來，向雍正行了大禮。

乘輦在整套法駕鹵簿前導下前進，聲勢很是煊赫。

雍正正襟危坐，雙目微閉，顯出一副虔誠的樣子。

按照清廷的祖訓，每年孟夏、孟秋、孟冬的朔日，清廷皇帝要到太廟來祭祀列祖列宗。而雍正因忙於政務以及對付諸阿哥、年羹堯、「血滴子」，今年夏、秋兩次的祫祭竟然沒能顧得上來。

現在「血滴子」殘餘已經消滅，年羹堯的餘黨也處於圍捕之中，看來即日可以奏捷，並且還降服了馬武這樣的勇士，而諸阿哥也懾於他的威嚴，不敢再有所作爲，天下太平即將實現。因此，這次孟冬的祫祭，他顯得格外的重視。

前幾天，就降下聖旨，要隆重舉行這一儀式，以表示對列祖列宗護祐的敬意。

乘輦由太廟街門的左門進入，在南門外神路的右側，雍正下了輦車，這時，兩個贊引太常卿走上前來，引導着雍正從太廟南邊的左門進去，先在戟門處灑水盥洗，然後再由戟門進去，緩步登上左邊的漢白玉石階，進入前殿。

接着，典儀官、執事官各自主持了儀禮，在迎神樂曲聲中，由司香官捧着香盤，贊引官弓着身子引導着雍正先在太祖高皇帝香案前恭恭敬敬地上了香，雍正默默地注視着香案上的高皇帝牌位，行了三跪九拜大禮，完畢之後，又依次在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牌位前進香行禮。

上香行禮儀式才畢，又有司帛官獻帛，司爵官獻爵，太常官贊賜福胙，執事官進福酒，等等。

一整套繁褥禮節，把雍正弄得疲憊不堪，頭昏腦脹的。

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叩過多少個頭，不過，既然祫祭是爲了祈福，使列祖列宗能保祐自己，虔誠是十分必要的。

當然，最苦的還是那些跟在雍正後面的羣臣，特別是那幾個已經上了歲數的大臣，叩頭叩得眼也花了，金星直冒，可是，還是要叩，生怕被雍正怪罪於不虔誠。

終於，這沒完沒了的繁褥禮節結束了，在奏樂聲中，雍正再一次被贊禮太常卿引導着，從戟門左門出來。

雍正有些昏昏然地走下戟門右邊的石階，階下神路右邊，早已停着禮輿及法駕鹵簿。他登上了禮輿，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把頭靠在輿欄板上閉起雙眼休息。

突然間，他只聽得輿外幾個聲音同時驚叫起來，又聽見有人慘叫一聲，他急忙睜開眼睛，還沒有看清楚是怎麼回事，就感到乘輿猛然一個震動，差點兒將他掀翻。

幾乎是在同時，他只覺得寒光一閃，一把明晃晃的尖刀破輿朝他刺來，他慌亂中一閃，連人帶輿摔倒在地上，幸而沒有被刺到。

他自己從小在武林中混跡，知道遇到了亡命的刺客，急中生智，就地連人帶輿打了兩個滾，從破輿中鑽了出來。

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可怕的場面，兩三個典儀已經倒在血泊中死了，一個贊禮太常卿斷了半隻手臂，疼得在地上打滾，嗷嗷叫着，血污沾滿了他的衣袍。

那駕禮輿已經破碎得散了架，七零八落地東一塊，西一塊。那個刺客已經被侍衛緊緊地縛住了，臉上流着鮮血，正哈哈地冷笑着破口大罵着。

雍正心驚肉跳地看了看四周，見混亂的人羣已經平靜下來了，便一步步走近那刺客。

只見那刺客身穿着侍衛的服飾，生得高大魁偉，見雍正逼近他，臉上毫無懼色，還開口罵道：「你這篡位賊，沒有心肝的惡棍，這下子便宜了你，只怪我下手太晚，否則，早就可以把你宰了，可惜，可惜。」

雍正按了按有些作痛的手腕，冷冷地笑着說道：「眞是一條好漢，朕不殺你，朕很欣賞你的膽量。且說給朕聽聽，你是甚麼人派來的？叫甚麼名字？」

那侍衛哈哈笑道：「你這惡賊獨夫，天下之人欲殺你久矣！又何用受人指派？哈哈哈。不過，大丈夫頂天立地，一人做事一人當，又何必忌諱姓名，告訴你，我之大名乃陳庚林。也不要拖三拖四的，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哈哈哈哈……」

「陳庚林，陳庚林？」雍正默默地念叨着這個名字，覺得有些耳熟，卻又記不起來。

突然，他的臉龐陰沉下來，哭般地說道：「好，好得很，既然你如此英雄，朕就成全你，讓你上西天去。」

他停頓了一下：「不過，朕還想要獎賞你，不能讓你立即就這麼死去。來人哪！」他吆喝了一聲。

「喳！」兩個侍衛走上前來，跪倒在雍正的面前。

雍正哼哼地冷笑道：「你們給我好好招待他，一定要讓他招出主謀來，然後再送他上西天。」

「喳！」侍衛應答着，拖着陳庚林走了。一路上還傳來陳庚林的嘻笑怒罵聲和侍衛的呼喝訓斥聲。

雍正見陳庚林被拖走了，也顧不得祭祫大禮，鑽進另一駕禮輿，匆匆轉回宮去。此時，午門城樓上又響起了報喪似的鳴鼓聲。

＊　＊　＊

天上的黑幕剛剛降落下來，北京皇城的大門便全都沉重地關上了。

晚風在這京師的大小胡同中肆無忌憚地穿行着，盡力地行使着它的威風，把人們都趕進了屋房館舍，使縱橫交錯的京師衢道顯得空曠而又冷落，顯得毫無生氣。

街上光綫很暗，昏暗的，很少能夠看見行人。

偶爾有一兩頂呢轎匆匆越過街面，又匆匆消失在黑暗中，一些在酒樓瓦舍、煙花鄉中尋歡作樂的貴戚、公子哥兒和市井之徒的胡鬧喧囂聲和調笑戲謔聲，不時隨着隱隱傳來的絲竹聲，在街上斷斷續續地飄逸着……所有這一切都顯出這京師之地的太平景象。

譙樓上打了二鼓，這喧鬧聲終於慢慢地消失了，整個北京城開始在疲倦中寂靜下來。

只有當遠處甚麼地方的一兩聲犬吠聲傳來的時候，才打破了這死一般的寂靜。

卜勒巴珠一身男裝，打扮得像一個富有的公子的模樣，沿着寂靜的街衢快速地行走着，像是剛剛從甚麼地方尋歡作樂回來。

只見她穿街走巷，拐彎抹角，行動自然，輕鬆，道路十分熟悉，完全像一個當地的土著。她一路走着，一路警惕地四處察看着。

當前面出現夜值的巡卒的燈籠時，她就極機靈地隱匿在陰暗處，而當迎面躲避不及的時候，她就乾脆裝作一副喝醉了酒的模樣，嘴裡胡言亂語着跌跌撞撞走着，巡卒以爲是個醉漢，也不去理睬她。

她這樣走着，漸漸逼近了紫禁城。

她是兩天前到達北京的。這帝京之鄉的富貴榮華，那數不清的形如棋盤、縱橫交錯的衢道胡同，高大雄偉的殿宇建築，擦肩接踵，勢如潮流的衆多人口，以及沿街開設的各類店鋪，和琳琅滿目的各類貨物，使這個準噶爾殘部的狠爺眼花撩亂，嘖嘖讚嘆不已。

可是，卜勒巴珠卻無心去遊覽欣賞這一切，因爲她這次來京，並不是來游玩觀賞這帝都風貌景色的，而是抱着必死的膽略專程爲行刺清廷皇帝來的。

因此，她在到達北京城的當天，便特意在靠近紫禁城的唐神仙胡同上找了一家客舍住下。

稍稍安頓好以後，她用了兩天的時間，穿街走巷，熟悉四周的地形環境，又在紫禁城四周巡蕩了一圈，仔仔細細地察看了一番，心裡有了底，便定於今日下手。

她小心地繞過了幾個彎，穿過堂子衖門，來到打狗巷。從打狗巷再向前，便是惜薪司北廠了。

從這裡，可以看到紫禁城朱色的城墻和發出黯淡色燈光的角樓。

卜勒巴珠悄悄地摸過去，見筒子河的水流已經冰住了，平靜地閃耀着銀黑色的光來。

她目測了一下筒子河的寬度，又朝四處探首望望，四周毫無動靜，連城墻上角樓中的燈光也是無精打彩的。

於是，卜勒巴珠脫下了身上穿的錦袍，裡面是一身緊身玄色的夜行服，她又從懷裡抽出一條黑紗巾，將頭包紮起來，只露出兩隻眼睛，帶上雌雄彎刀和匕首，竄到了筒子河外。

此時，寒風吹得很是猛烈，卜勒巴珠用脚踏了踏河水的冰層，冰層很薄，「咯吱」一聲，碎了。

她收回脚，略略一縮身子，微微前傾，身體像輕捷的燕子似的，飛到了對岸，站在高高的城墻下面。

她抬頭望望橫亘在自己面前的高大城墻，絲毫沒有猶豫，一縱身，人已站在墻脊上，不一會兒便消失在黑暗中。

她躍下城墻，已經到了紫禁城內，這皇帝的宮殿內氣魄果然顯赫，各種殿宇樓閣，屋脊連着屋脊，斗拱對着斗拱，密密麻麻的，由廡廊相連着，眞可謂「形庭玉砌，壁檻華廊，飛檐下啄，叢英高驤。兩觀對峙以岳立，五門高矗乎昊蒼，飛閣屼以奐乎四表，瓊樓巍以立於兩旁」了。

這時，大多數殿宇內都沒有燈光，只有少數幾處才亮着燈光。

卜勒巴珠從來沒有到過紫禁城，現在一到這裡，並且還是黑夜偷潛進來的，哪裡還辨得清東南西北來？更不用說要尋找到清廷皇帝行刺了。

使她想不到的是，這宮廷雖然大，但是院落多，行走起來極不方便，在許多通道上都設有朱門，而且都是上了鎖的，形成了一個個封閉式的小單位。

卜勒巴珠感到很迷茫，像掉進棋盤格裡似的，看來只能一步步移動了。

於是她縱身一躍，飛到了殿宇的檐頂上。她站在檐頂上一看，只見暮色中宮殿裡屋檐連比參差，重重疊疊、密密麻麻的，煞是好看。

雖然沒有月光照射，但是那宮殿裡的明黃色琉璃瓦檐脊，卻看得很分明。

卜勒巴珠伏在一座殿檐上四周觀察着，突然暗暗高與起來：那最高最大的中間幾頂檐脊，不正說明這是這座紫禁城中最高貴的地方嗎？那清廷皇帝十之八九會在這裡的。

想到這兒，卜勒巴珠勒了勒本來就收得很緊的腰帶，運起輕功來，在宮殿的檐脊上快速地飛躍着，直向中央那幾座高大垂檐的屋頂方向行去。

跳越了約十幾個屋檐，她突然聽到附近甚麼地方傳來了嘻笑怒罵聲和怒斥吼叫的聲音。

卜勒巴珠停住了脚步，伏在屋脊上靜靜地聽了一會兒，聲音是從殿檐下旁，廡房中傳出來的。

卜勒巴珠被好奇心驅使，輕輕地從檐上飛落下來，悄悄地朝廡房摸去。她見一排十二間廡房中，僅有一間內光綫通明，那窗雕花朱門虛掩着，聲音正是從這裡面傳出來的。

卜勒巴珠慢慢地湊到門縫前朝裡面張望，只見房內石柱上五花大綁地縛着一個大漢，上身的衣服被剝得精光，蘸花繩子緊緊地勒進了他的皮肉裡，身上、臉上染着血污，模樣十分怕人。

他的周圍站着四五個侍衛處的藍翎侍衛，一個個長得大眼粗眉，體格健壯，如城隍廟中的兇神一般。他們正在審問着這個大漢。

「說，快說！是誰派你來的？」藍翎侍衛厲聲吆喝道。

只聽那大漢放聲大笑道：「哈哈哈，我陳庚林早就說過，男子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爲甚麼要受人指派？我看雍正這小子是做賊心虛……」

言尚未了，藍翎侍衛衝上去就是劈劈啪啪一頓猛揍。

「你死到臨頭，還膽敢辱罵聖上。」

陳庚林依舊放聲大笑道：「可惜呀，可惜，我要是早下手一步，雍正就要完蛋了。這獨夫惡賊，人人都可以罵得，我恨不得生啖了他以謝天下。」言罷罵不絕口。

卜勒巴珠在外聽了，心想，這陳庚林倒也是一條好漢，倒不知他爲何會與雍正結成如此深仇的。

正想着，又見那審訊的藍翎侍衛惡狠狠地說道：「好，好的，你一再辱罵聖上，罪該萬死。現在聖上已經降下聖旨來，要割去你的舌頭，讓你罵，痛痛快快地罵。」

說完，幾個人像虎狼般地撲了上來，硬是撬開了陳庚林的嘴巴，用一隻鐵鉗子，將陳庚林的舌頭鉗出，「卡察」一聲，一條舌頭被血淋淋地割了下來。

陳庚林疼得慘吼了一聲，劊子手們嘿嘿地乾笑起來。

陳庚林猛地「噗」的一聲，一口血污吐到那個割下他舌頭的劊子手的臉上，嘴裡雖然已罵不出聲來，但依然在哇哇呀呀地嚎叫着，像是在咒罵着這幾個劊子手。

那個被吐了一臉血污的劊子手冷不防遭到襲擊，不覺大怒，急忙用手

揩去了臉上的血污，然後伸出掌來，一運氣，「砰」地一掌，打在陳庚林的胸口。

陳庚林受到如此重力的一擊，鮮血頓時大口大口地從鼻中、口中流出。

那劊子手還不罷休，抽出一把匕首，捏在手裡，向陳庚林逼近說道：「聖上要我挖出你的心肝來，看看是紅是黑。」言罷，舉刀向陳庚林刺去，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卜勒巴珠猛地破門而入，手起劍落，把那個要行兇的侍衛半個腦袋劈下來了。

旁邊的幾個侍衛大驚，正欲動手，早已被卜勒巴珠用劍砍翻在地。

卜勒巴珠見侍衛已全部死去，便走上前去，托起陳庚林低垂着的腦袋，問道：「你是甚麼人？他們為甚麼要加害於你？那個雍正又和你有甚麼深仇大恨？」

陳庚林又如何說得出半句話來？他無力地看了看地上的那幾具死屍，又看了看眼前這個蒙面漢，臉上露出了笑容，鮮血又從他的七竅中噴出來，他的頭一歪，死去了。

卜勒巴珠見此地事情已經完結，正欲抬腿離開，突然聽見外面漸漸傳來了脚步聲，來人還得意地哼着走了樣的曲調。

卜勒巴珠見有人走近，急忙閃身躲在朱扉後面。

「僉頭！僉頭！」外面人未到，聲先到。

卜勒巴珠見外面伸進一隻脚來，便猛然竄出去，一把當胸揪住了，朝房裡一拉，卻見是一個身穿青色袍子的太監。

那太監冷不防竄出一個人來，用劍逼住他，眼前是一個蒙面的夜行人，地上躺着僉侍衛等人的屍體，不由嚇得雙腿打顫，雙膝軟屈下來，跪在卜勒巴珠的面前，連連告饒着：「好漢饒命，親爺饒命。」

卜勒巴珠一把將太監提進門來，將門隨手關上，輕聲喝問道：「這是甚麼人？為甚麼要殺他？」

太監抖抖瑟瑟地抬起頭來回答道：「奴才回稟親爺話，這人今日上午在太廟行刺皇上，所以皇上要處死他，這與奴才沒有關係，親爺饒命，我來世變狗變馬，也要報答親爺的萬世恩德！」說着，用雙手抱住卜勒巴珠的腿，搗蒜般地磕起頭來。

「去你的，休得這麼嚕哩嚕囌。」卜勒巴珠厭惡地踹了他一脚，厲聲喝道：「我且問你，皇上如今在甚麼地方？」

「回親爺話，皇上現在養心殿，這養心殿是皇上最喜歡待的地方，前面還有一個大花圃，裡面種着四季鮮花，珉妃娘娘就是喜歡這些鮮花的，她……」

那太監又嚕囌着說着，顯出一副巴結的媚態來，但是話語卻被卜勒巴珠打斷了。

「別再說了。我且問你，這裡到養心殿怎麼走，還有多遠？」卜勒巴珠問道。

「回親爺話，養心殿離這兒不遠，打這兒過去，穿過長廊，再拐一個彎，繞過一個花圃，再朝東走，然後再朝西走，您老可以見到一扇朱漆大門，這就是月華門，過了月華門還有遵義門，向南走就是養心門，打這兒進去，就是養心殿了。這養心殿乃是皇上宵旰寢興之處，那裡還有皇上親手寫下的聖訓，奴才背得滾瓜爛熟，不信您老聽着。」這太監又是亂七八糟地講了一大堆，然後竟然有些自得其樂地半閤上眼睛背誦起雍正的聖訓來：「敬天法祖，勤政視賢，愛民擇吏，除暴安良，勿過寬柔，勿過嚴猛，同氣……」

「够了，够了！」卜勒巴珠被那太監的嚕囌激怒了，猛喝一聲，制止了他，用劍抵住了他的腦袋。

太監被嚇懵了，他實在弄不明白，自己如此虔誠怎麼還會得罪這個蒙面漢，於是哭喪着臉，說道：「親爺饒命。您老不是問奴才皇上的地方嗎？奴才不敢有半點隱瞞，否則，您老就殺了我這顆腦袋。這麼樣，就讓奴才給您帶路，陪着您老去吧。親爺饒命。」

卜勒巴珠被弄得又氣又惱又好笑，她冷笑了一聲，說道：「我也不是你的親爺，你就見你的親爺去吧。」話音剛落，那柄長劍已經刺入了太監的胸膛。

卜勒巴珠沿着剛才那太監所講的道路，悄悄地向前走去。

外面並不見一個人影，光綫也很黯淡，她行進得很順利，不一會兒，前面果然出現一座雙扉朱門。

她借着門檐下懸吊着的燈籠發出的微弱的光，看清門上「月華」兩字，心裡暗念道：這太監說得不錯，養心殿就在前面了。

* * *

養心殿的東暖閣裡，火燭高燒，光亮通明。

描金繪彩的閣樑正中，懸掛着雍正親手書寫的「中正仁和」的匾額。匾額下面設着寶座。寶座屏上是聖祖仁皇帝康熙寫的聖訓：「天下之治亂休咎，皆係於人主之一身一心。政令之設，必當遠慮深謀，以防後悔，周詳籌度，計及久長，不可為近名邀利之舉，不可用一已偏執之見。採羣言以廣益，合衆志以成城，始為無偏無黨之道。」

聖訓雖然堂堂正正地書寫在寶座屏上，可是，這個坐在寶座上的雍正皇帝行的卻並非是「無偏無黨之道」，而喜歡我行我素，逆聖訓之道而行之的。

不過，今天，他卻欲「採羣言以廣益，合衆志以成城。」特意把高敬德、

馬武、高子辰等召到了他從不允許這樣身份的奴才進出的東暖閣中，聽聽他們的意見。

雍正坐在寬大的寶座上，臉上顯出疲乏不堪的神色。

階下圍坐着高敬德、馬武等人。雍正從來不讓自己的這些奴才坐着和他講話，今天卻是一個罕見的例外。

雍正眨了眨眼睛，打了個哈欠，看了看高敬德等人，一聲不語。暖閣裡寂靜無聲。

今天上午冬祭時在太廟裡遇刺的情景，一直在攪擾着雍正的思緒。

他本來以為「血滴子」已被消滅，年逆餘黨已基本肅清，那份遺詔雖然還沒有奪到手中，但他已專門下令馬武率領「大內十虎」尋找它的下落，並且已經緊緊地盯住了那個胖和尚飛雕劉了，即使不能到手，也不大可能由此引出亂子來。

諸阿哥在他的堅決有力、毫不留情的打擊下，勢力大為削弱，已安分守己多了。

他甚至派出精兵，四下裡暗殺了許多並沒有危及他政權的武林高手，以便防患於未然。他滿以為這樣一來，天下就可以太平，他也從此可以盡情地享樂，當個安樂皇帝了。

誰知，情況卻大大出乎於他的意料，刺殺他的兇手竟然出現在他的宮庭裡，差一點斷送了他的性命。最糟糕最嚴重的是，這個充當兇手的陳庚林必定是受某人指派才來行刺的，而到底是誰派他來的，竟然一無所知，最危險的，莫過於自己受到攻擊，卻不知道敵人在哪裡了。

他苦苦地思索着，是「血滴子」派來的？是年逆餘孽？抑或是諸阿哥派來的？或者是受飛雕劉的派遣？都像，而又都不盡像。他一下子感到四面又充滿了敵人，感到一陣陣懼怕。

他發了狠心，一定要陳庚林招出主謀來，可是這陳庚林卻如鋼牙鐵嘴似的，任憑受到怎麼樣的酷刑，始終不肯吐露一字，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主謀。

他自己親自跑去審訊，結果，除了被陳庚林大罵了一陣外，也絲毫沒有結果，他一怒之下，下令將兇手處決算了。

那麼，主謀究竟是誰呢？

他伸了一個懶腰，看一眼那些側坐在他面前的奴才，問道：「你們倒說說，這個陳庚林為甚麼會冒這麼大的風險來行刺朕？又是甚麼人派來的？啊？」他的聲調是專橫而又焦慮的。

階下座上的章毓清猶豫了一下，囁嚅地說道：「奴才認為，這個陳庚林會不會是陳嘉林的兄弟？『十蛟』中不是有一個陳嘉林嗎？」說着，偷偷地瞟了高敬德一眼。

「嗯？有道理。陳庚林，陳嘉林，難道是兩兄弟？」雍正沉思着，自言自語道。突然又厲聲問道：「高敬德，你走漏了風聲了麼？」

「不，不，絕對不可能。」高敬德臉色蒼白，急忙爭辯着，跪倒在雍正的面前，「我敢對上天發誓，奴才倘使走漏一絲風聲，五雷轟頂，不得好死。」

其實，上次「十蛟」突然死去以後，外面就早已經紛紛地傳說是雍正手段毒辣殘忍，害死了「十蛟」，這倒並不是高敬德洩露出去的。

那天，高敬德在「香其居」毒死「血滴子」和「十蛟」後溜走，慧能就在人羣中大聲喧嚷說，施毒害死人的兇手是皇上御前的心腹侍衛高敬德，人們聽了張口咋舌，半疑半信，又不敢招惹麻煩公開傳播，然而，這消息卻不脛而走，快速地四下傳開了，消息自然也傳到了高敬德的耳朵裡，傳到了「十虎」耳裡，也飛越過高高的朱墻，傳到了雍正的耳朵裡。

此事雍正不便提起，高敬德和「十虎」自然也不便提起，彼此心照不宣。

不想現在出了個名叫陳庚林的刺客，事情又被章毓清挑明，直把高敬德嚇得六神無主，魂飛出竅，急忙地爭辯起來：「啓稟皇上，奴才與陳嘉林關係極熟，知道他並沒有甚麼兄弟，此人和陳嘉林絕無關係，奴才敢以頭顱擔保。」

「好了，好了，不要再為自己辯解了，」雍正不耐煩地瞪了高敬德一眼，說道：「朕又不會怪罪於你，朕現在只想把兇手的來龍去脈搞清楚而已。」

高敬德叩頭謝了恩，從地上站了起來，歸坐在位子上，一邊揩着腦門上急出的汗水，一邊狠狠地瞪了章毓清一眼。

「奴才在想，倘若兇手眞是陳嘉林的兄弟，那倒好辦了，就怕事實不是這樣。」一直坐在一邊默默不語的吳偉宏開口說道：「刺客如果是陳嘉林的兄弟，那麼，他是替兄弟報仇，行刺的目的清楚了，與他人無關，皇上不必再擔憂。只怕是問題大概不會如此簡單，要是有他人指使他，譬如說諸阿哥……」吳偉宏說到這裡，停了下來，偷偷地看了雍正一眼。

「嗯，有道理，有道理。」雍正捋了捋頷下稀疏的鬍髭，略略點頭說道：「不能排除掉諸阿哥的可能性。」

高敬德見雍正如此說，便壯着膽說道：「皇上明斷，奴才覺得，倘若刺客眞的是陳嘉林的兄弟的話，那他也未嘗有必要要隱瞞掉這層關係，而一口咬定行刺完全是自己的事情。」

「唉，那倒也未必，刺客如果眞是為兄弟報仇的話，也不會挑明這層關係，因為陳嘉林妻室尚在。如此大逆，不怕夷滅九族。」章毓清插嘴說道。

雍正默默無語，衆人也不再開口。內閣內又歸於靜寂。

此時，已經潛進紫禁城的卜勒巴珠正急速地穿過養心門，來到了頗有氣派的養心殿前。

殿前的四周以及廣場上，手持刀槍的值夜侍衛很多，如臨大敵一般。

她一看這情形，如此警衛森嚴，那清廷皇帝一定就在這裡了。

於是，她不敢怠慢，躲在陰暗中仔細地觀察了一番，見殿後的光綫比較昏暗，並且那個侍衛正在打着瞌睡，便悄悄地繞到了殿後，無聲無息地摸近了宮殿，輕輕一縱，身子已經落在養心殿的崇檐上了。

她的輕功極好，俯身在殿檐上行走，沒有一絲聲息。

她踏着殿檐上黃色琉璃瓦上走了一圈，見養心殿前前後後佈滿了崗哨，知道從下面無法下手，不由得輕輕罵道：這怕死的老賊，在自己的家裡還要這般嚴密的保衛，難道是知道狠爺我要來行刺麼？她又細細地察看了一下，便轉到殿後，瞧準機會，輕輕一躍。

用脚尖勾住殿檐的拱斗，將整個身子倒懸下來，再將一手搭住殿的橫樑，另一手輕輕地搖了搖雕花窗戶，那窗戶竟輕輕地打開了，原來這窗戶是虛掩着的，並沒有鎖牢。

卜勒巴珠不覺大喜，又不敢冒失，伸頭朝裡窺探，裡面黑黝黝的，並沒有一人。

她一鬆兩脚，身子一縮，人已經鑽進窗戶裡去了。

她急忙將那窗戶輕輕拉攏，暗暗地四下裡觀察起來。原來，這裡是養心殿殿後的廂房，房內除了幾樣桌椅之類的傢具外，別無他物。

卜勒巴珠見廂房外面亮着燈光，便悄悄地摸過去，她輕輕地撩開了緞紗帷幕，見裡面又是一間屋室，室內正燃燒着幾支蠟燭，光綫很亮。她看清楚了，這屋室盡管也是一間廂屋，佈置得卻很精緻。此時，從這屋室的另一面傳來了時斷時續、模模糊糊的說話聲音。

卜勒巴珠猶豫了一下，運用「伏地功」，快速地潛了進去。說話聲音清晰地傳入了她的耳朵：

「……那份遺詔流落在外面，朕總是放心不下的，你們總要盡快給朕拿來才是。」

「是，是。」幾個聲音同時應道。

很顯然，這是清廷皇帝在和他的臣下在說話。卜勒巴珠不知隔壁的情形，不敢輕舉妄動。

她抬頭瞧了瞧，見上面的隔板是鏤花雕空的，正和隔壁的東暖閣相通着，而東暖閣的那根彩繪鏤金大樑也延伸進這廂房的橫樑上。

她輕輕一騰身，飛上了橫樑，把眼睛湊到鏤花隔板上朝下一看，東暖閣中的景象一清二楚地全部收入了她的眼簾中，那坐在寬敞寶座中的雍正是自己日夜思念着要執仇的對象嗎？

卜勒巴珠心中不禁大喜，無聲地從懷中拔出一把尖刀，暗暗念道：想不到我的深仇大恨，今天就能够報了。

只是下面人手衆多，割取首級不便，如何是好？再一轉念，何必考慮得這麼多，今日即便殺了他也是極大的喜事了。

於是，舉起尖刀，正欲朝雍正擲去，突然驚呆了。

只聽雍正說道：「馬武。」她大吃一驚，一個熟悉的聲音答道：「奴才在。」

雍正問道：「飛雕劉手裡的那份遺詔甚麼時候可以給朕拿回來？」

卜勒巴珠一看，幾乎僵住了，下面那個跪在雍正面前說話的人不正是自己思念多時的馬爺馬武嗎？他怎麼會在這裡？她心裡突然明白過來，難道這馬武是雍正身邊的狗？她的腦子頓時「轟」地一聲，迷糊了起來，頃刻之間，斯塔娜的慘死，丹吉喇的老淚縱橫的臉，以及她越過長城險些被殺的場面，一起湧了出來。

她只感到渾身在顫抖着，全身的血迅速地朝腦上湧來。

她努力控制着自己，一甩手，將尖刀朝馬武扔去，幾乎是在同時，只聽雍正大叫一聲不好，一甩手，一道白光從他的袖口飛出。

隨即雍正一翻身，也顧不到天子的威嚴，縮身藏在一旁的案桌下面。

卜勒巴珠只感到左臂一陣疼痛，知道中了暗器，急忙閃身躲避，卻不料「咕碌碌」從橫樑上落滑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高敬德、馬武、高子辰等早已搶出，朝卜勒巴珠方向奔來。

幾乎是在同時，外面響起了一片「抓刺客」的叫喊聲，守候在殿外的侍衛也紛紛朝東暖閣聚攏過來。

卜勒巴珠見狀，非常明白自己的危險處境，她知道自己正處在虎狼窩中，一旦被圍住，就立即會遭到大內高手的擊殺，便再也顧不得傷疼，飛一般地朝原路竄去。

到了外面暗廂房，又一縱身跳上窗戶。

外面守候着的侍衛立刻發覺了她，驚叫起來：「抓刺客唷，抓刺客啊！」霎時間，叫喊聲招來了一陣雜亂的脚步聲。

卜勒巴珠看看危急，來不及思索，隨手打出一支鏢來，那侍衛「啊」了一聲，栽倒在地上。

卜勒巴珠刹那間已騰身登上了殿頂，她正想拔脚溜走，只聽到腦後一陣風到。

她知道情況不妙，急忙俯身躲避，背脊上卻又中了一鏢，立時，一陣劇烈的疼痛朝她襲來，熱呼呼的鮮血已經滲湧了出來。

原來，卜勒巴珠那一劍並沒有打中馬武，卻被機警多疑的雍正發現。

高敬德、馬武，高子辰等人都是訓練有素，功底極厚的武林高手，見有刺客，連忙奔出。

女扮男裝的呂四娘正向貴公子道謝相救之情。

追到隔牆邊，只見一條黑影一晃便不見了，知道來人行踪疾速，本領必定高强，不是等閒之輩。

而殿外侍衛衆多，刺客必然不會從地上逃遁，而要從殿脊逃遁，便一下子四面散開，分別登上了殿頂，見果然有一條矯健的黑影在殿脊上，便各各打出了飛鏢，其中的一支正中卜勒巴珠的脊背。

接着，又一齊向卜勒巴珠撲來。

卜勒巴珠身子一晃，差一點摔倒，她見昏暗中有五、六條大漢也竄上了殿頂，正朝她撲來，哪裡敢應戰，便强忍住疼痛，從懷裡拿出了「飛彈」，頭也不回地朝身後甩去，撒腿就朝前面遁去。

只聽身後傳來「啊唷」一聲，顯然有人中了「飛彈」了。

卜勒巴珠顧不得理會，見已經撤到殿檐邊，便輕輕一縱身子，飛越過一丈多遠的空間，落到了對面的殿檐上。

「刺客哪裡逃！」她的身後傳來了嚴厲粗暴的呼喝聲，幾支鋼鏢刷刷地從她的身後飛來，但全被卜勒巴珠避過。

她回頭一看，兩條黑影緊緊追着她，也飛越過這殿檐邊上了。

卜勒巴珠的輕功極好，雖然身上受傷不輕，但卻依然在檐邊行走如飛，一閃身，又越到了另一座宮殿的殿頂上，漸漸的和後面追趕着的黑影拉開了距離。

又三下兩越，眼看後面的黑影看不見了。

她心裡稍稍有些放心，正想放慢脚步，喘一口氣，卻不料猛然間，前面殿脊上突然竄出一個黑影來，迎面擋住了她的去路：「賊人哪裡逃，俺吳偉宏在此，還不快快過來引頸受死。」言罷，舞動着閃着寒光的扑刀直撲上來。

卜勒巴珠見來人兇猛，不敢怠慢，急忙拔出雌雄彎刀，迎擊吳偉宏。

只見在昏暗的天幕襯托下，兩條黑影你來我往，三把鋼刀寒光閃閃，洶洶然殺作一團。

一個欲生擒刺客邀功，勇力斷殺；一個想逃離虎狼之穴，慌亂應戰。

卜勒巴珠武功本在吳偉宏之上，再加上手中操持着的是一雙神奇變幻的雌雄寶刀，本可以輕易地擊敗吳偉宏，可是她一心想逃離虎穴狼窩，哪裡還敢戀戰，再加上後面大內追兵又將追到，而自己的傷口卻暗暗作痛，便只想盡力掙脫吳偉宏的糾纏，出刀便不是十分兇狠，僅作招架之功。

卻不料吳偉宏毫不手軟，刀刀兇險，連下殺手。

卜勒巴珠被逼得舉刀招架。突然間，只見吳偉宏刀鋒橫掃過來，卜勒巴珠急忙揮刀抵擋，卻不料吳偉宏刀鋒一轉，刀背翻起，直朝卜勒巴珠的腦袋劈來。

卜勒巴珠大驚，急忙縮身躲避，同時舉刀相格，卻已經來不及了，左肩膀上已被劈了一刀。卜勒巴珠「啊唷」慘叫一聲，直感到疼痛鑽心，左手握着的那把雌刀差一點掉落下來。

她一運內功，强忍住劇痛，怒發上指，殺心大起，一咬牙，罵道：「狠毒的奸賊，竟敢傷你狠爺！看我殺了你！」揮起雄刀向吳偉宏劈去，又猛地打開機關，那雄刀猛然伸出一截刀刃來。

吳偉宏本以爲卜勒巴珠中刀後會倒下去，思想稍一鬆懈，卻不防對手非但沒有倒下去，卻反而異常兇猛地向他劈來，他慌亂中舉刀招架，萬沒料到對方的刀刃突然長出一截來，正刺中了他的手腕。

他大叫一聲，手中的扑刀掉落到殿檐上，自己連忙後退，卻咕碌碌從殿頂上滾下來，重重地摔在地上。

卜勒巴珠見吳偉宏已滾掉下殿去，冷笑了一聲，掙扎着繼續朝前逃跑。她身負重傷，艱難地從一座殿頂上飛越到另一座殿頂，終於來到了厚厚的紫禁城宮墻旁邊，身後的追兵已看不見了。

她稍稍喘了一口氣，又騰身躍上了朱墻，跳了下去，急急地越過了筒子河。

她站在筒子河的西岸，回過頭來看了看紫禁城。紫禁城眞像一個神秘而又令人感到恐怖的怪物，靜靜地伏在暗藍色的天幕下面，一動不動。

她又氣又惱，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此時，紫禁城外早已不見一個人影，四周一片寂靜。

天上沒有月亮，連星星也看不見，周圍黑蒙蒙的。

此刻，她只感到傷口痛得厲害，血還在不斷地從肩上的傷口往外流，頭也昏暈的，兩脚軟綿綿的，走起路來有些飄飄然。

她停了下來，費力地解下腰間的緊身帶，一頭用嘴咬着，另一頭用手揑着，艱難地在肩上纏綁起來。

血好像止住了，但渾身卻越發無力了，眼前金星直冒，天和地似乎都在搖動。

她一扭一歪的，幾乎要倒下了，但她努力克制着，堅持着：千萬不能倒下，這裡離紫禁城太近，說不定追兵馬上就要追來。

於是，她咬緊牙關，掙扎着，一步一步地朝前走，盡力地朝前走。

紫禁城漸漸看不見了，她在冷僻的小巷中走着，記不起自己走了多少路，終於，她再也堅持不下去了，頭一暈，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等到她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次日下午了。

她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躺在一張土炕上，身上蓋着一條破舊的棉被，自己的傷口也重新被包紮好了。

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哪兒，四下裡張望起來，周圍是一些破爛陳舊的傢具，擺設得有些零亂，小屋裡光綫顯得幽暗，沒有一個人影。

她掙扎着想爬起來，可是頭暈得厲害，腦袋還沒有完全撐起，就立刻又倒了下來。

正在這時，只聽「吱嘎」一聲，小屋的柴門被推開了，輕輕走進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媼來。

那老媼見卜勒巴珠蘇醒過來要起床，便急忙上前，輕輕地扶住了她，臉上露出慈祥的笑容，說道：「大姑娘快躺着，不要起來，你出血太多，起來不行。」

卜勒巴珠看清楚了，眼前這個老媼六七十歲年齡，臉上佈滿了皺紋，一副飽經風霜的樣子，並沒有一絲敵意。

「我這是在哪裡？」卜勒巴珠有些放心了，輕聲問道。

「這是我的家，窮是窮了一點，髒是髒了一點，可是大姑娘你不能走。」老媼安慰着她，停了停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你是怎麼啦？作孽呀！被傷成這個樣子，是那個該死的狗東西害了你的？」

卜勒巴珠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她頭暈傷痛，閉上了眼睛，默不作聲。

「不要緊，不要緊，已經請郎中替你看過，敷過金創藥了。」老媼見卜勒巴珠很是疲憊，又安慰了她一番，輕輕地離開了小屋。

卜勒巴珠見老媼走出了小屋，不禁舒了一口氣，她想入睡，卻怎麼也睡不着。

頭暈好像好了點，傷口卻格外地疼痛，肚子也餓得咕咕直叫。正在這時，老媼又走了進來，她手中端了一碗熱氣騰騰的鷄湯，來到卜勒巴珠的面前，和藹地說道：「大姑娘，喝點鷄湯吧。」

卜勒巴珠的心裡突然有一種異樣的感情騰昇起來，這種感情她好像從來沒有產生過，只感到渾身熱乎乎，暖洋洋的，疼痛和昏眩似乎也被掩沒了不少。

看着眼前這個素不相識而又和藹可親的老媼，看着這老媼手中那碗熱氣騰騰的雞湯，卜勒巴珠的眼睛突然濕潤了，一種人性的本質在她的心底深處被發掘出來了，從來沒有得到過母愛的卜勒巴珠突然間得到了母愛，她再也抑制不住了，顧不得老媼手中的那碗雞湯，一下子撲倒在老媼的懷中，嗚嗚的哭了起來。

「不，不，大娘，我不吃，您老貧苦如此，怎麼能讓您破費呢？還是您吃吧。大娘的相救之恩，我一定要報答。我從小就死了娘親，大娘，您就是我的娘親。」

「傻孩子，快別哭了。」老媼一邊用手指輕輕拭去卜勒巴珠臉上的淚水，一邊心疼愛憐地說道：「快吃吧，都

快涼了。大娘又不是專門燒給你吃的。唉，慘哪，我那苦命的老頭和小三也是被惡人砍的，老頭死了，小三命雖然保了下來，可是也終身殘廢了。」

說到這兒，老媼又用袖口揩了揩眼睛，又對卜勒巴珠說道：「快吃吧，吃下去大娘高興。」

卜勒巴珠並不肯喝雞湯，有些憤憤不平地急切問道：「是哪些惡人傷的，告訴我吧，我去替你報仇。」

老媼苦笑了一下：「傻孩子，別說傻話了，自己傷成這樣，還要爲我報仇？先養傷要緊。」

「不，不，請您告訴我。」卜勒巴珠又變得固執起來了。

「那好吧。」老媼被纏得沒法，只得說道：「你喝完了大娘再告訴你聽。」

老媼見卜勒巴珠咕咕喝完了雞湯，臉上露出了笑容，這才嘆了一口氣，緩緩地說道：「這是前些時候的事情了。老身的男人一向以販羊販牛爲生的，一個多月前，老頭子帶着我家小三去長城外販牛羊，卻不料遇到了那該死的準噶爾蒙古兵，無辜殺死了我男人，並斬斷了小三的一條腿，要不是小三他年輕靈活，逃避得快，早已不在人世了。大姑娘，眞是前世作孽哪，那些該死的蒙古兵見人就殺，見物就搶，慘哪，死了多少人？老百姓無辜啊。」

卜勒巴珠聽了大驚，她萬萬沒有料到，或者根本就不曾想到過自己竟然犯了這麼大的罪過。

眼前這個慈祥老人的老伴和兒子竟是死傷於自己的屠刀之下的，而恰恰就是這個受自己傷害最大的老人竟然還像娘親般照料着自己。

現在這老媼無意之中說出的話像一根根尖銳無比的鋼針，直刺卜勒巴珠的心臟，其疼痛遠比她的傷痛要厲害，卜勒巴珠有些顫抖了。

她不知道對這個慈祥和藹的老媼說些甚麼，她的嘴唇微微地抽搐着，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哎呀，你怎麼啦？傷口痛得厲害啦？快躺下休息吧。」老媼還以爲卜勒巴珠太累了，起身準備要走。

「不，不！」卜勒巴珠的臉色蒼白，她一把拉住老媼，「咕咚」一聲，從炕上翻落到地上，跪在老媼的面前，淚水從眼眶中湧出：「大娘，大娘，你殺死我吧，你殺死我吧。」

老媼大驚，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急忙去扶她：「孩子，你怎麼啦，怎麼啦，快站起來。」

「我是個罪人哪，我就是蒙古兵的狠爺，是我帶領了人殺死了您的老伴和傷害了你家的小三，我罪該萬死哪。」卜勒巴珠跪倒在地上，悔恨交加，雙手緊緊地摟住了老媼的雙腿，祈求着老媼懲罰自己。

「啊？是你，這是眞的？」老媼突然驚呆了，像是突然遇見了魔鬼似的，眼光中充滿了恐懼和不相信的神色，看着卜勒巴珠，她的臉色一下子變得蒼白起來，情不自禁地倒退了兩步，「你，你這不是在說胡話吧？」

「這，這是眞的，眞的。」卜勒巴珠跪着上前移動了兩步，又抱住老媼的雙腿：「大娘您殺死我吧！我是個沒有心肝的畜牲，清廷皇帝殺死了我的父親，我一直要報殺父之仇，又幾次吃了大虧，竟然失去了理智，發動了部落兵馬，殺父之仇沒有報，卻傷害了許多無辜的生靈。你就殺死我吧！」

老媼渾身顫抖着，臉變成了死灰色。

她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在半夜裡渾身是血、跌倒在她家草扉前而被她救起的女人竟是自己殺夫傷子的大仇人。

一想到老伴的慘死和兒子的殘傷，她就恨不得立刻衝上去咬她幾口。

但當她看到眼前卜勒巴珠誠惶誠恐、悔恨內疚的神態時，心腸又軟了下來。

「你報殺父之仇，可你知道，你害了多少條人命啊！」老媼的嗓音發顫着，像是自言自語地說道：「怪不得，怪不得有人要來抓你。」

「大娘，你殺死我吧。」卜勒巴珠哀求道。

「唉，殺死你又有何用？」老媼呆呆地停了一會兒，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你既是蒙古兵的狠爺，是個大貴人，咱這裡髒地方也留不住你。」

卜勒巴珠遲疑了一下，便掙扎着給老媼叩了個頭，凄楚地說道：「大娘，我卜勒巴珠今生今世永遠忘不了你的大度大量和救命之恩，大娘的大恩大德容日後再報，我這下就告辭了。」

說完，搖搖晃晃地從地上爬起來，想要轉身出去。但是，才站立起來，便一陣頭暈目眩，差一點跌倒在地上。

老媼一把扶住了卜勒巴珠，既仇恨又有些同情地說道：「你這個模樣，要到哪兒去？我可告訴你，外面正有人在搜尋你呢！我可是擔着風險才把你弄到這地方來的啊。」

卜勒巴珠聽了，暗自思忖道：「哦，他們果然追來了。」便又問老媼道：「您可知道這是些甚麼人？是不是官家？」

「我可弄不清，噢，還來過兩批呢！」老媼頓了頓又說道，「昨天一大清早，我開門外出，看見到你被白雪掩蓋着倒在地上，我看你氣息尚存，便喊來老二一起把你弄進屋來。不大一會兒，就有人來敲門，說要搜尋一個受了重傷的刺客，我見來者不善，都如兇神惡煞似的，便一口回絕說沒有看見，可是過了不久，又有人敲門，鬼鬼祟祟地問我是否看見過一個受傷的俠客英豪，我被弄懵了，也不知

道你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反正你不是一個尋常的人，看你這一番容貌，也不會是一個歹人，所以就暗暗請來郎中，替你治傷，想不到……唉！你就養好傷再走吧。」言畢，將卜勒巴珠重新扶到炕上，讓她躺下，自己走出了小屋。

卜勒巴珠躺在炕上，眞是百感交集，她前前後後地思念着，想起了那可惡的馬武，想起了父親噶爾丹和爲父報仇的前前後後，想起了剛才那個可憐的老婦人，想起了在養心殿行刺時劇烈相鬥的那個場面……

想着，想着，她突然又想起了另外一個問題：那第一批來搜尋她的顯然就是大內的那批高手，而第二批稱她爲英豪俠客的是些甚麼人呢？仍舊是大內的那些高手？不像，那麼又是誰呢？難道是師父飛雕劉？

她突然一陣眩暈，又不省人事了。

* * *

搜尋卜勒巴珠的兩批人確實如她自己所估計的那樣，前一批是大內的武林高手，後一批是飛雕劉、慧能等人。

由於一場大雪，掩埋了卜勒巴珠的血跡，隱沒了她的踪跡，使她得以逃脫雍正的追捕。

雍正早上遇到了陳庚林的暗刺，已經心驚肉跳了，想不到晚上又遇到了蒙面刺客。

使他大爲驚嚇的是，今天夜晚這蒙面漢竟然能在警衛森嚴的養心殿內行刺他。

他本以爲靠了他的高超的權術和手段，明的、暗的對手已經基本上被除掉，天下即將太平，誰知危險和威脅卻越來越大，即使是在「血滴子」活動最猖獗的時候，也從來沒有發生過一天之內連續兩次行刺他的事情。這陳庚林是個謎，這黑衣蒙面漢更是個謎。

但是，他最弄不明白的是，爲甚麼這蒙面刺客的鋼鏢不是向他打來的，而是飛向馬武的。難道此人冒着極大風險潛進養心殿是爲了行刺馬武？那顯然不可能。

更奇怪的是那個蒙面漢本領如此高强，在身負重傷遭受圍擊的時刻，竟然將吳偉宏輕易地打翻在地，但卻連一支鋼鏢都打不準，這就實在令人費解了。

時間已經過了未正，雍正還沒有傳命御前侍衛「傳膳」。御膳房早已準備好的膳食也已經冷了再熱，熱了又冷了。

雍正吃飯，雖然沒有固定的地點，但時間一般卻比較正常。宮庭內的習慣，皇帝吃飯只有早晚兩頓正餐。

雍正食量大，進食很多。平時雖然也常有擔驚受怕之事發生，但膳食卻是不可少的，最多是膳食不安而已，但這次卻變得不思膳食了。

從早上起身後稍稍用過些早膳以後，一直到未時，整整五個時辰了，雍正沒有再吃過一點東西，害得御膳房管理大臣派人帶着膳單偷偷到大太監姚亦仁處探問。

姚亦仁悄悄地走進西暖閣，見雍正面色蒼白，雙眉緊蹙，顯得很憔悴，側身橫依在暖炕上。

他又看了四周一眼，幾名侍從環立在一旁，如木頭人似的一動不動，便走上前去，給雍正行過禮後，俯身湊上前道：「皇上，時間已過未正，該傳膳了吧。」

雍正斜眼看了姚亦仁一眼，這個長着老太婆臉的奴才正用一種異常恭敬和虔誠的笑容對着自己，顯得溫順、忠誠，如同一條恭順的老狗一般。

雍正心中不覺昇騰起這樣一個念頭來：平心而論，這個老奴才對他一向如狗對主人一般，天下的人如果都能像這老奴才一樣，那該多好啊。

如此想着，他順手接過了姚亦仁恭遞上來的膳單，漫不經心地閱覽起來。

膳單上的菜餚酒食都是雍正平時最愛吃的，但是，卻激不起雍正的食欲來，此時，他感到肚子也確實餓了，便點了點頭，將膳單還給了姚亦仁。

傳膳才一會兒，就有小太監在西暖閣鋪開了洋漆花膳桌，接着，飯菜由御膳房派人抬來，管理大臣及尚膳正、尚膳副、尚膳、主事、委署主事，筆帖式都御膳房大小官員都趕來伺候。

菜餚一道道端了上來，不一會兒，一桌豐盛的御膳已擺在雍正的面前。

空氣中頓時瀰漫着一股誘人的香味。

雍正從暖炕站起，走上去一屁股坐在膳桌邊上的御椅上，但是，他卻並不動筷。

他只是略略地看了看滿桌的菜餚，又用眼細細地審視了每道菜上放着的那塊小銀牌。

據說，只要飯菜內有毒，銀牌就會變色。他看了銀牌後，仍未動手，姚亦仁早已心領神會，上前去每樣菜都嘗了一口，雍正才動起了筷子。

他獨自一個用膳，感到甚無滋味，正想派人去召珉妃，只見簾子一動，姚亦仁俯身走了進來，到雍正身旁，遞上一塊「膳牌」。雍正看了看，知道是吳偉宏求見，便問道：「人呢？」

姚亦仁躬身答道：「在值舍恭候！」

雍正點了點頭，吩咐姚亦仁道：「快讓他到東暖閣伺候。」

他見姚亦仁掀簾走了出去，便站了起來，將剩餘的「御膳」分賜給御膳房大臣等，在西暖閣裡踱了幾個來回，穿過廡廊，走進了東暖閣。

吳偉宏已經在東暖閣恭候了，他

見雍正進來，急忙跪在地上行了大禮。雍正看了看這個手臂帶傷的心腹侍衛，一邊在御座上坐下，一邊問道：「你有何事？」

吳偉宏答道：「奴才有重要事情欲直接稟報皇上。」說着，看了看四周站着的侍從。

雍正明白了，他揮了揮手，將左右侍從都屏退出去，便問道：「甚麼事情？」

吳偉宏道：「昨夜那刺客，奴才以爲很像一個人。」

「誰？」

吳偉宏道：「就是馬武的那個朋友。」

「噢？你何以得知？」雍正有些懷疑地注視吳偉宏，問道。

「奴才在截殺那賊人時，親耳聽他自稱爲狼爺的，那『狼爺』不就是馬武友人的稱謂嗎？」吳偉宏說到此處，略微停頓了一下，抬頭看了看雍正。

「說下去。」雍正微微地閉着眼睛，輕輕地捋着鬍鬚，聽着吳偉宏的稟報。

「奴才暗自思忖，那賤人本不是行刺馬武來的，他大概是無意間發現馬武的，因爲馬武已出賣過他，他早已恨之入骨，才一閃念頭，對馬武起殺心的。」

雍正聽了，默默不語，按照吳偉宏的說法，刺客爲甚麼不刺他，而去行刺馬武，本領如此高强而卻打不準鋼鏢這種現象完全能够得到解釋。

於是，他連連點着頭，說道：「說得有道理，有道理。」他停了停，又說道：「你來就是爲了這事嗎？」

吳偉宏有些囁嚅地說道：「奴才還有一事稟告。」

雍正點了點頭：「說吧。」

「奴才總感到馬武這人有些怪異，皇上如此恩寵於他，恐怕他不見得會竭力效忠於皇上。張炳死得不明不白，他的那個友人竟敢潛進宮中行刺，就是那個奪走皇上遺詔的和尚飛雕劉，似乎也和他有一種說不清的關係。皇上總須防他一手才好啊。」吳偉宏大着膽子，一口氣說了出來。

「唔，朕可不願意聽到這些沒有根據的話。」雍正顯出一副公允的樣子來，訓斥吳偉宏。他見吳偉宏不敢再開口，便又道：「如果就算你的話是對的，該怎麼辦？」

吳偉宏本不敢再說甚麼，現在見雍正又在徵詢他的意見，便又大着膽子道：「奴才以爲，兇手現在肯定就在京畿一帶，他身負重傷，不會逃出很遠，捉拿此人十分要緊，萬不可錯過了這機會，而最好讓馬武去捉拿此人，他一定會馬到成功的。」

雍正臉上露出一陣奸笑，他從御座上站了起來：「你所講的，正合朕意。哈哈哈……」他大笑了一陣，又突然止住笑聲，朝吳偉宏招招手。

他見吳偉宏走近他，便吁了一口氣說道：「你今日所講的，朕如何會不知道？馬武此人，見利忘義，野性十足，狂悖放肆，是個無恥的小人，朕怎麼會眞意相用？朕可以與你講，朕當初封他爲『十虎』之首，乃是看到山野林莽之中，尚有許多愚頑兇險之徒，朕只不過是想用其蠻力，使其拚死替朕效命，眞可謂略惠之，實殊之。」說到這兒他停了一停，瞟了吳偉宏一眼。

吳偉宏見雍正猛然間說出這麼一番話來，不覺有些出乎意料，吃驚地看着雍正。

雍正反剪着手，來回地踱了幾步，站在吳偉宏的面前，拍了拍吳偉宏的肩膀，臉上閃露出一陣奸邪的笑容，說道：「你今日來這裡，朕就正好要用你。朕要派爾等同馬武一起去找那刺客，倘使找不到那刺客，你就和高子辰、章毓清一起，將馬武除了。」雍正說到此處，手在空中一劃，做了砍頭的手勢，「總之，此番你們出去，務必要給朕帶顆人頭回來，不是那刺客的，就是馬武的。明白了嗎？」

「喳！」吳偉宏跪在地上受命。

「來人哪！」雍正見吳偉宏從地上爬起，便向旁門叫道。

外面當值的太監立刻躬身鑽了進來，曲背恭候在一邊，等待雍正的吩咐。

「傳朕旨意，立即宣馬武進宮。」

雍正命令道。

「喳！」當值太監行禮應聲答道，隨後匆匆走到二門，拉長着聲調叫着「宣御前侍衛馬武進宮」。霎時間，這「宣馬武進宮」的喊聲，如滾雷般地由養心殿向紫禁城外傳去。

賣友求榮　天良喪盡

杭州城外九耀山下，暮色已濃。一路山道從大路邊向山林中伸展，樹叢中隱約可見到幾間平房的屋脊，一支竹竿向上掛的布簾，在晚風中飄拂，偶而布簾被風展開，上面「敬水客棧」四字依稀可辨。

客棧門前的地坪上，一位年已七十多歲的老漢坐在小木橙上劈柴。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女子端着臉盆從門內出來，她向外潑去髒水，走到老漢身邊：「爹，這四個客人眞怪，別的客人總嫌我們照料不够，他們卻只怕我去照料……」

老漢沒有吭聲，女兒繼續說道：「那個生病的女的，說起來還是一位官家太太，出門也不帶個使喚丫頭，還有那位公子，他的手臉受了傷，好像是被人打傷的，最奇怪的是那位年紀大一點的，剛才我好像聽那位公子叫『五弟』。」

老漢「哦」了一聲，皺皺眉頭，突然，他警覺起來，制止了女兒的話：「別說了，女兒家怎麼學會了在人後說長道短的？」

客房內，呂四娘已經蘇醒過來，只是渾身乏力，神氣暗淡。「四娘，現在沒事了吧？」

呂四娘道：「請問三位義士尊姓大名，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管家」道：「我們會未卜先知之術，能招會算。」

「中年人」道：「四弟，您就別逗了。在下姓周名濤，他叫雲中燕。」他轉身指指一直不曾吭聲的「貴公子」說：「背負你來的這位是我們的五弟，叫柳元眞。」

柳元眞顯得不好意思，張了張嘴，但還是沒有開口。

雲中燕便是當日被雍正暗算，大難不死，趁高敬德不備，溜之大吉的「血滴子」雲中燕，他走投無路，便尋到他的師叔周濤，聯絡雍正的仇人，再圖報此血海深仇。

呂四娘琢磨着他們的名字，突然想起了什麼，說：「周濤？……莫非您就是三祖教的周二舵主？」

周濤道：「正是在下。」

呂四娘道：「啊呀！眞是巧極了，師父曾囑咐過我，以後到了江湖上，遇有難處可到安徽六安縣三祖教去找您……」

說着，她揮手到袋內，接着一楞，把口袋都找遍了：「哎呀，師父給我的黃綾八卦圖，不知讓哪個小毛賊給偸走了！」

雲中燕裝了個鬼臉，沒吭聲兒，柳元眞這才有了機會急忙開口：「四哥，你就把東西還給人家吧！」雲中燕笑道：「五弟，你着什麼急啊？」周濤也笑了。說眞的，要是沒這個「小毛賊」他們又怎會知道，這姑娘就是虬髯公大師的高徒呂四娘呢？

四娘疑惑地：「怎麼？」

雲中燕站起來，把蘭花布的小包從懷裡掏出來，遞給呂四娘。見她驚奇而又不好意思地輕輕「啊」了一聲後說說：「論輩份，你還得叫我一聲四哥呢，這，「小毛賊」是你四娘叫的嗎？」

大伙一聽不禁一起哄笑起來。雲中燕好像又想起了什麼，收住笑，把伸出的手又縮了回來，拍拍小布包說：「慢，你不知道，咱們這位五弟看中你包裡的那隻香袋，四娘你就送給他怎樣？」

柳元眞不好意思了，紅着臉囁嚅着：「四哥，你別瞎說。」

呂四娘抬眼朝柳元眞看去，正好和柳元眞那專注的目光相遇，倆人都帶着幾分扭怩……四娘好像不願提香袋的事，略顯尷尬。雲中燕忙又問：「四娘，你武藝高强，怎麼在城門口會突然暈過去？」

呂四娘懊惱地：「不知怎麼搞的，自從我全家被雍正殺害那晚起，我以後只一見血便會頭暈。」

周濤道：「聽說過這碼事，郎中管這病叫恐血症，但只要練得狠一些，咬咬牙也能挺過去。」

那楊弢一伙，回到杭州府衙內，知府李飛鯤正想問問事情如何，楊弢氣急敗壞地：「剛才眼看可以把那小妞抓獲了，沒想到又殺出幾個逆賊！」

龍又章也不懈地說：「怪了！這四娘兩次都險些害了大人，可到緊要關頭，她自己卻先挺不住了，今兒個還暈了過去，要不是……」施鳳起打斷他的話：「我已證明，這小妞有見血頭暈的毛病……」突然，議論被進來的差人打斷，通報說有京城皇室的要人來到——

衆人忙出府迎接。就見一匹快馬來到影壁前，騎者翻身下馬，隨手把繮繩扔給了一個兵弁。在燈籠火把的照耀下，只見來人有三十六、七歲年紀，身材魁偉，穿一身四品宮廷侍衛服飾，濃眉大眼，紫黑色臉膛，頷下長髯輕拂，腰佩長劍，十分英武。他的背上，斜背着一隻包袱，直朝府門走來。

李飛鯤和楊弢等人上前恭迎，來人將背上的包袱拉下，從裡面取出一卷黃綾裱裝的聖旨。李、楊等人跪拜如儀……

來人站在香案前，宣讀聖旨畢後，衆人叩頭謝恩，李飛鯤站起來，對手下人吩咐道：「花廳擺宴，給欽差大人接風。」

楊弢等人起身拱手行禮：「章大人一路辛苦了！」

章啓元還禮：「多謝了。」說完，又從包袱內取出一把匕首，轉過身來，供在香案前，然後面容壯嚴，對着匕首跪下叩頭。

楊弢等三人互相遞了個眼色：「章大人，三祖教的人今天已到達杭州。」

「周濤來了沒有？」章啓元聽了頓時眼睛一亮。

楊弢忙答：「來了！一共有三人，另外還有一個娘兒們，雖然不是三祖教的人，但卻是朝廷要犯呂留良的孫女兒，這次章大人來的正是時候，正好將這帮逆賊趕盡殺絕。」

章啓元顯然對他後面的話不感興趣，他一把從香案上抓起匕首，凝視着。匕首靠近手柄處鐫刻着「周濤自用」四個字，他猛地將匕首刺進案桌：「哼！這次我不殺周濤，誓不爲人！」

李飛鯤見章啓元怒形於色，忙插嘴：「章大人，皇上的御旨說得明白，最好是生擒這幫逆賊，審訊他們到杭州來的目的。」

章啓元圓瞪兩眼：「另外的人我都可不管，這次我奉旨出京，非親手殺死周濤，爲父報仇不可！」

李飛鯤道：「唉，這幾年盜賊橫行，天下不安，皆因殺性太重。還望各位大人以國爲重，替朝廷廣佈德澤。」

楊弢冷笑道：「李大人，莫非想抗旨麼？」

李飛鯤毅然地：「下官身爲朝廷命官，只知爲皇上盡忠盡職，此心耿耿，唯天可表。」

施鳳起用肘暗暗撞了一下楊弢，接口說：「李大人言之不錯，周濤乃三祖教二舵主，手中握有全部教匪的名單，再說只要審訊得了供辭，那時任憑章大人千刀萬剮，生祭令尊大人在天之靈，也爲時不晚啊！」

章啓元冷笑道，以手擦拭匕首的刃口：「嘿嘿，周濤武藝高强，非一般尋常賊寇可比，豈能輕易擒拿？列位大人，恕我報仇心切尚若遇到周濤，能夠生擒自然好，只怕兄弟我力不從心，到時候只好以死相拚了！」

衆人啞然無語。下人進報，酒宴已妥，李飛鯤道：「各位大人，請入花廳用膳，咱們邊吃邊談。」

* * *

當晚，在敬水客棧呂四娘的屋內，四人伏在桌前，正審視着剛從一隻舊銅盒內取出的幾片破紙。

周濤說：「這幾片紙是從南京的明宮中得到的，經總舵主他們的審定，上面記着明朝神宗皇帝的寵妃鄭貴妃當年重修杭州慧因寺，在寺中暗暗藏下的一套價値連城的連環寶珠。」

雲中燕興奮起來：「嗨！這點小事還用得着三人同來？只我一個，保管馬到功成。」

周濤道：「四弟，不要小看了雍正這小子，他已經知道我們到了杭州，派章啓元連夜出京直奔杭州……」

柳元眞道：「章啓元？就是那個口口聲聲要找你報殺父之仇的人？」

周濤點點頭。柳元眞道：「難道此人眞這麼厲害？」

周濤道：「此人是靖道人的徒弟，說起來，還是呂四娘的師叔呢，他的武藝高强，我們此來，只宜智取，不可力敵，以防打草驚蛇。」說着轉向四娘：「這件事還要請四娘助一臂之力。」

呂四娘道：「周二舵主，這事本來義不容辭，只是我沒多大出息，只怕……」

周濤道：「四娘，你的恐血症，如果眞是當年妳全家慘遭不幸所至，是可以治好的，不過不是用藥，而是要靠妳那心底的仇恨……！」

呂四娘道：「我師父、師兄也這麼說過。」

翌日清晨，西湖邊翠柳依依，湖光瀲灩，小路旁海棠、桃李、花開正旺。

柳元眞騎在一匹高白馬下，衣着華麗，神態瀟灑。他的後面是一垂雙眉小轎，轎簾低垂。忽然，簾子被掀起，呂四娘朝轎外窺視，正好與柳元眞的目光相遇，她不好意思尷尬一笑……

雲中燕跟在轎後，仍是一身管家打扮。一行人逶迤穿過蘇堤，消失在柳蔭裡……他們轉入赤山埠，進入崎嶇的山道，不一會來到玉嶺山下，只見遠遠一間寺院，在晨霧中顯現出來。待到行近，見這寺院雖然十分宏偉壯觀，但卻已墻垣半圮，大門緊閉，門上油漆剝蝕，上懸金字匾曰：「慧因禪寺」四個大字。

一條清溪自西而東，過寺門前突然後折向南面而去……

柳元眞一行在寺門停住，跨下馬來，和雲中燕低語幾句。雲中燕即向前，踏在橫跨在溪上的小石橋，到門前叩門：「裡面有人嗎？」沒有聲響，又叩門，再問。如是者三，方聽得裡面傳來一個懶懶的聲音：「誰啊？——」

雲中燕道：「喂，和尚都要念五更經，沒聽說睡覺睡到太陽照屁股上的！哪有香客上門，山門還沒開的道理？」

門「吱——」地一聲，開了半扇，裡面探出一個光頭，卻是一位上了年紀，滿面菜色，消瘦不堪的老和尚。一見來的果然是香客，這才將大門拉開：「不知施主駕到，有失遠迎，恕罪恕罪——阿彌陀佛！」

雲中燕道：「好啦好啦，快叫你們寺內的和尚們來打掃殿堂，點上香火，我們少爺和少夫人要來拈香拜佛！」

老和尚道：「罪過，罪過，不瞞施主說，我們寺裡只有老衲和二個燒火的小沙彌，這麼大的地方，一時實在打掃不過來啊！」

雲中燕朝寺內望望，只見天井裡落葉遍地，蓬蒿滿院，景況煞是凄涼。他搖搖頭：「唉，這是怎的啦？你們寺是得了瘟疫還是怎的，人都死光啦？」

老和尚道：「施主有所不知，這赤山埠原也曾是個繁華熱鬧的水路碼頭，我們這小寺也是香火鼎盛的；只是近年來，修了旱路，過往的客人少了，香火也就冷落了下來。寺裡沒有進賬，養不活這麼多的僧衆，大家都走散了……」

雲中燕道：「怪不得一路走來，就像進了荒山野林。得了，讓我跟我們少爺說一聲去。」轉身走到柳元眞身邊，悄聲地：「五弟，看來這個寺院是破落了，裡邊只有三個和尚，也沒什麼人來燒香，這機會可眞不錯，咱們進去吧。」

柳元眞點點頭：「好。」

雲中燕急忙到轎子前掀起簾子：「請少夫人下轎。」呂四娘從轎內跨出，柳元眞去扶住了她的手，驀地，她的臉紅了，本能地想縮回手去，柳元眞向她投去懇求的眼光，她略一猶豫，終於讓柳元眞握着自己的小手，款款地下了轎……

大雄寶殿內積滿灰塵、蛛網。中間安着釋迦，左邊是普賢，右邊是文殊，身上金粉剝落、塵土厚積，老和尚和兩個少沙彌忙不迭地點香插燭。

雲中燕趁和尚們忙碌，不住地在殿內四下張望，還用脚在每一塊磚上踩踩。只有柳元眞和四娘在殿前，並不東張西望。

殿門的隔子窗上突然露出一張臉來，兇惡、猙獰、滿臉虬鬚，那一雙陰森森的眼窺探着雲中燕的動靜，但當雲中燕把臉轉向這一邊時，這張臉立即隱去了……

老和尚點完了香燭，對柳元眞和四娘說：「請二位施主進香。」柳元眞和四娘從老和尚手中接過香來，虔誠地在佛前禮拜起來……

燭光搖曳，佛像閃着幽光，窗隔上那張兇惡的臉又出現了。正窺視間，雲中燕轉身，正好與這張臉打個照面，但即刻又消失了，雲中燕一楞，他的臉上流露深思的表情……

老和尚陪着柳元眞、呂四娘和雲中燕到輪迴殿、天王殿燒香，接着就在寺內的各堂閣瀏覽。

慧因寺地處杭州西湖的西邊，花家山的東南角，初建於吳越年間，是忠武肅王的功德。

宋朝時，高麗國王的兒子義天航海來此朝拜，乞爲師門弟子，歸國後用青紙金書譯成華嚴經三百部貢獻，當時不少人都管它叫高麗寺。

彼時，香火也曾盛極一時。元朝至正年間，兵荒馬亂，該寺曾被兵火燒毀。至明朝萬曆年間方由京城皇家，尤其是神宗的寵妃鄭貴妃出資才修復起來。後來海河變遷，另又開了旱路，香客逐年稀少，因此，日見冷落衰敗了。

一行聽完老和尚的介紹，柳元眞突然問起老僧尊號？

老和尚道：「小僧廣生。」柳元眞十分恭詳地：「原來是廣生禪師，小可失敬了。」

老和尚大喜：「施主不必客氣，請教施主尊姓大名。」

柳元眞道：「小可姓魯名眞，這次告假回鄉，路過此地。」

老和尚：「喔！原來是魯公子，失敬，失敬！」

一行轉入禪堂內。這裡是老和尚日常誦經之所，上供觀音像，室內懸掛幡幔，雖然陳舊，倒還雅緻，可說是寺內唯一清淨之處。

「請稍坐，老衲已命小徒燒火煮茗了。寺院破落，招待不周，眞是慚愧得很！」老和尚引他們坐下，不覺有些奇怪，問道：「本寺香火早已冷落，公子怎麼特地來此？」

柳元眞道：「師父不必過謙，小可這次到杭城，並非游山玩水，實在是特地到此。不瞞師父說，小可啓程前夜，曾得一夢，夢見普賢菩薩指引小可到寺院游玩，說此寺久已破落，香火寂寥，你若能重修此寺，是無量的功德。因此小可一路而來，每逢寺院，必去拈香敬佛，但未曾見到夢中所游過的寺院。今日到此，見貴寺竟與夢中所到寺院無異，正是普賢菩薩指點的寶寺，因此小可有意在此重修廟宇，再塑金身，了卻一段心願。」

老和尚聽罷大喜過望：「公子有德，得菩薩指點，這乃是……」

正說到此，突然門外進來一個大和尚，身穿黑色直裰、白布襪，脚登麻耳革鞋，手托一隻茶盤，一臉惡猙獰之色，令人望而生畏。雲中燕一見，正是那殿外偸窺之人，立即警覺起來。

老和尚道：「怎麼，誰叫你來敬茶？」

兇僧道：「他們兩個要給這幾位備齋飯，就叫我來了。」

「把茶盤給我，沒事不要到這裡來！」老和尚說着站起身子，欲去接盤。

突然，惡僧「哼」了一聲：用右手在茶盤裡取出一杯茶，朝柳元眞扔過去：「施主請用茶！」

柳元眞見一杯茶在空中飛旋着向自己飛來，眼看就到臉邊，他一伸手抓住來杯，接着在座位上躍起，一個轉身，借着茶杯的勢道，將手往下轉了一圈，又復舉在面前，茶水竟一滴未潑，答道：「多謝了！」

「不得無禮！」老和尚對兇僧喝道。

兇僧也被這一靈巧的招式懾住了，他立即從盤中拿起第二杯茶說：「貧僧遵命，這杯茶就讓我送到這位娘子面前吧！」

老和尚上前攔阻，被兇僧輕輕一推，竟連着倒退了好幾步。兇僧走到呂四娘面前，「女施主請用茶。」

他十分恭敬地將茶端給四娘，四娘只得伸手去接，一到手中，忽然覺得茶杯十分沉重，知道兇僧正在運勁，她急忙屏息凝神，也運功將杯底托住，兩人相持片刻，「豁郎」一聲，杯子碎裂落地。

老和尚見狀，氣得發抖：「孽障！還不快給我下去！」

兇僧不答，大剌剌地走出禪堂。

老和尚道：「眞是罪過，請公子不要動怒。」

雲中燕一直不動聲色地在旁觀看。這時他問：「師父，你剛才不是說寺內只有你和兩個小沙彌嗎？這和尚是從哪來的？」

老和尚道：「咳！說來也是山門不幸，這和尚乃是在本寺掛錫的遊方僧，三月前到此，本來說留住三日，不料一住下，就不肯走了。他飯量大，整天在寺內遊來蕩去，這倒罷了，最可惡的就是脾氣暴燥，自恃身高力大，兩個小沙彌成天受他的氣，可又沒辦法攆他出門……」

* * *

半個多月過去了，卜勒巴珠的傷勢好得很快，基本上已經康復了。

她身體素質好，內功又極深厚，再加上老嫗的悉心照料，臉色又漸漸變得紅潤起來，只是左臂上的那道已經愈合的傷口，還隱隱在作痛。

這半個月的養傷，使她有機會靜下來前前後後地思考了一番。

她悔恨自己的魯莽，使自己上了馬武的當，而失去了師父飛雕劉，悔恨自己爲了報仇而釀造成的災難。

但是，她並不後悔對清廷的報復，相反，她對清廷的仇恨更加深了。這些日子來，她好傷特別思念自己的師父飛雕劉，她多麼想重新回到小五台山去，重新回到師父飛雕劉的身邊去，但是，她卻沒有勇氣再見到師父，並且，師父還會在小五台山嗎？她不得而知。

她一連考慮了好幾天，決定回到部落中去，將部衆帶好，尋找機會再向清廷王室報仇。

於是，她跪在老嫗的面前，叩了幾個頭，有些凄愴地說道：「大娘，我向你告辭了。大娘的大恩大德，勝似親生娘親，我卜勒巴珠將永遠銘記在心，再生之恩容我日後報答。」

老嫗見卜勒巴珠突然辭行，呆了一呆，並沒有挽留她。

她望着卜勒巴珠，半天才長長嘆了一口氣說道：「去吧，不用提報答了，只是不要再大興兵馬虐殺無辜的百姓就好了。」言畢，她扭轉頭去，揩了揩眼淚。

卜勒巴珠帶上雌雄寶刀，依舊裝扮成一個貴公子的模樣，離開了老嫗的家，準備取道昌平、延慶，回到大馬羣山去。

她告別了京師，踏上了北歸的路程。

此時，時令已近隆冬，北方早已普降大雪。雪白的山，雪白的地，一切都是白的。

卜勒巴珠出生在寒冷的蒙古高原上，冰雪嚴寒對她來說，本不是什麼威脅，只是她大傷初癒，尚未完全恢復，身子還未硬朗，沒走多少路，已經感到疲乏至極。兩隻脚踏在雪地上，恰如踩在棉花上似的，軟綿綿的，不着實地。她頭腦突然一陣暈眩，一下子跌倒在雪地上。

* * *

「老哥，你這是怎麼啦？」有人一邊在她耳邊說道，一邊用手來扶她。她掙扎着爬起來，一看，面前站着一個面目清秀的少年後生。

那少年後生壯實敦厚的，頭上帶着一頂狐裘毡帽，身披羊皮錦緞綠袍，脚登一雙鹿皮長統靴子，像是一個富貴家的子弟。

「小兄弟，多謝你了。」卜勒巴珠喘了一口氣，有些羞赧地答道。

「老哥，你這準備上哪兒去啊？」少年後生閃動着機靈的眼睛，問卜勒巴珠。

「大嶺堡。」卜勒巴珠扯謊，胡亂地說了一個地名。

那後生一拍大腿，高興地說道：「就是炮壞東面的那個大嶺堡嗎？那正好，正好，我上炮壞，咱倆是同路，我與老哥同行吧。」說着，臉上閃露出稚氣的笑容來，自我介紹道：「小弟姓周，表字振麟，家中排行第三，你就叫小弟周三吧。老哥尊姓大名。」

卜勒巴珠看了那後生一眼，心裡念道，想不到這少年後生倒還老練。也罷，反正我自己獨行，正好覺得寂寞，與他結伴也未嘗不可，便笑着答道：「愚兄姓卜，賤字麼？說來巧得很，與賢弟的正好相同，亦是振麟，排行老大，你就稱我卜大郎也未嘗不可。」

周三嘻嘻笑了起來：「怪不得呢，小弟感到與老哥很是面善，原來都是『振麟』喲。」

兩人結伴而行，一路上饑餐渴飲，早行夜宿，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迤邐朝北而去。

卜勒巴珠身體較虛，懶得動彈，少年後生卻手脚勤快，活潑好動。

每到一處，投宿覓食等一應雜務，自有周三料理，卜勒巴珠倒也輕鬆自樂。

只是周三每到一處，安頓好宿食後，總要離開一段時間，說是四下走着玩耍，卜勒巴珠也並不在意。如此緩緩向北行走，這日來到了馬兒屯地面。

這馬兒屯是昌平、延慶二縣交界處的一個小鎭。小鎭雖然地處狹仄的叢山之中，乃四鄉八鄰咽喉通道，所以，即使在大雪冰封的季節，這個小鎭的市面也仍是非常興旺熱鬧的。

卜勒巴珠和周三來到馬兒屯，像往常一樣，先找客舍投宿。馬兒屯沿街客舍衆多，大大小小不下二十餘家。

卜勒巴珠見東首的一家客棧店堂清淨整潔，便招呼周三進去。周三卻笑着拉住卜勒巴珠說道：「老哥有所不知，這馬兒屯最有名的客棧乃羅記客棧。」

卜勒巴珠見周三如此說了，便也不再說什麼，隨着周三，沿着彎曲狹窄的街道一直向西首走去。不一會兒，果然見一幢兩層樓房，粉刷得乾乾淨淨，顯得特別顯眼，上面插着一柄火焰形鑲邊大旗，大書「羅記客棧」四字，那旗幟在風中微微飄動着。

卜勒巴珠一看，這羅記客棧果然非同一般，心中暗暗稱讚周三的機靈來。

此時，早見店掌櫃帶着一張笑臉，拱手屈背地迎了上來：「客官，您老住店？敝店客房寬敞乾淨，收費最爲合理，歡迎您貴客臨門哪，裡邊請，裡邊請。」

兩人隨店掌櫃走進堂，只見店堂櫃台旁的那張紅木太師椅上坐着一個頭帶瓦楞巾的瘦削的老人，那老人雖然少了一條左臂和一條右腿，是個殘疾之人，看上去卻顯得十分有精神。

周三看了老人一眼，微微地點頭示意了一下，便和卜勒巴珠一起被小二迎上了樓梯。

到了樓上，店小二打開左廂的一

間房間。卜勒巴珠只感到眼睛一亮：室內窗明几淨，溫暖如春，靠牆並排放着兩張梨木雕床，屋角的兩邊擺設着兩盆散發着幽香的蘭花，屋內還放着一盆炭火，幽幽地閃現着大紅的火焰。羅記客棧果然名不虛傳。

兩人用好晚餐後，周三照例到外面玩耍去了。

卜勒巴珠見獨自一人在房，便做起靜養功來。這些日子以來，她和周三同行，深得周三鼎力照應，加上在外走動，身體恢復得日益快了。她習武之人，有空便練些功夫，自己也感到身子硬朗多了。

熄燈時分，周三回來了。兩人相坐無事，睡又睡不着，便捻亮了油燈，閒扯起來。

周三突然問道：「老哥你身體如何會這般虛弱的？」

卜勒巴珠嘆了一口氣，搖着頭說道：「賢弟，你也休得提起此事了，說來話可長啦。」

周三見卜勒巴珠還不肯吐露眞情，又道：「老哥的那一對彎刀可是寶刀哪。」

卜勒巴珠聽了，不勝感慨地說道：「想不到你老弟倒還識貨，這可是眞正的寶刀哪，只可惜……。」她嚅囁着，說不下去。

周三哈哈大笑起來：「老哥你可是看對了人了，小弟我不但識貨，而且還知情呢，許多事情，我肚子裡清楚得很哪！」說着，他拍了拍自己的肚皮。

卜勒巴珠疑惑地看着周三問道：「賢弟之言是什麼意思？」

周三又笑了起來：「哈哈哈，大俠飛雕劉可時常惦念着這對雌雄寶刀哪。」

卜勒巴珠聽周三突然提起飛雕劉，不禁大吃一驚，她「刷」地一聲，抽出劍來，逼視着周三，厲聲問道：「你，你是什麼人？」

周三嘻嘻地笑道：「老哥何必如此敵視小弟呢？你看看小弟是壞人麼？告訴你，我就是你的小師弟慧能。」說罷，他扯下帽來，一把掀掉假髮，露出一個光溜溜的腦袋來。

「啊，你是我的小師弟慧能？」卜勒巴珠又驚又喜，她放下手中的劍，一把拉住慧能，急切地問道：「你爲什麼要到這兒來？師父在哪裡？」

慧能正欲回答，猛然間只聽得「砰」的一聲震響，房門突然被撞開，有兩條人影破門闖了進來。

卜勒巴珠和慧能一看，不禁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高敬德！」來人正是高敬德和任曉明。

只見高敬德滿臉殺氣，眼睛裡射着兇光。他見了卜勒巴珠和慧能便仰天哈哈大笑起來：「你終於逃不出高爺我的手掌。哈哈，連你這小禿驢也在，高爺正好一箭雙鵰！」

言畢！「噓」的一聲，揮掌朝卜勒巴珠打來，幾乎是在同時，任曉明也躍起身子，老鷹擒雞般地朝慧能撲了上來。

卜勒巴珠見高敬德來勢兇猛，急忙一閃身躲過。

高敬德見一掌擊空，「嘩」地翻掌朝卜勒巴珠腰間劈過來。

卜勒巴珠一個翻滾，已經躲到高敬德的背後，她手快眼快，順手用力在高敬德的背後猛擊一掌，她一掌打在高敬德的背上，自己的傷口也被震得一陣痲木，左臂疼痛得直朝心裡鑽，身子搖晃了一下，差一點跌倒在地上。她一咬牙，趁勢從床邊抓過劍來，緊握在手中。

高敬德接連向卜勒巴珠擊了兩掌，卻都被對手躲過，自己反而被重重地打了一掌。

這一掌打在他的後心上，分量極其沉重，他「哇」的大叫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重重地摔倒在床上。

那梨木大床，「喀啦啦」一陣聲響，頓時斷成了碎片。高敬德「呼」的一聲，從亂木堆中鑽出站了起來，雙眼通紅，氣得哇哇大叫。

他「颼」的一下，從腰間拔出刀來，又朝卜勒巴珠撲了上來。卜勒巴珠挺劍相迎，只聽「噹」的一聲，刀劍相撞，迸出了火星。

卜勒巴珠只感到傷口疼痛得厲害，再也支持不住，劍從手中「咚」的一聲落到了地上。

高敬德趁機騰身竄了過來，揮刀連連向卜勒巴珠劈來。

卜勒巴珠强忍住劇痛躲避了過去，飛快地用左手甩出一把鋼針來。高敬德見銀光一閃，大吃一驚，知道有暗器飛來，急忙閃身躲讓，身上已被紮進了兩枚鋼針。

高敬德像受了傷的野獸一般，變得更加兇猛了，他呱呱地大叫着，將刀舞得如風車般地疾速，卜勒巴珠連連招架，險情迭出，漸漸地處於劣勢了。

那邊，任曉明和慧能殺作了一團。慧能的武功雖然有了很大的長進，但是畢竟還未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而任曉明卻是大內著名高手，幾招拆下來，慧能漸漸有些抵抗不住了。

慧能看到卜勒巴珠處於劣勢，心中很是着急，心想支援她一手，卻自顧不暇。他一分心，右肩上重重地挨了一拳，痛得他「噢唷」一聲叫了起來。

任曉明趁機加緊進擊，把慧能直逼到了一壁角中。眼看卜勒巴珠和慧能險象叢生，危險異常，性命難保了。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突然見一條身影從底樓躍了上來。高敬德正擧刀連連向卜勒巴珠砍殺，倏地，他「喔唷」一聲，只感到右手腕一陣痲木，刀落到了地上。

隨即響起了一個宏亮的聲音：「高敬德不得無禮！」

高敬德和卜勒巴珠大驚，抬頭看時，眼前站着的不就是雍正尋找了多時的胖和尚飛雕劉嗎？慧能和卜勒巴珠也失聲叫了起來：「師父！」整個戰場頃刻之間寂靜了下來。

而從樓下不斷地傳來嘰嘰喳喳的議論聲和叫喊聲，原來，客棧裡的客人都出來觀看熱鬧了。

高敬德和任曉明的臉呈現出死灰色，僵滯着站着不動。

飛雕劉讓慧能和卜勒巴珠先走，又冷笑着對任曉明說道：「沒有你的事情，你一旁站着，倘使不規矩，可別怪我和尚無情。」任曉明哪裡還敢動彈，唯唯喏喏地退後站在一旁。

飛雕劉又對高敬德道：「你不是帶着人馬在到處找我麼？今天咱們就來了結一下。」

高敬德見了飛雕劉，早已嚇得頭皮發痲了，現在聽飛雕劉如此一說，不由得渾身打起顫來：「不，不，以前之事，我高某身不由己。我與你前世無冤，今世無仇，大俠千萬不要誤會。」

「不，我和你高魔頭一點沒有誤會，這筆帳早就該和你清算了，今日正好了結。」說着，他朝樓下喊道：「師兄！師兄！」

只見一行禪師拄着拐杖，由店小二扶着，一步步走上樓來。高敬德一見一行禪師，嚇得魂飛出竅了。

他知道今日完了，便猛地大叫一聲，「啪」地一掌，直朝飛雕劉打來。

飛雕劉鎮靜自如，輕輕一轉身，就躲了過去，高敬德第二掌又到了。

飛雕劉卻不再躲讓，眼疾手快，見高敬德手掌又到，稍稍一側身，猛然伸出左手臂，一挾，「啪」的一下，右手掌已打在高敬德的額頭上了。

其出手之快，動作之兇猛，眞令人瞠目結舌。

高敬德只感到頭上昏蒙蒙的，渾身無力，像着了魔似的，倒在地上，爬不起來。

飛雕劉走上前去，一脚踏住高敬德的喉管，冷冷地笑道：「我與你確實前世無冤，今世無仇，且看在我佛好生面上，不想傷害你的性命，只不過，我師兄的手臂和大腿，要向你討還的。」

言罷，一手拉住了高敬德的左臂，猛地一扭，只聽「卡啦啦」一陣聲響，那條手臂的骨頭早已斷成了幾截。

高敬德痛得慘叫起來。

飛雕劉連連冷笑道：「不用叫喊，咱們還沒完呢。」

說着，抬腿朝高敬德的右腿上踩去，剎那間，那條右腿已經成了一堆軟綿綿、血糊糊的肉醬了。

高敬德痛得慘叫了兩聲，昏了過去。可憐這平日裡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高魔頭，如今卻成了一個斷手缺腿的殘廢人。

「好了，咱們的帳了結了。」飛雕劉處置了高敬德，像沒事的一般，笑着對任曉明說道：「你把他帶回去吧，告訴你家皇帝，叫他不要再找那份遺詔了，到該歸還的時候，我自會歸還的。」

說完，背起了一行禪師，揚長而去，一會兒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任曉明看着躺在地上已經血肉模糊的高敬德，呆若木雞地站着，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心裡在思念着：快，快去找馬武來。

原來，那日卜勒巴珠前脚離開老嫗家，後脚馬武、高敬德、高子辰、吳偉宏等就趕到了。

馬武這次被雍正召進大內，日子並不好過。他被雍正大肆訓斥了一頓。

雍正說，那個潛進養心殿的刺客就是他的友人，厲聲喝問是不是他召引來的。

馬武嚇得臉色死白，急忙爭辯，說自己乃皇上犬馬，心中只有皇上，沒有他人，他一邊說道，一邊發誓賭咒道，倘若自己對皇上有二心，定要遭到天雷擊頂，身首分離。

接着，雍正又數落他辦事不力，一事無成，飛雕劉不見下落，遺詔杳無音信，連他自己的那個女友都尋不見踪影。

馬武只得弓背曲膝，唯唯喏喏，連稱死罪。最後，雍正命他帶領「十虎」和高敬德一起追捕那受了重傷的刺客，否則他將受到嚴厲的處罰。

馬武出了大內，總算舒了一口氣，他不敢怠慢，急急忙忙地匯合了高子辰、高敬德、吳偉宏等，一同追捕起卜勒巴珠來。

一晃十多天過去了。當他們摸到老嫗家時，知道已經晚了一步，便追問老嫗卜勒巴珠的衣着和行動方向，老嫗見來人個個兇神惡煞般的，哪裡還敢隱瞞不說，便將卜勒巴珠已經裝成貴公子向北而去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

馬武聽了，不敢稍稍停留，就催馬向北追去。一行人沿途打聽，信息渺茫，頭緒紛亂。

這日來到一個三岔道口，不知卜勒巴珠走的是哪一條道路。

於是，他們決定將人馬分成三路，一路以馬武爲首，帶着吳偉宏、高子辰、章毓清沿中路追捕；一路高敬德、任曉明兩人沿左路追捕；其餘的人就沿着右路前進，並相約在長城邊匯合。

高敬德、任曉明兩人順着左路行進，一路上仔細查訪，果然在馬兒屯發現了卜勒巴珠。

高敬德想搶個雙功，卻不料飛雕劉爲防卜勒巴珠路途上遭遇不測，親自在暗中緊緊護衛着，在危急中救下了卜勒巴珠，並和高敬德清帳了結，毀了他的手脚。

等到高敬德蘇醒過來，看到自己那殘廢了的手脚時，這個殺人魔王，竟然嗚嗚地大哭了一場。

* * *

馬武和高子辰、吳偉宏、章毓清四人，從三岔道口與高敬德等人分別後，一直朝北而去。

這中路道路平坦，行走方便，再加上這四人快人快馬，沒有幾天已經到達長城。

他們來到匯合地點，右路的人馬也已經到了，唯有左路的高敬德和任曉明不見踪影。

馬武不見高敬德和任曉明，心中忖道：「這高魔頭平時火爆性子，如何會這般拖沓遲緩，莫非他們遇見了目標？」便下令沿左路繞回，準備與高敬德、任曉明匯合。

一行人九匹快馬，調轉頭來，迂迴到左路，逶迤南下。

* * *

，慧能和卜勒巴珠被飛雕劉救下以後，便連夜離開了馬兒屯，繼續向北行去。

卜勒巴珠經過這一陣折騰，傷口重新迸裂，元氣大傷，剛剛有些康復，便又迅速地垮了下來。

以她的武功而論，莫說高敬德，就是馬武，也未必能佔她的便宜，只是她重傷之後，體虛力衰，難以應戰，竟差一點喪命在高魔頭刀下，幸虧師父飛雕劉及時趕到，使她能平安脫險。

她本想借此機會向師父請罪，可是，飛雕劉卻令她和慧能迅速離開，自己隻身對付高敬德和任曉明。

她萬般無奈，身不由己地隨着慧能走了。

夜幕黑沉沉的，天空中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可是大地卻並不十分黑暗，冰雪反射出的光亮使山林、道路清晰可辨。

慧能和卜勒巴珠默默地走着。此刻，卜勒巴珠思緒萬千，她不明白師父和慧能是怎麼樣知道她的行踪的，她也弄不明白爲什麼慧能不等師父，就和自己匆匆離開了。

她幾次想開口詢問慧能，可是，她一看到慧能那種旁若無人，只顧向前的神情，便强行忍住了。

走着走着，她終於憋不住了，開口問慧能道：「小師弟，你和師父是怎樣知道我的行踪的？」

慧能掉頭看了她一眼，半天才答道：「你以爲師父遺忘了妳了嗎？妳和師父斷情，師父卻不忍心看妳吃虧，他一直在暗中探聽着妳的動靜。」

卜勒巴珠默默地聽着，心中頗受震動。

慧能繼續說道：「妳大概沒有忘記懸崖獨木上救你的那個人吧，他就是師父。他恨你與師動衆，侵犯邊境，但他在你危急的關頭，還是救下了妳。妳進紫禁城行刺，師父已經得知，他知道雍正奸詐狡猾，肯定會嚴加防衛，妳去一定會吃虧的，本想在暗中阻止妳，又怕妳膽大妄爲，自以爲是，便還是讓妳去了，妳從大內負傷出來，被老媼救起，師父就曾經派我到老媼家探聽過。師父知道清廷一直在追捕妳，生怕你遭到意外，所以一直在暗中關心妳，保護妳。」

卜勒巴珠長長嘆了一口氣。

慧能的話，沒有一句是在直接責怪她，可是，她卻感到良心受到了極大的譴責，她感到自己很對不起師父。

「那，那麼，我們爲什麼不等等師父，和他一起走呢？」她有些疑惑地問道。

「不，不，師父不願意。」慧能答道：「他很生妳的氣，不願意和妳同行。」

卜勒巴珠感到羞赧萬分，不再說話了。

兩人又向前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卜勒巴珠開口問道：「那麼，師弟你如何會……」

慧能答道：「師父讓我陪送妳，他要我送你過長城，到最後才告訴你眞相，希望你能帶好部衆，不要再意氣用事、輕擧妄動了。」

「喔，那麼，師父現在還暗暗跟着我們嗎？」卜勒巴珠點點頭又問道。

「不！不了。」慧能答道：「他本來估計大內會有人追捕妳，所以一直跟着我們，現在高魔頭已被師父截住了，他便不會再來了。」

兩人邊走邊說着，不知不覺的，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程了。

黎明時分，他們來到一個小鎮上，找了家客舍，吃了些東西充饑，又蒙頭睡了一覺，醒來時，已經到了未時了。

他倆起床，梳洗完畢，吃了些酒食菜餚，便又匆匆上路了。

他倆在通向台兒莊的小道上走着。

經過二、三個時辰的休息，兩人的體力又恢復了些，疲勞也消退了不少。

卜勒巴珠的傷口也有了好轉。長城離得越來越近了，她的精神飽滿了不少，情緒也好多了。

山道上清靜得很，雖說是在白天，卻也很少有人。道兩旁一邊是亂山石崗，一邊是田畝村落，山崗和田畝村落都被大雪覆蓋着，白茫茫的一片，更增添了山道的靜謐。

「再有一天的路程，就到草坑營了，我送你登上長城，咱們便可分手了。」慧能說道。

卜勒巴珠聽慧能說到分手，心裡突然冒出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來。

她羨慕慧能，也有些嫉妒慧能。慧能明天就要啓程回到師父身邊去了，而她卻必須遠遠地離開師父。

她只感到心裡酸溜溜的，眞想大

哭一場，但是她又不願意讓師弟看出自己的感情來。她默默不語，過了好半天，才說出一句話來：「師弟，你要好好侍奉師父，不要離開他，不要輕易地離開他。」

突然，遠遠傳來了一陣沉悶的馬蹄聲，漸漸由遠而近，不一會兒，只見迎面馳來幾匹快馬。

慧能和卜勒巴珠也並不在意，見有馬匹馳來，便側身靠邊讓了讓。

就在迎面相擦而過的一刹那，卜勒巴珠突然大吃一驚，那騎馬走在最前面的不正是那個奸詐可惡的馬武嗎？幾乎是在同時，馬武也發現了卜勒巴珠。

馬武尖聲地叫了起來：「他們在這兒，快停下！」只聽得一陣馬嘶聲，九匹馬一下子停了下來。

慧能一看，是馬武、高子辰等，不覺大吃一驚，眞是寃家路窄啊！他知道受傷的卜勒巴珠和自己絕對不是馬武等人的對手，師父又不在身邊，不覺暗暗叫起苦來。

他來不及思考，猛地拉了卜勒巴珠一把，叫道：「快跑！」說着，機靈地縱身一躍，跳上了山道旁的山崗，沒命地奔跑起來。

卜勒巴珠見慧能躍上了山崗，自己也隨着飛躍了上來，緊緊跟在慧能後面。

馬武、高子辰等見慧能和卜勒巴珠竄上了亂石山崗逃跑，便紛紛從馬鞍上跳下來，亂哄哄地跟着躍上了山崗，在後面緊追不捨。

「抓住他們！抓住他們！你們跑不了啦，快停下！」馬武扯着尖厲的嗓子在後面狂叫着。

卜勒巴珠又氣又急，無奈身體虛弱，奔跑得不快。

她見馬武他們越追越近，漸漸形成了包圍圈，要將他們圍困起來，便咬了咬牙，對慧能喊道：「小師弟，你快跑吧！」

慧能正飛快地奔跑着，突然聽卜勒巴珠叫喊要自己快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急忙回頭，見卜勒巴珠已和自己拉開了一段距離，站在那裡不動，「晃郎」一聲，抽出雌雄彎刀，準備迎戰，不覺大驚，急叫道：「哎呀，不行！他們人多！」他稍稍遲緩了一下，馬武、高子辰、吳偉宏等已將他倆緊緊包圍起來了。

馬武見卜勒巴珠站立不動，雙手持刀，準備迎戰，不覺暗暗吃驚，他知道卜勒巴珠的厲害，尤其知道她手中的那對寶刀的厲害，他原本以爲她身負重傷，無法應戰，想不到卜勒巴珠依然如此精神，倒也不敢輕擧妄動。他站在卜勒巴珠的面前，嘿嘿地奸笑着：「狠爺，久違了，妳這一向可好！」

卜勒巴珠見馬武如此一副奸相，不覺大怒，恨恨地斥道：「你這個卑鄙無恥的小人，沒有心肝的畜牲，還有臉來見我？我狠爺哪裡虧待過你了！」

馬武嘻嘻笑道：「妳罵也罷，不罵也罷，今日我『索命鐵鏈』已是堂堂大內御前『十虎』之首，自然唯皇命是聽，你還是乖乖地和我們走吧，免得兩家傷了和氣，嘿嘿！」

卜勒巴珠大喝一聲：「住嘴，算我瞎了眼睛，看錯了人，相信了你這個畜牲，我和你勢不兩立，你還來講什麼傷和氣不傷和氣！」

「好，好，爽快！哈哈哈！」馬武臉上的那道刀疤閃着光亮，他哭一般地大笑起來：「那麼，就不要怪我馬武無情了。」話音未落，「晃郎」一聲，扯出那條鐵鏈來。

卜勒巴珠見馬武欲動手，知道鐵鏈厲害，便搶先下手。

她舞動着雌雄彎刀，一個「蝎出雙螯」，朝馬武殺來。

馬武見卜勒巴珠來勢兇猛，不敢怠慢，急忙招架，「啪郎」一聲，那鐵鏈在空中打了個空響，極快地捲曲起來。

卜勒巴珠不敢抵擋那鐵鏈，順勢一轉刀鋒，兩個夾擊，直劈馬武兩肋，其出手之快，令人眼花撩亂。

馬武大驚，不想這女人現在還如此厲害，他急忙閃讓，「嗤」的一聲，卜勒巴珠早已掀動刀柄上的機關，那兩把彎刀像青蛇噴舌一般，突然間射出一段利刃來，將馬武的左臂劃開了一道口子。

馬武見自己中了刀刃，「哇哇」大叫一聲，「噔噔噔」一連向後倒退了幾步，「霍霍霍」揮動着鐵鏈，「晃郎郎」朝卜勒巴珠一鞭打來。

卜勒巴珠急忙擧起雙刀招架，她只感到手臂發酥，渾身震動，那把雌刀早已被鐵鏈席捲而去，飛到了半空中。

卜勒巴珠大驚，知道抵擋不住，剛想退讓，馬武「晃郎」一聲，第二鞭又到！卜勒巴珠避讓不及，慌亂中只好用雄刀去擋，卻哪裡擋得住，「嘩啦」一下，雄刀又被席捲去了。

卜勒巴珠見雙刀被打落，暗暗叫苦，她急忙一個觔斗騰空而起，不想那鐵鏈恰如活的一般，突然翹起，重重地打在卜勒巴珠的背心上。

卜勒巴珠「哇」地叫了一聲，鮮血從口中噴出，重重地栽倒在地上。

她掙扎着從地上站起來，跟跟蹌蹌地朝前跑。

馬武滿臉殺氣，見卜勒巴珠已經支持不住，便掄動鐵鏈，正欲結果卜勒巴珠性命。

慧能站在一旁見卜勒巴珠危急，急忙抓起一把飛彈，「刷刷刷」接連朝馬武打來。

馬武猛聽到耳邊風響，知道有暗器朝自己襲來，便一抖動鐵鏈，「嘩啦啦」將飛彈全部擋了下來。

馬武擧目一看，見飛彈是慧能打出的，便尖叫了一聲，喝道：「小雜種

，我先送你上西天！」話音未落，「嘩郎」一鞭，朝慧能打來。

慧能「噔」的一聲，騰身朝外竄出一丈多遠。

馬武追上幾步，「嘩郎」一聲，又掄起了鐵鏈，眼看慧能性命難保。

猛然間，只聽到「嗒郎郎」一陣聲響，又有幾顆飛彈急遽地打在馬武的鐵鏈上，「嗤嗤」的迸出了火星。

馬武只感到身子一個震動，手臂被震得發麻，那條鐵鏈也受到橫力改變了方向，向馬武反彈過來。

馬武大驚，一閃念道，是誰有這般大的力量！急忙扭身一轉，回頭看時，不禁大驚失色，只見遠處一人正一步三竄，如疾風般地朝他奔來。

來人正是他萬分懼怕的飛雕劉。

馬武見了飛雕劉像見了剋星似的，威勢一下子滅了許多，他大叫一聲：「不好！」收起鐵鏈，撇下高子辰、吳偉宏等人，撒腿就跑。

高子辰、吳偉宏、章毓清等那個不知道飛雕劉的厲害？他們見馬武一逃，也像被大風吹刮的樹葉一般，頃刻之間，都四下逃散開了。

慧能見飛雕劉突然來到，驚喜得大叫一聲：「師父！」連蹦帶跳地朝飛雕劉奔來。

原來，飛雕劉得知卜勒巴珠要回歸草原，估計到雍正不肯輕易放過她，一定會千方百計地追殺她的。

卜勒巴珠雖然絕情，但畢竟是自己的徒弟，於是，他便派慧能喬裝與卜勒巴珠同行，自己尾隨着在暗中保護他們。

馬兒屯高敬德、任曉明追殺卜勒巴珠，被飛雕劉截住，他廢了高敬德，打發了慧能和卜勒巴珠北行，心中安定了下來，認爲大內的追捕者已被剪除，卜勒巴珠和慧能再向前就不會遇到什麼大的危險了。

第二天，他在回歸的路上突然想到，雍正追殺卜勒巴珠，怎麼會只派高敬德、任曉明二人呢？他知道「十虎」一般都是傾巢而出的，既然任曉明在，其他人是一定不會不來的。那麼，其他大內之虎又在哪兒呢？想到這兒，他暗暗叫了一聲不好，慧能他們還有危險！

忙將一行禪師留下，獨自一個掉轉頭來，急急向卜勒巴珠和慧能北行的方向追去，果然見馬武正圍着卜勒巴珠和慧能廝殺。

飛雕劉見馬武四下逃散，也不去追趕。他見卜勒巴珠雙眼緊閉，倒在血泊之中，便連忙跑上前去，俯下身子扶起了卜勒巴珠，輕輕喚道：「卜勒巴珠！卜勒巴珠！」

卜勒巴珠慢慢地睜開眼睛，見是飛雕劉，斷斷續續地說道：「師父，你能原諒我嗎？」

飛雕劉點了點頭，卜勒巴珠的臉上露出了滿足的笑容，又說道：「……我，我不行了，馬武、馬武……師父爲我報仇……報……仇……」說到這兒，殷紅的鮮血又從她的口鼻中噴出。

她抽搐了幾下，頭一歪，倒垂了下來，兩眼睜得大大的，直楞楞地看着青天。

飛雕劉默默地用手捋了捋卜勒巴珠的雙眼：「你就閉上眼睛去吧，我會替妳報仇的。」

他抬頭一望，馬武等早已逃得不見踪影了。他有些發楞，自言自語地說道：「你們逃吧，諒你們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他和慧能匆匆地挖了一個坑，草草地掩埋了卜勒巴珠的遺體。

「走，找『索命鐵鏈』要命去。」他對慧能說道。

慧能點了點頭，兩人飛奔着向馬武等人逃跑的方向追去。

* * *

西沉的夕陽照在九華山頂，晚風吹得那面寫有「敬水客棧」的「望子」在竹竿尖上獵獵的作響。炊煙裊裊，百鳥歸林……

客堂裡擺了三張飯桌，一桌是店主和他們的女兒，另一桌坐着四個商人打扮的客官，第三桌坐着周濤、雲中燕、柳元眞和呂四娘。

周濤問道：「你們和寺裡的住持談妥了嗎？」

雲中燕道：「給他們重修廟宇，再塑金身，還有說不妥的？」他擠擠眼：「那個當家師說什麼時候動工都可以。」

「好！坭水工、木工我都叫齊了，咱們明天動工！五弟，你和四娘纏住那當家師，我和四弟趁動工時的雜亂，找遍全寺，非把珠寶弄到手不可！」

柳元眞點點頭：「好是好，不過這寺院裡新來了一個兇和尚，卻叫人摸不透……」

店主和女兒正在側耳偷聽他們的談話，見他們沒了聲響，互相遞了個眼色，又各自匆匆吃起飯來。

呂四娘第一個放下碗筷：「今天可眞累了，我想早點歇着去。」

柳元眞呆呆地盯着四娘離去，又喝了幾口酒，接着叫店家添飯，周濤吃得很香，絲毫也不注意柳元眞。

但雲中燕卻注視着柳的神態，臉上露出一絲絲笑意。

柳元眞幾乎是把一碗飯倒進了嘴裡，雲中燕悄聲地：「五弟，你不可性急，別把好事弄僵了。」

「怎麼？」雲中燕朝他擠擠眼：「你什麼事瞞得了我四哥？咱們可是闖江湖的好漢，別幹下蠢事！」

柳元眞臉紅了：「去去！我可不是那號人！」說罷匆匆吃下最後一口飯，放下碗筷：「小弟告退了！」

周濤點點頭，雲中燕若有所思，店主卻是注意地盯着柳元眞離去。

柳元眞和呂四娘的房間，是在一個兩間一套的客房內，中間隔着一道門。柳元眞睡在外間的睡炕上，輾轉

反側，不能入眠，他不時抬起頭來看着通往四娘房間的門，門緊閉着……

過道上。

店主一面披衣，一面躡手躡脚地朝柳元眞房間走來，老漢悄悄來到套房門口，正傾耳竊聽……忽然發現暗中已有人潛來。借着黑暗，老漢急忙閃身避過……黑暗中有一人潛入，直到柳元眞門口停下，原來卻是雲中燕。

他四處一望，正看見店主老漢已從小院走出。他停住脚步，像老漢一樣，將耳朵貼在門上偷聽起來。

房內，柳元眞掀被坐起，猶豫了一下，終於披衣下床，走到通向呂四娘房間的門前，輕輕地在門上叩了兩下。

「誰？」

「是我！」

「怎麼，出事了？」呂四娘翻身坐起，伸手去摘那掛在床前的寶劍。

「沒事，我有話對妳說。」

呂四娘明白了對方的意思，口氣變得溫和了：「不早了，明天再說吧！」

「四娘，明天……可就沒有機會說了，眞的，就一句話，你開開門吧，我求妳了……」

四娘沒有回答，但可以隱約看見，她臉上飛起了一片嬌羞，但神態卻還是溫和鎮靜的。

「四娘，我……我決無別的意思，只想對你說幾句話……」

四娘嘆了口氣，猶豫了片刻，終於說道：「你的話……我已經知道了，你就睡吧。」

「你知道了，可還沒有給我個回答呢，叫我怎麼睡得着？」

四娘更加不好意思了：「五哥，我這麼說……不就已經回答了你嗎？」

「好吧！不過……我想問你要一樣東西。」

四娘伸手從枕邊摸出香袋，撫弄着：「我開門，就開一條縫，把東西遞給你，看看是不是你要的？」

「好！」

四娘剛把門拉開，柳元眞的半個身子就擠了進來，她想關門已來不及了，她惱怒地：「你！」

但見柳元眞毫無越禮的意思，只是站在了門邊上，溫柔地望着她：「四娘，你把香袋掛在我的頸上吧……我聽二哥講起你一家人的慘事，心裡挺難受。四娘，我也是一個孤兒，我懂得一個人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的滋味，我……」

四娘被這番話觸動了心事，低聲哭泣起來。

柳元眞滿含柔情地看着她，伸手想去撫慰她，但手只伸了一半便僵住了，只是輕聲地說：「我知道你要爲全家報仇，你的仇也就是我的仇，只要你招呼我一聲，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萬死不辭。」

突然，房外傳來了兵器撞擊聲，兩人一楞，四娘「刷」的站起，把掛在帳前的短劍掣在手中，柳元眞也拔出腰刀，兩人一前一後衝出房門……

門外院子裡，雲中燕正和一穿夜行服的人廝打，自以輕功跳躍爲主，死死纏住對方，使其疲於奔命，無法施展招數。

四娘和柳元眞趕到。「夜行人」見對方人多，一躍上了屋頂，迅速跳出店外。

雲中燕等正要追殺，周濤趕到擋住了他們：「窮寇莫追！再說，不知對方的來頭，萬一誤傷好人……」

雲中燕道：「啊呀，這小子半夜摸黑偷聽別人的私房話，八成不是好人！」

柳元眞和呂四娘互相望了一眼，兩人都感到不好意思……

路邊樹林中，「夜行人」回頭見無人追趕，便取下了包頭的布巾，露出一個禿腦袋和一張猙獰兇惡的臉……

孽龍授首　乾隆即位

慧因寺內外，一片繁忙景象。寺院重修，各殿堂樓閣都已搭好脚手架，雲中燕和周濤裝作督工，在衆工匠忙碌的地方四處踏勘。

柳元眞和呂四娘由廣生禪師陪着共進素齋。廣生禪師十分殷勤，兩個小沙彌進進出出，看來是一心要博得這兩位大施主的歡心。

周濤從輪迴殿出來，正遇着雲中燕：「裡面都已查過，沒有什麼破綻。」

兇僧突然出現在他們身後不遠處，正注意地聽着他們的談話。雲中燕立即住口，並與周濤交換了一個眼色。

雲中燕進得禪堂，趁廣生禪師不注意，靠在柳、呂二人的身邊悄悄聲說：「找遍了各殿堂，還是不見寶珠的踪跡。」

柳元眞皺起眉頭，呂四娘想了想說：「會不會藏在菩薩的肚子裡？」

雲中燕道：「我們都察看過了，不像有……」

兇僧從門外走過，雲中燕急忙住了口，等兇僧過後，又說：「這小子在監視我們。」

日薄西山，羣峯含翠，歸鳥亂鳴……

周濤從輪迴殿一路走來。工匠們已經收工，殿內闃無一人，他獨自在殿堂內徘徊……他撫柱敲擊，搖搖頭，然後在佛龕上、寶座上試探、尋找，忽然他若有所悟地朝正中的釋迦牟尼佛注視着。

片刻後，他朝四下打量，確信無人後，突然縱身躍上寶座，靈巧地攀上佛身，用手在佛頭上撫摸，當他拂去灰塵、蛛網後，發現佛額上的珠紅

點漆有很明顯的裂縫，他試着將漆抹去，用手指一摳，整塊點着的圓漆竟一起被摳了下來，接着就觸到一件東西，但被泥糊住看不清。

一聲脚步傳來，他一驚，急忙將那塊剝下來的圓漆重新鑲進，但來不及了，殿門口出現了一個人影。周濤從佛身上跳下來，這人已踏進殿門，周濤正要動手，對方叫了聲「二哥」，周濤鬆了口氣，看清來者是雲中燕，兩人正要開口，門外突然又見一人影閃過，兩人急忙住口。

門外的人影正是那兇僧，虎視眈眈地朝他們望着，一臉疑惑的神色。

回到客棧，周濤向大家交代了情況，他推算那連環寶珠全鑲在廟寺內每一尊佛的額頭上，算了一下，有五十四尊，剛好五十四顆。衆人大喜。

柳元眞道：「什麼時候去把珠拿出來？」雲中燕道：「那兇僧盯得很緊，當然越快越好，我想今晚上咱們就應動手！」

「對！」周濤轉身對柳元眞說：「五弟，你和四娘等在寺外接應我們，寺內的事，你們不用管，這個兇僧由我和四弟對付。」

柳元眞似乎不悅地站起身來：「好！」

客房外，一個人影迅速隱去。客棧賬房內，老漢一人正在悶頭抽煙，突然那人影閃進：「爹！」

老漢抬頭：「什麼事，靖兒？」

「他們晚上要出去！」靖兒氣喘地說：「我聽他們叫那個女的『四娘』。」

老漢驚訝地：「『四娘』？果然是她……」

「爹，你知道她？」

老漢點點頭：「是呂留良的孫女……」

「呂留良是什麼人？」

老漢嘆了口氣：「唉！說來話長……這是忠良的後代！」

深夜，月光如銀，萬籟俱寂，慧因寺外的樹林中，只有微風吹過，捲起一片沙沙的樹葉聲……雲中燕一縱身跳進了寺院的圍墻。從裡面傳來兩下輕微的擊掌聲。

周濤對柳元眞和呂四娘說：「你們倆分頭守住寺院的兩頭，有什麼動靜，馬上告訴我們，記住，只要珠一到手，不管我和四弟發生什麼事，立即星夜送往六安舵主手中！」見兩位會意點頭，他一轉身，跳進墻內。」

柳元眞望着四娘，低聲地嘆了口氣：「唉，四娘，恕我直言，像你這樣一個聰明、美貌的女子，竟要你做這等事，我實在於心不忍。」

四娘驚奇地看着柳元眞，聽他繼續說道：「眞的，這次盜珠以後，不管結果怎樣，你我再也不要幹這種事了！」

柳元眞見四娘目光有異，忙說：「四娘，我這話沒有別的意思，只是希望你這輩子過得好，我們遠走高飛，找一個安安穩穩的地方。」

四娘也嘆了口氣：「唉，我……難道是我喜歡這樣？那雍正不但殺我全家，還派人殺了我的師兄師弟，他們都是些好人啊！要是我不給他們報仇，怎麼對得起九泉之下這些含寃而死的親友！」

柳元眞沉默着。他輕聲地像是自言自語地說：「是的，這確實太狠了！」他猶豫了片刻，從懷中取出了四娘的那隻布娃娃，終於鼓起勇氣說：「自從得到你昨天給我的這隻香袋，我的想法就變了，從今以後，只要妳……嗯！」

聽到這，四娘含羞的低下頭去，點了點頭。

柳元眞滿意地吁了口氣，「那，我該到那邊去了。」

呂四娘低聲地道：「嗯！」

四娘抬頭望着他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眼中含滿了淚水。

＊　＊　＊

杭州府衙李飛鯤臥房內。姨太太已經上床，她對還在屋內不安地踱着步子的李飛鯤道：「大人，你也該歇息了。」

李飛鯤停下，道：「沒找到這幾個人的下落，也不知他們到杭州是爲何而來，萬一有差錯，叫我怎麼向皇上交代？」

姨太太道：「皇上不是派了三個人來了嗎？」

李飛鯤道：「唉，妳那裡知，皇上暴戾成性，我是伴君如伴虎呀！」他把頭上的官帽取下，放在案上的帽架上。一個使女過來幫他寬衣。

突然，瓦楞上發出一陣輕微的聲響，李飛鯤吃一驚，抬頭往上看去，只聽得屋檐上有人說：「小心！」

接着一道白光從李飛鯤和使女之間穿過，打在床架上，發出「砰」的一聲。李飛鯤趕忙扭頭一看，只見床架上插着一把飛刀，飛刀戳着一張字條。

姨太太和使女驚叫着，蒙上眼睛。

李飛鯤一楞，顫抖地取下刀，拿過字條來看：「要事相告，請速至花廳。」

李飛鯤皺皺眉頭。姨太太已披衣下床，她瞟了李飛鯤手上的字條一眼說：「大人，要提防其中有詐。」說罷，差人去報楊弢等。

李飛鯤走到花廳裡，他見這裡沒人，不由得有點發呆。

突然，從房樑上竄下一個人來，正是柳元眞。

柳元眞上前行禮：「府台大人，小可柳元眞冒昧求見。」

「義士深夜來府，不知有何見教？」

柳元眞在椅上坐下取出一塊小玉牌，雙手遞了過去：「請府台大人先驗收此牌。」

李飛鯤接過一看：「綠玉腰牌！你是……」

柳元眞一笑：「不錯，在下就是皇上伏在三祖教中的眼綫。」

「你爲何不早點來報信？」

柳元眞道：「皇上有旨，叫在下不可輕易洩露身份。現在，他們已在寺內盜珠，倘若再不下手，就晚了！」

楊弢、施鳳起聽報，持刀走進花廳。

李飛鯤見來人忙說：「皇上暗綫來報，逆賊正在慧因寺中，兩位大人來得正好，事不宜遲，馬上到城外赤山埠捉拿逆賊。」

施鳳起見了柳元眞一楞：「原來是你？」

柳元眞一拱手：「正是在下，前些日子多有冒犯。」

施鳳起道：「好說，只是便宜了那個小娘兒！」

柳元眞道：「在下有一事相求，那個姑娘並非三祖教中人，望列位大人此去手下留情。」

楊弢道：「哼！她雖然不是三祖教的人，但卻是皇上通緝的要犯。」

施鳳起見柳元眞面有難色，向楊弢丟了個眼色，問柳元眞道：「你不妨把話挑明了，或許我們還可以想想辦法。」

柳元眞略一遲疑，終於說：「實不相瞞，呂四娘與在下訂有白頭之盟，只要列位大人手下留情，事後，在下定然叫四娘投靠朝廷，爲皇上出力。」

楊弢冷冷地問：「只怕這小娘兒雖然心腸軟，但報仇之心卻不肯輕易放棄吧？」看着柳元眞一時語塞，他忽然又笑起來：「哈哈哈，沒有想到老兄這樣的身份，竟也如此多情，好，既然話已挑明，兄弟也願意成人之美。不過，倘若呂四娘執迷不悟，定要與皇上作對，望柳兄能大義滅親，否則日後見了皇上……」

柳元眞略一思索，說道：「這個自然。」

慧因寺伽蘭堂內。一粒光閃閃的碩大無比的寶珠被放着藏珠袋內……

雲中燕又接過周濤從一尊伽蘭神額上取下的寶珠，說：「五十三顆了，還有那邊最後的一顆。」

周濤從佛身上縱下：「四弟，這一顆就留着吧！這座寺院也算得上杭州的一個名勝，現在卻荒蕪到了這個地步，留下這顆珠，日後帶信給廣生禪師，好讓他把廟宇重修一番。」

雲中燕道：「二哥，咱們做了賊，偷了菩薩的寶貝，還想留一份功德，日後好昇天？」

周濤道：「我是想保存這個古跡。」

兩人剛轉身要走，突然門被「砰！」地踢開了！兇僧當門而立：「哪來的毛賊，還不把寶珠留下！」

寺外的樹林裡，呂四娘傾耳諦聽，發現身後有雜沓的脚步聲，她急忙縱身躍上樹上，警覺地向後窺視，發現有四人走近，在離呂四娘不遠處站住。正是章啓元、楊弢、施鳳起和龍又章。

章啓元低聲吩咐道：「我們分四路進寺，一定不能讓逆賊跑了，特別是周濤。」躲在樹上的四娘吃了一驚，就聽得三人答應：「好！」

他們剛要動身，四娘掣劍從樹上躍下，攔住了他們的去路：「站住！要想進寺，先問問我手中的劍答不答應！」四人見了一楞，隨即一齊湧過來。

伽蘭堂內，周濤和雲中燕力戰兇僧，兇僧拚命，從堂內一直打到院中。

寺外樹林邊，章啓元對同伙說：「這小丫頭是想拖住我們，不能上他娘的當，你們三人對付，我先去看看。」

四娘一聽，急忙來攔阻章啓元！但只與章啓元鬥了兩個回合，就被楊弢等三人圍住，章啓元見機縱身躍進寺院。

兇僧力敵周濤已感吃力，而雲中燕縱橫跳躍，神出鬼沒，更使兇僧難以招架，被雲中燕連連刮了幾次耳光，漸感不支。

雲中燕邊戰邊笑道：「哈哈，這小子，我再賞你一拳！」他突然從周濤和兇僧中間穿過，在一隻銅香爐上點了一脚，反跳到兇僧背後，照兇僧腰間猛擊一掌，兇僧踉跟兩步，好容易才站住，咬咬牙，大喝一聲又撲向周濤。

周濤接住，對雲中燕說：「四弟，你快走，這人我能對付！」

雲中燕道：「二哥，收拾了這小子我們再走不遲。」

周濤怒道：「胡說！這兒非久留之地，你還不快走！」說着，他飛起一脚把兇僧踢出一丈多遠，剛要走，突然屋頂上竄下章啓元，正和周濤打個照面。

章啓元咬牙切齒：「周濤，今天我可找到你了！」

周濤一楞，一時無語。

正要走的雲中燕聽話音，忙扭頭，一驚：「章啓元，是你……要幹甚麼？」

章啓元道：「幹甚麼？爲父報仇！」

雲中燕道：「爲父報仇？與周二哥有甚麼關係？」

周濤打斷了他的問話：「四弟，這不是說話的時候，你還不快走！」

雲中燕頓悟，丟一眼色。「你不必與他糾纏，」縱身躍上屋頂。

兇僧躲在暗處，見雲中燕離去，他即暗中尾隨在後……章啓元並不追趕他倆，只是橫眉怒目，直逼周濤……

寺外，呂四娘和楊弢等人交戰，楊等人連連失誤，可又不敢逼近四娘，處境十分狼狽，雲中燕忽然出現在

一傍，說笑道：「四娘，要不要我幫妳？」

四娘聽出是他的聲音，頭也沒回，邊打邊問：「事情妥了嗎？」

雲中燕道：「妥了！」

「二舵主呢？」

「正和章啓元那小子交手呢！」四娘會意：「好！你快先走吧！」

雲中燕見她那勢頭，知道不必再幫，正欲轉身，楊弢大喝一聲：「哪裡去！」

雲中燕縱身躍上樹頂，笑道：「嘿嘿，好大的口氣，三個大漢連個小姑娘都鬥不過，還來管你爺爺的閒事？」說完就見其身影往樹林中急奔而去。

章啓元在寺內越戰越猛，周濤手中的長劍已經脫手，險象環生，此刻，周濤被退得避到一隻大香爐邊，見章啓元的劍又刺來，順手舉個香爐抵擋，那劍正刺在香爐上，「噹」的一聲，迸出一片火星，周將香爐朝章啓元扔去，章急忙閃避，周濤乘機縱身上房遁去。

寺外，楊弢等三人已無鬥志，施鳳起虛晃一刀，跳出圈外，喊道：「楊大人，我們不能和這小妞再磨時間了，快去找章啓元辦正事要緊！」

呂四娘見三人不戰逃去，正欲追趕，柳元眞突然出現在她身後：「四娘，珠寶已經到手！這裡不是久留之地，趕快走吧！」

四娘問道：「二舵主呢？」

柳元眞答道：「他沒事，我們快走！」

通往鐵窗楞洞的崎嶇山道上，兇僧一路尾隨着雲中燕往山上走，當他走到半山腰的一個叉道口時，不見了雲中燕的踪影。

他愕然站住，茫然四顧。突然一根套索套到了他的身上，緊接着雲中燕從一棵大樹上手執套索的另一頭滑了下來，與此同時，兇僧已被縛着掛到樹上。

雲中燕哈哈大笑：「禿驢！你做這偷偷摸摸的買賣還差得遠哩！祖爺我還能着你的道兒？你可要學着點！咱今兒有事，沒空陪你了，再見吧！」說完，他縱身躍去，只留下兇僧一人奮力掙扎。

等雲中燕一人去得山口，找到鐵窗楞洞把寶珠藏好，回到「敬水客棧」，柳元眞和呂四娘已在等候了，雲中燕把剛才戲弄兇僧的事和他們說了，哈哈笑了起來。

柳元眞忙問：「四哥，這麼說你已經把寶藏好了？」

雲中燕解釋說：「爲了防備萬一，我把珠寶藏在石洞裡，只等二哥回來咱們一起去把寶珠取出，就可動身回安徽了。」

四娘道：「二哥怎麼還不回來？」

雲中燕道：「他應付一陣也該回來了，要不我們先去石洞等他。」

柳元眞好像在等着誰，有點坐立不安：「不行，咱們先去萬一二哥有個三長兩短，豈不被江湖上的人笑話？」

話沒說完，突然從窗外飛進一塊房瓦，「啪」地一聲打在桌上，碎片四濺。三人一驚，雲中燕急忙「噗」一聲將燈吹滅，同時，房外傳來了楊弢的笑聲。

＊　＊　＊

九耀山下，張蒼水墓前，供台上點着香燭和供着幾碟菜餚果品，客棧主人和他的女兒跪在墓前祭掃。

老漢嘴唇微微嚅動，默禱着，靖兒先站起身來，扶起老漢，「爹，時候不早，我們回去吧。」

老人一邊站起，一邊拏過馬燈：「唉，身體不如以前了。反清復明……爹這輩子沒有完成張將軍和你爺爺的志願。」

靖兒接過馬燈照路：「爹，這不能怪你，清兵人多勢衆，章伯伯，周叔叔他們又都遭了難，你是孤掌難鳴啊！」

老漢道：「這幾年我一直在暗中尋訪章伯伯和周叔叔留下的後代，到現在還沒有影子，不過，這些天住在店裡的呂四娘和那三個男人，看來都是綠林中的豪傑，我想……」

靖兒突然聽到了一種異樣的聲音：「爹，你聽，好像有人。」老漢急忙側耳傾聽，果然，隨風傳來隱隱約約的喊殺聲和兵器碰擊的聲音。

敬水客棧院中，呂四娘力敵章啓元、柳元眞迎戰施鳳起、雲中燕對付楊弢，龍又章兩人，兇僧卻盤坐在院外一株高大的白果樹上，冷眼觀望着這場激烈的斷殺。

柳元眞的功夫似乎與施鳳起相匹，誰也沒有佔到對方的便宜。

雲中燕憑借着輕功，在楊、龍二人中間跳來縱去，還不時的奚落他們幾句，搞得他倆暈頭轉向，罵聲不絕。

呂四娘那一套神出鬼沒的本事顯然是遇到了對手。

他倆各自揮舞着兵器，按一定步伐游走，看上去鬥得不甚激烈，但兩人心中有數。

幾個回合後，章啓元忽然變成守勢，邊退邊問：「你的師父是誰？」

「閉上你的臭嘴，看劍！」四娘說完，一個「晴空霹靂」下去，章啓元橫劍擋住，冷冷的說道：「你的劍法和我相同，只是功夫還欠點火候。」

不說則已，一說四娘不禁大怒：「我們同門那有你這種叛逆？少嚕嗦！」

章啓元不再答話，使了幾招，又狠又快，顯然大出四娘意料。她忙於招架，退到雲中燕身邊。雲中燕見呂四娘氣喘吁吁，十分吃驚。問：「四娘，妳怎麼了！」

「這個章啓元果然是我的同門師叔，我怕不是他的對手！」

「不怕，鬥不過就找機會溜！」

突然，周濤出現在院墻上：「章啓元，你不是要找我嗎？我來了！」

章啓元一見，立即放開呂四娘，向周濤逼去，周濤縱身跳入院內，與章啓元交上了手。

現在呂四娘獨對楊弢、雲中燕獨對龍又章，形勢又改觀。

院子另一頭，柳元眞仍和施鳳起交手，施鳳起輕聲說道：「你小子不是說叫呂四娘投靠朝廷嗎？怎麼說話不算數？」

「機會還不到。」

施鳳起又問：「寶珠呢？」

「藏在山洞裡了。」

「甚麼洞？」

「不清楚，是雲中燕藏的。」

施鳳起扭頭尋找雲中燕，只見呂四娘刷刷幾劍，刺得楊弢手忙脚亂。他急忙對柳元眞說：「你還和我眞的動手了？還不裝敗！」

柳元眞會意，假意脚下一滑，嘴裡「啊呀」一聲，摔倒在地。施鳳起上前一步，將刀逼在柳元眞的頸上，故意大聲嚷道：「哈哈，你小子記住，明年今日是你的祭日！」

柳元眞亦故意倔强地高聲說道：「哼，你這條朝廷的走狗，你殺吧！」

雲、呂、周三人聞聲大驚，一齊扭頭朝向喊聲，只見施鳳起一脚踏住柳元眞，高高地舉起刀，但卻並不立即往下砍。

四娘知道救已不及，但仍撲過去，痛苦地叫了聲：「啊！」

雲中燕卻輕捷如燕，放開龍又章，一下就縱到施、柳二人身邊，擱住了施鳳起正往下砍的刀。

楊弢見狀，一揮手，十二枚金錢鏢直向雲中燕射去，四娘急忙揮劍去擋，但只擋落了幾枚，只聽雲中燕一聲慘叫，滾倒在地。

四娘驀地回過頭來，楊弢怒目而視。

她一步竄了過去，手中的短劍一晃，楊弢拚力來擋，卻擋了一個空。那劍突然變了個方向，狠狠地刺進了他的胸膛。

楊弢手中的刀「豁郞」落地，雙手本能地去護胸口，抓住了四娘的劍身，四娘一抽劍，頓時手中胸口鮮血直噴，撲地而死。

四娘見血也驚呆了，只覺得一陣昏眩，急忙用手扶住旁邊的一隻大石頭磨盤。

施鳳起、龍又章見狀，同時向呂四娘撲了過去，刀劍齊下。

說時遲，那時快，周濤亦顧不得章啓元的逼迫，突然一個「鯉躍龍門」，以迅雷掩耳之勢撲向施、龍二人。

在空中，他揮動頭上的辮子「呼呼」發響，猶如一條鋼鞭掃向龍又章，同時用長劍挑去了施鳳起手中的刀。

龍又章閃避不及，背心中辮，慘叫一聲倒地滾出三丈遠，口吐鮮血，立時殞命。

章啓元見狀，將手中的劍向周濤擲去，正中剛剛落地的周濤後背，他踉蹌幾步，倒在地下。

四娘臉色慘白，見此情景，急忙對趕來攙扶他的柳元眞說道：「我不要緊，快去救二舵主！」

章啓元步步緊逼周濤，兩眼閃着仇恨的火焰：「周濤，你也有今日！」他從腰間掣出匕首，抬頭望天，口中默禱着：「父親大人，兒子今日給你報仇了，你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四娘猛推身旁猶豫不決的柳元眞，但已來不及，眼見章啓元手中匕首刺向周濤，絕望的對着周濤喊道：「二舵主！」

只聽「啪」的一聲，章啓元手中的匕首跌落在地。章啓元一驚，抬頭看，見是店主手持一根軟鋼鞭，從院墻上跳了下來。

「好！又來一個。」章啓元俯身拾起匕首向「店主」迎去。

四娘和店主的女兒一起弄到周濤的身邊，一起將他扶起：「二哥，你怎麼樣？」

「四娘，劍上有毒，我渾身發……發痳……」

四娘心想，此時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向章啓元取解藥。抬頭尋章時，不覺驚呆了。

只見施鳳起一隻脚踏在身受重傷的雲中燕身上，一邊問：「快說，寶珠藏在哪個洞裡？」

周濤見狀，忙向四娘說：「不要管我，快去幫助雲中燕！」

正當四娘起身向施鳳起奔去之時，忽聽得院外面白果樹上一聲怪叫，兇僧飛身跳到院中，揮動手裡的禪杖，直取施鳳起。

施倉猝應戰，兩人戰在一起。那兇僧力大無窮，施鳳起戰未幾合，狠狽逃去，兇僧並不追趕，卻返身來看顧雲中燕。

周濤對返身回來的四娘說：「四娘，把我背上的劍拔出來！」

「這，這……」四娘猶豫不決。

「快！」

四娘咬咬牙，狠狽地從周的背上將劍拔出。

周濤痛得滿頭大汗，他用力掙扎着爬起：「把劍給我！」

四娘倒退了一步：「你？」

「快！給我！」

周濤一把接過劍：「你和五弟去保護四弟，我來對付章啓元。」說完轉身艱難地朝「店主人」和章啓元走去。

「章啓元，寃有頭，債有主，雖然我並不是你的甚麼殺父仇人，不過，你果然聽信謠言，那……那就衝着我周濤來吧！」

「好漢子！」章啓元說道：「中了我的劍還能站起來的，你是第一個！」

店主人聽了周濤的話不覺吃了一驚。

此時周濤已揮劍朝章啓元刺去，

章啓元順勢一推，周濤因負傷，哪裡還支持得住，又撲倒在地。

四娘和店主的女兒不顧一切的朝章啓元撲了過去，被店主人横鞭擋住：「慢！」轉身向章啓元道：「你叫章啓元？」

「怎麼樣？」章啓元不以爲然的答道。

「你父親可叫章春霖？」

章啓元驚訝地點點頭，心想此公定有來頭。

店主人又問：「被你刺傷的周濤的父親，可叫周劍臣？」

這回驚訝的是周濤：「你，你是甚麼人？」

「姓張、單名一個凱字的便是我。」

「啊！原來你，你就是張伯父！」周濤氣喘吁吁地說，臉上不禁露出一絲喜悅。柳元眞也禁不住插了一句：「原來你就是有名的神鞭張凱！」

店主人見周濤掙扎着想起來行禮，忙對他說：「你受了重傷，不必多禮了。章啓元，拿解藥來！」

「休想！我和他有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休得胡說！我跟你們的父親乃是結拜兄弟，都是張蒼水將軍的部下，你父親二十年前被清賊所殺，怎麼能寃枉周濤？」

章啓元一楞，隨即把匕首遞上說道：「這是周濤之物，上面刻着他的名字，乃是殺我父親的兇器！」

「你就憑這個斷定的周濤是殺你父親的兇手嗎？」張凱說着，輕輕吁了口氣。

「這還不夠嗎？」

「好！這把匕首怎麼會到你手裡的？」

「乃皇上所賜，叫我用它報仇！」

「好一個皇上！他們才是你眞正的殺父仇人！」

張凱接着道：「二十五年前，我們中了清兵之計，被殺散了，周濤的父親壯烈殉國。你父親爲了尋找年幼的周濤，就帶上這把匕首四處查訪，在揚州一家客棧中被朝廷的偵吏看破，趁你父親睡熟之際，衝進客房，將他亂刀斬死了！」

「眞是一派胡言，皇上說，家父乃當年揚州府總兵，被周濤暗殺的。」

張凱冷笑着對女兒說：「靖兒，去把那隻箭袋拿來。」靖兒應聲匆匆向裡屋走去。繼而張凱又對章啓元說道：「你也不睜眼看看，周濤多大年紀，你父親是何時遇難的，等箭袋拿來，你會明白你父親到底是朝廷的總兵，還是張蒼水將軍的部下！」

說話間，靖兒已將箭袋取來交給了張凱。張凱又將箭袋遞給章啓元：「你唸唸這上面的一行小字吧！」

章啓元急忙接過箭唸道：「大明張蒼水將軍麾下四品游擊章春霖留用……啊！」他又掏出袋中的東西，乃是一把匕首，刀柄上投刻着「章啓元」三字，大小，樣式與周濤匕首一模一樣。

「這兩把匕首是一對，你父親去找周濤，就把這匕首交給了我，托我等你長大後去找你，沒料到你卻認賊作父，投降朝廷，當了走狗！」

章啓元抓着兩把匕首的雙手劇烈地顫抖起來，過了好一會才咬着牙說：「好狠毒啊！」

四娘沒好氣的衝着章啓元：「你還不快把解藥拿出來？」失魄落魄的章啓元這才像忽然想起了甚麼似地喃喃說道：「臨出京時，解藥被雍正收去了！」

怒不可遏的四娘拔出劍來：「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看劍！」

章啓元毫不避讓，木然呆立，滿面愧疚，只求一死。

「住手！」躺在一邊的周濤喝住了四娘：「不可造次，他……他是受了雍正的騙……」由於極度虛弱，他說不下去了。

四娘急忙停手奔過來扶住他，「二哥，你被他害成這樣，還爲他求情，我師父幾個月前下山找他，本想聯合他一起反抗朝廷，卻不料他竟認賊作父……」

「你是……」章啓元疑惑不解的問。

四娘從兜裡掏出「黃綾八卦圖」在他面前抖開：「你看看這是甚麼？」

章啓元大慟，他猛地舉起手裡的匕首，朝胸前刺去。

張凱眼疾手快，一鞭將他手中的匕首揮落：「已經把周濤害成這樣，你再自殺，豈不正中了雍正斬草除根之計？」

周濤已感不支，但仍是斷斷續續地說：「章……章賢弟，愚兄我不……不怪你，只望你不忘父輩之志，完成抗暴大……大業，我……我死而……無憾了！」

說到這裡，他頭一歪，在靖兒的臂中溘然長逝。

突然，章啓元雙膝跪在周濤遺體前，含淚說：「周濤哥哥，小弟對不起你，唯謹遵遺命，先找官府算賬，再殺雍正小兒，然後再追隨哥於九泉之下。小弟我去了！」說完，向張凱當天跪拜，又復向四娘、靖兒拱手，縱身飛上院墻，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　＊　＊

馬武和高子辰、吳偉宏如喪家之犬般地在山崗上逃跑了一陣子，見飛雕劉並沒有追上來，便慢慢地停了下來。

幾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神情都十分沮喪、低落。

事情變化得太突然，馬武的思想上絲毫沒有一絲準備。

眼看卜勒巴珠和慧能就要喪生在他的鐵鏈之下，他可以到皇上那裡請賞，卻不料那該死胖和尚飛雕劉又突

然從天而降，救下了卜勒巴珠和慧能，看來這次雍正交下的任務，又要落空了。

「馬仁兄，皇上要的腦袋可怎麼辦？那個狠爺可沒有死唷。」吳偉宏有些幸災樂禍地盯看着馬武說道。

馬武的心情顯得格外沉重。雍正再三向他交代的，一定要見到卜勒巴珠的人頭，否則就要處以重罰。

而一想到重罰，他就不免顯得慌張起來，他的腦子裡立時出現了雍正用神水殺死老虎的可怖場面。

現在卜勒巴珠雖然被他用鐵鏈擊倒，但生死卻不甚明了，那顆腦袋是肯定拿不到手了，他無法向雍正交代。

他腦中急遽地權衡着，他現在只有一條路可走了，出逃，浪跡於江湖，做個逍遙法外的安樂王。主意已定，他便對吳偉宏、高子辰一拱手道：「我馬武答應皇上一定取回狠爺的腦袋，敝人就此告辭，取狠爺首級去了。兩位仁兄請先回去覆命吧。」

「慢！」吳偉宏攔住他，又指着高子辰對他說道：「既然馬仁兄欲前去取拿狠爺首級，我等願隨仁兄同去。」

馬武見吳偉宏如此說，只得悻悻說道：「那樣更好。」

三人一同踏上北去的路途。馬武和高子辰等各懷鬼胎。

一天，日近正午，四人爬上了頹敗的長城墻上。長城北面氣勢雖然雄偉，但卻顯得肅殺荒涼。

吳偉宏朝高子辰點點頭，對馬武嘿嘿笑道：「馬仁兄，不必再朝北跑了，狠爺的首級看來難以取回了，還是和我們回京覆命去吧。」言畢，突然拉下臉來，拔出腰刀直搗馬武的心窩。

這一招起手突然，部位險毒，馬武不曾提防，見刀刃劈來，急忙側身躲過，「察啦」一聲，手臂上的肉已被削下一塊來了。

他來不及還手，高子辰又從側面一劍劈來，他身子一躍，劍頭已刺進了他的脚中，馬武痛得「唷哇」大叫一聲，像一隻受到傷害的黑熊，暴怒起來，拚命反撲。

他掄起了鐵鏈打過去，吳偉宏舉刀招架，「噹郎」一聲，他只感到一陣發麻，手裡的彎刀已被鐵鏈打脫飛去。

他大驚，拔腿要跑，馬武「嘩」地又是一鐵鏈打來，吳偉宏急忙朝旁邊竄去。

馬武見吳偉宏躲避開去，將鐵鏈一抖，只見鐵鏈突然捲起，像條長蛇緊緊地纏住了吳偉宏的脖子，用手一拉，將吳偉宏拉扯到半空中。

吳偉宏重重地跌落到地上，早就沒有一絲氣息了。

高子辰又驚又怕，趁馬武尚未收回鐵鏈之機，竄上去揮劍朝馬武的臉部劈去。

馬武低頭躲過，舞動鐵鏈抵擋！高子辰並不示弱，施展「梅嶺」劍法，左刺右挑，上騰後躍，與馬武惡鬥一場。

突然，只見有人輕輕騰躍在城墻堞口上，馬武和高子辰頓時停住了手中的兵器，不再爭鬥了，臉上都露出了驚恐的神色。

原來，騰躍到城墻堞口上的正是廣智和尚飛雕劉。他輕輕一招手，慧能也竄上堞口來。

高子辰猛然醒悟過來，翻轉身子，奪路就逃，跳下了城墻。

馬武見高子辰逃走，亦想奪路而跑。飛雕劉手臂一揚，從他手中「嘶嗒」一聲，同時飛去五支鋼鏢來。

馬武一揮鐵鏈，將五支鋼鏢全部都撥落到地上。他還來不及收勢，又有五支鋼鏢飛到了他的面前，都深深地插進了馬武的身上，兩支打在右手臂上，兩支打在左手臂上，一支斜打在左頰的疤痕上。馬武正待掙扎，飛雕劉又飛出五支鏢來，鏢鏢插進馬武的體內，就像刺猬一般。

馬武跌倒在地上，動彈不得，嘴裡發出呻吟聲，臉上、身上流淌着殷紅的鮮血，眼睛盯着飛雕劉、慧能，無力的眼神裡依然蘊含着兇光。

飛雕劉扔下手中的彎刀，從腰間拔出雌雄刀，一步步向馬武逼近，咬着牙齒一字一頓地說道：「我早就警告過你，你這個十惡不赦的歹徒！這次我若饒你，天地亦不會饒你。」說着，舉起了雌雄刀。

慧能在一旁叫道：「師父，師父！我要爲善覺師父報仇，讓我來宰了他吧！」

飛雕劉看了看慧能，摸了摸慧能的光腦袋，默默地點點頭，臉色顯得格外莊嚴。

他把刀遞給慧能，慧能接過雌雄刀，按動了一下按鈕，利刃彈射了出來。他迫近馬武。馬武見慧能走過來，掙扎着想站起，但一轉身子就痛得扭歪了臉，他躺在地上大叫道：「你殺死我吧，你殺死我吧！」

慧能的雙眼中充滿了復仇的火焰，他怒視着馬武這張醜陋罪惡的臉龐，善覺禪師慘死的景象又清晰地閃現在他的腦中。

他突然注意到地上的那條鐵鏈，便放下雙刀，拾起鐵鏈，對天叫喊道：「師父，師父！徒兒今日爲你報仇了！」他猛地將鐵鏈纏在馬武的脖子上，咬緊牙齒，將鐵鏈勒緊。

馬武被勒得兩隻眼珠暴出，七竅流血，一命嗚呼了。

飛雕劉趕到長城墻邊，見高子辰已遠遠逃去。

他喊道：「回來，快回來！」

高子辰像一隻被追打的老鼠，越發急奔逃去。

飛雕劉望着高子辰遠去的背影，自言自語道：「好吧，這個口信總要讓你帶到的。」

他回過頭，見慧能跪在地上哭，他走上前去，拍了拍慧能的肩膀，說道：「你的大仇已報，從此用心功業吧。」

慧能轉身跪在他的面前，對他連叩了幾個頭，站起身來。二人收拾了一下，急匆匆上路去了。

* * *

高子辰倉皇地從長城邊上逃出，他慌不擇路，沿着山溝奔走。

剛才一連串發生的事情是那麼地突然殘酷，使他這個在刀槍叢中出生入死的武林中人，也有些暈頭轉向，不知所措了。

他和吳偉宏遵雍正之囑，要拿馬武的頭顱，卻不想吳偉宏反而慘死在馬武的手中，這叫他如何向雍正交代？他神情恍惚，心慌意亂，竟在山中迷了路。

他一連在山中盤桓了兩日，順着一條小路走着，見迎面一大一小的兩個人影，推着一輛小車而來。

高子辰走近看時，原來是一個年輕婦人帶着一個垂髫小兒。那小兒身材矮小，卻推着一輛裝載滿滿的獨輪小車。

高子辰正驚訝小兒的力氣，只聽那婦人訓斥小兒道：「高爺來了，怎麼不避讓？」

高子辰暗暗稱奇，荒山野地之中，這婦人怎麼會認識我的？

正想上前探問，卻見小兒應答一聲後，隨手端起車來將車移放在路旁。

高子辰驚得說不出話來，想不到這小兒竟有如此厲害，肅然生起敬畏之心來。

他上前施禮道：「請問大姐，前方是甚麼去處？」

婦人還禮答道：「向前去便是洛家鎮。」

高子辰聽了大喜，到了洛家鎮，離京師僅兩天路程了。

他謝過婦人，急忙向洛家鎮趕去。

直到日暮時分，他才來到洛家鎮。此地雖然說是一個鎮，其實不過沿着道路有幾間土屋，一座茅屋客店而已。

高子辰又饑又餓，見茅屋客店門口揚着茶旗酒幔，便走進店去。見裡面兩張白木方桌，幾條破舊的條凳，陳設雖然簡陋，倒收拾得乾乾淨淨。

他見裡面無人，便叫喚道：「主人在家麼？」

「來了。」隨着一聲應答聲，從屋後轉出來一個婦人。

高子辰一看，不禁又吃一驚，那女主人正是山路上相遇的年輕婦人。

那婦人落落大方地招呼高子辰道：「高爺，一路辛苦。」

高子辰驚疑問道：「請問主人家，妳如何認識得我？」

婦人嘿嘿冷笑道：「高爺不是在尋找東西麼？我指示你一條去處，保証能得到下落。」

高子辰將信將疑地看着婦人，見婦人不像是誑騙他，問道：「這是眞的麼？」

婦人又一陣冷笑道：「這就看高爺有沒有膽量了。」

「哦！」高子辰見婦人語氣中不無譏笑成份，不禁有些惱怒起來，卻又不便發作。

婦人指着通往旁邊山崗上的一條小道說道：「高爺從這條小道上走，翻過前面山崗，便是一條峽溝。峽溝中養有幾條惡狠，高爺須經過峽溝，自有消息下落。」

第二天一早，高子辰離開茅屋客店，按照婦人的指點，來到山崗上，果然見前面大石壁立，峭崖雙峙。

一道彎彎曲曲的峽溝，將兩山剖開，隱隱約約從溝裡傳出狠羣的嗥叫聲。

高子辰走進溝裡，一羣體高身長，張牙舞爪的惡狠向他撲了上來。

高子辰並不懼怕，拔出劍來，一連砍了一十餘頭。

沒死的惡狠見來人兇狠，嗥叫着亂竄，頃刻間便一哄而散了。

高子辰順利地走完峽溝，見前面山石上有一個人正朝着他招手。

他仔細一看，卻是那個推獨輪車的垂髫小兒。

小兒領着他向山的深處走去，拐過一個山角，前面出現了幾間石頭砌起的房屋。

小兒將高子辰帶進屋裡，笑吟吟地對他說道：「高爺請稍候，待我進去稟報主人。」說完，蹦跳着走了。

高子辰獨自一人留在石屋中，不覺四處打量起房屋來，一看頓時起了一身雞皮疙瘩，只見四周牆上掛滿了人的耳朵、鼻子、手脚。

他猶如走進了魔鬼的地獄中來了似的，微微打起顫來。

他正想返身逃出石屋去，只聽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小兒已經帶着六、七個人走進屋裡來了。

只見爲首一個長髯大漢道：「客人莫非就是高爺高子辰麼？」

高子辰打拱施禮道：「在下正是高子辰。」

長髯大漢道：「很好，很好。今天高爺前來，使敝人三生有幸，臉上增輝不少。在下要盡地主之誼，有一樣小小的禮物要送與高爺。」言畢，他回過頭囑咐左右道：「來呀！」

垂髫小兒捧了一隻玄色包袱走上前來，高子辰接過，只感到沉甸甸的，卻不像是金銀珠寶，不知長髯大漢贈送的是甚麼禮物。長髯大漢像是看出了高子辰的心思似的，微妙地笑着說道：「打開看吧。」

高子辰解開包袱，一顆人的腦袋露了出來。高子辰大驚，頓時變了顏色，結結巴巴地問道：「這……這是甚

麼意思？」

長髯大漢仰天大笑道：「高爺不必惶恐，有了這件寶物，你就可以回去交帳了。」

高子辰看長髯大漢並無惡意，辨認那顆人頭，卻是馬武的腦袋。

他重新結好包袱，向長髯大漢打拱道：「多謝主人，在下告辭了。」拿起包袱要走。

「慢！」長髯大漢喝了一聲，臉色變得嚴厲起來，說道：「這裡還有一封信，去交給你的主人吧。」他從袖中摸出一個信封，遞給高子辰。高子辰打開一看，見白紙上草草寫着幾行字：「爲社稷計，遺詔暫存名山之中，待天下稍安，該奉還時，自當送還，希勿再興師動衆，傷民害國。」

高子辰見了，臉上一陣發白，頭皮上發酥，心裡暗念：「這些是甚麼人？怎麼甚麼事情都知道，連皇上的用意也一清二楚？」

心裡越想越怕，遂萌發了退出庸庸塵世，避身山林野泉的念頭來。

他朝長髯大漢打拱作揖道：「後會有期，在下告辭了。」

長髯大漢喊叫「送客」時，高子辰早已提着包袱逃出石屋去了。

* * *

杭州府衙花廳內，李飛鯤與施鳳起均顯得很急躁，來回的踱着方步。

忽然，從樑上悠悠忽忽地飄下一紙，施鳳起跳起來一把將紙抓住，只見紙上寫着：「寶珠在敬水客棧雲中燕手中」十二個字，施鳳起驚疑地自語：「雲中燕還在敬水客棧？那章啓元呢？」

「不管他了。」李飛鯤不耐煩的說道：「施大人，看來你得再辛苦一趟了。」

施鳳起猶疑地問：「就我一人？」

「我立即點五十名兵丁與你同往，一定要抓住雲中燕，取回寶珠。」

「好吧！」

* * *

敬水客棧內，兇僧剛剛給雲中燕敷好藥，呂四娘走了進來，見此情景，疑惑不解的問：「你到底是甚麼人？」

「他只是斷了兩根肋骨，養一段時間就會好的」，兇僧答非所問，而後不陰不陽的說：「你還是先問問柳元貞到底是甚麼人吧！那一跤他跌得像眞的一樣，可施鳳起的刀卻落得很慢呀！」

恰在此時，柳元貞走進來。

「禿驢！你憑甚麼胡說八道。」柳元貞滿臉怒容，顯然他聽見了剛才兇僧那不陰不陽的話。「你一直和我們作對。四娘，這和尚定是朝廷派來的奸細！」

「哼！施鳳起是誰趕跑的？我是朝廷派來的奸細！」兇僧邊說邊從懷中取出一隻緞面小盒子放在桌上：「你們看看吧！」

呂四娘打開盒子，裡面是一顆玉璽，她驚訝地問：「你是福王朱常詢的後代？」

兇僧稽首道：「阿彌陀佛！貧僧正是明皇之後，從小聽說曾祖母鄭貴妃曾把一套連環寶珠藏在慧因寺中，爲籌措反清經費，前來尋找，與義士們不期而遇，貧僧在白果樹上看得眞切，柳元貞的那一跤是那個叫施鳳起的侍衛故意讓他跌的。」

四娘聽罷，想到雲中燕、周濤都是因爲他這一跤所至，不禁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一把抽出劍來，攔在柳元貞的脖子上：「不說出實情，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辰！」

「別，別……我說，那都是因爲愛妳呀！施鳳起說，只要我裝敗，他就放過妳，所以……」

四娘聽罷，又想到香袋，默默的抽回了劍：「唉！你這個糊塗蟲，我眞不該對你……」

夜闌人靜，柳元貞在床上輾轉反側，無法入眠。只聽「吱」的一聲，閃進一個人來。柳元貞一個鯉魚打挺。

「甚麼人？」

「是我！」原來進來的是兇僧。

「你來幹甚麼？」柳元貞沒好氣的問。

「呵！不識抬舉的東西，還在生我的氣哩，我幫你隱瞞了甚麼，你心裡應該明白的，你還當我不知道，你早就和朝廷串通一氣，是個混進三祖教的奸細。」

柳元貞眞想把他一把卡死，但自知武功不如他，無可奈何的說：「痛快點！你究竟想幹甚麼？」

「好！那就恕貧僧直言了，我知道你雖是朝廷的人，但你的心並不誠，你看上了芙蓉花一般的呂四娘，有意叛離朝廷和三祖教，與呂四娘遠走高飛，白頭偕老，這我可以理解。但你想過沒有，呂四娘能與你遠走高飛嗎？你與她本不是一路人，只要她一日仇未報，便不會答應你去過安逸的日子，再說，如今杭州府已下令封鎖水陸碼頭，官兵即刻就到，背着受傷的雲中燕，你能走得脫嗎！」

「那你的意思是……」

「實話對你說吧，我雖然是明室的後代，但對於恢復祖業早已失去了信心，我是爲這一袋珠寶來的。怎麼樣？咱們合作，搶到珠寶後我們平分，這就夠咱們一輩享受榮華富貴的了，那時比呂四娘漂亮的姑娘隨你挑。」

柳元貞楞了。

* * *

通經鐵窗楞洞的山路上，月黑風高，樹葉沙沙。兇僧與柳元貞摸着爬着在尋找。忽然柳元貞高興的大叫起來：「快來摸，這樹上的標記一定是雲中燕刻下的，順着這個標記走肯定能找到。」

兩人順着標記所指的樹，一棵一棵的摸過去，當摸到第二十棵樹時，標記沒有了，而不遠處有一個一人高的山洞口。

他倆剛走進洞口，迎面飛過幾隻蝙蝠，怪誕的迴響令人毛骨悚然，柳元貞摸壁而行，手觸到一堆碎石，扒開伸手一摸，不禁大喜，「找到了！」

他用力拉出一隻布袋，急忙打開，一粒粒碩大如卵的寶珠，在黑暗中迸散出奇光異彩，令人心醉。

柳元貞喜不自禁，一邊將寶珠分成兩堆，一邊說：「老哥，這堆……」

還未等他說完，一塊石頭重重的砸在了他的額頭上，他便這樣一命嗚呼了。

兇僧匆匆的將所有寶珠放回袋中，剛出洞口，忽然衣襟被一隻有力的手抓住：「哪裡走！」兇僧抬腿向後一勾，兩人滾在了一起，扭打起來。

＊　＊　＊

此時，敬水客棧已被清兵包圍，施鳳起衝進雲中燕的房間，房內空無一人，他見床上被褥散亂，伸手一摸，還熱着，即轉身命令跟着進來的官兵：「快，向後山搜索！」

原來呂四娘見柳元貞、兇僧不辭而別，知事有蹊蹺，敬水客棧非久留之地，於是與靖兒架着雲中燕步履艱難地向鐵窗楞洞走去，準備取到寶珠趁黑連夜直奔安徽六安。

行了還不到一半，聽見山下不遠處人聲嘈雜，知道官兵已追趕而來，雲中燕掙扎了一下，試圖掙脫四娘和靖兒的手。

「四娘，你們快走，拖着我，誰也活不成！」

「四哥，別這麼說，就是死，也死在一塊兒。」

呂四娘一行三人被官兵團團圍住。四娘與靖兒分別站在雲中燕身旁。施鳳起知道呂四娘的厲害，不敢冒然上前，高聲喊道：「大膽逆賊，死到臨頭了還如此逞强，皇恩浩蕩，還是趁早投降吧！」

「少說廢話，姑奶奶今天要取你的小命！」說罷剛欲上前，忽然一個黑乎乎的東西從圈外飛了進來，定睛一看，原來是兇僧血肉模糊的頭，只見章啓元隨之衝進了包圍的人羣。

「章大人，你來得正是時候，快將這伙叛逆拿下！」

「且慢！」章啓元抬手說道：「這樣跟他們動武顯得不夠光明，施鳳起，你令官兵都退後五十步，看我一人將他們擒下！」

呂四娘等明白章啓元的意圖，立在原地未動，施鳳起深知章的武功，便下令讓官兵向四周散開。

此時，只聽山坡下喊聲四起。原來是張凱領着赤山埠的舊部——全數是村民打扮，衝上山來。

章啓元見時機已到，舉刀直奔施鳳起，施毫無準備，慌忙招架：「你？」

對施鳳起哪有解釋的必要，未戰兩個回合，章啓元便結果了施鳳起，然後直奔李飛鯤。

官兵與張凱的人馬混戰在一起。官兵們早無鬥志，紛紛作鳥獸散。

「府公大人，想不到吧？你也會有今日！」章啓元舉刀一步步逼近李飛鯤。

「別，別……章大人，你誤……」未等李飛鯤說完，刀已刺進了他的胸膛。

＊　＊　＊

一坯黃土中埋着周濤，衆人在墳前祭拜。

章啓元起身，從背上取下藏珠袋：「寶珠幸在，如今完璧歸趙。」

四娘接過藏珠袋後，轉身交給雲中燕：「師叔，張伯父，我有一事相求，我想將四哥和寶珠托付給你們，待他傷口痊癒，送到三祖教去。」

「那妳呢？」張凱不解的問。

「國仇家恨未報，何以爲人？我一定要殺了雍正這罪魁禍首！」

＊　＊　＊

雍正接到高敬德的報告，知道飛雕劉截下卜勒巴珠走了，心裡眞是又氣惱又憤慨。

他看着高敬德那張哭喪着的臉，那副猥瑣孱弱、少胳膊缺腿的樣子，心裡頓時生起一陣厭惡之感來。

高敬德在他的眼中已經變得像一隻蒼老衰弱、滿身創傷、再也不起任何作用的老狗，像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喪門星，近來這條老狗沒有一樣事情是幹得稍爲像樣的，這個喪門星簡直就是霉星、沮喪的化身。

雍正突然感到，不除掉這條老狗、這個喪門星，他就不僅不會有好的轉機，而且還可能繼續倒霉下去。

想到此，他突然「嘿嘿嘿」地冷笑起來，笑聲就像貓頭鷹的叫聲，在西廡值舍裡迴蕩，使人感到分外的恐怖。

高敬德見雍正冷笑個不停，禁不住心驚膽戰了起來，下意識地感到這是一種不祥的徵兆，頭上直冒出冷汗來。

「高敬德！」雍正尖聲拉長音腔說道。

高敬德瑟瑟地發抖，掙扎着想支撐起來，「奴才在。」

「你知罪麼？」

高敬德大驚，聲音顫抖着答道：「奴才知罪。」

「好呀！知罪就好，來人！」雍正突然拉下臉來，喝道：「把他交刑部嚴辦。」幾個侍衛上來，扯住了高敬德。

高敬德急得大叫，連連求饒道：「皇上饒命，皇上饒命啊。」

斬了高敬德，雍正的怒氣還沒有消除。

這時，內監進來稟報道，高子辰在外恭候聖駕。

雍正點點頭，「宣高子辰。」

雍正回到養心殿，已是戌亥時分了。

幾個月的努力像一陣煙霧，已經

消散過去了。

吳偉宏已死，高敬德被他處斬，高子辰乞假回山東老家，他已恩准，而且已經派人暗隨他，準備將高子辰殺死在半路上。

但是遺詔卻仍舊沒有找回來。想到遺詔，他又拿出那張紙條細讀起來：爲社稷計，遺詔暫存名山，待天下稍安，該奉還時，自當送還……他斟酌着，推敲着，看來，寫條人不像是有惡意，找又找不回來，只得隨它去吧。

不過，他倒從紙條中得到啓發，現在天下並不安靖，而要使天下安靖，樹立起自己牢固的統治地位，必須更嚴厲地採用鎭壓之術，尤其是對他自威脅最大的同胞兄弟們。

於是，一整套剪除異己，鎭壓反抗的計劃，又在他腦袋中形成了。

＊　＊　＊

陰曆八月十五，在從京城通往圓明園的官道上，突然變得熱鬧起來。

從一清早起，沿途三十里路上都佈滿了兵士，好像發生了甚麼重大的事情似的，但守備森嚴的兵士卻並沒有沖淡喜慶的氣氛，今天，雍正皇帝要在圓明園賜宴，以慶祝他的「聖躬萬壽。」

道路是早在一天之前就灑掃乾淨的了，京城裡幾乎所有的皇親國戚，朝廷命官，以及一些受到朝廷特殊厚遇的仕人都坐着呢輿馬車匆匆向圓明園趕去，唯恐耽誤了時間，有負皇帝的恩典。

而當那些自以爲早到的官員到達圓明園門口時，那裡早就停滿了各種製作精緻、裝飾華貴的車輿了。

這圓明園地處北京西北郊，佔地約五千餘畝，園內林泉清和、波淀渟泓、檻花堤樹、構結亭榭，景色十分宜人，而巢鳥池魚，花木林泉，則更增添了它的榮寵。

從大宮門進入二宮門，再穿過賢良門，便是一座七楹單檐的殿堂，殿上懸掛着雍正親自書寫的「正大光明」匾額。雍正的賜宴就擺在「正大光明」殿中。

今天，雍正顯得特別高興。除了今天是他的誕辰之日外，還因爲八月十五，是個吉祥的日子，他要和他的臣民團聚在一起，來個與臣民同樂，以示皇恩之浩蕩。

更重要的是，現在，天下已經安靖，他的剪除異己的計劃取得了意外的成功：「血滴子」一網打盡，「打虎營」等敵對勢力早已銷聲匿跡，他的那些妄想與他平分秋色的弟兄也遭到了他最有力、最徹底的打擊。

他的政權已經完全穩固了，看來，再也沒有甚麼力量能夠危及他的寶座了。

他要慶祝這些偉大的勝利。

正午時分，身穿明黃色綉文龍袍的雍正出現在「正大光明」殿的崇台上時，早已恭候在殿堂裡的王公大臣齊齊站起身來，按爵位秩序向雍正行三跪九叩禮，用一種古怪的聲調齊聲讚道：「諸王文武羣臣敬祝聖上萬壽無疆。」

雍正今天的情緒極好，他用手略略一擺，諸王公大臣用同樣的怪聲怪氣齊聲唱道：「謝皇上隆恩。」叩頭後站起。

這時，樂聲大起，精膳司太監捧着筵食牲酒進來，在寶座前設下御筵，內外王、貝勒、貝子、公等紛紛入座，宴會開始了。

酒過三巡，軍機大臣，雍正舊部心腹鄂爾泰奏道：「聖上勤政安民，齊家治國，德和日月，功繼堯舜湯文武，奏請勒碑頌揚以示萬世。」

在座的文武百官異口同聲，一致齊聲附合。

雍正大喜，當即命長隨備下文房四寶，他揮筆寫下一聯：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樂民之樂以和性怡情。令工匠勒在殿內楹柱上。

宴畢，他又帶着羣臣在後湖游玩了一會兒。

回到西暖閣時，已經到了掌燈時分了。他感到人很疲勞，斜躺在桃木軟榻上。

此時，一輪滿月已經掛在天際，通過窗口將銀輝瀉進西暖閣裡來。窗外，秀木佳蔭，丹桂傳馨，幾枝修竹在微風中輕輕地搖曳着，空氣中飽含着甜潤的芬芳。

他望着滿月，不禁又思念起珉貴妃來。

此時，敬事房太監捧着一隻鎏金托盤走進來，跪在他的面前，他的眼光在盤上打量着，見一塊朱牌上寫着「珉貴妃」三字，便拿了起來交給太監。

太監接過朱牌，跪下叩過頭後，無聲地退了出去。

雍正見太監消失在門外，又半闔起眼睛來，腦海中又出現了珉貴妃的音容笑貌來。

珉貴妃雖然已年過三十，但風韻不減當年，反而越發嫵媚可愛了。

她那纖巧的，顯得有些弱不禁風的，但又十分豐滿的身影具有着一股捉摸不透的吸引力。

她的美不在妖艷，而在秀美、嬌嫩、溫柔，因而使得「六宮粉黛無顏色」。

想着想着，雍正不覺陶醉在這幽香沉醉的微風中去了。

突然，窗外有三條人影一晃而過，他睜開眼睛，只見有條黑影像是倒勾在閣檐樑上朝他窺探。他猛然意識到：來者不善，急忙坐起身來，想張口呼叫，黑影已經飛躍到他的面前，把一把尖刀塞進了他的嘴裡。

「不准出聲！」黑影用嚴厲的聲調低低地喝道：「動一動就要你的性命。」

雍正嚇得大驚，腦中突然轟鳴起來。他清醒地意識到，眼前這兩個身穿夜行衣，只露出兩隻眼睛的人是個了不得的刺客，他很清楚自己眼前的處境：他雖然是一個君臨天下的皇帝，但此時已經成了這個刺客的俘虜。

他作了一個手勢表示不作任何反抗。

刺客又從腰間拔出一把刀，抵住了雍正的喉嚨。一邊抽出雍正嘴裡的那把尖刀，一邊輕聲警告道：「不准出聲！」

雍正看了看喉嚨那把寒光閃閃的利刀，威脅道：「你好大膽，自投到羅網中來，這四周全是朕的衛兵，你知道嗎？」

刺客輕輕的冷笑道：「可是我可以輕而易舉地殺掉你。」

雍正輕聲問道：「壯士何人？爲何進園刺朕？朕又在何處得罪了壯士？」

刺客輕輕揭去臉上的幪面布，冷笑道：「你還記得十年前被你抓走的那個小和尚慧能嗎？」他一指另一位幪面人，「她便是你要斬草除根的呂四娘！」

雍正驚疑地看看刺客的臉，呂四娘他知道是誰了，但小和尚的印象，卻怎麼也記不起來，他搖了搖頭。

慧能咬着牙齒，恨恨地說道：「我可不會忘記你，十年前你殺師焚寺，罪惡累累。我今日進園向你祝壽來了。」

說着他從衣襟中拿出一張陳舊的黃紙，遞給雍正。

雍正接過一看，不覺大驚，這黃紙竟然是他千方百計尋找多年的康熙立儲遺詔！他看了看，有些顫抖起來：「壯士既來祝壽，朕自當重賞嘉獎，何必如此待朕？」

慧能又冷冷笑道：「你殺人如蔴，惡貫滿盈，我等受天下人之托，是來取你命的。」

雍正變了臉色，他知道今日一關難逃了，但他不甘束手待斃，於是腦筋一動，用哀求的口氣對慧能道：「壯士何必如此逼朕？你我共處完全可以同享富貴。」

說到此，他突然舉起手臂想作反抗，可還不等他出手，呂四娘一轉手腕，將雍正的腦袋割了下來。

慧能見雍正已死，將其屍體放在軟榻上，又把遺詔放置在屍體的胸前，向呂四娘微一示意，兩人輕輕地躍出窗去，騰起身來竄到房頂上，在檐上疾走如飛，不一會兒，已翻身躍出了園墻。

園墻外樹叢中又轉出了一條黑影來，飛雕劉捋着銀鬚迎着問道：「事情進展得如何？」

呂四娘道：「血海深仇已報！」

飛雕劉道：「那份遺詔呢？」

慧能道：「放在屍體的胸前。」

「好！」飛雕劉感到十分滿意，「咱們快走吧。」說着，竄進了樹蔭，消失在月色之中。

珉貴妃奉召興衝衝地趕到西暖閣，見雍正直臥在軟榻上，便想上前請安，她突然看到雍正的頸脖上已失去了頭顱，不覺大駭，慘叫一聲，暈了過去。

當天夜裏，莊親王胤祿、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被宣召進園裏，一夜未歸。

第二天早上，內宮發喪，宣稱雍正皇帝已經駕崩，立皇四子弘曆爲帝。

弘曆在動盪的腥風血雨中登位，是位一代風流皇帝——乾隆。

十數年後，江湖上失去胖和尚飛雕劉的踪跡，卻突然多了三位奇俠。

其中一對是夫婦，均功力奇高，在江湖中行俠仗義，老百姓額手，官府卻頭痛不已。人們均道，這對夫婦，男的是雲中燕，女的便是怒斬龍頭的呂四娘。

至於另外的一位卻是一位和尚，不過這和尚吃肉飲酒，並不甚守清規戒律，不過這和尚的神功蓋世，身型驟現猶如天降神雕，因此江湖中人均稱之爲神雕俠。許多人根本沒法見到神雕俠的踪影，有幸見到的人都力言，神雕俠便是飛雕劉的徒弟慧能。

慧能是否神雕俠，神雕俠又是否慧能，這便無人確實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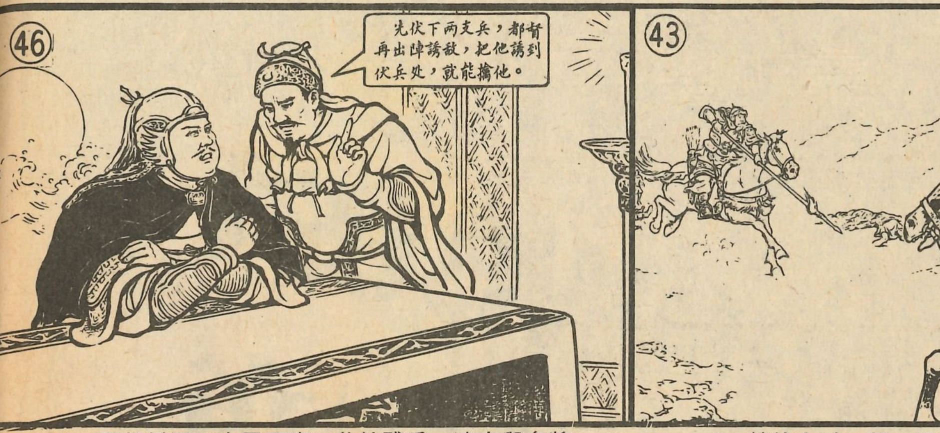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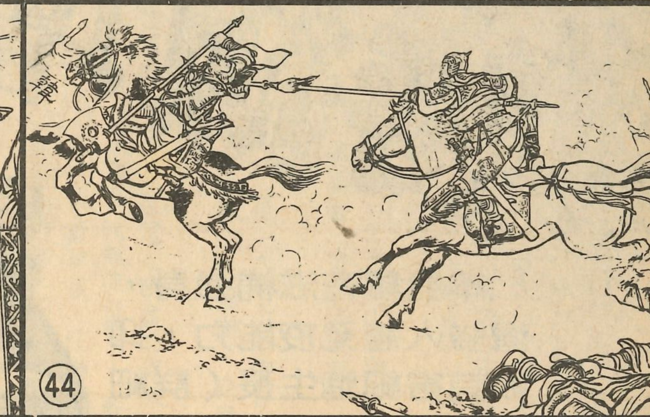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五

天水關（二）

徐正．編繪



43　韓德大叫一聲，提起開山大斧，出陣來救韓瑤。趙雲丟下韓瑤，喝聲「綁了」，拍馬迎住韓德。



44　戰了十合，韓德抵敵不住，才待脫身，被趙雲奮力一槍，正中後腦，登時撞下馬來。



45　趙雲把槍一招，鄧芝帶蜀軍掩殺過來，殺得八萬西凉兵鬼哭神號，衝動了後面夏侯楙的大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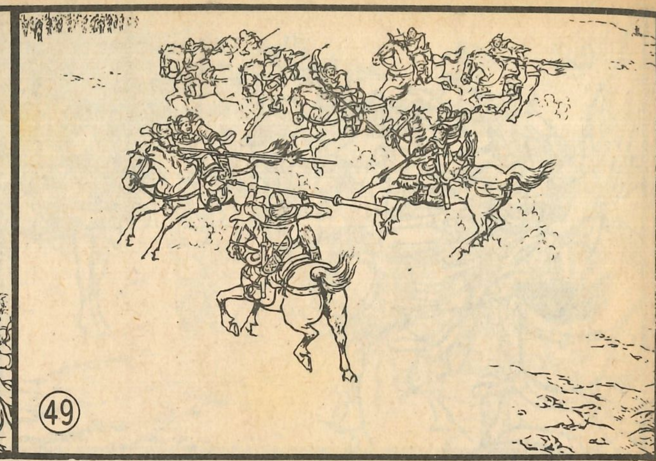
46　夏侯楙退二十里下寨，收拾殘兵，連夜與衆將商議道：「今天親眼看了趙雲英勇，才信當年長坂坡的事情。這裡沒有人能敵他，却如何是好？」參軍程武獻了一條埋伏計。



47　夏侯楙用這條計策，分派副將董禧、薛則，各帶三萬兵前去埋伏。



48　次日一早，夏侯楙整兵前來討戰，見趙雲拍馬出陣，便令部下八員副將一齊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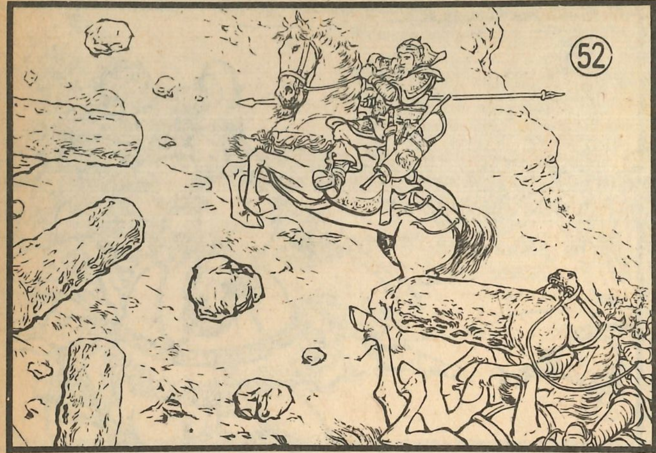
49　趙雲一支槍，東挑西挒，南刺北蕩，殺得八員魏將招架不住，陸續奔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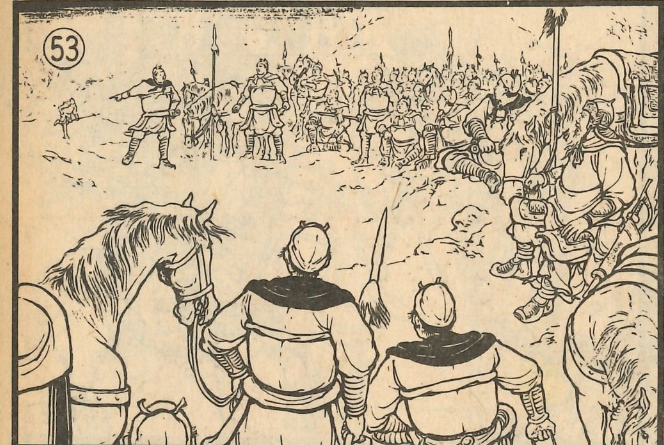
50　趙雲乘勢追殺，鄧芝慌忙領兵接應。追了十多里，忽聽見一聲炮响，四面吶喊起來。鄧芝紮住陣脚，早有魏兵兩路殺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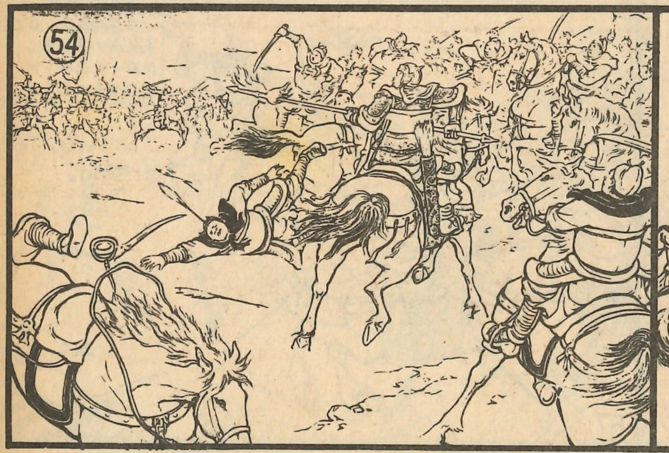
51　魏軍擊敗了鄧芝，包圍了趙雲。趙雲手下只有一千多人，東衝西突，不能出圍。殺到山坡下，只見夏侯楙坐在山上，指揮三軍，蜀軍往東就指東，蜀軍往西就指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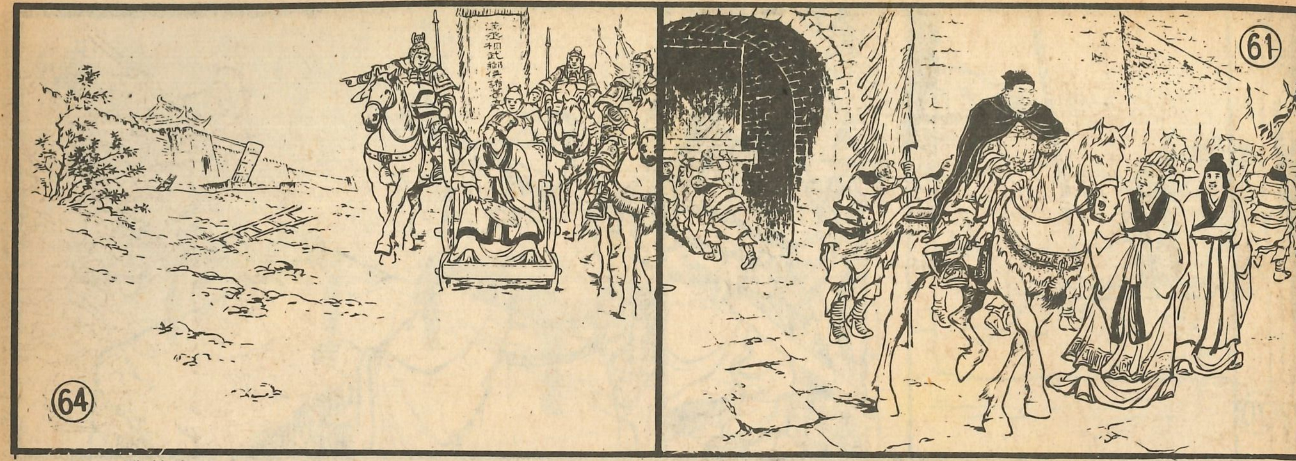
52　趙雲大怒，引兵衝殺上山，半山裡的擂木炮石把他們打回山坡。



53　殺了五個時辰，人馬都乏了，趙雲令兵士下馬稍歇，且待月亮上了再戰。他卸下衣甲，坐了一會，忽然四下火光冲天，鼓聲大震。



54　他提槍上馬，魏兵已經殺到。四面軍馬漸漸逼近，八方弩箭紛紛射來，一片聲只叫：「趙雲趕快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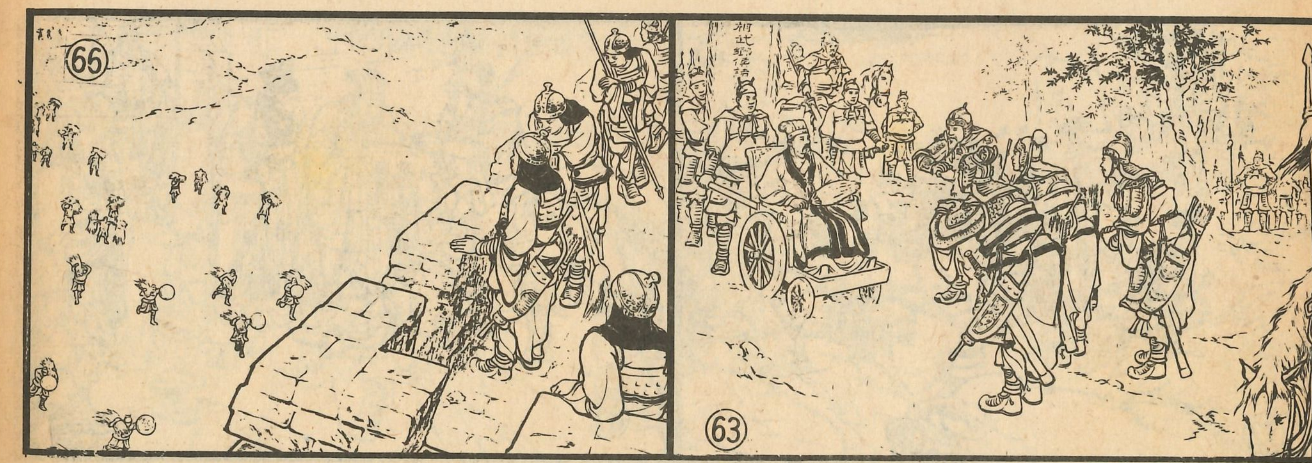
64　諸葛亮聽他們說了軍情，就乘小車到城邊看了一周，又問了城內有多少敵軍，守將是誰，附近各城是誰把守。直到天黑，方才回去。

61　魏軍大敗，夏侯懋率領殘兵敗將，連夜逃到南安郡，緊閉城門，死守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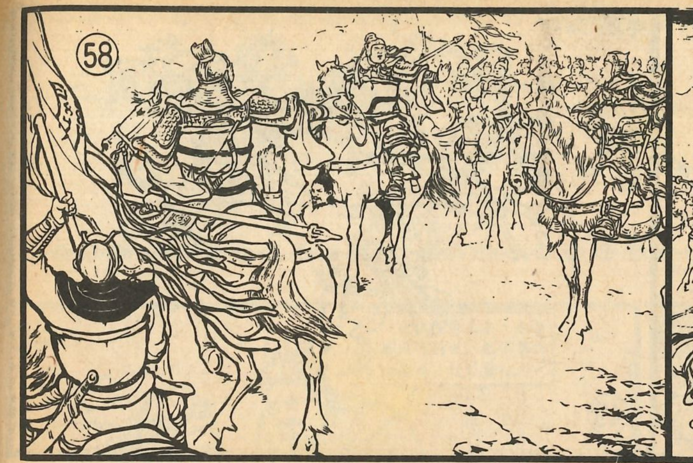
65　諸葛亮回到大寨，當夜升帳，把魏延、關興、張苞喚到跟前，輕聲囑咐一番。又吩咐一名偏將如此如此。衆人領了命令，各去按計行事。

62　不一日，鄧芝也領兵趕到。趙雲、鄧芝、張苞、關興四人，各攻一門，接連猛攻了十餘天，仍舊攻不下。



66　次日，諸葛亮不再攻城，只派軍士們運了些柴草來，堆在城墻下，說要燒掉南安。魏兵不知是計，見柴草不多，毫不懼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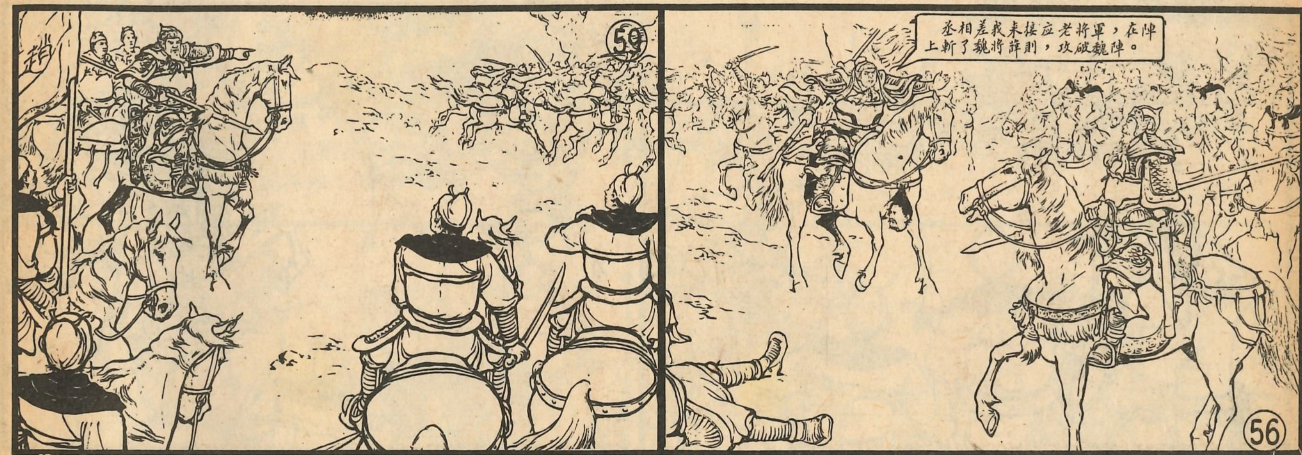
63　趙雲等很是焦急，正在這時，忽報諸葛亮親領人馬來到，四人大喜，連忙前來迎接。



58　趙雲道：「兩位將軍已經立功，乘勢捉住夏侯懋，更是大功。」關興、張苞齊聲道：「老將軍請回寨休息，捉夏侯懋只在我們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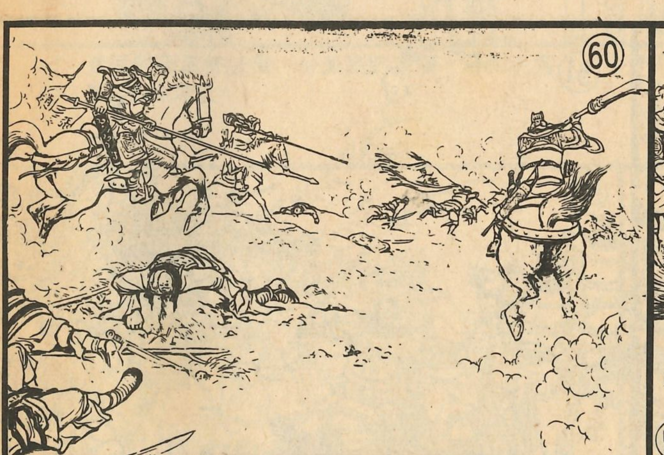


55　趙雲仰天長嘆道：「我不服老，今天死在這裡了！」正要衝進魏陣，忽然東北角上喊聲大起，魏兵紛紛亂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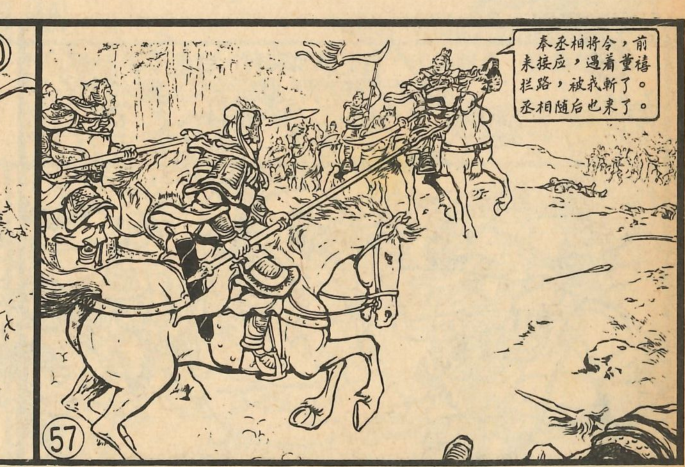


59　兩人各自帶兵走了。趙雲對衆軍道：「他兩個是我子侄輩，尚且爭先立功；我是國家上將，朝廷老臣，怎能不及孩子們！今天捨這條老命，報答國家吧。」

56　趙雲看時，一彪軍衝進了重圍，爲首大將手執鋼矛，馬項下掛着一顆人頭，乃是張苞。



60　衆軍聽了，十分激奮，跟着趙雲，重新殺進魏陣，和關、張二軍三路夾攻，殺得魏軍屍首遍地，血流成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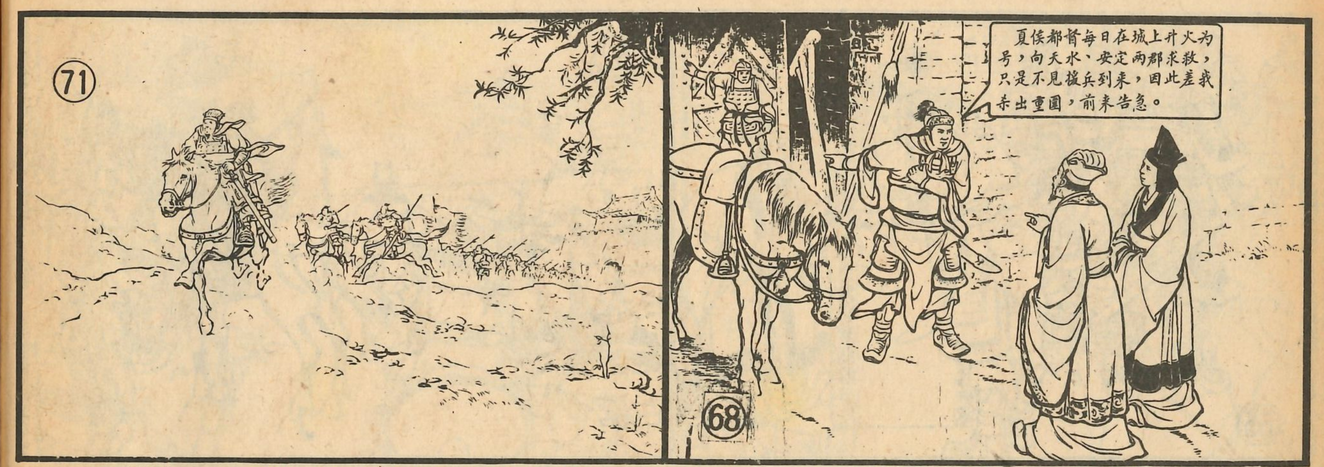


57　趙雲大喜，與張苞向西北角殺來。只見魏兵四下奔逃，又有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一手提大刀，一手挽人頭，乃是關興。



67　却說安定太守崔諒聽說蜀兵圍了南安，困住夏侯楙，後來又見南安每夜升火，好像是求救信號，又驚又疑，但因手下只有數千人馬，不敢前去接應。

70　來人說要往天水告急求救去，便討回文書，催馬出城，往天水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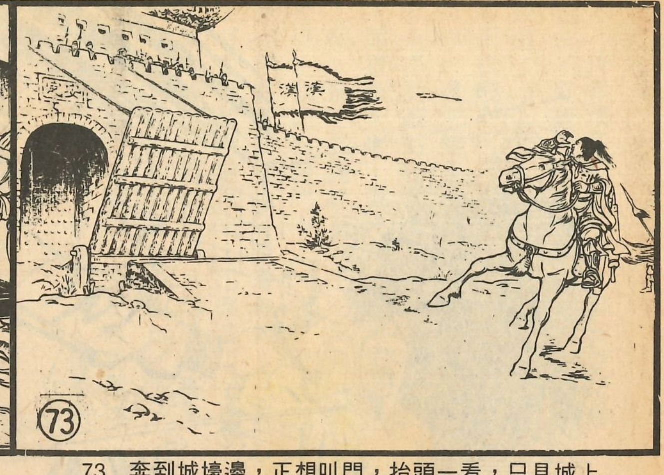
68　一日，忽然有一人飛馬奔來，自稱夏侯楙手下心腹將官裴緒，有機密事要見太守。崔諒得訊，慌忙開城出來相見。

71　崔諒心想夏侯楙是曹操的女婿，如果不去救援，將來要被曹睿怪罪。只得留下文官守城，自己帶了本部人馬，到南安去解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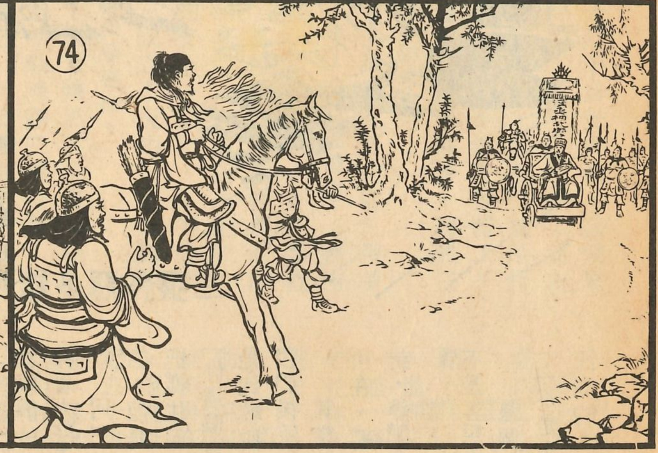


69　崔諒還不十分相信，便要看都督文書。那裴緒拿出一封文書，崔諒匆匆看了一遍，果然是封告急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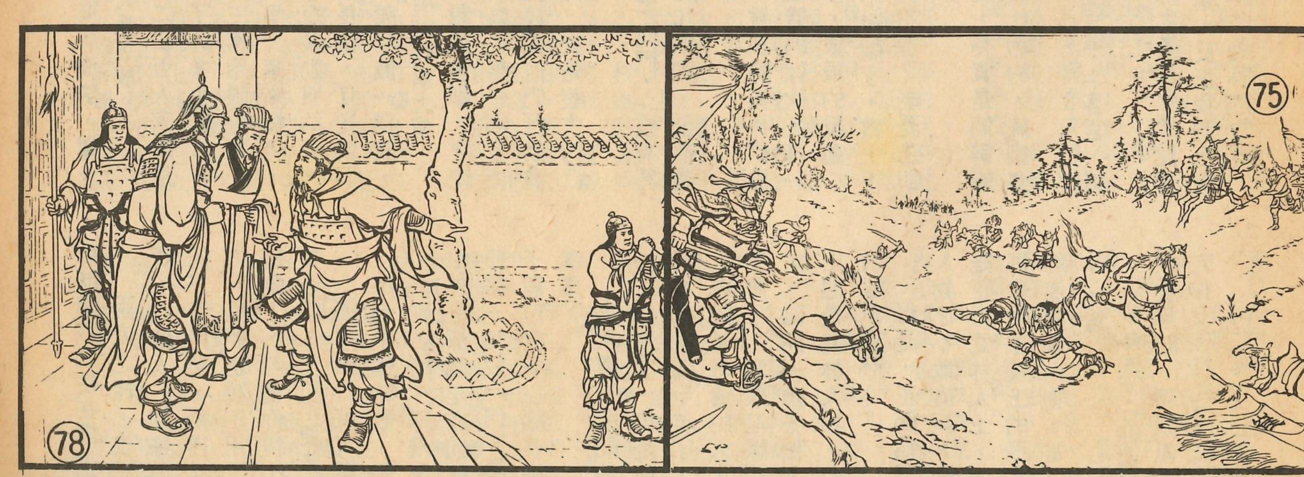
72　崔諒引兵連夜前進，趕到離南安五十里的地方，忽聽得前後喊聲大起。前面關興，背後張苞，兩下一齊殺來。崔諒拼命殺開一條血路，從小路奔回安定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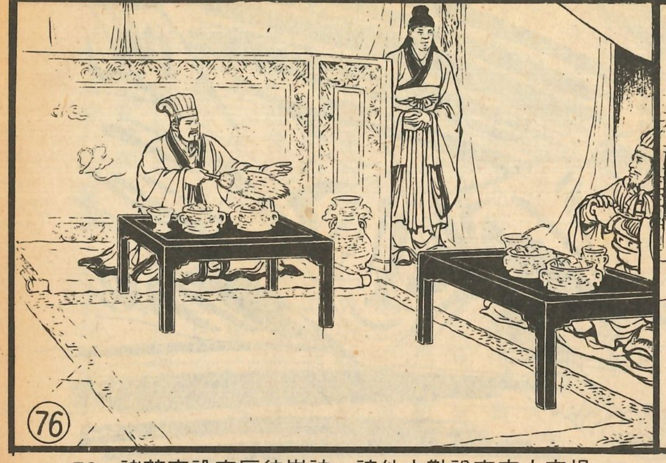
73　奔到城壕邊，正想叫門，抬頭一看，只見城上已換了蜀軍旗號。蜀將魏延站在城頭上大聲叫道：「我已取了城池，何不早降！」崔諒大驚，知道中了調虎離山之計，返身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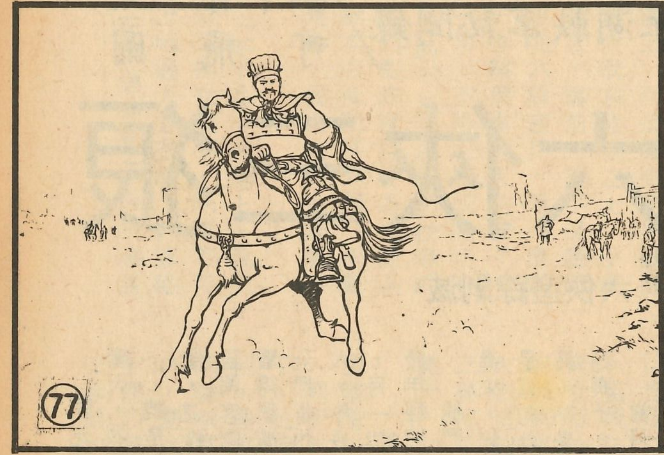
74　崔諒失了安定，想逃到天水郡去投馬遵，剛走不遠，只見前面一支人馬攔住去路，爲首一人手拿羽毛扇，端坐在車中。崔諒一看，正是諸葛亮。



75　崔諒嚇得魂不附體，急忙撥馬回身再逃。張苞、關興率領伏兵殺出，團團圍住，大呼：「崔諒早降！」崔諒見無路可走，就下馬投降。



76　諸葛亮設宴厚待崔諒，請他去勸說南安太守楊陵，裡應外合，刺殺夏侯楙，獻城投降。崔諒想借此脫身，就滿口答應下來。



77　諸葛亮傳下將令：南安四圍軍馬各退二十里下寨，然後送崔諒出寨，讓他往南安去。

78　崔諒匹馬進城，和夏侯楙、楊陵相見，細說安定被諸葛亮用計襲破，現在叫他來招降的情形。

（待續）

江湖軼事秘聞錄

麥中青·文
可飛·圖

六俠三狠

三狠作惡多端　六俠追踪剿滅

陝北的大吉堡，風沙滾滾，塵土衝天，因爲這幾天刮大風之故。

饒是如此，在這二三百人家的荒堡，這幾日間，却來了許多生面人，隆興客店的店小二何三爹冷眼旁觀，看得很清楚，先是三個大漢來投店，全都是肋下佩兵刃，短裝勁服的武林人，年長的頷下三綹長鬚，目光炯炯，另一個鷹隼猿臂，腰間佩一鏢囊，最年輕的却是黑面濃眉的髯鬚大漢。

他們在投店時，頻頻後顧，才走進來，便問這裡有僻靜的房子嗎？光是這句話，何三爹就發覺他們行動有異，不是逃捕的匪徒，就是避仇的江湖漢子。

當時何三爹就回答他們：「沒有甚麼僻靜的房子，後院和兩廊，全都是靠着大院子的上房。」

何三爹這般說，旨在婉拒他們投店，但是這個鷹隼猿臂的傢伙，却一把抓住何三爹的衣衫，狠狠的說道：「你這個老頭兒活得不耐煩了，樓上不是比較僻靜麼？如何不說？老是告訴我們後院的房子啦。」

其實這一座小樓，委實是個僻靜所在，經常用以堆放什物的，蛛網塵封，等閒沒人進去。

當下何三爹便分辯道：「客官，這不是客房啦！怎能夠住人。」

這個三綹長鬚的大漢却欣然說道：「不是客房也不要緊，反正我們行走江湖的人，荒山露宿也是尋常的事，你就讓我們住在樓上吧。」

說完之後，也不管何三爹答應與否，三個人一窩蜂似的向樓上跑去。

何三爹無奈，祇得替他們打掃一下地方，他們也說不用了，反正我住一天就走了，可是你得小心，待會兒有人來查問，千祈不要告訴人。

這三個行藏可疑的客人住下以後，不到半個時辰，兩騎人馬飛馳而來，才到店門，即飛身下馬，直奔進店中來，那個走在前頭的少年漢子，劈頭第一句便向何三爹道：「朋友，你店子裡可住有三綹長鬚和髯鬚大眼的大漢麼？」

少年漢子所問的人，是住在樓上的三個怪客，可是何三爹當店小二這行業已有四十年了，見過不少各種各式各階層社會的人，他定眼一看這少年漢子，頭戴氾陽毯笠，身穿窄袖短衣，胸前一排紐扣，劍眉虎目，已看出他是武林人物，而且還看出他是屬於正派武林人。

但是，正因爲看出他是正派武林人物才不敢直說，因爲這少年漢子既是正派武林人士，這般緊張的查問，那麼住在樓上的怪客，準是江湖中的黑道魔頭人物，當下何三爹便回說道：「沒有。」

少年漢子又問道：「鷹隼鼻，四十來歲年紀，腰間佩着鏢囊的大漢，今天有沒有打從這裡經過呢？」

何三爹也回答地道：「沒有。」

少年漢子面色一楞，翻身便想離開去，可是，跟在他後面的老頭子却說道：「不要忙！」接着跨前一步，莊容正色的對何三爹說：「朋友，我得告訴你，這三個是西北道上的大魔頭，殺人不眨眼的綠林大盜，長鬚的綽號人面狠祖天壽，鷹隼鼻的是哮天狠朱元紹，頸下長滿絡腮髯子的爲黑大狠姬羽，我們俠義門中人，費了很大力氣，才在秦嶺迴峯谷找着他們，一路上將他們趕到這裡來，已經花了七日七夜的時間，出動了三大門派的高手能人了，旨在爲江湖武林道上除去一大害，你用不着害怕，儘管直說無妨，千萬不要隱瞞，替他們三人掩飾過去。」

何三爹雖然不認識西北三狠，但是，西北三狠的惡名他是聽聞過不少，來往客商，衆口一詞，都說近數年來，自從出了西北三狠之後，整個大西北都陷於腥風血雨之中，過往客商固然常常因爲碰着三狠，錢財貨物全被搶奪一空，人命也不保，因爲三狠立下一個規矩，凡是認識他們三人眞面目的，都得殺掉滅口，免致給人知道他們三人的相貌，所以這個老頭子鄭重道出俠義門中人，追殺三狠之後，何三爹心中悚然，汗毛倒豎，因爲現在他是認識了三狠的眞面目之人了，照三狠之規矩，決不會讓他活下去，必然要殺他滅口。

何三爹心中驚懼，面色却顯得不自然了，這老頭子目光灼灼，好像看穿他心裡事似的，冷笑一聲道：「朋友，也許你不認識三狠，可是三狠的行踪你一定見過，祇是不敢直說罷了，告訴你，我是長白派卜萬蒼，綽號三口劍，他是鐵掌神拳郝平。」

那老頭子卜萬蒼說至此處，用手一指這個少年漢，然後繼續道：「還有少林金砵禪師，崑崙三鶴，不久都趕到這裡來了，甚麼你也不怕說個明白，有我們三派高手，白道能人在此，絕對保証你的安全，相反，你不說才是危險啦！三狠立下規矩，凡是認識他們的人，都得要喪命。」

三口劍卜萬蒼雖然說得很明白，但何三爹還是不敢洩露三狠行藏，因爲三狠住在樓上，而這層樓是半櫥樓，前樓六扇窗戶就在店堂之上，卜萬蒼這般侃侃而言，樓前三狠不但聽聞，而且還可以從六扇窗戶，看得清晰，因此，何三爹縱然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直說一句，不得已裝成懇切的態度說：「我眞的不曾見過你們找尋的三狠，也許他們在昨夜打從這裡經過也未可料，但本店夜間照例關門睡覺，路上有人走動，我在店裡也是看不見的呀！」

郝平說：「不！是今天早上，我們還在興安集跟三狠交過手，絕對不可能於昨天晚上越過大吉堡的，計算路程，極可能在半個時辰之前到達這裡。」

何三爹說：「也許他們到了大吉堡，不上本店來啦？我看你們還是往別處找吧！堡中祇有二三百戶人家。」

這一句話，推搪得很好，也很中聽，當下郝平便對卜萬蒼道：「卜宗師，也許三狠躲在老百姓家裡亦未可料，他一路上給我們趕得這般急，或者恐怕住店露眼，寧願向老百姓打主意。」

卜萬蒼雖然覺得何三爹的話不對勁，但何三爹既然說得如此堅決，也就不再在店中躭擱，猶疑道：「郝老弟，這裡祇有一條大路通往茂林鎮，路程五十里，三狠昨天給我們趕得餓肚子，水米未沾唇，人也疲了，決不能再走五十里地到達茂林鎮去，這是可以肯定的，這樣吧，你就在店內守着，監視住大路上的行人，我逐家逐戶向老百姓打聽，又如金砵禪師、崑崙三鶴到來，請他們協同搜索，務要把大吉堡搜個遍，就算翻天覆地也得把三狠搜了出來，趁他們飢餓和疲乏之的當兒，一鼓而殲滅他。」

卜萬蒼這一部署，躲在樓上的三狠暗暗叫苦，因爲他們正在飢餓得很，昨天未吃過東西，今天跑了一個上午，此時此際，不但不能跟人動手過招，連跑路的氣力也沒有，但是，鐵掌神拳郝平坐在店堂之內，面對大門口，雙目灼灼，監視着路上過往行人，他們儘管餓得發昏，也不敢呼叫何三爹給他弄吃的東西，只好等候何三爹自動登樓。

其實，何三爹目睹郝平這般虎視眈眈，也恐怕萬一他發覺三狠在樓上，那時把店子作了戰場，自己亦有危險，於是，再三獻殷勤，端酒端餚前來，招待他吃喝，打算在他吃酒時，稍稍溜上樓去，催促三狠逃走，省得躭着一宗心事。

好一個俠義爲懷的郝平，何三爹表示願意替他打量路上行人讓他喝酒，他也不肯。

這麼一來，何三爹便使不出花招了。

大約經過半頓飯之久，一個胖大和尚經過，郝平立刻走出大門去招呼道：「老禪師，我和卜宗師早到了，你來得正好，進來休息一會吧，卜宗師去了老百姓家打聽，待會崑崙三鶴來了，咱們大夥兒搜索吧！」

何三爹縱然不認識這個少林派掌門人，看他手托巨大的紫金砵盂，也意識到他是金砵禪師了，何況金砵禪師兩道眼神好似寒芒電閃似的，儀容威猛，法相莊嚴。

躲在樓上的三狠，頃間不敢妄動，此刻多了金砵禪師，自然更不敢動，而且氣也不敢哼出一聲响的，因爲金砵禪師武功內外精深，耳聽目明。

又過了一刻，兩個道士和一個年輕女子也走進店來，他們見了郝平和金砵禪師，第一句話就問：「那三條惡狠在那兒？」

何三爹見她們三人神色緊張的詢問，不用猜，這準是崑崙三鶴。

果然不出所料，那頭戴九樑道冠，身披鶴氅，童顏白髮的老道，正是衝天鶴朱一家，戴逍遙巾，穿八卦袍的中年道士，却是閒雲鶴蔡九儀，渾身白衣裳少女，是凌雲鶴梅江青，他們清一色背負長劍。

梅江青才進店堂，鼻子一翹，便連聲叫道：「奇怪，怎麼一股臭味，店小二，這裡可有拉肚子的客人？」

此時，不但梅江青嗅得一股臭味，衆人也嗅覺了，何三爹目中雪亮，準是躲在樓上的三狼之中一人拉矢，定然因爲不敢上茅厠之故，但他堅決回答的道：「不，今天店裡壓根兒沒有一個客人，有的祇是你們幾位。」

閒雲鶴蔡九儀勃然道：「胡說，咱們都是乾淨的，怎會拉肚子，分明你這老頭兒胡說八道。」

何三爹連忙轉過口風道：「也許是昨晚的客人拉肚子，待我到後院去看看。」說着便走。

梅江青嬌叱一聲：「難道你這間店沒有其他伙計麼？」

何三爹回答道：「本店生意清淡，老闆沈三上了年紀，患風濕病，這幾天沒有到店中主持，另一個跛的，晚上才回來守夜，此外，廚裡祇有一個大師傅，大師傅照例不跑腿的。」

何三爹藉口去清潔地方，其實悄悄登樓，向三狼低聲抱怨道：「我給你們打誑說謊，你們却在樓上拉矢，一股臭氣薰到店堂去，怎麼辦？」

黑大狼姬羽兩眼一睁，一把抓住何三爹道：「老子拉肚子也到你管？」舉起砵大的拳頭就打，倒是人面狼祖天壽講理，一手攔住姬羽，低聲說道：「老三，這個怪不得他，梅江青這雌老虎生疑，你還是小心點揩幹淨屁股好。」

他說完之後，又低聲對何三爹說道：「朋友，我這個老弟因爲餓得發慌而拉肚子，你必須快給我們弄點吃的東西來，甚麼也好，祇要能充飢就是。」

何三爹鑒於黑大狼姬羽蠻不講理，當下便說道：「我給你們弄喝弄吃也行，可是不能照你們的老規矩難爲我，我不是存心要認識你們的相貌。」

祖天壽擺了擺手道：「我知道啦，拿一壺酒來，我老弟喝了酒就不會拉肚子。」

何三爹到廚房去，拿了一大疊燒餅，還倒了一壺女貞陳紹，端上樓來。可是才到了梯級，店堂裡有人一連聲呼叫道：「店小二，你往那裡去了，本姑娘肚餓得很，快給我弄點吃的東西來，現成的東西，我吃了要……」

何三爹認得這是梅江青的聲音，連忙應道：「來了。」

就將端上樓去的燒餅和酒，拿往店堂中去。躲在樓上拉肚子的黑大狼姬羽，肚子正餓得咕咕發响，看見何三爹將燒餅和酒半途端了出去，恨得咬牙切齒，頓忘了自己處境危險，張開嘴巴便罵，可是人面狼的手掌掩住他的口，低聲說道：「老三別燥急，眼前高手雲集，我們當心，性命要緊。」

姬羽本來想破口大罵，罵何三爹王八羔子的，但是生命比肚子餓要緊，祖天壽這麼一說，他只好恨在心坎裡，眼巴巴看着梅江青狼吞虎嚥，自己垂涎三尺。

越是飢餓之人越貪嘴，不但姬羽看得流涎，祖天壽與朱元紹也飢火如焚，心悔頃間投店時，不叫何三爹預備酒餚飯菜。

本來何三爹端了燒餅出去便想再回廚裡去拿東西上樓，但是梅江青一招手又叫住他，邊吃邊問道：「店小二，我看你這傢伙有點鬼頭鬼腦，鬼鬼祟祟，可不是，剛才你說去清潔地方，怎能這麼快就端出燒餅來，你不會未卜先知的呀！」

她這一挑剔，何三爹答不出話來，半晌才道：「剛才我進去清潔地方，才發現我的老闆在樓上養病，他不但風濕病，而且還拉肚子，所以我給燒餅他吃，湊巧妳急着要吃，我只好先給妳啦！」

這一個謊，倒也撒得頭頭是道，而且鐵掌神拳郝平又催促衆人往老百姓家去搜索三狼，所以眼尖耳靈的梅江青，也沒空去盤問何三爹，匆匆吃喝了一頓，便和衆人離開隆興店了。

何三爹再端燒餅和燒酒到樓上來，姬羽劈胸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衿道：「你這該死的狗奴才，我們已經吩咐過你，不要洩露我藏身之處，你偏偏說樓上住人，看光景，你已不懷好意。」說着刷的一聲拔刀出鞘。

白面狼祖天壽連忙急勸道：「動不得，你殺了他，梅江青等人回來了會生疑的，我們還是饒了他吧！反正他又沒有洩露了甚麼。」饒是如此，黑大狼姬羽狠狠的瞪了何三爹一眼。

依哮天狼朱元紹的主意，就想趁梅江青等人離開店子之際，乘機逃去，祖天壽認爲這樣不妥，大吉堡一掌之地，走出了店外，很容易撞着梅江青等人，而且缺少川資，也不好逃走，倒不如躲在這裡，待梅江青等人離開大吉堡之後再定行止。

這個決定，說好也好，說壞也壞，好的是趁這個機會，捉空兒勒令何三爹拿了兩罈酒和將五香豆腐乾、熟牛肉等東西來，既可下酒，亦可當作乾糧，壞的是不久梅江青等人大夥兒回來，因爲他們搜遍了大吉堡之住戶民居及荒祠古廟，找不着三狼之踪跡，一定回返店子，尤其是卜萬蒼，他招指推算時間，認爲三狼決不會比他快得許多，此時三狼來到大吉堡，極可能是疲乏和飢餓之時，反而落在後面，主張衆人就在店中休息，待三狼前來，一起動手圍捕這三條惡狼。

這個主意，金砵禪師也有同感，

當下卜萬蒼便吩咐何三爹道：「你這店也用不着做買賣了，我們包了下來，因爲我們要在這裡等候拘捕西北三狼。」說罷，便掏出一錠銀子作爲房錢。

本來這幾天生意清淡，有人住房子是上算的，只是樓上躲着的三條狼，何三爹躭心他們會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大打出手，店子也被他們打塌了。

這不但何三爹躭着心事，躲在樓上的三狼也十分焦慮，樓下歇着這一羣武林高手，他在樓上動彈不得，時時刻刻怕給梅江青及卜萬蒼等人發覺，幸喜何三爹手段圓滑，不但瞞過了這一夥俠義門派武林高手，連其同伴的跛子也瞞過了，所以一連四天，倒也平安無事，反而酒食供應不輟。

可是日子久了，何三爹雖瞞得過，但卜萬蒼計算時間，就計出一肚疑雲，因爲他們從秦嶺迴峯谷一路追趕三狼下來，在興安集還交過了手，而興安集離大吉堡不過數十里之遙，沒來由三狼會好幾天仍未到來的。

梅江青也說：「那天在興安集交手時，四通八達路口，我們盡皆埋伏了人，三狼只有打大吉堡這一條路途，此外插翅也飛不掉。」

衆人越想越覺瞄頭有點不對勁。這一晚也是會該有事。衆人在晚飯之後，圍桌談論之際，梅江青猛然地想起一件事情來，一招手便把何三爹召了過來，猝然地問：「以前你對宗師他們說過，樓上不住人，只用來堆放什物，可是那天你對我說老闆在樓上養病，而且拉肚子，我問得你很清楚，現在樓上可還有人住麼？」

何三爹心知肚明，樓上躲着三狼，而這幾日自己又藉口說送飲食上樓給老闆，自然不能出爾反爾說沒人住，於是頂撐着地道：「當然有人住啦，那就是我的老闆。」

梅江青點點頭道：「是了，我回憶過來，那天你忽忙應我之時，好像在樓梯級上，但是，西北三狼行踪詭秘，說不定他們會靜悄悄的打從瓦面竄了進來，躲在樓上，他們全是殺人不眨眼的兇徒，你老闆縱發覺也不敢聲張，這樣好了，你帶我們上去看看。」

這一說，鐵掌神拳郝平，突地一聲站起來道：「梅女俠說得是，瓦面隔着一層樓，我們在樓下的耳功縱然能辨落葉之聲，隔一層樓也聽不見瓦面上有人行走，何況三狼武藝功夫，已達火候，飛簷走壁能高去高來。」

說罷，便要何三爹帶路，這麼一來，何三爹被迫不過，只好戰戰兢兢的說道：「樓梯就在角道那邊上，你們自己去吧！我上了年紀，晚上登樓不方便。」

其實這些話何三爹是推搪，恐怕領郝平及梅江青等登樓，三狼會把他殺掉，所以不但不肯領路，還站在金砵禪師身邊，他認爲這個手執紫金砵盂的胖大和尚庇佑他。

誰知道鐵掌神拳郝平、凌雲鶴、梅江青三人提燈上樓梯的當兒，前樓上六扇窗戶，猛地砰的一聲，竄下三個大漢，奪門狂奔，其中一個還反手甩出一支三角稜芒的毒藥鏢，啪的一聲打在何三爹的胸前，何三爹悶哼一聲，栽倒地上，仰面朝天的死了。

這突然而來的變化，金砵禪師也大吃了一驚，翻身一看，這三條大漢的背影，啊！不是別人，正是西北三狼，這當眞是意想不到，數日以來，一樓之隔的竟然躲着三個大魔頭。

金砵禪師叱喝一聲：「賊崽子，往那裡走！」紫金砵立時扔出，幻成一道金光，快如閃電，可是人面狼祖天壽劍法也是出神入化，祇見劍光一撩，錚一聲，劍尖挑住砵盂，砵盂反彈到金砵禪師身上去。

要知此刻之人面狼祖天壽，經數日來的休歇，酒足飯飽，養精蓄銳，再不是在興安集那時餓着肚子沒氣力，這一手「玄武劍」術，又快又狠，金砵禪師險些爲金砵所擊中，連忙大袖一揮，拂出一股勁風，這才把砵盂收到袍衣裡去。

三口劍卜萬蒼，嘩啦啦的一抬手，三口長劍飛出，分取三狼腦後，但是，三狼端的是硬把子，兩刀一劍，往後一擋，金鐵交鳴，鏗鏘之聲不絕，三口長劍都給三狼擋過，斜刺裡插在兩扇大門之上。

冲天鶴朱一家、閒雲鶴蔡九儀，已在這一刹那間雙雙飛躍而出，緊躡三狼之後，大叫：「站着，在道爺跟前，你們是跑不掉的。」

饒是如此，三狼仍是疾走如飛，快如脫兔，在漫長的大道上，只見身形起落，衣帶飄風的。

郝平與梅江青從樓梯上追出客店時，看見昏黑道上，五條黑影似流星趕月似的狂奔飛馳，前三個短裝勁服的是人面狼祖天壽、哮天狼朱元紹、黑大狼姬羽，後面兩個是崑崙三鶴的兩位道爺。

郝平大喝一聲：「趕！」騰身一縱，拔地而起，梅江青苗條身子似鳥兒往上一衝，二人全向高處竄，口中却嚷叫道：「不要給三狼跑掉啊！」

好厲害的西北三狼，輕功本領卓越不凡，朱一家、梅江青二人，前者綽號衝天鶴，後者渾名凌雲鶴，在崑崙三鶴之中，出了名身形矯捷，仍然是趕不上，一直追逐了二十里地，還是相差兩丈之遠。

三口劍卜萬蒼看得準，立刻招呼金砵禪師道：「老禪師，你和郝老弟抄左，我和蔡道爺抄後，咱們分三路趕，不管那一路，纏着那三個大魔頭，不要讓他狡脫，活擒不得，就下重手結果了他吧！」

卜萬蒼毅然決定的招呼了各人，志在必得的要收拾這西北三條狼性命，這麼一來，祖天壽、朱元紹等那敢

怠慢，正是急急如喪家之狗，忙忙似漏網之魚。

卜萬蒼下了決心要結果三狠性命，也就顧不得暗箭傷人這一套，他伸手入懷，取出一個鐵盒，接着又亮了火摺子，閒雲鶴蔡九儀詫異的問道：

「卜宗師，這是甚麼東西？」

卜萬蒼邊趕邊說道：「這是我在長白山花了五年時間，採取長白山鬼王岩的青色毒燐製成的暗器，名爲『青燐砲箭』這是獨門暗器，不發則已，發必傷人，所以自從在河套大戰八大天魔之時，施展過之後，一直珍藏，摒而不用，因爲青燐有劇毒，十二個時辰之內，毒走百竅，傷者便會全身潰爛而死，如今爲了收拾三狠，替武林道上除一大害，只好再用它了。」說完之後，火摺子在鐵盒的火門一晃，點燃了藥引，卜萬蒼便用盡了全身功勁集於右臂，使勁的向前擲出。

這的確是難以躲避的獨門暗器，鐵盒擲出，一丈以外，藥引燒到盒裡，這才發出一縷青光，火花四射。

人面狠祖天壽也是識貨大行家，陡聞背後嗤嗤聲響，回頭一望，大吃一驚，尖聲呼叫道：「當心，好厲害的傢伙，卜萬蒼施用『青燐砲箭』了！」說着往側一竄，跳出三丈以外。

這一叫，緊躡其後的衝天鶴朱一家、凌雲鶴梅江青，都吃了一驚，趕忙止步不前，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轟然一聲巨响，數十點青光四射，黑大狠姬羽眼快，就地一滾，這數點青光，打從他頭上掠過。

但是，哮天狠朱元紹就慢了一慢，想躲已來不及了，面門左腿，突覺火辣辣的一陣灼痛，饒是如此，他還能在青燐炮箭散射之後，繼續狂奔，一口氣逃出五里之遙。

事有湊巧，就在這當兒，一輛篷車迎面而來，好一個朱元紹，他明知自己中了青燐砲箭，命不長久。

但是，他長刀一揮，猛吼一聲，直竄車上，一刀把駕車者斬翻，收韁勒馬，停在路旁，此時人面狠祖天壽、黑大狠姬羽也雙雙奔到，朱元紹便對他二人說：「我一生擅用毒藥鏢，如今却中了卜萬蒼的青燐砲箭，兩個時辰之後，如不能及時醫治，定毒發身亡，只有一人能救我性命，可是後面朱一家、梅江青這兩個傢伙追得甚急。」

人面狠祖天壽攘臂說道：「老二，只要有人能醫治，我和老三拚死擋一擋，讓你駕車逃走。」

朱元紹說：「不，這樣幹，咱們三人也必難逃厄運，你二人縱能抵擋一時，金砵禪師等大夥兒一到，雙拳難敵四手，你二人死了，我即使逃生，三狠已亡其二，勢必爲他們所擒。」

黑大狠姬羽爲人有急計，慨然道：「這樣好了，趁朱一家等尚未趕到，我們還可以用金蟬脫殼之計。老大駕車緩緩的走，誘他們到麻子嶺去，我掩護老三就在此地下車，躲在暗處，待敵人離開了，才和老二找人治傷，這是兩全其美之計。」

祖天壽一想也是，反正自己駕車走了，朱一家等縱然輕功巧妙，總跑不過馬兒四條腿，於是，慨然應允，並吩咐姬羽道：「我們還是依照原定計劃，到扶風去劫二財神的寶庫，然後從水道經潼關往開封府。」

姬羽說：「這個自然，不劫取寶庫，咱們那有資財逃亡海外。」說完之後，便扶掖朱元紹下車，躲藏在黑暗的樹林裡。

不一會，朱一家、蔡九儀、卜萬蒼等趕到來了，特別是卜萬蒼，挾戰勝之威，哈哈大笑道：「祖天壽、朱元紹已嚐過我的青燐砲箭了，看來你也活不長久，識相的快快俯首就擒，免得全身潰爛而死，痛徹心脾。」

凌雲鶴、梅江青也叱喝的道：「三狠已傷了一狠，餘下這二條狠，也活不多久了，問題是死得舒服抑或死得慘痛而已。」

祖天壽倔强地說道：「住口，你們倚多爲勝，已不是英雄，還用青燐砲箭這種劇毒暗傷人，虧你們還好意思自稱武林正派人士，耀武揚威，有本領的就放馬過來好了，我祖天壽不會束手就擒的。」

說至此，回頭對車廂說道：「老三，你護住老二，咱們只有一口氣在，此仇此恨，不能不報。」說罷，提鞭策馬，車輪轆轆，飛馳於大道上。

梅江青、朱一家縱然輕功高妙，一口氣趕了三四里，漸漸的趕不上了，卜萬蒼頓足大叫道：「這三個魔頭，此時若不將他殲滅，後患無窮，咱們得趕下去。」

卜萬蒼帶頭趕近，梅江青、朱一家也就緊隨其後。

在深夜的昏黑路上，不知不覺間，前面已是麻子嶺。山峯高聳，山坡傾斜，卜萬蒼生怕三狠逃上嶺上，難以搜捕，因爲麻子嶺東南西北都有山路，岩壑又多，峯嶺重疊，因此，他在追逐之際，探手入懷，取出第二個鐵盒來。

他爲了要殲滅西北三狠，火摺子一晃，一團黑黝黝的東西使勁的擲出，口中大叫道：「取你狗命。」

朱一家、梅江青二人，一見扔出的東西，火花四射，知道這是青燐砲箭，雙雙往地上一伏，生怕給它殃及。

祖天壽也趕忙跳下車去，就地一滾，由山坡滾下山谷，於是，這一輛沒人駕御的篷車，向前亂闖，直至馬兒給青燐砲箭射中之後，才戛然而止。

篷車甫停，梅江青、朱一家雙雙奔去，兩口劍直插進車門，勒然一聲，車門抖開，啊，車廂裡沒有人，全是綢緞布匹。

梅江青大叫道：「不好，咱們中了

三狠的金蟬脫殼之計。」

卜萬蒼聞聲趕到，火摺子一亮，看得分明，車廂裡壓根兒沒有人，再看清楚，車房有錦彰布店招牌，証明這一輛篷車，不是載人，而是載貨物的，這麼一來，衆人都一楞，異口齊聲道：「姬羽、朱元紹二個魔頭那裡去了？剛才只見祖天壽滾下山谷去。」

一會兒，金砵禪師、鐵掌神拳郝平、閒雲鶴蔡九儀也趕到來了，三位掌門人，六位武林高手，瞧着這輛空車怔着了，倒是梅江青機靈，她一頓足道：「不用楞着，他們是在卜宗師施放第一個青燐砲箭之後用的詭計，我敢打賭，朱元紹、姬羽二人，準是在這個時候躲了起來，讓祖天壽誘我們往前趕的，可是，朱元紹既然中了青燐砲箭，一定已受重傷，不能跑得遠，所以姬羽要保護他，咱們得分兩撥人手，分頭搜捕他們才是。」

卜萬蒼招指一算時間，哈哈大笑道：「朱元紹死定了，可不是，從他中了青燐砲箭到現在，已經是三個時辰啦，三個時辰之後，儘管華佗再世，也醫治不得，祖天壽滾下谷中，姬羽和他分途而去，兩個都落了車，待天亮之後，咱們再跟踪尋找，不怕他們逃上天去。」

卜萬蒼說得這般有把握，各人也就吁了口氣，席地而坐，養息精神，因爲追趕了一夜，人也疲了，腿也跑酸了。

過了半頓飯之久，鐵掌神拳郝平忽地叫聲：「不好。」

梅江青問他甚麼不好？郝平用手一指道：「看！這一片村莊，不就是茂林鎮麼？以前我闖蕩江湖時，聽說鎮上有一位業已洗手的名醫……」

他話未說完，卜萬蒼已接口道：「你說的是千葉藥王雷震宇，不錯，這傢伙以前也是黑道中人，擅於醫治各種的毒鏢毒箭，專和綠林人物來往，可是，聽說近來娶了婆娘之後，已然改邪歸正，摒絕交遊，不與綠林人來往，也不替人醫治疾病，却改行別業造釀酒生涯，我看他決不會替朱元紹醫治。」

梅江青說道：「話不是這般說，雷震宇即使不肯替他醫治，但是在暴力威脅之下，身不由主啦，我們還是去茂林鎮看看的好。」說完站起來就走。

卜萬蒼計算時間，計算路程，也虎地一聲站了起來說道：「如果朱元紹先前截劫篷車時，就馬上往茂林鎮去，青燐砲箭的創傷還來得及救治，我們大夥兒去一遭，說不定梅女俠猜得準啦。」

晨光曦微，一行六衆到了茂林鎮，此時天色甚早，鎮上人家，還未開門，路上也沒有行人，卜萬蒼當先引路，逕至一間酒館來，門前酒帘高挑，雙扉緊閉，可是小樓上，還透露出燈光。

卜萬蒼看至此，心中一怔，也不敲門，騰身一躍，越窗進樓，啊，燈光下看得分明，千葉藥王雷震宇正失神地對燈而坐，桌上還放着銀刀銀鉗子。

這定是割肉療治刀傷、暗器的用具，不用猜，雷震宇當然會替朱元紹醫治青燐砲箭了。

卜萬蒼上前一步，伸手一拍雷震宇肩膊道：「雷大夫，哮天狠朱元紹、黑大狠姬羽去哪裡？快說。」

雷震宇吃驚回過頭來，一眼看見長白派宗師卜萬蒼，登時面色蒼白，半晌才說道：「我不知道。」

卜萬蒼冷冷一笑，用手一指陳在桌上的銀刀銀鉗子說道：「我却知得清清楚楚，昨晚你曾替朱元紹治傷，我得告訴你，西北三狠是有規矩的，誰認識他廬山眞面目，他就得要殺掉誰，大吉堡隆興店的店小二何三爹，就因此而掉了性命，何三爹還替他隱瞞了我，庇護了他們數天，到頭來也是難免一死。」

雷震宇聽聞此說，面色突變，原來昨天晚上，三狠用金蟬脫殼之計，人面狠祖天壽引了卜萬蒼等人趕去麻子嶺之後，姬羽便帶了朱元紹，連夜去訪茂林鎮來，施展飛簷走壁的輕身功夫，闖進樓中，把雷震宇從被窩中提了出來，操刀威脅，勒令雷震宇馬上爲朱元紹醫治。

雷震宇推却不得，亮燈展刀用鉗，將射在朱元紹身上的毒火青燐砲箭鉗取出來，可是毒已入骨，急猝間不能將燐毒刮清，祇敷上解毒藥膏，遂坦然告訴朱元紹道：「敷了解毒藥膏，性命可保無妨，祇是毒已入骨，勢必殘廢，要徹底將毒刮清根治，需時甚久，少說也要一個月之久。」

在雷震宇是爲了保持千葉藥王之盛譽，對傷者說個明白，但朱元紹聽在耳裡，心中一急，便下了狠心，立刻說道：「仇家追得我急極了，不能在此間躭擱一個月之久，但是，你必須爲我根治這創傷，現在把你妻子帶去作人質，隨後通知你前來爲我醫治，不許洩漏我們的行踪。」

雷震宇夫婦情深，就爲了妻子被擄而呆若木鷄，通宵達旦呆在樓上，不敢聲張，甚至卜萬蒼這般提點他，他也不敢吐實，但卜萬蒼何等機警，他否認爲朱元紹療傷，卜萬蒼也不迫他承認，他招呼金砵禪師等大夥兒進來，把他看管着，因爲卜萬蒼也知道朱元紹中毒甚深，雷震宇雖有千葉藥王之綽號，必不能一下子醫癒朱元紹，所以把雷震宇看管着，要從雷震宇身上找出三狠之行踪。

卜萬蒼這個主意不差，但雷震宇却急得似是熱鍋上的螞蟻，因爲卜萬蒼等賴着不肯走，而他是開店賣酒，不能將卜萬蒼等驅逐，他明知朱元紹擄了自己妻子范嫩娘去，定然要脅自己去醫治創傷，祇是不知朱元紹甚麼時候才派人來罷了，萬一朱元紹派人

來了，看見卜萬蒼等仇人在此，豈不是范嫩娘的性命難保。

他焦灼之情，卜萬蒼冷眼旁觀，看得一清二楚，於是，嘿嘿冷笑道：「雷大夫，你的心事我看得出，不要說別的，半天裡不見你的妻子出來當爐賣酒，我就知道得十分清楚，可是，你若肯跟我們合作，保證你夫婦安全，不瞞你說，這一次，咱們長白、崑崙、少林三派，聯合武林高手，定要剿滅西北三猿，只要發現猿踪，三猿就得喪命，我們由秦嶺迴峯谷追殺他們到這裡來，千里迢迢，決不半途而廢。」

卜萬蒼雖然說得這般堅決，雷震宇為了妻子之安全，仍然是不肯合作，反而破口大罵道：「你們是無賴，我這間是賣酒的酒館，不是客店，你們喧賓奪主的踞着，使我買賣也做不成，是何道理？」

倒是衝天鶴朱一家好計謀，裝作生氣之狀，憤然道：「我們三大派掌門，難道是無賴的麼？只是為了不忍見你也死在西北三猿手上罷了，既然你執迷不悟，好吧！咱們就不管你的閒事。」說罷丟下了一錠銀子，便和卜萬蒼等離開酒館而去。

他們男女六衆，人手多了好辦事，雖然離酒館，住在鎮上的客店裡，却使梅江青與郝平二人輪流的暗中監視雷震宇。

就在是日晚上，有一匹騾子直到酒館門前，騾背上跳下一個店小二打扮的漢子，走進來，雙眼四下端詳了一週，便對着雷震宇問道：「你可是姓雷的麼？」

雷震宇等候了一天，才等候到這人來，當下低聲答道：「在下正是千葉藥王雷震宇，你是受人差遣前來的麼？是姓朱的差遣，還是姓姬的？」

店小二搖了搖頭道：「都不是，差遣我來的是姓范的婦人，她要我帶個口訊給你，請你馬上到十二里舖子張王店去。」說完之後，騎上騾背走了。

十二里舖子是個小鎮，距離茂林鎮八十里。雷震宇為了妻子范嫩娘，那管是天涯海角，匆匆上馬出門，郝平看得清楚，立即回客店去報告，朱一家就使他和梅江青僱牲口跟踪，並吩咐二人千萬不要現相。

郝平、梅江青遙遙的跟踪了一整夜，才見雷震宇走進了十二里舖子去。這時已是深夜的五更天，家家戶戶俱已關閉門戶，雷震宇獨個兒在街上找，找張王店，誰知就在橫巷中，突然跳出一人，一下子將他從馬上抓了下來，明晃晃的大刀在頸子上架着，低聲喝道：「你這斷不想活命了，我使你渾家差人去召你來，為的是替我老二治傷，你却膽大得很，竟然帶了我的對頭來，饒你不得。」

雷震宇這才認得抓自己下馬的人是黑大猿姬羽，連忙否認道：「不，我沒有帶人來，並且為你們掩飾。」接着便將卜萬蒼等人找到店裡經過說出。可是姬羽並不就此相信他。

用手一指道：「你看，這不是有兩騎人馬麼？」

雷震宇回頭一望，果見遠處有黑黝黝的兩團黑影，是人是馬看不清，但他却一迭連聲道：「我當眞沒有帶誰來，說不定他們自己跟踪的，這不關我的事。」

姬羽一抬腿，提着雷震宇上馬，撥轉馬頭，豁喇喇的絕塵而去。

雷震宇駭然道：「我妻子是要找到十二里舖子張王店，你領我上那兒去？」

姬羽沉聲一喝道：「住口，後面可有人趕來啦。」

他說的一點不假，郝平、梅江青二人兩匹馬飛馳而來，雖然距離了一段路，未能趕上，而且很快的，就在大路上的彎角處，姬羽縱馬走進高粱地去。藉蓬蓬密密的高粱掩護，避過了來騎的跟踪，直至郝平、梅江青二人，走過了大路的彎角很遠，姬羽才從高粱地躍馬而去。折回十二里舖子，一口氣跑到客店的後門，棄馬躍進店裡。

此時，天色吐亮，雷震宇看得清楚，黑暗的房子裡，躺着一人，細的一人，細得正是他的妻子范嫩娘。他忙上前去，正要開口，姬羽一掌掩住他嘴巴，低聲喝道：「你帶了藥來麼？」

這一問，雷震宇由心底冒出一股寒氣來，因為他急急忙忙的來到了十二里舖子，只道范嫩娘已脫離了險境，住在張王店，等候他前來，所以沒有帶醫療藥物。姬羽這一怒，殺機頓起，手提大刀便砍，幸虧朱元紹及時喝止，道：「老三，權且饒地一命。」

接着便對雷震宇道：「你這傢伙，本該把你一刀殺了，只是我性命比你性命要緊，這才饒他不死，可是，我得告訴你，趕快回去把藥物拿來，這一回，如果不替我治癒，你夫婦也休想活命了。」

旭日的朝陽射進來，雷震宇看見他妻子范嫩娘頭髮蓬亂，淚痕滿面，鮮紅嫩蕊般美人兒，却變了楚楚可憐相。正欲安慰她幾句話，然後分袂，可是范嫩娘搖頭晃腦，雙眼盯住黑大猿姬羽。

雷震宇只道渾家畏怯黑大猿兇悍罷了，那知道自己妻子已給黑大猿汚辱，更不知道妻子搖頭晃腦之示意。

雷震宇重回茂林鎮途中，半路上給郝平、梅江青二人截住，梅江青狠狠的說道：「你這傢伙，準是為朱元紹治傷，倘不，用不着鬼鬼祟祟的走了一夜路。」

雷震宇否認道：「不，我如果為人治傷，必須携帶藥箱，看！我甚麼也沒有帶。」

梅江青盯了他一眼，厲聲叱喝道：「那你為甚麼鬼鬼祟祟的夜行，為甚

麼在大路上的彎角避逃我們？」

這一連串的問話，雷震宇都不敢據實回答，他就索性不答，他恃着路上白天人多，梅江青不敢難為他。

一行三衆，回到茂林鎮，梅江青將跟踪經過告訴了朱一家，朱一家微微笑道：「用不着再盯梢了，三猿的行踪我已然知道，雷震宇既然已到了十二里舖去，定是朱元紹匿藏在那邊，要雷震宇去醫治，我們過幾天往十二里舖子走好了，這是小鎮不愁找不着的。」

朱一家說得這般肯定，衆人也就放手不管雷震宇之行動，省得打草驚蛇，可是當雷震宇再到張王店時，却不見了范嫩娘，也不見了姬羽，訝然四顧。

朱元紹告訴他道：「你不用張望了，是我叫姬老三將你妻子送走的，可是你別心急，她安全得很，你好好的用心為我治療毒傷吧，不久我讓你夫妻團聚就是了。」

到了這個地步，雷震宇想不替他療治也不能，因為范嫩娘在那裡，只有他知道，只好盡心盡力的醫治他，也不再回茂林鎮去，因為怕梅江青郝平等跟踪他。

其實，雷震宇這個害怕是多餘的，朱一家、卜萬蒼等人已全到了十二里舖子，而且也暗暗到達了張王店，只因卜萬蒼、朱一家二人，認為三猿只有一猿在此，如果就此拘捕哮天猿朱元紹、祖天壽、姬羽定然知道，倒不如稍待些時，待朱元紹傷勢痊癒之後，他去找祖天壽、姬羽時，這才一網將他們打盡。

由於這個原因，衆人都不動手，只是暗中的監視而已。

光陰易逝，轉眼兩旬，朱元紹在雷震宇施用刮骨療毒醫術，浸入骨髓之燐毒已拔出，只待傷口恢復，便即復原，雷震宇便對朱元紹說道：「我已替你治好創傷，武林人，黑道白道也得講究信諾，我妻子在那裡，你現在可以應該還給我呀。」

朱元紹笑道：「雷大國手，事到如今，我不妨對你說個明白，我們在三大派掌門、六大武林高手追殺之下，行踪怎麼樣隱秘，在中原地方，也難以逃避他們的追踪，所以我們打定主意，做一宗大買賣，揚帆出海，遠走海外，以避仇家，我見你醫術高明，所以想你也一起跟我們走，到海外去，因為這樣我們才不用幹掉你，否則留下你在茂林鎮，勢必洩露我們西北三猿之行踪。」

雷震宇連忙懇求道：「千萬不可如此，我不能跟你們到海外去的，我祖宗墳墓都在茂林鎮，我答應你不洩露你們的行踪好了，事實証明，我至今還沒有向人道出你們在這裡隱居的呀！」

朱元紹哈哈一笑道：「隨你，你不跟我們走也行，但是，你的妻子已由姬老三護送了去。」

這是個要脅，雷震宇為了夫婦團聚，不能不跟着他走，所以在朱元紹傷勢復原，離開張王店時，服服貼貼的跟着他上路。

長路漫漫，雷震宇跟他走了幾天，忍不住問道：「你到底帶我往那裡去？是做買賣還是到海外去，總得說個明白。」

朱元紹哈哈一笑道：「兩樣都是，但最先的去處是領你去會妻子。」

這是雷震宇最中聽的一句話，特別興奮，再不詢問。那天到了扶風，那是大城市，行人熙來攘往，可是，就走入城時，卜萬蒼如影隨形的尾隨於後。這麼一來，不但雷震宇吃了一驚，朱元紹心中也是一怔，但是，他旋即恢復鎮定，偕雷震宇往玉瓊樓客店去。

投店後，朱元紹鄭重的對雷震宇道：「卜萬蒼這老頭跟着你我進城，我的行踪已給他發覺，但不要緊，要緊的是你得和我們合夥做買賣。」

雷震宇吃驚地道：「你不是說帶我和妻子相會麼？」

朱元紹答道：「正因為帶你和妻子相會，所以才得趕快做完這一宗大買賣，不滿你說，祖老大姬老三早到了扶風城，安排劫二財神寶庫，只待我動手而已，咱們今天晚上就得要立刻動手。」

這委實是突如其來的消息，不但出乎雷震宇意外，也出乎一路上跟踪而來的三派掌門、六大武林高手意料之外，誰也想不到朱元紹才到扶風城就動手行劫。

原來朱元紹在十二里舖子張王店中，便定下了計策，使黑大猿姬羽帶同范嫩娘先到扶風城，和人面猿祖天壽會合，僱了一條大船，靠在城外白沙灣埗頭，準備搶劫二財神寶庫後，驅車出城，趁船逃走，他威脅雷震宇合夥行劫，並不是放棄了他們的規矩，不殺雷震宇夫婦，是怯畏卜萬蒼的青燐砲箭燐毒厲害，所以在未劫寶庫之前，還把雷震宇留在身邊。

朱元紹這一部署，是恐怕卜萬蒼、朱一家等人，萬一找到挾風城來，會掀起一場惡戰。

朱元紹雖然佈置得計劃週詳，但仍然百密一疏，原來雷震宇因為會不着妻子，他認為朱元紹食言無信，不守諾言，想到范嫩娘在張王店中被縛的情形，他更加氣憤，把心一橫，也就不顧言諾。

要知道雷震宇是個黑道大夫，往常跟黑道中人往來得多了，他雖不幹綠林勾當，却也曉得江湖上的事情，卜萬蒼隨着朱元紹進城，自然會跟踪玉瓊樓客店來，他為了要報復朱元紹不守諾言，就乘朱元紹吩附店小二僱車時，悄悄在牆壁上寫下了一行字。

這叫做有心計算無心人，朱元紹那裡知道他有這一手，匆匆和他一起

登車，吩咐御者往大鴻樓酒館。

但是，到了大鴻樓之後，朱元紹又對御車者道：「時候還早，我朋友沒有這麼早到來喝酒的，先往白沙灣走一轉吧！」

好陰險的朱元紹，就在白沙灣途中，把御車者殺掉，這才駕車直奔二財神莊院而來。雷震宇看他這般下手狠毒，後悔那天不接受卜萬蒼的忠告。

此時已經三更後，朱元紹把車子停在一座院落深沉的大莊院門前，用手一指道：「雷大夫，這就是二財神寶庫的所在，看！二財神這一座巨大莊院，家財不少啦，告訴你，這莊院的主人姓李名施務，以前在京都幹戶部侍郎的，所以地方之人都稱他為『二財神』，因為大財神當然是戶部尚書，總管天下錢財，他官居侍郎，是戶部裡次一級的官員，他寶庫裡，不但金銀纍纍，而且還收藏了許多奇珍異寶，我們只幹這一宗大買賣，劫了寶庫，到海外去隱姓埋名，子孫三代也吃喝不盡了。」

他說完之後，就在車中連擊三掌，瓦面上立刻有人也响了三掌。

朱元紹說道：「老大、老三都到了，是等候我們前來動手啦。」

就在此時，兩條黑影，從瓦面上飄身躍下來，殘月之下，髫髯滿頰，肋下佩刀的正是黑大狠姬羽，三綹長鬚飄洒胸前，背負長劍的是人面狠祖天壽，二人走到身旁，祖天壽便對朱元紹道：「賢弟，你的計劃好極了，甚麼也順利了，」接着又對雷震宇道：「雷大夫，你攜備了藥箱麼？」

雷震宇說：「已然帶在身邊，可是我妻子在哪裡？」

黑大狠姬羽插口道：「這美人兒我不會難為她的，早安置她在船艙裡，時候不早了，咱們動手吧，這個時候，正是李施務開寶庫玩寶的時刻。」

雷震宇看他說得這般神氣，心中暗想：這傢伙，定然早已打聽清楚，說不定他就是卧底的了。

黑大狠姬羽一縱身拔地而起，躍上牆頭。人面狠祖天壽也對朱元紹說：「老二，你準備毒鏢，萬一有人追踪時接應。」

朱元紹一手掏出兩支毒鏢，扣在掌中，另一手往上一揮，說聲：「去吧，有我在此把風，就是三派掌門、六大高手到來也無妨事。」

雷震宇心中暗想道：「好不要臉的傢伙，如果你不畏怕三派掌門人、六大武林高手，也用不着鬼鬼祟祟的行動，駕車兜圈子，怕人跟踪啦。」

人面狠祖天壽、黑大狠姬羽才竄上瓦面，走進莊中之後，六條人影風馳電掣而來，他們好像事前知道似的，左三右三，六人一齊撲到車旁來。

殘月之下，看得分明，左邊三個是金砵禪師、卜萬蒼及鐵掌神拳郝平，右邊却是崑崙三鶴。

好兇悍的哮天狠朱元紹，他一見三派掌門、六大高手突然襲到，他右手扣住的二枚毒鏢，不並射擊敵人，却以鏢尖抵住雷震宇，左手繩轡一抖，策馬驅車，豁喇喇向前跑，口中破口大罵：「姓雷的，你幹的好事，我好意邀你合夥，你却勾結他們，拚了丟却老大、老三性命，也教你活受罪。」

他的駕車本領巧妙得很，口中在說，手控着繩轡，拽車的牲口，騰躍的狂奔，竟能避過三派掌門、六大高手的襲擊，驅車疾馳。

雷震宇在車上，登時嚇得發抖，險些兒摔下地去。

驚魂甫定，耳邊已聽得卜萬蒼高聲呼叫道：「往那裡去，教你再嚐嚐我的青燐砲箭滋味。」

嘩啦一聲，青光陡現，這麼一來，不但嚐過青燐砲箭厲害的朱元紹嚇瘋了心，雷震宇也啊喲一聲的驚叫，眼前為數十點火花四射，落在車中，朱元紹、雷震宇都中了青燐砲箭，尤其是朱元紹，首當其衝，中得最多，饒是如此，他牙關一咬，扣在左手的兩支毒藥鏢已然甩出，卜萬蒼哎喲一聲，中鏢倒地。

朱元紹狂然抖起繩轡，策馬驅車而走，他認為只要逃到白沙灣埗頭，棄車上船，有雷震宇在身邊，來得及醫治，却不料雷震宇此時拚命扎掙，就在他兩支毒鏢甩出時，雙手扣住他咽喉，大叫道：「還我妻子。」

二人在車中搏鬥，金砵禪師、凌雲鶴梅江青、鐵掌神拳郝平却忙着救援卜萬蒼，因為卜萬蒼中了毒藥鏢之後，人已昏迷。

衝天鶴朱一家、閑雲鶴蔡九儀知道這二支毒鏢的厲害，餵了劇毒，飛步趕在車後，要奪取朱元紹的解藥。

此時，朱元紹咽喉被扣住，忙於動手還擊雷震宇，顧不得控轡勒轡，拽車的牲口，豁喇喇的狂奔疾馳，直向石欄橋撞去，雷震宇眼快，一見車向石欄橋撞，驚叫一聲，便想滾下地來，可是朱元紹橫了心，一定要同歸於盡，一手抓住了他，一手攀住車轅，不讓他跳下地去。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衝天鶴朱一家颼的一聲，由天而降，落在車旁，只一把，將絲轡扣緊勒住，將狂奔的牲口扯了回來，車輪也戛然一聲，停在石欄橋之前，閑雲鶴蔡九儀長劍一指，抵住朱元紹胸前，大喝一聲：「住手！」朱元紹還想掙扎，蔡九儀已點了他的靈台穴，這才將他制服。

雷震宇喘過一口氣道：「兩位道爺，往寶庫去要緊，人面狠祖天壽與黑大狠姬羽已進去，當心他們劫了寶庫逃走。」

朱一家、蔡九儀二人在玉瓊樓看見了雷震宇留字告警了，聽聞此說，二人齊聲說道：「雷大夫，你趕快向這傢伙取解藥，去救卜宗師，我們去了。」言罷，翻身疾走。

朱一家、蔡九儀各自施展了輕身功夫，飛奔莊院而來。照理，這一座深沉的大莊院，要找寶庫所在，少說也得花上了半個時辰，但是，由於時在深夜，莊中烏燈黑火，只有左邊跨院有燈光，他二人向着燈光之處走去，這才不費工夫找到。

說也湊巧，原來戶部侍郎李施務告老歸田之後，因為服官在京都三十年之久，不但官囊充富，而且收藏了許多奇珍異寶，尤其珍貴的皇上御賜給他的「千層玉印」和「沁海神珠串」，這兩件都是皇宮大內的寶物，因此，李施務怕強盜搶劫，不但建築堅固寶庫收藏，還不敢白天把玩這兩件寶物，每晚在三更之後，夜闌更靜，才獨個兒靜悄悄到寶庫去欣賞，以杜絕強盜覬覦。

當朱一家與蔡九儀二人到了跨院，隔窗張望，啊，燈光之下，看得分明，一個穿着員外衣裝的老人，正站在寶庫之門，左手拿着一個獅頭玉印，右手持着一條珠串，人面狠祖天壽仗劍抵住他背心，伸手便搶，黑大狠姬羽却手提大刀，站在一旁把風，雙眼直視這一條珠串，看得鬚髮俱張。因為這一串珠子，又圓又大，亮晶晶的光芒閃閃。

朱一家、蔡九儀看到此情，互相遞了一個眼色，一聲不响，猛地從窗外竄進去。朱一家撲擊人面狠祖天壽，蔡九儀獨鬥黑大狠姬羽。

兩個道爺，人到劍到，快如閃電，可是，他們這一竄，掀起兩股勁風，颯然有聲，人面狠猛然驚覺，回頭一望，看見朱一家巨劍刺到，也就連忙翻身一劍挑去，錚的一聲，將朱一家劍刃架住。

這一邊的黑大狠姬羽，也側身避過了蔡九儀的劍尖，掄刀便劈。

四個人，分兩組格鬥，金鐵交鳴，李施務驚魂甫定，他第一件事，就將獅頭玉印和珠串放回寶庫裡，砰然一聲把庫門關閉。

祖天壽見奪寶之事功敗垂成，牙齒咬得吱吱格格的响，恨恨連聲道：「姓朱的，我跟你拚了吧！」

於是，劍走中宮，使出八卦劍法，刷刷刷，一連三劍，全是險招，向朱一家的面門咽喉心胸等要害部位扎去。

那一邊的黑大狠姬羽也咆哮如雷，破口大罵道：「你們崑崙三鶴，我們西北三狠，河水不犯井水，為甚麼要糾集武林同道跟我們為難，由秦嶺趕到扶風城來，迢迢千里，難道是老天爺註定你們得死在我大刀之下。」

蔡九儀嘿嘿冷笑道：「不，老天爺註定你死在我的劍下才眞，可不是，哮天狠朱元紹，已在車中給我逮住了，你怎能逃得出我劍尖之下。」

哮天狠朱元紹在車中接應，那是早計劃好的，現在蔡九儀說他在車中被擒，言語中與事實相符，不由黑大狠姬羽不信，心中一驚，手中刀法走了樣，一招漏着，蔡九儀的長劍便乘隙刺了進去，刷一聲便扎在姬羽胸前，鮮血直冒，登時立刻倒斃地上，剩下來的人面狠祖天壽孤零零的那敢戀戰，於是，三十六着走為上着，虛刺一劍，便想逃走，可是朱一家並不放過他，大喝一聲，如影隨形的緊躡其後，劍尖已刺到他背心來。

人面狠祖天壽正欲側身一躲，一口劍快如逐電，迎頭劈下，「喀」聲劈下了他半邊頭顱，腦血迸射，一命嗚呼，原來這一劍是蔡九儀的絕招劍法，名為「棒打九重」。

蔡九儀連斃二狠，李施務立刻拜倒地上，叩謝他救命之恩。

蔡九儀用手一指道：「救你老爺的是他，他是崑崙派掌門人朱一家，綽號衝天鶴。」

李施務趕忙向朱一家道謝，朱一家微微一笑，道：「不用多禮，我們還有同伴受傷，暫時得借寶莊一席之地。」

李施務聽聞他們有同伴受傷，立刻說道：「兩位道爺請歇息好了，我馬上叫人大開莊門等待是也。」

不一會，莊門開處，李施務親自率領僮僕，亮着燈籠走出來。此時，金砵禪師已將卜萬蒼抱着，鐵掌神拳郝平也把雷震宇扶了進莊來，走在最後的凌雲鶴、梅江青，因為男女授受不親，她不舁哮天狠朱元紹，却扯着他一條腿，拖了他進來。

各人到了大廳上，別的不管，忙着救人，幸虧卜萬蒼身上帶有療治青燐砲箭的解藥，朱元紹也有醫治毒鏢的解藥粉。從他二人身上取出解藥救治，不消兩箋茶時間，卜萬蒼雷震宇雙雙恢復元神，又從朱元紹口中得知范嫩娘給囚禁在船艙裡面，李施務忙派管家把范嫩娘也帶了回來。

范嫩娘看見黑大狠姬羽的屍體，狠狠的踢了兩脚，然後倒在丈夫懷裡，哭個不休，嚷要尋短見。

這情形，老於世故的卜萬蒼，已看出事有蹺蹊，便對雷震宇說：「要是你早聽我的勸告，據實直說，不為作惡多端的三狠隱瞞，你不會歷險受驚，也不致殃及妻子受辱。」

范嫩娘又羞又憤的說：「那天晚上，我叫他不要為朱元紹醫治了，他害怕姓姬的剮他宰他……」

姓姬的就是黑大狠姬羽，卜萬蒼指住朱元紹說：「雷大夫，姬羽已死，祖天壽也亡，你要替妻子報仇，就宰了這傢伙吧！」

這從來醫人不殺人的黑道名醫雷震宇，此刻，因為妻子被辱，也就惡狠狠的提起刀把朱元紹連劈幾刀。

誅滅三狠之後，三派掌門、六大高手，也就完了一宗心願，替江湖武林道上除去一大害，稱心悅意的各自回去，只有雷震宇因為妻子受辱，後悔不及。

（全文完）

上文提要：七年來于劍萍男扮女裝改名小荷花歷盡艱辛與苦辣，變作金老闆的搖錢樹。一天被乞丐和尚當衆揭穿老闆的騙局陰謀並救出于劍萍，從此脫離苦海上泰山學武藝。光陰似箭，一晃又過十年，于劍萍已成「追風鷂」匕首神手，而俞化圖除精通十八般武藝外，更擅輕功，師父送給「鐵爪雕」渾號。兄弟倆各奉師命下山，適巧在當年失散舊地重逢，生離死別無限唏噓訴別情……



三期完武俠故事／文·雁飛雲　圖·飛可

燕山雙鷹

鋤强扶弱除暴君　燕山雙鷹英名揚

于劍萍將油燈捻小，屋中只有一綫微弱的光，他趴伏在桌子上佯作喝了痲藥酒，大聲喊了一聲：「伙計，快……快來呀！」俞化圖卻悄悄躲在門後。

只聽院中一陣脚步聲傳來，店伙推門走進屋內，假作關心地問道：「客爺，你有甚麼吩咐？」

俞化圖突然從門後竄出，大吼一聲：「狗東西，竟敢暗算我們，你還想走嗎？」說着奔了過去，「銀龍探爪」，大力金剛掌直擊店伙前胸，那店伙「哎呀」一聲，知道藥酒害人的計劃落了空，見對方來勢兇猛，不敢硬接，急閃身躲過來掌，順手抄起一把椅子，喊了聲：「看打！」揮臂向俞化圖扔了過去。

「鐵爪雕」俞化圖不躲不閃，「嘿」地一聲大叫，一掌擊去，只聽「啪」地一聲，木椅粉碎。

店伙一見，嚇得魂飛魄散，轉身欲奪門而出，俞化圖怎容惡徒脫身，奔過去伸右手食、中二指在他軟痲穴位輕輕一點，店伙「呀」了一聲，立刻癱倒在地上。

俞化圖探身，單臂抓起店伙狠命一扔，就像老鷹抓兔一樣，把店伙摔到房屋角落裡。然後朝于劍萍作了個手式，轉身站到門旁向外望風。

于劍萍從腰間拔出一把尖刀，逼到店伙跟前，低聲喝道：「說實話，誰叫你來害我們的？若有半句假話，立即宰了你！」

店伙被俞化圖點中軟痲穴位，未點他啞穴，雖然全身不能動彈，但卻可以說話。他囁嚅地道：「啊，好漢饒命！我是身不由己的，這全是掌櫃命我幹的。」

「我們與你們掌櫃無寃無仇，他爲何要加害我們？」于劍萍質問道。

「這個……這個……」店伙吞吞吐吐，不肯直言。

「快說！」于劍萍晃了晃尖刀，喝了一聲。

「啊！是！」店伙驚慌地道：「我說，我說，剛才二位進店，被我們掌櫃的一位朋友看見，他請掌櫃爲他報仇，所以才在酒中下了痲藥……」

「你們掌櫃叫甚麼名字？那個朋友又是誰？」于劍萍問道。

店伙道：「我們有兩位掌櫃，一個叫鄭鐵虎，綽號『喪門神』；另一位叫薛蛟龍，綽號叫『黑無常』，專門做些黑道買賣，在江湖中也算是出了名的英雄。他的那位朋友就是『小旋風』喬半仙，他們正在店房後院等待消息呢！」

俞化圖插了一句：「那喬半仙可是在集鎮上擺卦攤的算卦先生？」

店伙點頭：「啊！對！對！不過那是他作掩護的一種手段，實際上他是黃土崗山寨的一位寨主……」

「哦！」于劍萍說：「原來如此，我倒沒看出他是這樣一個人物！」

店伙連說：「我說的全是實話，決無半句虛言，求好漢高抬貴手，饒我一命！」

俞化圖走過來說：「我們不殺你就是了，但你不能破壞我們的計劃，暫時先委屈你一下吧！」說着，用幾塊破布堵住了店伙的嘴。「雙鷹」兄弟倆眞是一身是膽，他們熄滅了油燈，悄悄關好房門，一前一後直奔店房後院而去。

此時，繁星閃爍，月掛高天，大地黑沉沉，四外寂靜異常。

店房中的客人大都入睡了，每間房都傳出輕重不同的鼾聲。俞化圖在前，于劍萍在後，二人左拐右繞，很快來到店房後院的一座月亮門前，雙門微掩，二人推門入院，在一棵大樹上掛着一盞風燈，亮如白晝。

院內很寬敞，中間三合土墊地，十分平整，顯然是個練武場地，旁邊是兵器架，架上刀槍劍戟等一把利器閃着寒光。三間高大的北房燈火通明，從屋中傳出猜拳行令、男女調笑的聲音。

俞化圖一皺眉，回頭看了二弟一眼，于劍萍會意，二人躡足潛踪，毫無聲息地來到屋門前，一左一右靠近窗戶，從縫隙中向屋中察看。只見屋內正中擺着一張大圓桌，在圓桌正面坐着一人，骨瘦如柴，年過五旬，正是那集鎮上擺卦攤的喬半仙，左右各坐着一人，這二人約在四十歲上下，身材魁梧，相貌兇惡，這大概就是那「喪門神」鄭鐵虎和「黑無常」薛蛟龍了。

三個人懷中各自摟抱着一個妖媚的女人，這是鄭、薛二人爲了招待喬半仙，特意從花枝妓館找來的妓女，幾個人正在喝酒調笑着。旁邊還有五、六個大漢侍候、陪坐。

只聽一個女人說道：「薛大爺、鄭大爺，你二位近日生意不錯吧，又宰了幾條『肥牛』？準是發了大財。」

另一女人說：「那還用說，二位大爺做的是無本生意，你們吃肉也得讓我們姐妹啃啃骨頭啊！」

鄭、薛二人哈哈大笑，摟着懷中女人說：「哈哈，你們姐妹的嘴眞甜，好好侍候大爺，自然會有大把銀子流入你們的腰包！」

女人眉開眼笑，在鄭、薛臉上親了幾口，浪聲浪氣地說：「那我們就先謝謝二位大爺了！」

喬半仙突然問了一句：「二位賢弟，怎麼那個伙計還沒回來？莫非發生了意外？」

鄭鐵虎擺着大手，毫不在意地說：「喬兄請放寬心，我那店伙機靈得很，兩個初入江湖的鼠輩，很好對付的！」

喬半仙老謀深算，搖着頭說：「不，不，那兩隻鷹十分厲害，且都是名師之徒，不可輕視啊！」

薛蛟龍大笑着說：「喬大哥如何長那兩個小輩的威風，等一會我要親自把他們開膛挖心！」

話音未落，忽聽「啪」地一聲爆響，屋門被一種强力震開，背靠門坐着的一個匪徒身子往前一栽，險些趴在桌子上，滿屋的人皆大吃一驚，幾個女人不由尖聲叫了起來。這時院中有人高聲說道：「大膽匪徒，竟敢開黑店害人，還不滾出來受縛？」

鄭鐵虎推開懷中女人，抓起一把椅子扔出門外，隨即竄至院中，緊接着薛蛟龍、喬半仙率領衆匪先後奔出。

鄭鐵虎擧目觀看，見院中站定二人，一位豹頭環眼，不怒自威，另一位五官清秀，眼睛閃光，正是「雙鷹」兄弟俞化圖和于劍萍。

鄭鐵虎大吼一聲：「江湖小輩竟敢老虎嘴邊拔毛，你們吃了熊心豹膽了嗎？」

俞化圖指着他問道：「你是甚麼人？」

鄭鐵虎說道：「我叫鄭鐵虎，江湖人稱『喪門神』，你既敢登門叫陣，想必有驚人本領，請先報個萬兒吧！」

俞化圖說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俞雙名化圖，人稱『鐵爪雕』！」

鄭鐵虎大笑一聲，說：「我不管鐵爪雕，鋼爪雕，來，咱們大戰一百合！」說着，擺開架式就要動手。

于劍萍走前一步，說道：「殺鷄焉用牛刀，大哥，你先歇歇，待我拿下他！」

對方薛蛟龍亦走出，與于劍萍抱拳拱手，互通姓名後，二人亦戰鬥在一起。

這薛蛟龍身法輕快，出招迅速，而且一招一式皆奔致命要害部位，眞是陰損毒辣之極，難怪諢號叫「黑無常」。

但「追風鷂子」于劍萍在泰山金頂玉皇觀隨老武師「草上飛」陸羽陸浩然潛心習武十餘年，頗得武當派內家功法的精髓，擅長輕功、擒拿、點打三十六處穴位，自出師以來還未曾遇到過對手。今日二人戰鬥在一起，眨眼間已進行了三十餘回合未分勝負。

于劍萍見薛蛟龍面露猙獰，招法兇狠，立即施展絕技「武當內功八掌」對付敵人，此種功夫實非一般，一掌分爲八招，一招分爲八式，八八六十四式，出招如閃電，進式似流星，那「黑無常」薛蛟龍漸漸落了下風。

二人又戰了五、六回合，正好碰了個照面，薛蛟龍進步欺身，左拳劃了一個弧形，右拳「黑虎掏心」直擊于劍萍前胸。于劍萍側身閃過來拳，左掌橫捋對方手腕，右手駢食、中二指，朝薛蛟龍肩井穴便點。

這種招術十分迅速，疾如電光石火一般。薛蛟龍不敢怠慢，忙甩肩頭避開來掌，右掌翻起，「葉底偸桃」，擊打對方軟肋。

于劍萍脚下用力，一個旋身，已繞到敵人身後，揮起一掌，朝他後腰命門穴便擊，薛蛟龍知道不妙，連續向前竄了幾步，剛剛拿樁站穩，那知于劍萍輕功確實有獨到之處，他施展「登萍渡水」的功夫，騰身躍起，快如箭矢，跟踪而至，單臂探出，在敵人軟麻穴位重重地點了一下，薛蛟龍哪還躲閃得及，立即「呀」了一聲，癱倒在地上。

鄭鐵虎一見，怒吼一聲，從兵器架上抄起一把鋼刀，惡狠狠向于劍萍撲了過來。

「鐵爪雕」俞化圖道：「二弟閃在一邊，我來對付這個『喪門神』！」說着奔過去與鄭鐵虎戰在一起。

雖然鄭鐵虎手持利器，俞化圖仍是赤手空拳，並不把敵人放在心上。

鄭鐵虎一把鋼刀上下翻飛，施展的竟是「五虎斷魂刀」，這一趟刀法十分兇猛、厲害，確有幾年的功夫。

俞化圖一出手就使出少林絕技一百零八式「羅漢拳」對付敵人。

鄭鐵虎刀法嫻熟，但對付俞化圖一雙鐵掌，卻討不到半點便宜。

二人鬥了二十餘回合，俞化圖突然加緊進招，使出大力金剛掌，掌法連環，挾着風聲，連擊敵人致命部位，鄭鐵虎額頭淌出冷汗，手忙脚亂起來，稍一走神，俞化圖猛然縱起，疾如鷹隼一般，大喝一聲：「鼠輩，看打！」左掌擊打敵人面門，鄭鐵虎驚慌失措，並未看出這是虛招，急忙橫刀向上找對方左臂，這樣整個胸部就暴露了出來，俞化圖要的就是敵人這一手，大力金剛掌左右連環，左掌遞出虛晃，緊接着右掌「銀龍探爪」，快如閃電，金剛掌正擊在匪徒前胸，鄭鐵虎「哎呀」一聲慘叫，一股鮮血從口鼻中噴出，頓時栽倒在地，一命嗚乎。

七、八個小匪徒見頭兒喪了命，齊抄起棍棒刀槍把「雙鷹」兄弟圍在了當中，俞化圖和于劍萍一陣大笑，二人施展開身手，竄高縱矮，閃展騰挪，指東打西，擒拿點穴，不一刻便把衆匪徒打得鼻青臉腫，臂斷腿折，一個個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俞化圖扭頭尋找那老奸巨猾的喬半仙，已不見了踪影。

于劍萍掏出尖刀在一個小匪徒面前一晃，喝問道：「你，想活命嗎？」

那小匪徒跪地求饒：「好漢饒命！好漢饒命！」

于劍萍問道：「那喬半仙哪裡去了？快說！」

小匪徒忙說：「他，他是黃土崗山寨的二舵主，準是逃回山寨去了！」

于劍萍又問：「黃土崗在甚麼地方？」

小匪徒：「正東方向，離此地三十里！」

于劍萍聽罷，點了點頭。

俞化圖撕下一塊布，蘸血在墻上寫着：「匪徒狠又兇，黑店傷人命！為民除禍害，燕山兩隻鷹。」

* * *

這是個晴朗的天氣，藍天萬里，白雲輕飄，微風吹拂，綠枝搖晃，郊外路旁開着五顏六色的野花，幾隻鳥兒在空中飛舞、鳴叫。觀此美景，令人心曠神怡。

天已過午，俞化圖和于劍萍兄弟倆不緊不慢地往前行走着，他們且談且行，飽賞着旅途的風光。不知不覺已走出二十餘里路程，兄弟二人正想找人打聽一下，忽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和嘈雜的喊叫聲，中間還夾雜着女人的啼哭聲。

「這是怎麼回事？」兄弟倆彼此看了一眼，感到很驚訝，決心要弄個明白。此刻，只見前邊跑過來幾輛帶蓬騾車，車上的人穿着華麗，但臉上卻現出驚慌、焦急和痛苦的表情，許多人嘰嘰喳喳地議論着，幾個女眷捂着臉嗚嗚啼哭……騾車很快來到「雙鷹」兄弟跟前，俞化圖大踏步站到車前，張開雙臂喊了一聲：「諸位，請停一下！」

騾車立刻停住了，車上的人睜大驚恐的眼睛，不禁脫口喊出：「啊！又碰到了强盜！」

于劍萍走到騾車旁，和顏悅色地說：「諸位別誤會，我們也是行路的客人，看你們驚慌失色地奔跑，想是遇到甚麼事嗎？我們想打聽一下，也許能幫些忙！」

這時，一個四十歲左右、穿一身絲綢褲褂中年人忙跳下騾車，朝二人一抱拳，說：「二位英雄請了，敝人潘有財，我這裡有禮了！」

「雙鷹」兄弟抱拳還禮。

于劍萍問道：「潘先生，你們如此逃奔，莫非遇到了甚麼事嗎？」

俞化圖說：「如果需要我們幫忙，我們弟兄當盡綿薄之力！」

潘有財「唉」了一聲，說道：「實不相瞞，我們遇到了强盜！」

俞化圖：「哦！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强盜行動，眞是膽大包天了！」

潘有財說：「敝人久在德州經商，幾十年也積蓄了一大筆錢財，這次我偕同一家老少返回故鄉太平鎮探望親人，因攜帶東西較多，顧用了幾輛騾車，沒想到行至黃土崗地方，忽從山上竄下幾十名强盜，爲首一個大漢只有一隻胳臂，自稱叫『獨臂天王』，十分厲害。他們把兩輛裝有錢財和細軟首飾的騾車劫上山寨，我的老父親稍有違抗，那獨臂强盜揮起鋼刀竟把老人家劈死於路旁，他還指揮手下人把我的妻妹及小女一同搶上山去。我苦苦央求那獨臂强盜，願把所有金錢奉送，只求他高抬貴手，放回兩個未出閣的姑娘。那獨臂大盜十分兇狠，命手下人揮舞利器亂殺亂砍，我們只得逃離黃土崗，想不到竟碰上了二位好漢……」

俞化圖一聽氣得五臟冒火，七竅

生煙，他轉身對劍萍說：「二弟，此事我們一定要伸手管一管！」

于劍萍點點頭說：「對！那喬半仙正是黃土崗的二寨主，這筆帳要一起算！」

他沉吟了一下，繼續說：「不過，先禮後兵，我們按照江湖規矩先去拜山，如他們交出喬半仙，放還搶上山的青年女子及金銀財物，此事亦可和平解決；如那獨臂大盜一意孤行，不聽勸告，我們只好以武力論輸贏了！大哥，你看好嗎？」

俞化圖說道：「嗯！如此甚好！」

于劍萍轉身對潘有財說：「潘先生，請放寬心，此事我們兄弟一定要管到底！你們暫時在前邊店房中歇息一下，明日我們必給你一個回信！」

潘有財高興地連連拱手作揖：「我一家人都會感激二位英雄救助之恩！我們在店房中靜候佳音！」說完，指揮着騾車疾行而去。

「雙鷹」兄弟邁開大步朝前行進，不一刻便來到黃土崗前。

「鐵爪雕」俞化圖精神抖擻地直朝山上走去，「追風鷂子」于劍萍警惕地睜大眼睛一步不離地緊跟在哥哥身後。二人往上走了約一箭地，忽聽「颯」地一聲，從一片樹林中射出一支冷箭，俞化圖急伸手將那支飛箭抓在掌中，朗聲大笑：「哈，來得好！」

隨着飛箭射出，從林中竄出十餘名大漢擋住去路，爲首一人二十餘歲，來到「雙鷹」兄弟面前，一抱拳說：「二位江湖朋友請了，你們到此有何公幹？請報個萬吧！」

俞化圖也抱了抱拳，說：「我姓俞，雙名化圖，綽號『鐵爪雕』；這是我二弟『追風鷂子』于劍萍。我們兄弟要拜見貴寨大當家的，請稟報一聲吧！」

那大漢朝「雙鷹」兄弟緊盯了幾眼，笑着說：「久仰『燕山雙鷹』大名，請略等片刻，我立即回報！」說着朝幾個同伙點頭示意，飛步向山上跑去。

不一刻，那小頭目匆匆跑下山，朝「雙鷹」兄弟抱拳說道：「二位英雄，我們當家的有請！」

俞化圖朝二弟劍萍點點頭，說了聲：「請帶路！」衆人朝山上走去。

原來所謂黃土崗山寨，就是座落在半山樹林中的一座破舊的古廟。古廟略加收拾，廟門前幾箭遠便佈置了手持刀槍的嘍囉兵，眞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擺出一副嚴密設防的陣勢。化圖、劍萍目不斜視，昂首闊步，絲毫未把這些放在心上。

廟門旁站着四個彪形大漢，手握鋼刀，瞪眼撇嘴，一付兇相。那小頭目陪「雙鷹」兄弟走到廟門前，忽從廟內走出三、四個人，爲首一人三十餘歲，中等身材，面色灰白，兩隻眼睛滴溜溜亂轉，閃着寒光。小頭目指着那人介紹說：「這位是我們山寨的三當家的！」

那人搶步上前，躬身施禮，滿臉堆笑，說道：「在下萬能，江湖人稱『白面狼』。我久仰『雙鷹』大名，一位是少林嫡傳，一位是武當門下，武功出衆，威震江湖。今日二位光臨黃土崗，眞使荒山生色，敝寨增輝，萬某從心眼裡表示歡迎啊！」

于劍萍走前一步，抱拳還禮，說道：「我們兄弟實是江湖後進，武林末學，承蒙三當家的熱情接待，十分感激！」

「白面狼」萬能一擺手，說：「二位英雄裡邊請吧！」

俞化圖、于劍萍大踏步走進廟門內，大殿中擺着幾張大圓桌，後邊是三把裝飾着虎皮、狼皮的木質靠背椅，這就是所謂「金交椅」了。

「白面狼」萬能揮手請「雙鷹」兄弟坐上座。化圖和劍萍很懂江湖規矩，知道山寨中的金交椅是專門爲幾位寨主設的，外來的客人如坐上金交椅，就意味着想要奪取寨主的地位。

二人都明白這個「白面狼」萬能心懷歹意，故意讓他們坐金交椅，這樣一方面是試探他們懂不懂江湖禮節，另一方面如眞坐上金交椅，他就以「奪取寨主地位」的罪名武力相拚，眞是心懷叵測，陰狠之極。

「追風鷂子」于劍萍思路敏捷，隨機應變，一語雙關地說：「寨主眞是熱心好客啊！我們很感謝你的盛情，日後定要報答！」說着與哥哥俞化圖坐在圓桌旁的椅子上。

「白面狼」萬能笑了笑，一屁股坐上金交椅，有人端來茶水，各自倒了一杯。萬能開門見山，問道：「請問二位英雄，今日來到小寨有何公幹？我願洗耳恭聽！」

俞化圖說：「請問貴寨大當家的沙老英雄爲何不曾露面？我們路過此地前來拜山，很想與老當家的一會！」

萬能笑道：「啊！我們大哥沙占山近日外出訪友，不在山寨，有勞二位白跑了一趟，實在對不起啊！」

于劍萍說：「那麼，貴山寨二當家的『小旋風』喬半仙可在嗎？我們也想會一會這位英雄！」

萬能搖搖頭說：「實在不湊巧，喬二哥也是外出訪友未歸，你們有甚麼事盡管與我說，在下可以全權作主！」

俞化圖說：「那好吧，請問萬舵主，今日貴寨可做了一樁買賣嗎？」

萬能冷冷地說：「我們天天都要做買賣，不做買賣，幾十口人喝西北風嗎？」

俞化圖已聽出萬能話中帶刺，但毫不理會，繼續說道：「據說，今日中午貴寨劫了一個商人的全部財產，還把兩個青年女子擄上山寨，不知可有此事嗎？」

萬能忽地站起身，陰沉着臉說：「有，怎麼樣？沒有，又怎樣？」

于劍萍仍和顏悅色地說：「我們和那商人素不相識，今日午後於途中聽說此事，特來請求寨主，那商人願把

全部資財奉送貴山寨，只求寨主高抬貴手，能把那兩名青年女子送還，不知萬舵主可肯賜我們弟兄這個薄面嗎？」

「白面狼」萬能冷笑一聲，說：「實不相瞞，我剛剛返回山寨，你們所談之事，我一概不知。不過，照山寨的規矩，我可以回答一句，已經入了虎口的東西，就別再想索要回去。請二位轉告那個商人，我們是佔山落草的賊寇，腦袋掖在腰袋上，幹的是玩命的買賣，從不曉得討價還價，到手的貨休想取回，想討還青年女子，那是白日做夢。實話告訴你們，那兩個娘兒已經做了大舵主的壓寨夫人了！哈哈！」

「鐵爪雕」俞化圖怒火滿腔，猛地站起身擦拳磨掌就要動手，但于劍萍急忙示意制止，他已瞥見大殿四周埋伏了不少匪徒。他站起身一把拳說：「既然萬舵主說到如此程度，我們再難相勸，告辭了！」

萬能陰陽怪氣地說：「二位英雄就這樣走嗎？」

俞化圖問道：「萬舵主要怎麼樣呢？」

萬能說：「我只想請二位露一手再走！」

俞化圖逼問道：「我們要是不願按照萬舵主的指示行事呢？」

萬能「哼」一聲，說：「恐怕尊駕很難離開黃土崗山寨吧！」

俞化圖哈哈大笑，聲若銅鐘，說道：「我們『燕山雙鷹』自入江湖行道，也曾會過多少位出類拔萃的英雄，卻還未遇到像你萬舵主這樣的人物。請問你有甚麼驚人本領，敢說把我們兄弟留在山寨？如果你能勝了我的一雙鐵掌，是殺是剮，悉聽尊便；如果你不能戰勝我，『燕山雙鷹』或去或留，就不會遂你萬舵主的心願了！」說罷，與于劍萍打了個招呼，轉身大踏步向殿外走去。

「白面狼」萬能喊了一聲：「呔！『鐵爪雕』休走，我要領教！」話音剛落，早已一個箭步竄到俞化圖身後，「銀龍探爪」，對準化圖後心突發一掌。

俞化圖受過高人眞傳，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倏地轉回身，喊了一聲：「來得好！」施展少林連環掌，疾如閃電，快似流星，左掌迎接對方來掌，右掌隨即擊出，只一眨眼的時間，萬能還未來得及換招，俞化圖的掌法太快了，一掌正擊在「白面狼」前胸，他「哎呀」了一聲，仰面跌倒。

可笑這位三寨主，吹噓了一陣，誰知動起手來走一合即當場落敗。「鐵爪雕」俞化圖走過去，像提一隻小鷄那樣輕鬆，單手揪住萬能衣襟，把他提了起來，猛揮右掌要下毒手，萬能嚇得臉色發白，急嚷道：「哎！好漢手下留情！」

俞化圖說道：「有勞萬舵主，送我們兄弟一程吧！」說着，像是很親熱的樣子，挽起他的胳臂，實際上化圖已經暗自扣住他臂上尺澤穴位，萬能只覺得半身酸痲，哪還有能力反抗，只得被俞化圖挾持着走出殿外。埋伏在四周的匪兵見頭目與對手並肩而行，怎敢貿然動手，一個個呆若木鷄，眼望着他們走出廟門外，卻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俞化圖挾持着「白面狼」快步走下黃土崗，來到那片樹林前，林中有四名放哨的匪徒，見「雙鷹」與三當家的挽臂走來，忙拱手施禮。俞化圖見已闖出黃土崗山寨，便放開萬能，笑着說：「有勞萬舵主相送，請轉告各位舵主，數日後我們定會重來拜山。告辭了！」說完，與二弟于劍萍大步離開黃土崗，踏上去集鎮的大道。

「白面狼」萬能呆楞楞望着「雙鷹」的背影，半晌竟未說出一句話，他像做了一場惡夢，心驚肉跳，忐忑不安，額頭上淌着黃豆般的冷汗珠。過了一刻，他一跺脚，狠狠地說：「日後必報此仇！」說完與林中匪徒返回山寨。

俞化圖與二弟于劍萍返回集鎮，卻不與那商人潘有財見面，他們來到一家小店，要了一個單間房，叫店伙擺上一桌酒席，二人關起房門，痛痛快快地吃喝了一頓。他們邊吃邊議，吃完飯已是黃昏時候了，二人決定今晚夜探黃土崗。他們叫來店伙，撤去殘席，泡了一壺香茶，于劍萍掏出幾塊銀元，說道：「伙計，我們明日一早要啓程趕路，先付淸店、飯錢，省得明早算賬耽誤時間！」

店伙接過錢一看，笑嘻嘻地說：「二位客官，哪裡用得了這麼多錢……」

于劍萍一擺手：「剩下的就送給你吧！」

店伙高興地說：「謝謝二位客爺！」

于劍萍說：「我們馬上就要睡覺，夜晚不必再來了！」

店伙連連點頭：「是，是，不敢打攪！二位客爺，明天見！」說完，樂滋滋地走了出去。

二位英雄把油燈捻到最小，屋內只留有一綫微光，他們各自盤膝打坐，閉目養神。

天至二更，二人起身，周身收拾得緊纏利索，帶好兵器、暗器，吹滅了油燈，悄悄走出店房，留下暗記。

此時星斗滿天，夜黑人寂，二人飛身奔出店外，沿着大道施展夜行術，像離弦之箭般，很快已接近黃土崗山寨。

兄弟倆分開左右，隱蔽身形，輕登巧縱，鹿伏鶴行，像兩隻巨鳥一樣在夜色中飛奔上黃土崗山寨。

在山腰小樹林中，他們發現兩名站崗的匪兵，二人出奇制勝，施展「野鳥投林」的輕功，飛奔到匪徒跟前，兩個匪兵剛要喊叫，俞化圖兄弟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只一抬手，兩個匪徒

一聲未吭，同時倒在了地上。俞化圖和二弟劍萍各自解開匪徒腰帶，將他們反捆在樹上，撕下衣襟堵住了他們的嘴。

「雙鷹」兄弟解決了林中放哨的匪徒，一刻也不耽擱，輕登巧縱奔上山寨，見廟門前有兩個嘍兵把守，便繞到後門，聽了聽四處寂靜無聲，二人飛身躍上廟墻，于劍萍往院中抛下一塊飛蝗石問路，聽了聽確是土地，沒有翻板、滚板、陷坑一類隱患，二人先後躍下廟進入寨中各處察看。

「雙鷹」兄弟見大寨中亮着燈光，遠遠望去，見幾個人正圍桌旁飲酒，化圖擺了擺手，離開大殿，飛身縱起，直奔左側跨院而去，于劍萍毫不遲疑，施展「一鶴衝天」的輕功，緊跟在俞化圖身後向跨院奔去。跨院中有北房三間，東西耳房各二間，只有東廂房亮着微弱的燈光，其它幾間房都已滅了燈。

于劍萍見大哥化圖已奔至東房屋門前，他便騰身躍起，躍上院門，向四外觀察，望風。兄弟倆非常默契，作了很好的配合。

「鐵爪雕」俞化圖來到屋門前，聽見屋內有人低聲說話，他伏在門縫處往裡觀看，只見柱子上捆綁着兩個青年女子，另有兩個擦脂抹粉的中年婦女在旁邊勸說着。只聽一個婦女說：「姑娘，你們就想開點吧，嫁給大寨主，三寨主，你們就是壓寨夫人了，享不盡的榮華富貴啊！」

另一婦女說：「實話告訴你們，進了山寨，就是插上翅膀也飛不出去啦！」

被捆綁的兩個青年女子嚇得渾身發抖，淚流滿面，不發一語。

「鐵爪雕」俞化圖眞是渾身是膽，他猛地推開門，邁步走進屋中，兩個女看守大吃一驚，問了一聲：「甚麼人？」

俞化圖並不答聲，一個箭步竄了過去，左掌虛晃，右掌駢食、中二指，在那女人咽喉上方廉泉穴位輕輕一點，那女人立刻「啊」了一聲，倒在地上。另一女看守想奪門逃跑，俞化圖哪容她走逃，急奔過去，以「老鷹抓兔」式，右掌正點在她軟痲穴位，這女人也栽倒在地。俞化圖走近兩個青年女子，問道：「你們可是德州富商潘先生的女眷嗎？」

兩個女子同時點了點頭。

俞化圖說：「我特來救你們！」說着走過去，鐵掌輕揮，綁索像被刀割一般斷開爲數截。

「你們還能走動嗎？」俞化圖問道。

「能，能走動！」兩個女子萬分高興地說。

俞化圖引兩青年女子走出小跨院，這時于劍萍也從院門飛躍而下，問道：「大哥，人已救出來了？」

俞化圖想了想說：「二弟，我有個新的想法，我們這樣護送兩位女子下山，匪徒豈肯放過？必然是困難重重，不如我特意到前殿與匪徒交手，拖延時間，吸引匪徒注意力，這樣他們防守必然鬆懈、空虛，你趁此機會保護兩位小姐下山去，我們於拂曉前仍在店中相會。你看好嗎？」

于劍萍略一沉吟，說道：「只是兄長負擔太重，而且匪徒狡詐多端，我有些放心不下……」

俞化圖豪爽地一笑：「二弟盡管放心，愚兄多加注意就是了！」

于劍萍點點頭，引着兩個青年女子悄悄出了古廟後門，向山下走去。

俞化圖毫不耽擱時間，他飛身縱起，直奔前殿，見殿中匪徒仍在猜拳行令，飲酒取樂。俞化圖飄身落在大殿門前，大喊一聲：「獨臂天王沙占山，『燕山雙鷹』今晚特來拜會！」說着，施展大力金剛掌，朝大殿正門猛劈一掌，只聽「啪」地一聲爆響，殿門竟被金剛掌劈開「轟隆」一聲，倒在地上。屋內衆匪徒都吃了一驚，頓時椅子，板凳一齊抛至院中，接着從屋中竄出幾條人影，正是黃土崗的三個頭領，「獨臂天王」沙占山，「小旋風」喬半仙和「白面狼」萬能。

沙占山年近五十，身材魁梧，嗓音洪亮，只有一條右臂，手持一把厚背鋼刀，左右站着喬半仙和萬能。

俞化圖一抱拳，說着：「沙舵主請了，在下俞化圖特來討教！」

「獨臂天王」沙占山上下打量着俞化圖，說道：「尊駕就是威震江湖的『燕山雙鷹』中的『鐵爪雕』俞化圖俞英雄嗎？請問你夜入黃土崗山寨有何公幹？」

俞化圖說：「在下曾在少林寺習武十餘載，出師後立志要拜會各地英雄，以武會友，我已經與貴寨二頭領，三頭領會過面，久仰沙舵主大名，今晚特來與沙英雄『印證』一下武功，望沙舵主不吝賜教！」

沙占山哈哈大笑：「俞英雄果眞是一位英雄，沙某早就想要和你一會，今晚相見，實爲有緣！來，我陪你走幾招！」說罷擺刀就要動手。

「白面狼」萬能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走前兩步說道：「沙大哥，讓我來會一會他！」轉身對俞化圖說：「姓俞的，白天我遭到你的暗算，今晚定要報仇！」奔過去，照化圖前胸狠命刺去。

俞化圖一聲冷笑：「手下敗將還敢逞能，你是自取其辱！」揮掌接架，這「白面狼」萬能爲人精明、詭詐，但武功卻很平常，平日他依仗與沙占山是同鄉，關係密切，在山寨混上了三把交椅，實在沒有甚麼本領，人緣也很差，許多人對他恨之入骨，搶奪兩名青年女子，就是他討好沙占山出的鬼點子。

此等平庸之輩怎是俞化圖的對手，二人戰鬥了三、五回合，一個沒留

神，被俞化圖大力金剛掌擊中前胸，萬能「哎呀」一聲慘叫，一口鮮血從口鼻中噴了出來，翻身栽倒在地上。

「獨臂天王」沙占山大吼一聲：「姓俞的，你屢次與我作對，欺我太甚！我今夜不與你分出勝負，決不罷休！」說罷，揮舞厚背鋼刀與俞化圖鬥在一起。

俞化圖面對兇悍的敵人，毫無懼色，他仍是赤手空拳，以一雙鐵掌對付沙占山的厚背鋼刀。

二人大戰了三十餘回合未分勝負，俞化圖見一時不能取勝，招術一變，立刻施展師門絕技一百零八式「少林羅漢拳」對付敵人。二人又走了十餘回合，沙占山漸漸落了下風，他脚步跟蹌，刀法有些散亂，頭上也淌下汗水，俞化圖心中暗喜，他抖擻精神，加緊進招，眼看沙占山就要當場落敗。

正在這時，忽聽有金刃破空之聲，俞化圖已料到有人暗算，拿樁站穩，「夜戰八方」式，只見一把飛刀閃着寒光直刺向自己咽喉。俞化圖不愧為少林門下，忙甩頭躲過飛刀，急伸手竟將刀把抓在掌中，扭頭觀看，只見那「小旋風」喬半仙面露獰笑，滿以為暗中拋出飛刀，定能救助大當家的沙占山，置俞化圖於死地。

誰知詭計竟落了空，心中一驚，只聽俞化圖大喊一聲：「鼠輩竟敢暗箭傷人，原物奉還，看打！」說着一揚手，喬半仙忙側身躲閃，誰知俞化圖只是虛晃一下，並未打出暗器，喬半仙略一楞神，只見寒光一閃，俞化圖已將飛刀拋出，喬半仙躲閃不及，飛刀正刺中左肩窩，他「呀」了一聲，倒退了幾步，站立不穩，「噗咚」跌倒在地上。

這時沙占山已撲到近前，一聲怪叫，舉起鋼刀惡狠狠向俞化圖頭部劈了下來，俞化圖使出「少林羅漢拳」最厲害的招法，他見鋼刀劈下，不向左右躲閃，反而邁步進身。

說時遲，那時快，眨眼間化圖已貼近沙占山前胸，沙占山這一刀走空了，他打算抽招換式，哪還來得及。俞化圖大力金剛掌，左掌已經搭在沙占山握刀的手臂，沙占山頓時感到鑽心銼骨一般疼痛，「噹郎」一聲，鋼刀脫手落在了地上，緊接着俞化圖右掌已經遞出，正擊在獨臂大盜沙占山的前胸，老賊一聲慘叫，被重掌擊出七、八步遠，心頭發熱，喉嚨發鹹，張口吐出幾口鮮血，一個跟頭栽倒在地上。

「鐵爪雕」俞化圖大力金剛掌擊倒獨臂天王沙占山，他轉回身再找那用飛刀傷人的喬半仙，早已不見了踪影。衆嘍兵一見頭目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哪個還敢上前交鋒？一哄而散，紛紛逃離黃土崗。俞化圖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到此時還講甚麼江湖情面，師傅常說，除惡即為行善。乾脆端了匪徒的老窩，斬草除根，不留後患。想罷，俞化圖大步走進殿中，端起油燈將窗扇點着，此時夜風陣陣，風助火勢，火借風威，霎時間黃土崗山寨變成了一片火海。

俞化圖放火焚燒了黃土崗山寨，忙施展開夜行術，鹿伏鶴行，輕登巧縱，飛奔下山。走了一段路，在大道上追上了二弟于劍萍，將火焚黃土崗之事述說了一遍，于劍萍聽罷高興萬分，拍手稱快。「雙鷹」兄弟眞是俠義心腸，他們護送着兩個青年女子步行至集鎮店中。潘有財先生見到妻妹及女兒，眞是悲喜交集，激動萬分，他撲了過去，仔細看着兩個年輕的姑娘，嘴唇顫抖着，眼睛裡閃着晶瑩的淚花。當他如夢方醒，感謝兩位英雄救命之恩，「燕山雙鷹」早已離開了店房，邁開大步，揚長而去。

「全篇完」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擺擂台華夷較技　余顧南先拔頭籌

上文提要： 方菱因自感非清白之身，再不相配余顧南，回到英風寨後，多番相避，但却受到顧南眞誠愛意所感動，終於答應下嫁給他，於是余顧南便立刻趕返回山，稟告師父及籌備婚禮，但當再回英風寨迎娶方菱時，寨內已杳無一人，屍骸遍地，在找尋下，發現一嘍囉，獲知寨內遭鐵木上人及金砵法王所搗毀，方菱被擄，方寨主受傷，他們目的是逼使余顧南與鐵木決鬥……

余顧南咬牙道：「第二次華山比武，他大意輸了余某一招，大概懷恨在心吧！眞卑鄙，枉為出家人！他敢損菱妹一根毫髮，余某便送他上西天！」

石子修續道：「石某見方寨主傷重，又恐對方再尋上來，而大俠又遠在嶗山，是以與寨主夫人商議，決定連夜撤離本寨，方寨主想起大俠曾提及羅爺及周爺住在趙州臨城，是以帶着親信來此投靠，幸好羅爺肯收留……」

他未說畢，羅大成已急道：「方寨主這樣說可要折殺小弟了，小弟昔年深受方指揮大恩，今日他有難，羅某若連這個也不肯方便，還是人麼？」他忽然醒起一事，問道：「大俠遠來，路上尚未吃飯吧！秋香，快吩咐灶房弄些酒菜來！」

余顧南忙道：「羅爺不必客氣，隨便弄些能吃的便行！」

羅大成笑道：「大俠若看得起羅某的便兄弟相稱，叫羅爺實在教人難受！大俠還是多吃一些才是上策，須知那兩個番禿也許會摸上門來哩，屆時還得仰仗大力！」

余顧南咬牙道：「余某正怕他們不來！」

俄頃，下人送上酒菜，三人便開始飲宴，余顧南連盡三碗飯，然後洗了個澡，上床歇息。既然鐵木上人給了半年限期，知道方菱暫時沒有性命之憂，緊張的心情驟然鬆弛下來，這一夜睡得特別沉。

一覺醒來，已是紅日滿窗。余顧南滾下床，只見架上放着洗臉水及毛巾，他暗笑自己睡得太死，洗畢之後走出房外，便見一名丫頭低聲道：「余大俠，早飯已備好，請隨婢子來！」

她引他到內廳，只見羅大成、周義及石子修已在那裡坐談，余顧南告罪一聲方坐下去，四人邊吃邊談。羅大成問道：「余大俠昨夜睡得好麼？」

「好極了，否則也不會至今才醒來！」余顧南赧然一笑，轉頭問道：「周兄可有遼國之消息？耶律淳死後，由誰繼任？」

周義道：「據悉，耶律淳此人甚為怕事，他自立為帝時，將天祚帝(耶律延禧)貶為湘陰王，遺詔却立天祚帝之子秦王為帝，但秦王當然不會叛父去繼承帝位，暫時由耶律淳妻德妃攝政，最近剛處死了『開國功臣』李處溫，小朝廷稍為安穩一點，但仍在風雨飄零中！耶律淳剛死時，宋廷派軍攻之，又吃了一次敗仗，朝廷知道沒法憑己之力滅遼，又跟金國協議夾攻，看來這小朝廷滅亡乃遲早間事耳！」

余顧南聞訊又憂又喜，喜的是遼國滅亡在即國恨家仇得雪，又担憂耶律玉之安危。

想了一下，忍不住問道：「天祚帝目前境況如何？」

「聞悉天祚帝亦已日落西山，不能長居一地，在長城內外兜圈子！大俠大可以放心，遼國已無再起之機！小

弟只怕金人又會步遼人之後塵，得到遼之國土，又覬覦我大宋江山！則等於拒狼迎虎，得不償失！」

　余顧南本來對女眞完顏人極有好感，每次聽到有人議論，他都力持反對，但今次不知爲何竟不加反駁，心中只覺煩惱。「國家的事，看來非我這等只讀過幾本書的人所管得了的！唉，待我完婚之後，便與菱妹隱居，不理世事罷了！」

　再詢之耶律玉之消息，可惜周義亦不知。余顧南改問石子修。「方寨主，方大哥醒來了否？」

　「早醒來了，知道大俠來看望他，十分高興，囑大俠飯後過去一聚。不過寨主傷重，大俠最好稍坐即止，敝寨上下感激不盡！」

　余顧南淡淡地道：「放心，我自有分寸！」飯後，石子修果引余顧南去見方正天。方正天見到余顧南，正欲下床，却讓余顧南按住。「方姑娘之事，石寨主已全告訴我，大哥躺着！」他伸手把了一陣脈，知他內腑受傷，是以扶他坐起來，道：「請大哥將眞氣集中於丹田！」

　方正天依言運功，余顧南坐在他身後，雙掌抵在他背後，兩股眞氣緩緩吐出，直貫入方正天體內，與他眞氣混合。「提氣運行！」

　余顧南用已之內功，助方正天運行了七個大周天後，方慢慢散功，此刻後背已濕，但方正天胸臆間之痛楚大爲減輕。「大哥傷雖重，但只要在養傷期內，不再妄動眞力，必然無事，料三個月後便可痊癒！」

　用內力爲人療傷，損耗頗大，是以方正天連忙謝之。余顧南道：「我欠大哥良多，豈可多謝？好好休息吧！」到晚上余顧南再爲他療了一次傷。

　次日一早，余顧南第三次爲方正天療傷，事畢余顧南額上汗漬斑斑，方正天忙道：「老弟，以後不必再爲老哥哥虛耗眞力了，今日胸間已甚輕鬆！」

　余顧南頷首道：「大哥若能運功，請多以內力治療，比單服藥有效得多！小弟心繫方姑娘之安危，請恕不能再爲大哥盡力，下午便起程去洛陽！」

　方正天忙道：「愚兄不反對你去洛陽，但對方有備而來，且人多勢衆，老弟可得千萬小心！」

　「大哥放心，小弟自有分寸！」余顧南回房自已運功調息一番，吃過午飯便向羅大成告辭，並以安全爲理由，堅決不讓羅大成相送。

　余顧南再次去洛陽，不無感觸，早知隨沈而堅回去，便省却許多工夫了。不一日到洛陽城外，余顧南隨便塗了點易容藥，混進城內，便直奔沈家。

　沈而堅幾乎認不出他來，「雁弟，咱可把你盼來了！那番僧到處貼出告示，指名挑戰你哩！」

　余顧南忙道：「請愚兄帶小弟去看告示！」沈而堅拉着他到大街上，只見牆上貼着一張紙，橫書挑戰兩個大字。直書的小字寫曰：請余顧南在端午節於洛水上決戰，生死不論。不來者，後果自負。底下又寫了四個字：「鐵木上人」。

　算算距離端午節還有半個月，余顧南稍安。兩人返回沈家，余顧南急不及待地問：「愚兄可曾見到他們？」

　「小弟早已跟昔日好友商量過，咱們明查暗訪，既無方姑娘之消息，亦不知他們落脚在何處，大概是住在城外！」沈而堅關懷地問道：「雁弟，你可有辦法勝他？」

　余顧南一字一頓地道：「此戰有把握要打，無把握也得打！不過在下絕不願昔日舊友助拳！」他信心忽然變得堅定起來，「小弟雖無必勝之把握，但他未必能贏得了我手中刀！」

　鐵木上人挑戰大俠余顧南的消息，很快便傳遍了江湖。好事之人及準備一睹華夷兩大高手絕代武技的中原武林人物，紛紛整裝上路。當然，其中也有抱着振我中華武術的心情，準備助拳的。

　天氣漸和暖，距離端午的日子也越來越近，余顧南每天在沈而堅家練武，對他來說，武功已非最重要的，世上還有甚麼比方菱更重要？不過他若想得回方菱，武功乃是一項最重要的條件。

　余顧南天生是練武的奇材，一浸入浩瀚武學之中，便廢寢忘餐，暫時把方菱也忘記。

　這天沈而堅突然來敲他的門，余顧南緩緩散了功，方下床開門。「雁弟，外面有位叫不愁僧的來找你，說是你的忘年好友，可是……」

　余顧南喜道：「不錯，小弟也想見見他！」當下拉着沈而堅的手，至大門口，果然不愁僧笑嘻嘻地站在那裡，他又喜又詫地道：「大師怎知晚輩在此？」

　不愁僧笑嘻嘻地道：「老衲記得你曾說過在洛陽西威鏢局住過，走過去一問，他們告訴老衲，說你住在此處，是以便過來看看。」

　沈而堅忙道：「大師請進來喝杯茶。」

　不愁僧點點頭，便拉着余顧南走過去，邊走邊端詳余顧南，看得余顧南有點不好意思，訝然問道：「大師，你看甚麼？難道晚輩相貌全變了？」

　「老衲正怕如此，是以仔細看看，幸虧不太嚴重。」

　余顧南失笑道：「大師此言，實教晚輩難明。」

　不愁僧嘆息道：「世上萬事，最易令人老的，不是金錢名利，而是情。情之一物最會磨人，老衲是怕你已被折磨至不似人形。」

　余顧南赧然道：「晚輩還不至於如此，大師別來無恙？啊，怎地不見不

醉翁前輩？」

　「老衲這身骨頭尚算硬朗！」不愁僧道：「翁皓那酒鬼，老衲已三四年沒有見過他了，也不知他是否已駕鶴西歸。唔，令師身體如何？啊，他春秋尚盛，必然無恙。」

　「家師託大師之福，身子還好得很，近年住在嶗山，代晚輩授徒。」

　「哈，你幾時收了徒弟？」不愁僧似乎比以前還樂天。

　余顧南遂將別後之情及收徒經過，扼要地述了一遍。不愁僧又急問：「小余，那鐵木是否就是華山二次比武，輸你半招的那個番僧？」

　「除了他還有誰？只有他方會跟晚輩過不去。」

　「說老實話，你有幾分取勝之把握？那番僧是否有人助拳？」

　「聽說金砵法王也來了，還有些甚麼人便不大了了！」余顧南道：「晚輩近年來武功是有長足之進步，但那斷料亦認爲有把握方敢來中原放肆，是以這倒很難逆料。」

　「此話有理。小余，咱們先下去印證一下。」不愁僧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余顧南的手，走下庭院。「你不必擔心老衲老骨頭禁受不住，告訴你，這些年來，老衲亦無荒廢。」

　余顧南正苦無對手試招，聞言大喜，當下立了個門戶，抱拳道：「請恕晚輩放肆！」

　「快來！別婆婆媽媽！」不愁僧恐他不敢動手，竟然首先發動攻勢，余顧南立即還擊起來。不愁僧只鬥了幾招，便知對方功力大進，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便施展渾身解數，連壓箱本領也抖出來。

　余顧南有進有退，有攻有守，從容不迫，任對方如何進攻，他都舉重若輕。猛聽不愁僧一聲大喝：「鬥一掌試試！」言畢抵出一掌，用了七成眞力。

　余顧南在此數十招內已約略估計到對方之實力，是以只用了六成眞力，揮掌迎上去。

　「蓬！」兩掌相觸，發出一道巨響，罡風過處，把地上之沙石也捲了起來，不愁僧蹬蹬蹬地退了三步，而余顧南只退了兩步便站定。

　雖只一掌，但勝負已分，余顧南抱拳道：「大師承讓！」

　不料不愁僧道：「把刀抽出來，讓老衲看看你是否有長進。」

　余顧南考慮了一下，終於抽刀道：「請大師小心，晚輩要發招了！」言畢先立了個門戶，然後揮刀進攻。他攻勢由緩而急，由簡單而至繁複；招式中既有信水君之「神龍刀法」、金人刀法、遼人刀法、不愁僧傳授的、齊雲高指點的，也有自創的，令人目不暇給。

　起初不愁僧尚能應付，但五十招過後已只有苦苦支撐之份兒，遑論反攻，把背衣都弄濕了。他人突然跳開，喘着氣道：「你自已繼續，表演給老衲看。」

　不愁僧一退開，余顧南更無顧忌，全力施展，一時之間，只見刀光，不見人影，只看得沈而堅瞠目結舌，連個好字也說不出來，就是不愁僧也不禁生出佩服之心。

　這個月來，余顧南的苦修，的確沒有白費，招式比以前圓熟多了，儼然是一代刀術宗師之風範。

　良久，不愁僧方嘆息道：「小余，老衲數十年來，也不知見過多少高手，但你却是老衲最佩服的一個。目前你已是一代宗師，論刀法，恐天下已無出其右矣！」

　余顧南收刀道：「請大師多多指點。」

　「指點實不敢當。」不愁僧邊拭汗邊道：「看來鐵木番僧，如今更非你之敵手，老衲大可放心了。」

　沈而堅道：「兩位請上廳喝茶吧！」當下三人一起進廳，分頭坐定。

　不愁僧道：「你實是絕世難得之學武奇材，相信令師如今也未必能勝得了你。」

　余顧南道：「家師老當益壯，內力精湛，已至爐火純青之境，只是不能太耐戰。而且這幾年來，未把武功丟廢，許多招式尚能推陳出新。」

　「難得難得！以令師之年紀，尚能在武學上創新猷，的確不簡單！老衲佩服之至，亦是武林之福。」不愁僧呷了一口茶，續道：「你自已可能尚不知道，令師已被目爲武林泰山北斗！」

　「晚輩的確不知道！」余顧南眉頭一皺。「如此說來，這一戰晚輩更不能輸給那番僧！」

　「肯定不能輸！你如今已被視作中原武林代表，如果輸了，咱們漢人還有面子麼？」

　余顧南笑道：「大師說這句話，不像是出家人。」

　不愁僧乾笑一聲。「老衲只是代他們說話，在老衲心中只要你一切如意。不過鐵木那番僧即使武功有所進展，料亦不如你！」

　「這倒難說，前幾年，晚輩到處亂跑，找尋方菱妹，把武技荒廢了。那番僧鍛羽回去，必然是日夕苦練，進展必大。」

　不愁僧呷了一口茶，笑道：「莫長他人志氣，滅自已威風，習武有條重要的原因，就是天份，否則若單憑勤苦，天下武人，豈有高低之分？憑老衲所見，你是天賦最高的一個，比令師還高。鐵木之天賦還不如令師哩！」

　沈而堅插腔道：「大師說得不錯，雁弟實不必過於擔心。比武有條重要的規律：自信心越强，越能發揮水準；若失去信心，則反之。是以最重要的是信心兩個字，何況還有無數之中原武林人物爲你打氣！」

　余顧南仍未解憂。「只對付一個鐵木，晚輩有信心與之周旋，但不可忘

記，還有一位武功比他更高的金缽法王。目前誰可敵住他？」

沈而堅道：「所謂雙拳難敵四手……」

他話未說畢，不愁僧已截口道：「胡說！金缽法王一出手，咱們便蜂湧而上，即使將他打成肉醬，也失我漢人之風度，不怕讓夷人恥笑？」沈而堅訕訕一笑，狀甚尷尬。

不愁僧道：「金缽法王也非天下第一，目前還有一個人還可以敵得住他，只怕他不在此間！」說至此，他雙眼緊瞪着余顧南。

余顧南問道：「大師是指家師？家師不在此。」

不愁僧嘆了一口氣道：「自信水君武功被廢、趙魏漢死，數天下英雄，唯令師、翦仲台及拓跋齊天堪與金缽法王匹配！照老衲估計，金缽武功應稍勝拓跋齊天，與翦仲台在伯仲之間，而略遜令師半籌。只是即使翦仲台及拓跋齊天在此，他倆肯下場麼？」

余顧南反過來安慰他。「天無絕人之路，大師不必過份擔憂。」

沈而堅道：「是極是極，說不定雁弟打敗了鐵木，尚有餘力戰金缽法王。」

不愁僧道：「老衲想先去探個虛實，你可知他們在何處落脚？」

沈而堅紅着臉道：「說起來，實在慚愧，咱們費了個餘月的工夫，尚查不出他們住在何處。」

不愁僧笑道：「那張挑戰書，會否是有人惡作劇？」

余顧南搖頭道：「不大可能，因貼出已有一段時日，若是惡作劇者弄的，鐵木必出來澄清，何況他的確擄走了方菱。」

不愁僧長身道：「老衲到城內各處走走，若有甚麼消息，再來找你。小余，目前距端午只餘數日，請專心練武，其他的事不必擔心，一切有老衲替你安排。」

沈而堅忙道：「大師吃了飯再走吧！」不愁僧哈哈一笑，翩然而去。

不愁僧一去數日，不見踪影，直至端午前一日之中午，方再至沈家。沈而堅開門讓他進去，急不及待地問：「大師可有甚麼好消息？」

「老衲查到鐵木他們的落脚地點，就在城內的懷漢客棧。」

沈而堅道：「這個晚輩也已查到，他們是昨日黃昏才進城的。」

不愁僧往廳內一坐，余顧南亦恰好聞聲而出。「勞煩大師，晚輩心中有愧。」

不愁僧揮揮手，道：「金缽法王的確也來了，另外還有些不能在中原立足之漢族敗類，不過你亦不必擔心，中原武林精英亦幾已全部來此。」

余顧南問道：「未知翦仲台和拓跋齊天是否也來了？」

「翦仲台那廝難說得很，他向來不動聲息，但拓跋齊天相信未至。他若一到，那些徒子徒孫肯定鬧得人人皆知。中州有個馮重山的，你還記得麼？」

余顧南想了一下，問道：「是否在華山二次比武中，不幸敗給黃竹道人的那位？對，他師父喚凌青木，在華山第一次比武時，輸給家師一招。」

「正是他！」不愁僧道：「這馮重山如今已非昔日之吳下阿蒙，在中州一帶，名頭之盛，如日方中，有他來助陣，對咱們來說，實是一個喜訊。老衲曾見過他與人比鬥，估計其武功只在老衲之上，不在老衲之下。唉，眞是歲月不饒人啊！」

沈而堅道：「一代新人換舊人，長江後浪推前浪。大師應該高興才對啊！否則咱們漢人一代不如一代，日後不是更加悽慘？」

不愁僧笑嘻嘻地道：「你這小子說了這許多話，只有這句話最中聽。好，今午老衲便帶你去走趟。」

沈而堅訝然問道：「大師要帶晚輩去何處？」

不愁僧道：「今午馮重山在鴻福樓請客，請老衲來邀小余，老衲便帶你去見識見識吧！說不定還有其他高手在場，不過你可得守規矩，不可插腔打岔，免得損老衲之面子！」

沈而堅大喜，連聲道：「晚輩一聲不吭就是！」當下三人立即出門，由沈而堅帶路，直奔鴻福樓。

這鴻福樓佔地頗大，入門有座小庭院，植了許多花草，樓分兩層，馮重山在樓上設宴，開了兩席，主席虛了兩個位，沈而堅被安排在另一席。

馮重山見到余顧南，熱情地與他擁抱。「余兄，一別十數年、眞是想煞小弟了！」

余顧南道：「馮兄風采更勝從前，小弟更是高興。吾兄名譽如日方中，實在可賀可喜，也不枉令師對你之期望，令師貴體康健吧？」

馮重山目光一黯，道：「家師已於三年前仙逝，令師不來？小弟渴望一睹其風采。」

「家師早已退隱江湖，不理世事了。」

馮重山經十多年的閱練，說話已不如往昔之木訥，且顯得頗爲幹練。他身材魁梧，皮膚如古銅般，坐在那裡，倍增威猛。

座上的都是中州一帶的高人，聞余顧南之大名久矣，是故與余顧南客套了好一陣，方能靜下來。

其中有一位身材矮小枯瘦、樣子似猴的中年漢「靈猴」賀高峯問道：「余大俠怎會與那番僧結怨？」當下余顧南乃將當年之情況簡述了一遍。賀高峯道：「余大俠不用擔心，就算他們有三頭六臂之能，來至中土也成不了氣候。咱們一定助你救回方姑娘！」

席上其他英雄亦紛紛表示支持，余顧南忙謝了一番，忽然梯間傳來「蓬蓬」之脚步聲，一個鐵塔似的漢子跑上

來，呼道：「俺也得謝謝你們！」

羣豪愕然回首，余顧南認出他便是方菱的師兄高立，驚喜地道：「高兄怎會在此？」

高立道：「俺早在樓下吃飯，剛才沒看見你上去，只聽不斷有人喚余大俠，上樓一看，果然是你！」馮重山立即着小二加了個位子，請他坐下。恰好小二端上酒菜，沈重山首先勸酒。

高立急得不得了，一見衆人喝了酒，便拉着余顧南的袖子，問道：「小余，舍師妹到底如何了？你怎會讓她給那番僧擄去？啊，你又是幾時找到她的？怎地不通知俺一聲？害得咱們苦尋苦候一場。」

他一口氣問了好幾個問題，急如連珠砲發，把席間之英雄都逗樂了，忖道：「不知此人是誰的高足，却似個渾人！」

不愁僧喝道：「別吵，這許多人在此，還不都是來替小余打氣助陣的？誰有你這般毛躁的！令師可好？」

「我乾爹身子還硬朗，但家師去年已經仙逝了，家師一去，乾爹也心灰意冷，不願再問世事了。小余，你師父怎地不見，如有他在此，還怕甚麼番僧番狗！」

羣豪再也忍不住，都哈哈笑起來，高立瞪着眼道：「你們敢情還不知道小余的師父是天下第一高手齊雲高！」

余顧南聽說「湖海釣叟」仙逝，也自黯然，低聲道：「此處人多，待會兒咱再聊。」

馮重山忙道：「諸位菜涼啦，請動箸！」

衆人紛紛動箸，高立道：「俺吃得不多啦，只喝酒！」他大碗大碗地喝，余顧南知其德性，急忙勸止，高立瞪了他一眼。「今日是甚麼日子？你居然不讓我喝酒！」

「咱們還得商量營救菱妹的辦法，你喝醉了，還能挺得住麼？」

高立一聽，登時乖乖住手不喝。其實有何善策營救方菱？最終的辦法還不是要以武力解決？

酒過三巡，忽然梯間又走上一個人來。「有好酒居然不請我酒鬼喝，該當何罪？」衆人回首，見來者是一位身着錦衣、腰懸一個巨大的酒葫蘆，挺着肚皮，頭髮灰白的老漢，正洒開大步走過來，來者正是不醉翁翁皓！

不愁僧見老搭檔突然出現，欣然長身道：「酒鬼你怎地突然出現？老衲尚以為你已去西天喝酒了！」

「這話簡直不是出家人說的！」翁皓老實不客氣地叫小二增添位子。「老不死的，你一直咒我早死！酒鬼死了，你還得多唸幾遍往生咒哩！」

不愁僧道：「別胡言亂語，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聞風來此必有原因，還不快說！」

「你們訂下如何去洛水之策否？又是否知道對方在洛水怎樣佈陣？」不醉翁道：「你們以爲他們不在城內出現，便萬事大吉麼？其實人家早到洛水佈置一切！」

高立急不及待地問：「他們作了甚麼佈置，前輩一定知道。」

翁皓仰脖咕嚕地把一碗酒全喝乾，就似喝茶一樣。「老夫當然知道，而且還知道方菱那丫頭被他們困在何處。嘿嘿，老夫可是花了不少心血才打聽到的。」

高立道：「前輩，你不要再吊胃口，還是早點告訴咱吧！你要俺喚你爺爺也行！」一句話又把衆人逗笑了。高立高聲道：「有甚麼好笑？難道你們不想聽麼？」

余顧南則頻頻替翁皓斟酒，他知道只要翁皓喝夠了，你要他不說，他自己也憋不住。

三碗下肚，翁皓哈哈笑道：「到底小余聰明，知道老夫之脾氣！」他清一清喉嚨，道：「老夫打聽到他們在洛水上租了好幾條大船，準備明日將船扣在一起，形成一座水上擂台，就在那裡比武。據說他們已時前便會到達，一直等到黃昏，若小余不出現，便宣佈小余無膽接受挑戰，並準備放人。」

高立急問道：「爺爺，你還未說出俺師妹被他們困在何處？」

翁皓笑道：「傻小子，你沒聽清楚老夫剛才那句話？他們準備放人，因爲鐵木的目的只是報回一招之辱，不在乎你師妹，據老夫所知，那兩個番僧並不好色！」

「但你並沒有告訴咱們，萬一那番僧輸給小余，惱羞成怒，殺了我師妹，那又怎辦？」

高立雖有點渾，但這句話却教翁皓答不出話來，不愁僧道：「老衲估計他們不會這樣做，尤其是金缽法王，到底他倆也是一代宗師，與一般下三濫之小人物不一般！」

高立高聲道：「這可難說，他們是夷人，跟咱漢人不一樣！」

「老衲同意酒鬼的看法，鐵木不會傷害方姑娘，否則他便將得罪全中原武林，除非他想走上絕路！」不愁僧道：「咱們可得先把條件列出，要他們放了方姑娘才比武。」

翁皓道：「不錯，據老夫探得之消息，他們待方姑娘很好，一點也沒虐待她。」

余顧南接道：「高兄不必擔心，兩位前輩的判斷不會錯，咱們還是留點精神明天比武吧！」

高立嘆息道：「連你都這樣說，俺還有甚麼好擔心的？」

翁皓道：「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也不必花心思在明日之比武上，只須今晚養足精神便可。鐵木若還想做人的，他不敢在天下英雄面前使詐。」

不愁僧道：「老衲擔心的是萬一他們提出以幾場比武來定勝負，則他們手下的人咱們盡可找到合適的人抵擋，就是金缽法王其人，咱們無人能

敵！」

馮重山頷首道：「大師此言極是，晚輩也擔心此點！鐵木肯定不會放過余顧南，則金砵法王眞的找不到能與之頏頡的高手！除非齊雲高前輩在此。說起來，也眞敎咱大宋子民洩氣！」

高立道：「怎會洩氣，咱們不是無人能敵他，只是不在此處而已。」

馮重山長長一嘆，「這些年來，夷族高手輩出，不管是馬上的、陣上的、地上的，人家的人材都比咱們多！你看，堂堂的大宋，被小小的遼國欺壓多少年？若咱們武人還不爭氣，日後尚能抬得起頭來麼？」

此言一出，衆皆默然，都覺明日之戰，非勝不可，連高立亦默然，暗怪自已沒用。忽然街上傳來一陣喧嘩聲，馮重山忙派人去打探。

過了一忽，那漢子臉有喜色地跑來報告：「馮兄，原來拓跋齊天帶着他的那些徒子徒孫，敲鑼打鼓在街頭上招搖。」

不愁僧喜道：「此人到來倒有點好處，以他敵金砵法王，勝負對咱們都無關重要！」

翁皓道：「妙極妙極，這是以夷制夷，只怕他不肯出手。唔，待老夫待會兒去試探一下他。哈，說不定還有其他高人到此也未定，是則天下英雄雲集洛陽矣！」當下衆人吃飽飯之後，便紛紛告辭。

不愁僧低聲對余顧南道：「小余，你跟沈而堅回去吧，其他的事，不要你管。高立，你跟老衲一起，別去打擾小余。」

馮重山揮手道：「余大俠，咱們明早再來找你。」余顧南隨沈而堅回家之後，心神難定，直至二更後方能進入忘我境界。

天方濛濛亮，大門已被拍得震天價响。高立人未進來，已呼道：「他奶奶的，鐵木番僧還怕咱們找不到擂台，到處張貼告示。小余，馬車已在大門外，快走吧！」

余顧南連忙與沈而堅鑽上馬車，車上還有不愁僧和翁皓。翁皓道：「大戰之前，必須先飽餐一番，咱們先到飯館裡去。」

高立一抽馬鞭，馬車便緩緩前行。未幾到了一家飯館外面，余顧南只道此刻那有飯館開門做生意，不料附近幾爿食肆，居然早已擠滿了人。

翁皓似乎已訂好了座位，衆人依次入席。剛坐定，馮重山又帶着他那些朋友來了。當下羣豪飽餐一番，又買了許多乾糧、食水，全放在馬車上，然後騎馬出城。

那洛陽因洛水而名，每年端午必在河上賽舟，今年當然也不例外，但那有這般早的？是以沿途上之行人，清一色都是武林中人。

鐵木上人對是次比武，似乎有很大之把握，沿途都以木牌指示路徑。

待到指定之地，辰時尚未過，放眼望去，但見河上有十來艘船被緊緊縛扣在一起，上面鋪以木板，形成一座水上擂台。擂台旁邊有幾艘小舟，一望即知，坐的正是鐵木諸人。

岸上的中原高手亦已有數十位；看來再過一忽，兩岸必然擠滿了人。陽光斜照在河面上，發出閃耀之波光，天清氣爽，居然是個好日子！

高立一至，便急不及待地呼道：「番禿驢，你們將舍師妹怎地了？」

船上有人以內力傳話，兩岸之觀衆均聽得清清楚楚。「諸位中原好手請稍安勿躁，時機一至，咱們便會放回方姑娘。」

翁皓冷笑一聲：「何謂時機將至？」

那人又道：「巳時一至，咱們自然會公佈細節，包保是公平合理！」

兩岸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看看已將屆巳時，忽聞一陣鑼鼓聲响，有人喝曰：「西方老仙駕到！」接着即有人呼道：「西方老仙壽比南山，武功天下無敵，英明神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衆人回首望去，只見拓跋齊天在他徒子徒孫擁戴下，喜氣洋洋地排衆而來。

余顧南仔細端詳拓跋齊天，只見他頂上牛山濯濯，但頷下之鬍子却比前長多了，且比雪還白，他練的是採陰補陽邪功，十數年不見，滿臉紅光，更見精神，憑其目光及經驗推算，拓跋齊天之功力又有所進。

拓跋齊天也發現余顧南，輕咦一聲，問道：「這不是齊雲高的徒弟余顧南麼？」

他一位徒孫即大喝一聲：「咄，你是不是余顧南，還不快答，免得誤傷朋友！」

余顧南微微一笑。「大仙別來無恙？晚輩正是余顧南。」中原武人有些對余顧南之態度微感納悶，却不知當年殲滅大魔頭嚴敬重時，拓跋齊天出了大力，還間接救了余顧南及方菱。

拓跋齊天哈哈笑道：「老夫果然沒有認錯人，聞說你近年來聲名直迫令師，眞敎人高興，也妒忌令師！」他回身指了那些徒子徒孫，又道：「他們便無一個及得上你。」

翁皓冷笑一聲：「西方老魔，你別臭美了，今時今日莫說令徒，就是天下英雄，除了你之外，尚有幾個及得上他！」

拓跋齊天的徒子徒孫齊聲罵了起來：「放屁放屁！西方老仙的徒弟全是萬中無一之奇材，你這糟老頭，竟敢胡言亂語，敢情是討打！」

拓跋齊天喝道：「你們都給老夫住口！翁酒鬼此言，極之有理！」

翁皓道：「老魔，你這人心中其實明白得很，但爲何放任徒子徒孫瘋言瘋語，不怕墜了身份？」

拓跋齊天嘆息道：「這也是老夫不如齊雲高之處，教他們要沉默寡言，

他們卻說不能不說話。有時老夫也被氣得雙眼翻天！」其詞若有憾然，其心實則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人人均聽得出來，更有人忍不住笑了出來，拓跋齊天臉色登時一變。

拓跋齊天大徒拓跋强喝道：「你們笑甚麼？」

拓跋齊天冷笑一聲，叱道：「飯桶，他們在笑爲師教導無方，你少再給老夫丟人！」

拓跋强道：「師父有事，弟子服其勞，你老人家但可放心，弟子教他們以後再也笑不出來。」

剛才發出笑聲的，實不少人，拓跋强若然用强，必引起軒然大波，拓跋齊天正想斥他，翁皓已急道：「閣下所言大錯矣，他們並非笑你教導無方。」

拓跋齊天訝然問道：「然則他們因何發笑？」

「他們是笑你心直口快，如今世風日下，還有幾個人能像您這般，尚具有自責之心的？」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話只聽得拓跋齊天心花怒放，只見他輕嘆一聲：「酒鬼說得有理，如今的確是世風日下，老夫因長年穴居，是以尚保存純眞之心。强兒，莫怪錯好人！」

他徒子徒孫們又大唱頌歌。「西方老仙心如皎月，照得牛鬼蛇神無所遁形！」這頌歌唱來唱去都是那個腔調，再也變不出新花樣來，羣豪已見怪不怪。

就在此刻，江中舟上突然有人躍上擂台，高呼道：「巳時已屆！」兩岸上之觀衆，立即靜了下來，要聽他說些甚麼。

台上那漢子看來已接近五十歲，但身材頎長，相貌堂堂，惹人好感。

「諸位，是次金砵法王及鐵木上人東來，目的是以武會友，欲與中土武林朋友交往交往，只此而已，別無他意。」

有人低聲道：「咦，這不是『人面獸心』潘再艮麼？原來他跑到化外去，難怪這幾年不見踪跡！」

高立俟對方話音剛落，便高聲道：「如果這話是眞的，爲何不放了舍師妹？」

潘再艮抱拳問道：「未知閣下是誰？」

高立挺胸道：「俺是方菱的師兄高立！」

潘再艮道：「高兄，潘某雖未聞過你之大名，但在天下英雄面前，料你不會假冒。在下先解釋一下，高昌國第一高手鐵木上人，久仰貴國余顧南余大俠之大名，有心討教一下，因恐余大俠不肯賜教，是以方出此下策耳！」

高立喝道：「你這人說話吞吞吐吐，爲何說了一半便不說下去了？」

潘再艮不溫不冷地道：「高兄莫急！只須余顧南余大俠答應在天下英雄面前與鐵木上人印證一番，咱們便立即釋放了令師妹，還請高兄玉成。」

余顧南尚未答話，翁皓已搶先道：「只要是公平合理的，余顧南自無不允之理，否則如何向天下英雄交代？何況印證成功，對咱們學武之人來說，有如家常便飯，就怕鐵木因上次華山之敗，懷恨在心，另有圖謀耳！」

突見一條灰影由小舟飛上擂台，翁皓等人依稀認得來的正是鐵木上人。十多年之歲月，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痕跡，只是雙眼寒光比前更盛。

翁皓又道：「由鐵木自己答話更好。」

鐵木上人氣納丹田，沉聲道：「姓翁的，老衲認得你，你們漢人向來看不起咱們。若說奸狡，漢人更在咱們之上，你以爲老衲在此擺擂台便是爲了使詐？」

他雙脚用力在木板跺了幾記。「老衲將擂台設在江中，只是爲了預防萬一，也限制貴國武士一湧而上，因爲漢人最擅倚多爲勝。」

岸上傳來一陣放屁之聲，余顧南也氣貫丹田，聲音着實地傳到對岸去。「只要公平合理，純屬印證武功，余某豈有不答應之理？況十多年前已印證過，再來一次何成問題！」

一提起十多年前舊事，鐵木臉色登時一變，冷冷地道：「有余施主這句話最好！放人！」他氣度及漢語，比起以前，大有進步。

但見一艘小舟，向岸上駛去，余顧南目力奇佳，看到方菱坐在舟上，除了臉有憂色，並帶靦覥外，身材依舊，不肥不瘦，顯然未受虐待。當下小舟一靠岸，余顧南即走前伸手要扶她，誰知方菱反而撥開他的手，自他身邊躍上岸。

余顧南有點尷尬，不愁僧笑嘻嘻地道：「小余，她到底是姑娘家，衆目睽睽之下，難免害羞。」

高立則與高采烈地道：「師妹，你平安就好，如果師父他老人家有靈，也覺安慰！」

方菱聽他話中有話，急問：「師父他老人家可好？」

高立抓頭道：「乾爹尚好，師父他老人家早已仙逝了。」方菱登時目光一黯，眼圈發紅，又羞又愧，忍不住垂下兩行清淚。

耳畔又聞鐵木上人道：「余顧南，鐵木先放了你的心上人，你如今沒話好說了吧？」

余顧南精神一振，心上沒有負擔，信心百倍，自覺可以擊敗對方，是以抱拳道：「在下早已說過，若是印證武功，願意奉陪到底，你劃下道兒吧！」

「還有甚麼道兒？你躍上擂台，咱們手底下見眞章吧！老衲輸了，甘拜下風，也不參加第三次華山比武。若敗的是你，那又如何？」

余顧南哈哈笑道：「在下比你更光

棍，你放心，輸了便自認技不如人，並且十年之內不問世事，退出江湖！」

鐵木拍手道：「若是如此，老衲更是高興！不過絕不勉强，今日天下英雄齊集於此，單只咱倆比武，未免浪費……」

余顧南冷笑一聲：「在下早知你們另有圖謀！」

鐵木只當作沒聽見，高聲道：「諸位英雄，鐵木認爲天下各族各派之武功，各有特長，而咱們習武之人，最講究的是以己之長，攻彼之短，若互不了解，奢談以己之長，攻彼之短，豈不可笑？因此老衲建議貴族選派些高手，與其他各族高手印證一下，如此亦可達到取彼之長，補我之短的效果，對己對各族均有好處！」

他話音剛落，岸上立即議論上來，鐵木忙又道：「老衲再次聲明，此純屬交流武技而已，不存在誰勝誰負，而且任何一人下場，都不一定代表該族出賽，當然希望各族均能派出精英，以免失去印證之目的。」

其他觀衆尚未有開腔，拓跋齊天已高聲道：「學武之人，印證武功乃常事耳，老夫贊成！」

翁皓暗呼不妙，蓋鐵木這席話說得漂亮極了，顯然在事先經過反覆推敲，令人反對不得。而鐵木話雖說得好聽，不一定代表該族，又只是印證，但漢人若全軍盡墨，天下之人又有何看法？

他抬頭一望，忽見不愁僧正望着自己，乃低聲問道：「和尚，你看該如何回答？」

不愁僧道：「老衲如今擔心的是拓跋齊天會否被他們拉過去！」

「如今情勢十分明顯，乃華夷對壘，拓跋齊天是西夏人，肯定會站在對方。」

不愁僧已失去平日那副嬉皮笑臉之色，憂心忡忡地道：「如此，這仗咱們是一定敗定了！」

耳畔又聞鐵木的聲音：「岸上漢族高手爲何不回答？」

翁皓打了個哈哈：「你放完了屁沒有？你們是密謀已久，有備而來，咱們是俎上之肉，鐵木，你尚有甚麼屁未放，一股腦兒放出來吧！」

鐵木臉色一變，陰惻惻地道：「俎上之肉！哼，翁酒鬼你這句話可要令你的同胞面上無光！」

翁皓道：「俎上之肉，也許過份點，但今日盛會，人人均是來瞧余大俠與閣下之戰。來此的都是看熱鬧之人，根本沒有想到比武之事。閣下若眞有印證之意，眞抱有採彼之長，補己之短的心情，應該一早公告於天下。此事突然提出，說明你適才之言，全是放屁！」

此言一出，岸上之人都紛紛大罵起來，猛聽拓跋齊天高聲道：「大宋是上國，不可沒了自己之身份！印證武功，勝負乃兵家常事，耿耿於懷，豈有泱泱大國之氣度？」一頓又道：「鐵木上人處理此事，不盡完善，但老夫認爲若純是交流武技，完全不必斤斤計較！」

翁皓長長一嘆：「就怕他另有目的，以交流爲名，落我漢人面子爲實。」

拓跋齊天正色道：「漢人人數比他國人數加起來還多，吃點虧也不爲過。若漢之武術眞有不如人之處，更該改善！」拓跋齊天也一嘆。「這些年來，漢人被小國打得落花流水，早已沒了面子！」

這番話教兩岸之漢族高手聞後，悲痛、慚愧、憤慨、難過諸情一一湧上心頭，人人均感喉頭哽咽，一時之間，竟無人發一言，數百千人只聞粗濁之呼吸聲，此起彼落！

拓跋齊天微微一怔，又再長嘆道：「老夫適才之言或太重，但不無道理。實則老夫之武功，許多是吸取了貴國武術之精華，漢人若技不如人，老夫亦臉上無光，芸芸衆生，漢人中唯齊雲高師徒放在老夫眼中，人材凋零，令人感慨。老夫若是翁皓，便少喝點酒，把精力放在授徒上面。」

翁皓臉色變，緊咬嘴唇，良久陡見他解下繫在腰上之葫蘆，用力拋入河中，高聲：「老魔，老夫一向看不起你，今日總算服了你。從今以後滴酒不沾，找幾個資質佳的徒弟，專心傳授，他朝還要請你吃一頓飯。」

拓跋齊天哈哈大笑。「酒鬼，這句話還有點大國子民之氣度！說眞的，天下武技大同小異，各族武技早有交流，誰敢說小族武技全不受漢之武技影响？而漢人之武技，有些地方亦吸收了外族之精華。」

鐵木上人也哈哈笑道：「想不到拓跋施主一根不爛之舌，如此出色，老衲眞個是佩服得五體投地，難怪漢人向來對施主另眼相看！」

他這話拓跋齊天如何聽不懂？只見他冷笑一聲：「鐵木，你還是積點口德，免得弄巧成拙！」

鐵木又打了個哈哈。「老仙誤會了，老衲適才所言誠乃肺腑之言！嗯，你我本是同一陣綫，當不會代漢人出場印證吧？」

拓跋齊天冷冷地道：「那是當然之事！」

鐵木上人道：「如此好極了，咱們建議印證五場，一日不能完成，便擧行兩天，兩天不夠便三天！諸位可先商量一下，派甚麼人下場！」一頓又道：「午飯之後，就由老衲先向余顧南余施主討教，希望不會令我失望。」

余顧南道：「閣下但請放心，余某絕不會令你失望！」

當下羣豪就在岸上商議起來，衆人紛紜不一，除了余顧南及馮重山之外，其餘均有人反對。忽然一陣馬蹄聲响起，只見一條漢子乘馬急馳而至，有人呼道：「好啦，林雙木林大俠來了！」

林雙木當年在華山二次比武，雖未能進入最後五人，但其武功給與會者留下深刻之印象。當日僅敗給拓跋齊天，因此羣豪立即把他選爲第三名代表。除了余顧南之外，其餘兩名，羣豪對之均無多大把握。

解決了三個，還有兩名代表，眞不行的話只好派不愁僧和翁皓，不過此兩人羣豪對之亦無太大之信心。

看看日已近午，遠處又傳來一陣急遽之馬蹄聲，羣豪引頸遠眺，但見來了數十四人馬，爲首那人一身紅衣，十分奪目。

人叢中有人高呼：「這是血骷髏！哼，想不到他們居然敢來此處！」

亦有人道：「咱們正想找他們哩，來得正好！」

不愁僧急道：「諸位，如今非比尋常，必須一致對外，私人恩怨，暫且放在一邊。」

眨眼之間，血骷髏在薛滿地率領下，已至跟前，但聞他高聲道：「某等今日到此，不爲別的，只來助余顧南余大俠一臂之力，若想教訓咱們血骷髏者，他日再討教！」

余顧南抱拳道：「多謝諸位好意，不過余某未婚妻已經平安歸來，暫時不必勞煩諸位。」

樓師逵高聲道：「那就好了，咱們還怕救不回方姑娘，會對不起齊雲高前輩！」

薛滿地輕斥他把弟一聲，道：「如此咱們便放心了。」

翁皓心中有點奇怪，鬧不清齊雲高爲何會與血骷髏扯上關係，遂開腔道：「原來諸位是齊雲高之友，失敬失敬！」

薛滿地抱拳回禮。「不敢當，某等只是受過他老人家之恩惠！」一頓又問：「既然方姑娘已回來，諸位因何尚麕集於此？」翁皓乃將情況告之，薛滿地這才明白。

不愁僧高聲道：「諸位施主不必擔心，說不定稍候尚有高手趕來，咱們還是先吃飯吧！」羣豪遂取出乾糧啖之，血骷髏長年在馬背上生活，乾糧食水也必備之物，比任何人都充足。

當下薛滿地、辜行難及樓師逵貼着余顧南身邊吃乾糧。那方菱雖然滿臉喜色，却因害羞，默默坐在一旁不發一言。

一頓飯吃飽，又休息了一下。「人面獸心」潘再艮又跳上擂台，道：「諸位英雄時間寶貴，如今時辰已至，請鐵木上人及余顧南上台印證。」

余顧南正想躍上去，翁皓高聲喝道：「且慢！」

鐵木上人冷笑一聲：「閣下可以代表余大俠麼？」

「老夫當然不能代表小余，不過老夫年紀比他痴長幾歲，人老成精，難免疑心多。貴方之船隻靠近擂台，萬一有事，你們可以支援，而咱們則只能在岸上乾瞪眼，此其一；至於擂台下面是否另有佈置，咱們也不知道，此其二！」翁皓清一清喉嚨，續道：「因此老夫有兩個建議……」

岸上之人鴉雀無聲，靜靜聽他說話，鐵木上人則冷冷地問道：「施主有何建議？」

「老夫有兩個建議！」翁皓提高音量。「第一，請貴方的船駛開一點，以示公允；第二，請岸上精於水性的好友，潛到水底，檢查一下，看看下面是否另有乾坤。」

話音剛落，便見三條漢子當衆脫下外衣，但見裡面一色的水衣水靠，有人道：「這是閩南的蔡氏三雄，水底功夫十分了得，有他們三個下去檢查，萬無一失。」

但聞「噗通」三响，那蔡氏三雄已跳下水中，只翻起三團小小的浪花，隨即見三道淡淡的黑影，向江中滑去，眨眼便已不見。

鐵木上人亦揮手，着手下將小舟划開去，江中只留下兩艘小舟，以便岸上之人登擂台。

過了頓飯工夫，方見蔡氏三雄自擂台旁邊浮上來換氣。鐵木冷笑道：「如何？老衲可不會做這種事！」

蔡氏昆仲老大蔡長雄高聲道：「翁老，水底下沒有異樣，不過擂台上木板下，小舟之中是否另有乾坤，便沒法自外面看出蹺蹊。」

翁皓哈哈笑道：「鐵木和尚，你看該怎樣辦？」

鐵木上人怒道：「好，你們把木板掀起，慢慢檢查吧！」他縱身躍上一艘小舟，任由蔡氏三雄爬上去，揭起木板仔細檢查。半晌所有之木板已揭過，但見蔡氏三雄一齊向岸上搖頭。

翁皓低聲問道：「有誰知道蔡氏三雄之底細？此三人是否可靠？」

人叢中有人應道：「翁老放心，這三人十分老實可靠，聲譽甚佳。」翁皓立即揮手示意蔡長雄三兄弟回來。

鐵木上人又飛上擂台，道：「如今既已沒有問題，請余大俠上台！」余顧南一挽衣袂，先飛上江中之小船，再躍上擂台，姿勢美妙，從容不迫，速度很慢，就似天神下降，冉冉而來。

岸上都是識貨之人，都知道在輕功方面，最難的不是快，而是慢。那不單只輕功得高超，還須深湛的內力配合，是故立即招來一陣如雷的掌聲。

當余顧南剛躍出時，方菱脫口呼道：「大哥小心！」可惜她聲音低，且稍慢半步，余顧南已經聽不到，不過他仍充滿了信心，這一戰對他來說，由於肩負漢人之期望，是以責任深重，幾乎是非勝不可，否則從此之後，根本別想在江湖上走動。

當余顧南在鐵木身前一站，他臉色便凝重起來，適才之狂態，一絲也不露。「拔刀吧！」

余顧南淡淡地道：「不勞閣下擔心，需要用刀時，在下自不會失去機

會。閣下經十數年之苦練，武技必然有長足之進步，稍候尚請手下留情。」

此話聽在鐵木耳中，却另有一番滋味。二次華山比武，他大意失荊州，輸了一招，心中實不甘心，而且乘興而來，鎩羽而歸，那種窩囊勁實非筆墨能予形喩。是以對於這次是非勝不可！這次再敗，他亦無顏再踏入中土一步。

「余大俠尚有何話交代？否則便可動手。」

余顧南仍然不溫不凉地道：「閣下隨時均可動手，在下已準備好。」他倆說話聲音雖不高，但兩岸之人全部聽得清清楚楚，霎時間，氣氛立即緊張起來。

而擂台上之氣氛同樣緊張，蓋高手比武，很多時只憑一招半式便分出勝負。余顧南與鐵木上人均是一時之選，自然深明此理，因此兩人均不肯輕易動手。

岸上之人但覺他倆就似兩尊石像般，不言不動，只偶爾之江風吹過來，掀起衣袂，方使人覺得還是人。

遠處已開始在比賽龍舟，咚咚之鼓聲隨江風送至，敲打在每一人之心田上，益增緊張興奮，擂台上氣氛凝重，岸上亦似壓着一塊又厚又低的烏雲，使人連氣也喘不過來。

倏地，擂台上傳來兩道低沉之輕叱，隨見兩條人影晃動起來，雙方以快鬥快，一開始便鬥得十分激烈燦爛。但見兩團人影似球兒一般，忽前忽後，來回滾動，武功稍低的，根本看不清兩人是如何出招的。

忽聞不愁僧輕嘆一聲：「小余有長足之進步，料不到那番僧亦比十多年前沉穩、狠辣及老練多了。」

翁皓接道：「不錯，幸虧小余天份高，進步比人都快，否則如何抵擋得住。」

林雙木雙眼不離擂台半刻，嘴上道：「咱還一直替余大俠擔心，生怕他被情折磨，丟廢了武功。」

拓跋齊天輕哼一聲：「你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單看他適才飛上擂台前的那刹那間，其雙眼所流露出來的，便知道他是充滿信心的！這一戰老夫認爲小余取勝之機稍高！」

有人擔心地道：「但你們看，余大俠似乎已落在下風！」

「哼，小余的武功，最擅長刀法，如今他尚未抽刀！」

擂台上之兩人，戰情越來越激烈，鐵木上人每出一招，都帶起一片罡風，余顧南感應付艱難。憑他今時今日之功力，要再支撐千把招，絕無問題，但他却不願虛耗內力，覷得眞切，左掌迫退鐵木，右手一落腰間，一拉而起，刀已在手。

余顧南一刀在手，整個人神態都變了，全身似發出一片光芒般，令鐵木上人倒退一步，立即住手，余顧南道：「閣下最好亦取出兵器來，免得稍後敗了，又要後悔。」

鐵木上人臉色一變，自懷內掏出一對銅鈸來，道：「今日老衲便以這對銅鈸會會你的寶刀。這鈸子邊緣十分鋒利，余大俠須小心！」

「多謝提醒。在下的刀法亦比前凌厲多了，閣下同樣須小心！」余顧南言畢便揑了個刀訣，擺起架式，鐵木上人不敢怠慢，忙亦立下門戶。

「龍躍於淵」！這一次余顧南一待對方站好，便搶先發動攻勢。這一刀勢如猛虎下山。鐵木上人未敢大意，立即舉鈸一架，但聞「噹」地一聲巨響，刀鈸相撞，發出一道震耳欲裂的響聲。

這聲音之響，使得在岸上觀戰的羣豪，心頭都禁不住一跳，尚未定下神來，那響聲更似炒豆一般緊密，羣豪耳鼓被震得嗡嗡作響。

倏地萬籟無聲，刀與銅鈸再也不相觸。擂台上的兩個人動作忽然緩慢起來，却見兩人之衣袂不停地飛舞着。有經驗的人都知道此刻之情況，比適才更加兇險，因此每一招都注滿了內力。

而擂台上之兩人，此際已渾忘一切，心目中只有對方之招式，但覺自身之潛力都會發揮出來，好不淋漓痛快。

鬥了兩百多招，鐵木上人額上已是汗漬斑斑，後衣亦濕了，他清楚自已在招式上不能取勝，只憑內力抵擋，但如此一來，內力虛耗之大，可想而知。再鬥下去，七成要失敗。

鐵木上人當然不甘心失敗，這次若再鎩羽，日後根本不能再來中土，而余顧南武功之高，更出乎自己之意料。一是十多年前，自己只是大意失荊州，武功本在其上，二是這十年來無日不想雪恥，日夕苦練，自忖武功已有飛躍之進展。

而他一至中原便聽說余顧南因心上人被嚴氏昆仲擄去，走遍天涯海角尋找，料他即使不丟廢武功，進展應不如自己，怕的只是對方未敢接受挑戰，因此才會在打探到方菱躲在英風寨後，上山擄去方菱，以此脅迫余顧南出現。

鐵木來此之前是充滿了信心，自忖必勝無疑，問題是需要多少招而已。誰知一交鋒之後，才覺得自己太過自信了，余顧南不但沒有丟廢了武功，且有長足之進步。

當余顧南用刀之後，他信心幾乎全失，是以不斷動腦筋，希望能行險取勝，那怕是一招半式，於願已足。

刀來鈸往，眨眼間又過了數十招，余顧南招式層出不窮，而且還令鐵木上人有摸不到底之感覺。

余顧南一刀在手，已把一切渾然忘掉，心目中只有對手之招式，他在高手的壓迫之下，又隨手創了幾招刀法，有時候出招更不按常理，簡直到了出手成招，順手拈來均是妙着之境

界。

激鬥中，只見鐵木上人左鈸擋開余顧南之寶刀，右手銅鈸橫削，直捲余顧南之腰際。好個余顧南微退一步，寶刀飛快地一沉，已將右鈸撞開，再一翻腕，刀尖反扎對方之小腹。

他出招迅速，一招抵得對方兩招，同時左掌拍向對方脅下空門。

鐵木上人在這刹那，想到一個險招，只見他身子倏地蹲下，右鈸一舉撞開寶刀，左鈸急削對方足踝。

余顧南在此情況之下，只有兩個應付辦法：一是躍高，二是退後，結果他選擇了第一個辦法，一躍丈餘高。人在半空，正欲折腰，居高臨下發招，不料鐵木上人正欲他如此。

但見他猛一長身，銅鈸順勢向上一舉，余顧南人在半空，閃避不易，電光石火之間，寶刀急砍。「噹」地一聲響，刀鈸相撞，余顧南身子又拔高丈餘。

鐵木上人似將一切計算好般，脫手將銅鈸甩出，那銅鈸不斷地轉動着，發出颼颼之響聲，自余顧南身邊飛過，忽然凌空拐了個彎，倒飛向余顧南之後背。

與此同時，鐵木上人雙脚一頓，左掌右鈸全力向余顧南擊去。這一招對他來說，實在妙至顚毫，而且佔盡便宜，但對余顧南來說，無疑是一張閻王帖。

這情況跟華山二次比武時之情景，有點雷同，余顧南聞得背後之風聲，大吃一驚，幸好他全神貫注，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驚而不慌，急而不亂。

只見他左足尖在右足尖上一點，猛吸一口氣，硬生生又拔高幾尺，凌空折腰，打了個沒頭觔斗，寶刀奇準無比地沾上銅鈸，不阻其旋轉之速度，只將其方向改變，反向鐵木上人飛去。

這一招看來輕描淡寫，實際上所表現出來之武技，包含了內功、輕功以及機智。

余顧南那個觔斗恰恰避開了鐵木上人那一鈸一掌，本來鐵木尚有餘力再發第二招，取余顧南之命，但余顧南那一鈸，不但把鐵木上人之希望打碎，而且使他化攻爲守。

鐵木上人乍見銅鈸飛來，由於力量加强，他不敢用手去接，急切之間，只好舉鈸，將另外一鈸撞開。

「噹」地一道震耳欲聾之響聲過後，凌空那一鈸，墜落木板上，鐵木上人只覺虎口發痳，手中那一鈸也幾乎脫手飛出。

這一撞，使他身子凌空移開幾尺，心中暗呼不妙，正想急速落地，說時遲，那時快，余顧南已抱刀頭下脚上地扎將下來。

鐵木上人魂飛魄散，生死一髮之際，無法可思，只好舉鈸一擋，再一道響聲傳來，鐵木上人銅鈸拿揑不住，飛落地上。他大驚失色，亦急忙施展「千斤墜」功夫，飛墜擂台。

余顧南那一刀撞及銅鈸，身子亦彈高幾尺，他此際內功已通玄關，生生不息，不吸氣，身子又飛下，寶刀一挽，力劈而下。

鐵木上人手中無鈸，不敢硬接，斜飛八尺，余顧南安全落地，脚尖一點，猶如脫弦之矢射前，刀勢把鐵木緊緊籠住。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一閃即逝。岸上觀戰之羣豪，尚未定下神來，余顧南已由下風轉上風，繼而取得了絕對優勢。

鐵木赤手空拳，實沒法抵禦余顧南凌厲之刀招。六十招一過，他只有招架之力，而無反擊之功。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余顧南分心一刀刺出，這一招有違刀招，却是採取了乃師劍法之精華，大出鐵木之意料。

鐵木上人已退至擂台邊緣，不能再退，急切之間，只好硬着頭皮，翻上雙掌，使勁挾住寶刀。

這是無可奈何之舉，因爲此際余顧南之內力，只在其上，不在其下，若他用勁翻腕，鐵木上人雙掌必斷。

猛聽余顧南喝一聲下去，右腿倏地飛起，直踹鐵木上人之胸腹，同時雙掌微微使勁翻動。鐵木上人若起腿破招，掌上必然分力，這便有斷腕之厄，萬般無奈，只好鬆掌倒飛。

「噗通」一聲，他人已跌落江中，岸上立即傳來一陣震耳的歡呼聲，而小舟上亦有人躍落江中，將鐵木救起。

翁皓問道：「鐵木，此場是誰勝誰負？」

鐵木上人渾身上下濕濡濡地，垂頭喪氣，似鬥敗公鷄，有神無氣地道：「余大俠武功精湛，老衲甘拜下風。」他神態黯然，羣豪都感覺得到，只因他在此場比鬥中，光明磊落，也不忍再譏誚他。

余顧南遂收了寶刀，振衣躍上江中之小舟，再飛上岸，旗開得勝，羣豪又爆出一陣歡呼聲。

余顧南旗開得勝，使羣豪如服了一帖興奮劑，但不愁僧、不醉翁等人仍憂心不已。蓋余顧南取勝，早在計算之中，難辨的是下面那四場。

方菱自余顧南躍上擂台之後，一顆心便一直懸空着，直至余顧南得勝飛回岸上，方定下神來，當余顧南排衆走過來，她再也忍不住，快步上前，雙眼飽含喜悅之淚光，余顧南顧不得衆目睽睽，雙臂一張，將她摟在懷內。

人羣中即有人高聲叫道：「今日是方姑娘平安歸來之日，又是余大俠大振聲威之時，擇日不如撞日，不如今晚便訂婚吧！」

（未完・八）

上文提要：十郎又遇上要和他賭馭鳥術的神秘老人，老人並輸給他一百兩銀，銀袋內還留有示警的字條，令湯氏母子猜不透老人的來歷。而小河野店狄氏兄弟，當獲知尹士全在廢園遇鬼後，便決定親自夜探廢園，果然又再遇上那神秘黑影，互相搏殺，當十郎聞聲趕至，狄氏兄弟已經死去，尋找線索片刻而回，兩具屍體已不見了，令十郎大惑不解，而老爺子方面再派出包立人來廢園……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廢園刀聲

屍體接連失踪　疑雲籠罩廢園

不料白玉兒却把嘴巴一披，道：「那得交手之後才知道是誰向誰求饒了。」

白玉兒奔到大床邊，她忙着鋪着大棉被，又把個小小火爐子升上炭火。要知外面已落雪了。

西北風刮得呼呼響，天尚未晚外面已經黑起來了。

石中花把酒搬在桌子上，小菜一共擺了四樣，另外便是一大包落花生，在順天府這地方，冬天人們常常吃這玩意兒，因爲這種又名長生果的花生米，天冷暖身子，再加上高粱酒來了半斤，這個人就可以頂着冷風走夜路了。

包立人不走夜路，却準備兩場惡戰。

一戰當然是去左家廢園宰活人，另一戰便是要上場的男女戰爭，而且又是以一敵二的戰爭。

酒菜都有了，人也圍在桌邊了，那白玉兒也把個小火爐子放進大被子下面支着。

爲什麼把火爐子放在棉被下面？天太冷了，棉被當然也涼，一旦蓋在身上，身子骨不好的人會受涼的。

在北國，人們睡覺，男女不分，均要脫個精光才會睡得安逸，白玉兒她們自也不例外。

大床上，火爐暖着被子，桌子上，兩女一男吃着酒，包立人愉快極了。

包立人至少喝了二斤半高粱酒，花生米一把一把往口中塞，直到他的雙目泛紅色，看人的時候似花豹。

他的嘴巴紅紅的，大舌頭在嘴唇上捲着舐。

他那可以伸進大姆指頭的兩個鼻孔，就好像拉風箱似的噏動着發出呼嚕呼嚕聲。

他那兩個大手掌，四平八穩的按在桌面上，左右兩手的指頭，還交替着敲打着桌面發出叮咚響。

坐在他兩邊的石中花與白玉兒兩人，却流露出一副十分媚人的得意。

白玉兒斜目直瞟包立人，她的一手藏在桌下面。

她的腿好像也在動。

石中花吃吃笑，她的一手也在桌下面，至於在幹什麼？她的嘴角在勾人了。

當然，她勾的是身邊包立人。

三個人沒有誰開口說話，包立人沒有，石中花與白玉兒沒有。

這光景正應了那麼一句話，風雨來臨前的一片寧靜。

說寧靜還眞寧靜，便三人的出氣聲彼此都聽得清。

包立人一直看向正前方，他不看石中花，也不看另一邊的白玉兒。

白玉兒上身很端莊，桌下面却不一樣。

她的一手在輕輕的捏着包立人。

石中花偶爾吃吃笑一聲，她的手也在桌子下面對包立人不老實。

她們如何不老實，沒看見，不能亂說。

只不過就在一陣古井不波之後，那包立人忽然似發瘋地一聲雷吼，雙臂箕張，左右便挾起石中花與白玉兒二人站了起來。

「格格」笑聲如敲竹片，低聲怒吼如猛虎下山，三個人擠進房間內，那包立人便要把二女往床上拋去。

「等一等，棉被下面有火爐。」

白玉兒叫着，掙扎下地，包立人差一點未把二人擲在床上。

白玉兒匆匆的取出火爐放在地上，便吃吃笑道：「被子下面好暖和喲。」

石中花一個穿山甲式，一頭便攢進棉被下了。

只見她在被子裡面動作快，身上的衣衫褲子一件一件的往外面拋，光景她要拔頭籌了。

再是棉被大，也蓋不下三個大男女，白玉兒嬌嗔的道：「我暖熱被子妳先呀。」

石中花回答得妙，道：「妳我姐妹不分家，誰先誰後一樣玩嘛。」

於是，包立人剝衣衫了。

他剝衣衫的姿式，幾乎形同撕裂，一副迫不及待的怪模樣。

等他剝了上衣，他那下巴上的黑毛直不轉彎的連上了大胸口。

他的兩塊胸肌，抖一抖還會顫動，那絕不比女人的奶子小多少。

白玉兒上前便摸，口中嘖嘖稱「愛」。

包立人可不再文明了，他推開白玉兒，掀開棉被，他的「火眼」看直了，被子下面的胴體好誘人，那就好像是玉雕般的叫人難以抗拒。

包立人大吼一聲撲上去了。

「呼嚕」，石中花怕冷，忙把被子蓋在二人身上。

於是，那被子的波動，就如同無止境的海上波浪般推動起來了。

＊　＊　＊

包立人與石中花、白玉兒各「拚搏」了近一個時辰，這場大戰才結束。

這時候，石中花與白玉兒慵懶在床上不起來，一旁的包立人只好自己整衣裝。

他一邊穿衣，一邊低頭看二女，口中冷冷的道：「果然是狐狸精，今夜算是棋逢對手吧。」

石中花閉着眼睛開口，道：「快走吧，老爺子的事辦完快回來，我們戰個誰輸誰贏誰佔先。」

那白玉兒抱緊石中花，發着囈語似的細聲，道：「怕了我就別再來喲。」

包立人穿着好了，他也拿起他的那把殺人刀來，聞得白玉兒之言，一刀拍打在棉被上發出「泡」的一聲，沉聲道：「誰怕誰？」

白玉兒被打在屁股上，她翹了一下吃吃笑。

石中花也笑了。

＊　＊　＊

屋子外面，西北風刮得「嗚嗚」響，細粒的雪似飛砂，敲在臉上帶着那麼一些兒痛。

包立人把帽子拉得低低的，衣領子伸得長長的，只把半張嘴臉露外邊。

他走出門，先是「呼」了一口氣，認了方向便往左家廢園走去。

這條路對他是不會陌生的，五年前他就來過。

五年前他是來殺人的，而且還殺得眞不少。

包立人記得，當他殺過那麼多人之後，他竟然三天手無縛鷄之力，一口水也喝不下，他躺在床上做惡夢。

只不過他原本就是個爲人操刀的殺手，慢慢的便又恢復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便是殺人。

包立人現在就是前來殺人的，當他大步穿過那片竹林子的時候，他的那把舐過人血的厚背砍刀，已穩穩的擱在他的肩頭上了。

現在，包立人大馬金刀的站在左家廢園的那片長滿荒草的廣場上。

他直視着左家的大門樓，他心中在抱怨着，因爲，五年前血洗左家的時候，就有人向老爺子建議，放一把火把左家廢園燒光，永遠也不會有人再來了。

但老爺子不答應，至今他就是弄不懂，爲什麼老爺子不聽建議而留着這個令他看了不愉快的「凶宅」。

包立人有些不信邪，他打算托着他那三十二斤半重的厚背砍刀踢開大門往裡面走。

他也想到尹士全對他說過的凶宅有鬼，而且尹士全親眼聽過，但他仍然不放在心上，因爲他相信，即使有鬼，鬼也怕他的刀。

包立人正打算從荒草中走過，却發覺還是走場邊的好一些，因爲草長飛雪，人走過去會濕衣褲的。

他轉而往右邊走，場邊似有人走過，包立人邊走邊看看四週，他很想發現什麼。

左家廢園中很靜，靜得就好像落雪的聲音也聽得到。

包立人已經到了左家廢園的圍牆角了，他稍有遲疑，因爲他本打算沿着圍牆邊走向門樓的，但荒草幾乎快與圍牆一半高下了。

雖然冬天荒草枯萎，但枯草上落了雪，那一樣會把衣褲弄濕的。

包立人却又發現右面的地上草很短，右面近圍牆處也有幾棵老樹光禿了。

於是，他站着圍牆邊往左家廢園的後面走去。

他已知道那一對母子二人住在最後一道院子的小廂房中，距離圍牆也

最近。

包立人當然是聽「神偸」尹士全說的。

尹士全遇到鬼，這件事在包立人而言，他是不大相信這回事的。

他只相信刀。

包立人的刀仍然托在肩頭上，他走到了左家廢園的後面來了。

雖然天色灰濛濛，却因落雪而見灰光，包立人只在牆外掂脚伸長脖子，便也看到左家廢園的大後院了。

後院內花草陳雜，那傲寒的幾株臘梅，花兒眞艷，如是在白天，一定很吸引人的。

左家廢園裡，也只有這些臘梅花可愛了。

* * *

包立人四下一探，他雙掌往圍牆上面猛一按，好大的一個身子，「噗通」一聲落在後院內，把幾隻烏鴉驚得振翅飛起，發出惹人厭的呱呱聲。

包立人並不在意，他不怕把小廂房中睡的母子二人吵醒，他甚至面上帶點揶揄的笑意。

他正欲擧步往轉角的小廂房走去，當然是去下刀殺那一對母子。

猛古丁，空中傳來一聲冷冷厲叱：「別走了，朋友，天寒地凍，吵人好夢，會令人不高興的。」

「呼嚕嚕」一聲暴响，包立人好大的身子，那麼輕靈的拔空而起三丈高下，橫着膀子往發聲地方飛去。

就在包立人剛站在圍牆外，不遠處正有一個影子在緩緩的往附近竹林邊走着。

包立人一聲沉吼：「站住。」

那人並不站，他仍然往竹林邊上走。

包立人火大了，厚背砍刀一掄，刀指地上，大步往前面那人衝殺過去，他口中厲駡：「他媽的，你還走得了？」

突然，前面黑影旋過身來了。

他，是個年輕人，一身緊衣褲，未帶帽子，好像他剛剛起床似的。

包立人掄刀欲砍，那人伸手阻止，道：「請等一等，如何？」

包立人却反問道：「你他媽的是誰？那對母子？」

黑影在點頭，他，敢情正是湯十郎。

落雪在他的頭上，他不抖甩，冷風刮在他身上，他也不見哆嗦。

湯十郎只是冷視着面前這個巨漢，口中那麼認眞的道：「你找我們？」

這就等於他承認是那對母子，包立人嘿嘿冷笑，道：「原來你就是我要殺的人吶。」

湯十郎道：「你要殺我？我却又不認識你。」

包立人嘿然冷笑，道：「你沒有必要認識老子，江湖上有許多人死在他不認識的人的手裡。」

「你是爲人操刀？」

「也是爲我自己。」

「怎麼說？」

「我操刀殺人，自然也有必然的代價，而且每次總是令我滿意的代價。」

「你一定不會說出那個令你殺我們的人。」

「眞聰明。」

「這是殺手的行規，我懂。」

湯十郎頓了一下，又道：「所以我不欲知道何人指示你殺人，我只問爲什麼。」

包立人冷哼，道：「因爲你們住的地方不對，再加上你手邊有一塊玉珮，小子，你死定了。」

湯十郎不由的把手按按腰際，道：「唔，我明白了。」

包立人道：「明白什麼？」

湯十郎道：「你是受僱於那家當舖的朝奉，他一心想得到我的玉珮，才買通你來殺我們。」

包立人冷笑，道：「小子，你去猜吧。」

湯十郎不開口了，他也不動。

他好像被凍僵在那兒了。

包立人動了。

他雙手抱刀斜劈，冷風刮過，發出裂帛也似的「咻」聲，一刀砍在湯十郎的腰。

那光景也嚇人，便是一棵大樹，怕也吃不消他這萬鈞之勢的一刀殺。

刀聲未已，刀已閃過湯十郎，却是湯十郎的身子一個猛彈，刀片子自他的雙足下掠過，差半寸未削上他的雙足。

於是兩道勁急得令人不及眨眼，就彷彿追回逝去的時光般冷芒綫影，「嚕嚕」聲中射入包立人的雙目之中。

「啊……」

包立人那一聲嘷叫，再一次的把竹林中剛靜下來的烏鴉，又驚上半空中。

包立人抛刀掩臉，鮮血自他的指縫中滲出來。

他難以忍受那椎骨的刺痛，竟然不敢把眼中的兩根半尺長的利箭拔出來。

包立人的巨軀，撞着竹子也撞着樹，竹子被他撞得沙沙响，樹也被他碰得往一邊歪。

「你媽的，可惡啊，把你家包大爺的雙目射瞎掉，我要把你碎屍萬段啊。」

湯十郎站在一棵巨竹下，冷冷道：「別咤唬呀，你會吵醒我娘的。」

「你媽的，原來你……這箭……」

包立人急急的摸着插在眼中的利箭，他幾乎驚叫起來，但湯十郎却又淡淡的道：「你姓包？」

包立人怪吼道：「老子包立人。」

湯十郎道：「姓包的，你仍有活命的希望。」

包立人大駡：「去你娘的，老子已生不如死呀……我的兒……」

湯十郎道：「好死不如賴活呀。」

包立人厲叫：「你殺了老子吧。」

湯十郎道：「只要你說出支使你來殺我們的那個人，你死不了啦。」

包立人咒駡起來，道：「操你娘，有種你們就住下去，早晚叫你們知道傷了你家包大爺是一件多麼愚昧的事，小子，你等着吧。」

湯十郎道：「你答非所問呀。」

包立人道：「你這一輩子也休想知道，我的兒。」

湯十郎道：「那麼，你也死定了。」

包立人突然雙臂箕張，對着發話的湯十郎狠狠的抱過去了。

他抱了兩棵竹子，而湯十郎却從一側旋過去，便也聞得包立人一聲厲叫：「啊……」

只見包立人雙目之中的兩支利箭，已沒及箭尾的三角形尾部了。

湯十郎便是在包立人向他抱來的刹那間，一掌拍在雙箭上，箭便穿入包立人的腦中了。

湯十郎抬頭四下看。

他也聽着，覺得一切平靜了，他匆匆的自包立人雙目中把他的「懾魄箭」拔出來，就在草上抹去血跡，急快的裝入袖中。

湯十郎飛一般的越過牆，他先到門樓下四望了一下，他很想拍門叫姑娘，但他伸手中途又把手縮回來了。

於是，他轉而又回到後院小廂房了。

湯十郎推開門。

「收拾了？」

「娘，妳醒了？」

「我能睡得着嗎？十郎呀，咱們半年沒有白等呀。」

「娘，我第一次殺人。」

「任何事情都會有第一回。」

「殺人果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你才剛剛開始喲，十郎……」

「一次就不愉快了，眞不知以後怎麼辦？」

湯大娘道：「如果想到你爹，還有跟你爹一起的人，你便會不感內疚了。」

湯十郎未開口，他在想，但湯大娘又說了。

「十郎，你在殺他之前，問出些什麼了？」

「他一句一駡，我問不出什麼。」

「你至少也該搜他的身吧，你應該知道，他也許接收了某人的指示呀。」

湯十郎剛躺下來的身子猛一挺，道：「娘，我忘了搜他身子了。」

湯大娘道：「你太大意了，也是綫索呀。」

湯十郎一躍下了床，他把被子一推，立刻拉開小門閃出去。

外面風雪似乎更大了，湯十郎急忙把小門又帶上，因爲床上還睡着他老娘。

緊一緊衣領，湯十郎拔身飛過圍牆，刹那間便奔到竹林邊，他怔住了。

湯十郎吃驚的在地上摸着，地上積雪並不多，他也四下張望，一副想不通的樣，因爲包立人的巨大屍體不見了。

包立人很明顯的就是死在這裡，爲什麼一轉眼之間，屍體不見了。

那麼重的屍體，會到什麼地方去了？

當然是被人抬走了。

湯十郎絕對明白包立人死了，就像他知道，包立人的屍體也是被人搬走一樣。

那麼，是何人搬走的？這人又是什麼目的？

湯十郎身上一層雪，他怔怔的在立着，他的雙目在灰暗中不停的轉動。

他也在地上看看，看足印，只可惜雪下個不停，即使有足印，也已消失不見了。

湯十郎也想到門樓下面，他微搖頭，因爲那母女二人是不可能在此刻搬動屍體的。

湯十郎迷惘了。

就在他迷惘中，一躍而上了牆頭，再從牆頭躍上屋，然後往二道大廳的二層高樓頂上撲去，他站在樓頂上面，那地方他從不輕易上去，半年多他第二次上去。

那地方也最高，湯十郎頂着冷風極目四下搜索，只不過他什麼也沒看見。

湯十郎失望的下樓來，無精打彩的又走回小廂。

小廂房中是溫暖的，有母親的地方就有溫暖，但湯十郎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他一句話也沒說。

他不但不開口，而且也希望他娘又睡着。

但湯大娘却在湯十郎坐在床上的時候開口了。

「沒有搜到東西？」

「不是。」

「那是搜到什麼了？」

「沒有……」

湯大娘叱道：「怎麼說話顚三倒四。」

湯十郎道：「屍體不見了。」

湯大娘吃一驚，道：「會有這種事？」

湯十郎道：「確有這種事。」

湯大娘半晌不語，湯十郎也不說話了。

母子二人再也無法睡，二人輾轉翻側。

湯十郎實在想煩了，便冷冷的道：「敵乎！友乎！」

湯大娘却愼重的道：「言之過早。」

湯十郎道：「娘，會不會波及門樓下的母女二人吶，要不然……」

湯大娘道：「你說呀。」

湯十郎道：「要不然勸她母女二人早早離開，免受池魚之殃。」

「十郎，你眞要她們離去？」

「我……不知道。」

「那姑娘似已對你有情了。」

「正因爲這樣，兒子怕連累她們。」

湯大娘道：「十郎呀，我反對你同那姑娘感情升級，但因這麼惡劣天氣，你若是把人家勸走，不是太過沒有人情味了？」

湯十郎道：「眞爲她們擔心吶。」

母子二人直到四更將盡，方才睡去。

* * *

湯十郎醒來時候，正有幾隻烏鴉在左家廢園二院內呱呱亂叫，也可以說湯十郎是被烏鴉叫醒的。

他一挺而起，湯十郎睡得正酣吶。

湯十郎小心的走下床，升火煮飯，又把一夜菜餚熱在鍋子裡。

他把一切弄妥後，便輕輕的拉開門，小心的走到外面院子裡。

他不由得又走到竹林邊，這裡，什麼也沒有，地上只有雪，甚至連血跡也不見了。

湯十郎緊緊的皺着眉頭，他口中却在喃喃的道：「敵乎！友乎！」

他佇立一會兒，便又匆匆的折回小屋裡，鍋裡已冒出白煙，湯大娘也醒來了。

「你又去看過了？」

「是的，娘！」

「白白跑去。」

「爲什麼？」

湯大娘道：「外面下雪，什麼痕跡也沒有了。」

湯十郎道：「娘，敵人還會出現的。」

湯大娘道：「那是當然，十郎，你以後多加小心了。」

湯大娘的話令湯十郎神情一振，年輕人的盛氣立刻就表現出來了。

「娘，咱們不是爲了爹的仇嗎？」

湯大娘道：「也是爲左門主一家的仇。」

湯十郎道：「我們已等得太久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爲什麼等了半年多才有動靜，我眞的想不通。」

湯十郎當然想不通，如果他早出示他身上的那塊玉珮，他們早就有消息了。

* * *

湯十郎不只侍候他娘吃早飯，他還得端了一盤子飯往前面門樓下面送去。

他現在就站在小門外。

「姑娘，在下送早飯來了。」

門「呀」的一聲拉開了，姑娘的雙目一亮，閃在門後面看着湯十郎走進來。

湯十郎把吃的往桌上擺，一面斜目看床上。

「伯母，吃早飯了。」

那婦人支起上身加穿衣裳，愉快的道：「若不是湯公子想得週到，又買了棉衣什麼的，我們母女就苦了。」

湯十郎道：「伯母，咱們都是出門在外嘛，妳們婦道人家一切不方便，我是個大男人，應該我來做。」

他看看床角堆的兩三張床單，想起那是地下室中覆蓋那一堆枯骨的，臨時抽來暫用，如今她母女有了兩床厚棉被，下面鋪的厚草與新被單，這些舊被單就用不到了。

湯十郎把三張舊被單抱在懷中。

「伯母，這些舊的我收回去了。」

那婦人點點頭，道：「應該幫你洗淨的。」

湯十郎忙搖頭，道：「不用，不用，這些都是……」

他未敢再說下去，因爲他不好說這些被單原是覆蓋在一堆枯骨上面的。

湯十郎對姑娘微點頭，道：「我回去了，妳們吃吧。」

姑娘冲着湯十郎露齒一笑，她拉開小門。

湯十郎本來走出去了，却突然回身來。

他有些期期艾艾的道：「姑娘，半夜可曾聽到什麼動靜嗎？」

姑娘眨動美眸，道：「什麼動靜？」

湯十郎道：「比仿說奔跳聲，或者是刀聲。」

「刀聲？」

「是呀，妳們聽到沒有？」

他好像想起什麼來，又道：「又比仿說是叱叱叫駡的聲啦。」

姑娘淡淡的搖搖頭，道：「沒有呀，夜裡風大，我只聽到風聲，也怪可怕的。」

湯十郎立刻逼近姑娘，他低而有力的對姑娘，道：「記住，此後遇上什麼危險，妳一定尖聲大叫。」

「爲什麼要叫？」

「我聽到了也好前來救妳呀。」

姑娘一笑，道：「你好像什麼都會……」

姑娘嘴一撇，又道：「你會進城賺銀子，你會煮飯燒菜，你還會侍候人，更要保護人，眞難得。」

湯十郎聳聳肩，道：「可惜並不爲妳賞識。」

姑娘把頭低下了。

湯十郎道：「姑娘，關好門，外面風雪大，冷風吹進屋子裡，伯母會受寒的。」

姑娘再一次眨動眼睛。

她每眨動一次眼睛，湯十郎便有一股子衝動的感覺，很想上前去抱她，甚至吻她，吻她那美麗明媚的大眼睛，然而……

湯十郎心中帶着一絲酸苦，這種不足爲外人道的苦楚，他只能憋在心

裡。

他的苦痛更不好向姑娘傾訴。無法向心愛的人傾訴苦痛，那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湯十郎猛回頭，匆匆的走了。

他如果再躭着不走，也許他會落下淚來。

* * *

小門掩上了，聽聲音，裡面已經上了門。

「這孩子是個癡情的人。」

「娘，他流露的是偉大的愛。」

「妳懂什麼叫偉大的愛？」

「娘，當他知道我不會嫁他，他也知道我已有了歸宿時候，仍然對咱們百般關懷，且有過之，妳說，他的這種愛不是偉大嗎？」

「嗯，也許他眞像妳說的那樣，他不能得到妳，却更加的把愛付出來而不計較，眞也難得了。」

姑娘把被子蓋在身上了。

她的雙目却直視着上方，外面的風雪似乎更大了，風把窗子刮得花啦啦的響，就好像拉風箱一樣。

「娘……妳睡着了？」

「沒有。」

「娘，我怎麼辦？」

「別瞎想了……倒是妳剛才發現什麼了？」

「我出去的時候，只發現他往小廂房走進去。」

「再也沒看見什麼？」

「沒有，我知道他會來我們這裡，便匆匆的折回來了，我什麼也未曾發覺。」

「雪太大了，否則，妳可以再出去看看，也許會看到些什麼。」

姑娘不開口了，她翻了個身子，棉被往面上拉拉，她的心中在想，這棉被不就是湯公子嗎？

眞要是湯公子……該多好呀。

* * *

湯十郎走到小廂裡，湯大娘立刻問：「前面那對母女怎麼樣了？」

「她們睡了，沒事。」

「那就好，你也睡吧。」

湯十郎道：「娘，你先睡吧，我下去看看，還有，這幾床被單拿回來了，我去再蓋上。」

湯大娘道：「唔……天好冷呀。」

湯大娘這是一語雙關。

湯大娘裹裹被子，因爲外面下大雪，另外的意思便是想他的老伴湯百里。

湯百里死在左家這兒，雖然屍骨難辨，可是老夫老妻情感好，雖然只是枯骨，也想着應該爲那些枯骨蓋些什麼。

湯十郎也是這樣意思，爹死了，他的未婚妻是何人呢？爹說要到時候驚喜一番，却也令他至今痛苦。

來到左家廢園，那還是母子二人多天商量的結果。

當他母子二人進入這荒涼的左家廢園時候，眞凄慘，那枯骨散落在各處，斷頭斷肢的屍骨不全，還是他母子二人各處拾取，才把枯骨堆在那地室下面的。

湯十郎明白，他爹與幾位叔叔的屍骨也在裡面，只怪當時年紀小，他娘守在他身邊不進關，如果他的藝業無成，湯大娘永遠也不會叫他入關。

* * *

此刻，湯十郎用大手掌捣住油燈，三床被單搭在他的肩頭上。

湯十郎走得很小心，因爲風很大，雪也大，他是繞過風頭進入後大廳上的。

他到了那道假牆前面，伸手用力把牆推開，沿着石階往下面走去。

地室中很陰森，堆了那麼多的枯骨，湯十郎心中很平靜，他並不感覺可怕。

相反的，他倒覺得是下來同他的老爹會面似的。

湯十郎有了這樣想法，便更加膽子大了。

他不但有會親的感覺，他的武功也令他膽子壯大。

他把燈放在石階上面，拉下肩頭的被單，抖開來。

他喃喃的道：「爹，門主，各位叔叔伯伯，天寒地凍，十郎沒有忘記你們，覆上被單，你們安息了。」

「轟！」

湯十郎把一張被單抖開蓋上去，然後又抖開第二張被單往上蓋。

百具枯骨，三張被單是蓋不密的，只不過這些枯骨乃大部份堆起來，覆上被單，看上去足有四五尺那麼高。

湯十郎再把第三張被單覆上去了。

就在他剛剛覆蓋好的時候，突然聽得枯骨中堆中發出「咚」的一聲響。

湯十郎本能的一瞪眼，他急急忙忙的把三床被單又抖掀翻來，他發現那大堆的枯骨仍然是原來樣子。

枯骨未變動，但那一聲「咚」又是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湯十郎聽得十分清楚，這已是第二次聽到這怪聲了。

於是，湯十郎立刻全身不自在。

他先是頭皮一緊，一身的雞皮疙瘩令他一哆嗦。

湯十郎喃喃自語：「爹，各位叔伯們，如果各位有什麼指示，那就給十郎個夢吧，十郎就是爲了各位的深仇大恨才來的。」

他先是恭敬的一躬到地，然後又開始把被單往一堆枯骨上覆蓋。

湯十郎邊蓋邊仔細的看着。

他也更把耳朵豎直了聽，希望那聲音再出現，只可惜湯十郎什麼也沒有發現。

湯十郎把被單覆好了，他還四下裡再查看，他很想再聽到那「咚」聲，但他眞的失望了。

於是，湯十郎拾起油燈，緩緩的走到上面。

他把假牆推合上的時候，還想再聽到那種突如其來的聲音。

湯十郎一直想不通，那聲音是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

他也明白，這是他第二次聽到這樣的怪聲。

這件事他一直未向湯大娘講過，因爲湯十郎以爲，年紀大的人不應該聽這種邪事。

現在，湯十郎走回小廂裡來了。

湯大娘根本未睡着，她低聲的道：「下面還好吧？」

湯十郎道：「很靜。」

他心中嘀咕，不知道剛才發生的事情，是不是應該告訴老母親。

他把被子裹在身上，雙目可未闔起來，剛才那聲音十分清楚，就好像什麼東西砸在地上發出來的，而且又是發生在一堆枯骨中間，這種邪事是怎麼發生的？

湯十郎累了。

他是在一個問題想久了想累的。

他正要睡着了，湯大娘却開口問他：「你備了幾日吃的喝的？」

湯十郎道：「十天八天還不成問題。」

湯十郎道：「包括前面母女二人？」

「是的……娘……」

「那就好，這場大雪怕要三五天之久才會停下來。」

湯十郎道：「如果需要什麼，兒子隨時可以進城去辦，這點雪也沒什麼。」

湯大娘道：「別再進城了，等天放晴再去吧。」

娘兒倆睡了，只不過睡了兩個時辰，也不知外面是否天已亮，却突然有姑娘的叫聲傳來。

「湯公子。」

湯十郎立刻掀被而起，他匆匆披衣繫腰帶，風耳帽戴在頭頂上。

「那姑娘在叫你了。」湯大娘沒動，她仍然用棉被蓋住半個頭。

湯十郎道：「我這就去看看。」

他匆匆的拉開小門往外走了。」

湯十郎拉開小門，匆忙的奔到後廳的廊上，只見姑娘焦急的模樣正等着他。

「姑娘，出了什麼事了？」

姑娘迎上湯十郎，道：「湯公子，請你幫忙。」

「妳說吧，什麼忙？」

姑娘道：「我娘的氣喘毛病又犯了，還以爲已經治好了呢。」

湯十郎道：「氣喘是很不容易治的毛病，天冷就會犯。」

姑娘道：「已經三年多未犯了，不料半夜裡她忽然上氣不接下氣。」

湯十郎道：「莫非我叫妳們，妳開門之後有冷風刮進房裡？」

姑娘把一張藥單送在湯十郎手上，道：「麻煩你上街去，照單子抓兩服藥。」

湯十郎道：「靈嗎？」

姑娘道：「靈，我娘只要吃兩服，氣喘就會好的。」

湯十郎把藥單揣入懷中，對姑娘安慰的道：「姑娘，妳且回前面照顧妳娘，我把早飯做好送過去，立刻進城爲妳娘抓藥。」

姑娘淺淺一笑，道：「你現在就進城，我做早飯。」

湯十郎道：「那怎麼可以呀，也不急在一時。」

姑娘道：「做飯本來是我們女人的事嘛。」

她就要往小廂走去了……

湯十郎一把拉住姑娘，道：「怎好叫妳下手做吃的，我娘她會說我的……」

姑娘美眸一瞟，道：「不會的，倒是天下大雪害你進城，我娘也不好意思。」

湯十郎見拗不過姑娘，便與姑娘一齊進入廂房中。

「伯母。」姑娘低聲叫着。

「娘！」湯十郎走到床邊上。

湯大娘一看，就要起來了。

姑娘上前按住，道：「伯母，妳別起來，天下大雪，很冷的，我是求湯公子幫忙來的。」

湯大娘道：「應該的，咱們雖是一前一後近在咫尺，却很少來往，來坐在床邊說話。」

姑娘沒有坐下，她淺淺一笑，道：「伯母，我請湯公子進城爲我娘抓藥，我娘的氣喘病又犯了。」

湯大娘道：「那種毛病，天冷就會犯，十郎呀，你這就快去吧。」

湯十郎道：「娘，姑娘要自己動手做飯，妳看……這不大好吧。」

湯大娘笑笑，道：「姑娘做的一定好吃，是不是？」

她對着姑娘笑笑，也等於同意姑娘做飯了。

姑娘却輕聲的道：「伯母，怕要妳失望了。」

於是，湯十郎指指屋子一角，對姑娘道：「妳看，鍋碗糧米在那擱着，妳做什麼，自己動手吧，我這就進城去了。」

湯十郎找來一件蓑衣披上，拉開房門便往外面走去，他站在牆邊還回頭看。

姑娘竟然前來做飯了，眞出人意外。

＊　＊　＊

姑娘做着早飯，她知道婦人一邊在看她，只不過她來此是另有目的的。

姑娘邊做飯，還回頭對湯大娘笑笑，道：「伯母……」

床上半坐的湯大娘，道：「別客氣，妳叫我湯大娘就是了。」

「湯大娘，妳們是從關外來的？」

「是呀，我們本來住在淞花江畔的。」

「那兒一定很美。」

「是呀，白水黑山間，一片大草原。」

「湯大娘，你們怎麼會來到這兒的？」

湯大娘嘆口氣，道：「我們是在尋人吶，唉，十郎他爹不知爲什麼沒有回家去，我們這才進關內來尋他的。」

姑娘沒有看湯大娘，她正在切滷蛋。

湯大娘反問，道：「姑娘，妳能告訴我，妳們姓什麼嗎？」

「姓桂。」

她又解釋道：「就是桂花的桂。」

湯大娘道：「桂姑娘，妳母女二人流浪在江湖上，却又是爲了什麼？」

桂姑娘道：「也是尋人，我們尋了快一年了，最後才經過這裡，遇見湯公子。」

姑娘把吃的往桌上放，又問：「你們是怎麼住在這荒涼的宅子裡？」

湯大娘道：「除了這兒稍能安身之外，咱們的盤纏不多，能住什麼地方？」

姑娘點點頭，道：「同我們的情形是一樣的，這個嚴冬便只有住此地了。」

湯大娘看看姑娘，只見桌上飯熱菜香，便點頭笑笑，道：「眞是好手藝，比十郎的好吃多了。」

姑娘也一笑，道：「怕大娘嫌棄吧。」

湯大娘走下床，抹了一把面，問道：「姑娘，妳們是什麼地方人呀？」

姑娘雙目一暗，道：「大同。」

湯大娘只是皺了一下眉頭，道：「唔，很遠啊。」

姑娘道：「我們一路走來的。」

湯大娘道：「也眞難爲妳母女二人了。」

姑娘道：「大娘，妳們與這宅子的主人認識嗎？」

湯大娘搖搖頭了。

她的雙目中陰陰的眨動一下，道：「我說過，只是路過，開春以後，我們就回關外了。」

姑娘不問了。

她爲湯大娘盛上一碗稀飯，熱油餅也放在桌子上，便又裝了些在盤子上，道：「大娘，妳吃吧，我這就到前面去看我娘了。」

湯大娘道：「桂姑娘，多帶些吃的過去。」

姑娘道：「足夠了，大娘。」

桂姑娘出門走了，她的心中在激盪着。

當她走進小門之後，她的娘便急急的問她。

「可摸清他們底細了？」

桂姑娘放下吃的，道：「至少有一件事情，她沒對我實說。」

桂姑娘說着，把一碗稀飯送在她娘手中。

那婦人道：「什麼事？」

姑娘道：「她不承認與此宅主人有關係，她說他們不認識這裡的人。」

婦人道：「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們未弄清楚我們來歷之前，他們永遠也不會承認與此地有關係。」

姑娘道：「就如同我們一樣，也不會承認與這兒有什麼關係。」

婦人點着頭，扒了一口稀飯，又道：「只怪當年沒有問清楚，害得咱們『瞎子騎驢』。」

姑娘道：「娘，妳不是也有幾年未見過爹嗎？」

婦人道：「五年多了。」

姑娘道：「我們也找了五年。」

婦人嘆口氣，道：「累人的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找到妳爹。」

姑娘道：「應該快了吧，傳言爹到順天府左家，可是左家却在五年前便被人血洗滿門了。」

婦人不說下去了，她的臉上有着迷惘。

她好像心裡面隱藏着一件絕大的秘密，因爲從她的眼神中似乎已看到了。

姑娘未發覺，她撕着一塊油餅吃着。

偶爾，婦人會咳一聲，她並非氣喘毛病發作了，只不過她要設法弄清楚後面湯大娘母子二人是甚麼來歷。

她本來無意去打聽湯家母子的，但當姑娘發現湯十郎搏殺「大刀片子」包立人之後，婦人才起了探問湯家母子二人來歷之心。

＊　＊　＊

湯十郎披着蓑衣踩着半尺深的雪往順天府城走，他心中想的可眞多，但最令他愉快的，當然是姑娘親自燒飯，不知她做的飯好不好吃。

但無論如何都會令湯十郎高興。

前面，他又見到那座大茅棚了。

湯十郎沒有吃早飯，他準備進去買幾個滷蛋，一邊走，一邊剝着吃。

於是，湯十郎走到茅棚門外，他伸手拍門。

「開門，開門！」

他以爲天寒，裡面的人不開門，客人上門才會開。

他也記得，這兒原是兩個毛漢主持，後來又換成兩個女子，但不管女的男的，在湯十郎的心中都不是甚麼正道上的人，因爲他們在床上亂來，湯十郎在屋頂上可也看得明白。

這時候，茅棚裡面傳來低沉的聲音，道：「我說老包呀，你終於回來了，急煞我也！」

茅棚的門拉開了，拉開門的是個矮子。

湯十郎一楞，怎麼這野店又換主持人了？

那矮子一看不是包立人，就已經令他吃驚了，再看竟是湯十郎，不由往後倒退一大步，道：「你……你……

你……你是……」

湯十郎笑笑，道：「我是買滷蛋的，有嗎？」

那矮子敢情正是「神偸」尹士全！

尹士全一見湯十郎，便知道「大刀片子」包立人已經完了。

就好像狄氏兄弟二人一樣，包立人凶多吉少了。

「神偸」尹士全聽湯十郎要滷蛋，便想到老爺子正要得到湯十郎身上的那塊玉珮。

其實尹士全很想出手，憑他的神偸本領，再加上武功，他自信應該可以對付湯十郎，只不過先是狄氏兄弟，如今再加上一個「大刀片子」包立人，尹士全便疑慮了。

他指指屋角的鍋灶右面，道：「吃多少，你自己去拿，銀子隨意。」

湯十郎點點頭，他走過去，拉開食櫃小門，果然裡面滷了不少臘味。

湯十郎取了五個滷蛋，冷冷的油餅拿了一張，這些正好路上走着吃。

他把碎銀子擱在桌子上，正要往外走，尹士全已微笑着提了個酒壺，道：「朋友，天眞冷啊！」

湯十郎口中塞了個滷蛋，點着頭道：「冷！」

尹士全道：「能坐下來喝一杯嗎？」

湯十郎想了一下，點點頭，道：「也好，你給我來上一杯，銀子照給。」

尹士全搖搖手，道：「不用，算我請你。」

湯十郎拉張櫈子坐下來，他舉起杯子笑笑，道：「你爲甚麼要請我吃酒？」

尹士全哈哈一笑，道：「常言道得好，煙酒不分家，你又不是大酒簍，三兩杯酒我供得起。」

湯十郎道：「你很慷慨嘛。」

尹士全自己也斟酒一杯，他舉了一下，道：「來，乾一杯！」

湯十郎見尹士全一飮而盡，便也張口喝了半杯。

「朋友，你好像就住在這附近嘛？」尹士全試探着問。

湯十郎這一回很坦然，他點點頭，道：「不錯，我也見過你，如問見過你幾次，我想應該是兩次了。」

尹士全道：「你老弟做甚麼買賣呀？」

湯十郎搖搖頭，道：「我不做買賣。」

尹士全道：「總要吃飯吧？」

湯十郎道：「我可以告訴你老兄，我們母子二人是流浪人，到處爲家，那兒有住，住那兒，至於吃飯嘛，但求個溫飽而已。」

尹士全道：「就我所知，這附近並未有人家，難道你們住在……左家廢園裡？」

湯十郎心中冷笑，但他的面上是迷惘的，因爲他已明白此人的目的了。

笑笑，湯十郎道：「我說過，那兒方便我們住那兒，我們只求可以避風雨。」

尹士全道：「聽說左家廢園鬧鬼呀，那兒是個凶宅，你們不怕鬼？」

湯十郎道：「怕鬼？你不覺得當今之世人比鬼還可怕得多嗎？」

尹士全楞然一瞪眼，湯十郎已站起身來了。

他衝着尹士全一抱拳，道：「謝謝你的酒。」

他拾起滷蛋便往門外走去。

尹士全沒有開口叫住湯十郎，甚至也未站起來，他只是楞然的不開口。

他慶幸未對湯十郎出手，因爲只湯十郎的那句話，就不應該像他這麼年輕的人說的。

顯然，湯十郎是飽經憂患的人，他敢於住在左家廢園裡，必然有所憑藉了。

就在湯十郎離開不久，尹士全也急急的走了。

「大刀片子」包立人出事了，他必須馬上把消息送去，當然，他的心中是忐忑的難以平靜。

* * *

湯十郎是進城來抓藥的。

他只知道那家藥舖，因爲藥舖的大夫玩鳥。

上一回湯十郎前來抓藥，大夫就沒有拿他銀子，想着，湯十郎還眞想笑。

下雪天，藥舖的大門關得緊，湯十郎剛走上台階，便聽得藥舖裡面傳來鳥叫聲，聽起來眞悅耳。

湯十郎伸手拍門：「開門啦！」

門拉開了，只見是伙計，手上還提了個酒壺。

伙計一見湯十郎，便笑道：「會鳥語的來了。」

湯十郎脫掉身上蓑衣走進門，只見一個火盆邊，那大夫正逗着他的八哥在對叫着。

大夫一看湯十郎冒雪前來，笑了。

他一把拉住湯十郎，道：「快，教我怎麼馭鳥。」

湯十郎一笑，道：「大夫，我今天是來抓藥的，吶，這是藥單子。」

那大夫接過藥單子看了一遍，道：「簡單啦，我叫伙計抓藥，你教我馭鳥。」

湯十郎道：「救人要緊，下回來教你。」

大夫道：「藥方簡單，這種病不要命，來來來，你聽我同八哥對叫。」

這大夫玩鳥入迷了。

湯十郎便也想好了對策。

他叫大夫先學鳥叫幾聲，才微笑道：「不成，你的叫聲不夠火候，你聽我叫幾聲。」

湯十郎只一叫，那鳥兒便在籠中活蹦亂跳的大叫。

湯十郎道：「牠說聽不懂你胡說八道些甚麼。」

大夫大爲佩服，忙點頭。

湯十郎又道：「你看我叫牠跳！」

他並指往籠中指了幾下，那鳥兒果然東倒西歪站不穩，倒引得大夫與伙計二人哈哈大笑了。

湯十郎又暗中使出他的氣功指來了。

他對大夫道：「你的功夫尙差，多多的學牠叫，譬如說，你導引牠叫，弄些牠喜歡吃的東西，你叫着，然後餵牠食物，久了便知道吃是怎麼叫了！」

那大夫點頭，道：「有道理，我照辦。」

湯十郎取了藥，一共是三包，他要付銀子，大夫却拉住他喝酒。

湯十郎無奈，只好在火盆邊坐下來。

大夫舉杯，道：「來，我敬你。」

湯十郎舉杯一晃，道：「謝謝！」

大夫對湯十郎很熱情，小菜還有四五碟。

「吃，別客氣！」大夫如此招待，令湯十郎內心實在過意不去。

湯十郎還多少在騙這位大夫。

大夫放下酒杯，笑問湯十郎道：「兄弟貴姓？」

「我姓湯。」

「你好像住得並不遠嗎？」

湯十郎指着左家廢園方向，道：「是不大遠，距此五七里路。」

「東邊五七里路？」

「是呀！」

大夫忽然眨動眼睛，道：「要過一條小河？」

「不錯。」

「那小河上搭的便橋一共五塊木板？」

「不錯，大夫也去過？」

大夫全身一震，道：「你過了小河還走幾里？」

湯十郎不好再騙這位大夫，只淡淡的道：「過了河走不過兩里地，一片大竹林……附近。」

「左家廢園？」

湯十郎道：「不錯，好像就是左家廢園。」

大夫怔住了。

一邊的伙計也吃了一驚。

湯十郎却淡淡的舉起杯子喝着酒。

他把杯中酒喝完了，但沒有人再爲他斟酒。

湯十郎不好自己斟酒，他有些尷尬。

大夫突然神秘而又低聲的道：「湯兄弟，我眞心的拜託你，如果有人問你，你千萬別說來過我這裡。」

湯十郎楞住，道：「爲甚麼？」

大夫道：「也算是我求你吧！」

湯十郎道：「你好像怕甚麼人似的？」

大夫道：「湯兄弟，趁着外面下大雪，你趕快回去吧，我不留你了。」

大夫下逐客令了。

湯十郎心中一緊，他站起身來，伸手懷中取銀子。

大夫忙攔住，道：「免了，只要別提來過我這裡，我便阿彌陀佛了。」

湯十郎淡淡一笑，穿上蓑衣提了藥，大步走向街上，身後面，但聞「砰」的一聲响，藥舖的門關上了。

頓然，湯十郎有着孤獨之感。

他低着頭往城外走，心中想不通，爲甚麼大夫聽到他住在左家廢園，便嚇得慌了。

湯十郎自然不會知道，左家遭滅門大禍的事，至今仍是個懸案，案子既然懸着，誰不怕惹禍上身？

湯十郎想不通的事情，他只有回去和他的娘親商量，至少他娘知道的比他多。

* * *

「神偸」尹士全冒着大雪回來了。

他走進「順天當舖」的時候，當舖的朝奉「黑手豹心」張古丁正坐在火爐邊喝甜酒，火爐一邊還放着一盆熱呼呼的糖炒栗子，張古丁剝着吃。

另一邊坐着帳房先生，當然，帳房先生也一樣的在享用。

現在，尹士全走進來了。

張古丁一瞪眼，只見尹士全走上前，哈着冷氣烤烤雙手，又端起酒來喝兩口。

帳房先生又取過酒杯來了。

他爲尹士全斟上一杯，笑道：「快喝了，把身子暖暖。」

尹士全全身直冒氣，便張口也冒出陣陣白霧來。

他喘了幾下，這才對張古丁道：「張兄，大事不好了！」

張古丁暗暗咬牙，道：「又砸鍋了？」

尹士全道：「不見包立人回來，却見那小子又到府城來了。」

張古丁幾乎跳起來，道：「眞有這種事？」

尹士全道：「一點也不假。」

張古丁道：「『大刀片子』包立人也栽了？眞玄！」

尹士全道：「如果他們遇上的是鬼，一些也不玄。」

張古丁道：「若是有鬼，怎麼那母子二人沒遇上？偏就叫他三人碰個正着。」

尹士全道：「四個，張兄，我最先遇上。」

張古丁道：「如果包立人也完了，老爺子一定發火，我得馬上向老爺子報告。」

尹士全道：「張兄，上天言好事呀！」

張古丁道：「如今連我也難自保了。」

（未完・六）

上文提要：程明山、荆一鳳到徐州城，見過老前輩張老實，二人扮成兄弟般，先去黃河底逛逛，再到雙環鏢局勘察地形，晚上夜探鏢局，日間在門前見的鏢車，全停放在大天井中，四周值夜的人隱伏監視，只好轉到西花廳總鏢頭的書房，見晏長江、勞乃通、厲山君不知商討甚麼機密大事，正想打聽，陡聽遠處傳來叱喝打鬥之聲，有人入報，踩盤子的是個武功很好的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跟踪偵察被擒　地室險遭汚辱

不然，晏長江怎會如此有把握呢？這人不知是誰？被拏下了，不知押到甚麼地方去的？自己既然遇上了，就不能袖手，應該先把此人救出才是。程明山心念一動，正待離去，只聽門外又響起一個人的聲音說道：「啓稟總鏢頭，伍副總鏢頭來了。」

晏長江隨口道：「進來。」

程明山急忙又湊上眼去。

只見伍奎跨進書房，就垂手躬身道：「啓稟總鏢頭，來人已經拏下了。」

「唔！」晏長江一手托着下巴，只唔了一聲，問道：「是甚麼來歷？」

伍奎道：「此人黑布蒙臉，撕下黑布，是個四十來歲的漢子，面孔很生，好像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武功倒不含糊，屬下問他，他一句話也沒說。」

晏長江道：「不用問，先把他押起來就好。」

「是。」伍奎躬身道：「屬下已叫李管事送到後面去了。」

晏長江揮了下手，伍奎恭敬的退了出去。

程明山聽伍奎說人已送到後面去了，這「後面」二字，總算聽出下落來了，他悄悄閃出，朝荆一鳳打了個手勢，就迅快的往後進掠去。

雙環鏢局一共只有三進房屋，第三進也是後進，地方不大，一個小天井，一排矮平房，那只是厨房、柴房，和厨司、火伕睡的地方。

程明山目光迅快的一掃，心想：「這後進不像是囚人的地方，那麼伍奎說的『後面』，又在那裏呢？莫非還在後面不成？」

一念及此，急忙再次長身掠起，越過矮平房，進入眼中的是一座不太大的花園，有幾處亭台樓閣、假山魚池，但比起九里堡的後花園，規模就小得多了。

程明山正在打量之際，荆一鳳已掠到身邊，悄聲問道：「大哥，你到後園來作甚麼？」

程明山還沒答話，目光已看到四五個人影，正從一座假山中轉了出來，相距尚遠，看不清人的面目，這就低聲道：「你快跟我來。」

身形掠起，一下隱入暗處。

荆一鳳跟着閃到，低聲道：「這花園不很大，你……」

「噓！」程明山噓了一聲，低聲道：「救人。」

不過轉眼工夫，那四五條人影已經脚下極快，從一條石板路上經過。

程明山一眼已瞧出領頭的那人正是李管事，他身後跟着四個黑衣持刀的漢子，很快朝前面行去，不用說，這一行人是押着人送到「後面」來的了。

程明山不敢就擱，輕輕扯了荆一鳳一下衣袖，就朝假山掠了過去。

假山是在花園的東北隅，玲瓏剔

透，聳峙頗高，前面還有一曲清溪，流水潺潺。

兩人堪堪掠近，就聽到一陣輕快的脚步聲行了過來。

程明山趕緊拉着荆一鳳，一下子閃入假山之中，伏下了身軀，凝目看去，只見兩個勁裝漢子朝假山走來，只聽前面一個道：「今晚前面已經佈置得像鐵桶一般，後面這座花園，還要派上八班弟兄，這樣轉來轉去，多沒意思？」

後面一個道：「總鏢頭怎樣吩咐，咱們就怎樣做，反正再轉上一圈，就可以換班了。」

兩人從假山前面經過，隨着話聲，已經漸漸遠去。

荆一鳳道：「大哥，你說要救人，到底要救誰呢？」

「那人是誰，目前還不知道。」程明山低聲道：「是方才前面被擒住的，由李管事押到後面來了。」

「後面？」荆一鳳道：「你說人押到花園裏來了？」

程明山點頭道：「我方才看到李管事是從假山中走出去的。」

荆一鳳驚奇的道：「關在假山裏？」

「很有可能。」程明山道：「所以我們要找。」

他一面說話，一面目光炯炯的向四周仔細的搜索着。

這座假山砌得相當精巧，山腹中曲徑通幽，曲折可通，兩人找了一會，連一點影子也沒有找到。

程明山要荆一鳳守在下面，自己盤磴而上，登上山頂，有亭翼然，亭中放一張石桌和四個石凳，可以品茗，可以飲酒，也可以靜靜的對弈，就是找不到一點可疑之處。

就在此時，只見假山前面的石板路上，又有兩個人並肩行來，那自然是鏢局巡夜的人了。

他不用替荆一鳳擔心，因爲假山山腹之中，曲折可通，就是有人進入假山，她仍可像捉迷藏一般，躲得過去；但自己站在假山上的亭中，却是毫無遮掩，只要來人走到十丈開外，就抬目可見。

心頭一急，急忙雙足一點，縱身躍上亭子中間的一道橫樑之上。

要知他目能夜視，當時躍上橫樑，原只是爲了避開巡邏的人的耳目而已；但當他躍上橫樑之際，目光一動，却發現了一件事，因爲這橫樑中間，居然十分光滑，毫無積塵。

而且沒有積塵之處，只有中間一段，距離稍遠的，却積塵甚厚，這不期然使程明山心中突然一動，暗道：「莫非這橫樑上經常有人上下？爲甚麼有人要經常到橫樑上來呢？莫非這橫樑上有甚麼秘密不成？」

他一念及此，不覺細心檢視起來。

這一檢視，才發現這道橫樑雖然髹着朱紅，却是鐵鑄的。

「假山上一座亭子的橫樑，何須鐵鑄？」

這自然更增加了他的疑念，再仔細一瞧，却又瞧不出有何異處，探首下視，除了正中間懸掛着一個八卦，再也沒有別的東西。

程明山伸手朝八卦中間太極圖兩顆魚眼上按了一按，也不見有任何動靜，但手指接觸之下，連那八卦也是鐵的，他再用手指撥動卦爻，也一動不動。

心中暗暗奇怪，一面想道：「他們要在亭中用一道鐵樑，鐵樑上放一個八卦，絕不會毫無作用，尤其此處沒有一點積塵，更不可能無緣無故躍到鐵樑上來……」

想到這裏，忍不住用雙手端着八卦，試向左右旋轉。

向右，鐵八卦紋風也不動，但向左輕輕一旋，竟然應手旋了過去。

這下，程明山不由精神爲之一振，迅快忖道：「莫非這鐵八卦會是暗門啓閉的機關不成？」

當下雙手就加快向左旋轉，鐵八卦轉了一圈，就再也轉不過去，耳中依稀聽到「嗒」的一聲輕響。

他急忙往下看去，亭中景物絲毫無異，正在思索這鐵八卦一經轉動之後，不知暗門在甚麼地方？

突聽荆一鳳的聲音傳了上來：「大哥，快來！」

她自然不敢叫得太響，那是壓低着聲音叫的。

程明山急忙一躍落地，循着蹬道退下，就在他盤曲而下之時，又聽到荆一鳳一聲低沉的驚「啊」之聲。

這聲驚「啊」，聲音更輕，但程明山耳朵何等敏銳，業已聽出她敢情遇上了甚麼驚險之事，心頭一急，迅速走下蹬道，朝假山山腹中尋去，一面低聲問道：「你怎麼了？」

荆一鳳只「啊」一聲，就不再聽到她的聲音。

程明山這一急非同小可，在曲折的山腹中循聲尋去，終於給他在一處小徑轉角上，發現了一個黑黝黝的窟窿。

假山原是大石塊砌成的，此處似有一方大石，已經沉了下去，才露出一個僅容一人可下的窟窿，凝目看去，窟窿下面，有一條往下延伸的石級。

程明山藝高膽大，何況看情形荆一鳳可能已經冒險下去了。

不，她發出的一聲驚啊，說不定遇上了甚麼驚險之事，他那還敢猶豫，立即功凝全身，連一步步的跨下去都來不及，就縱身朝窟窿中飛落。

脚下剛落到實地，突然感到落脚之處一沉，一方石板往下落去。

原來竟踩在一方翻板之上，差幸程明山早有準備，發覺脚下一沉，立即提吸眞氣，舉步又跨前了一步，這

前面一塊竟然又是翻板，脚尖一點，又往下沉落。

原來這處暗門開啓之後，在進入窟窿之前，必須先按動另一樞鈕，使所有翻板事前全穩住了，才能通行。

外人不明就裏，循着石級而下，就會誤蹈翻板，跌落下去。

程明山一身武功，藝出無名道長，輕功更所擅長，第二步又踩在翻板上，心頭大爲驚凜，暗叫一驚：「不好，妹子只怕已經誤蹈翻板跌下去了。」急忙提着一口眞氣，身子淩空往下飛掠。

石級斜斜往下延伸，差不多有四五十級之多，任何一個輕功最好的人，也無法提氣走完這一道石級，但程明山使的却是崑崙派獨步武林的「雲龍三折身法」，足不着地，就趁着石級斜坡之勢，飛掠而下。

等到落到石級盡頭，還怕依然是翻板陷阱，先用足尖輕輕一點，以探虛實，却依然提着眞氣，只要發現不對，仍可騰身而起，但這回脚尖踩到的却已經是實地了。

原來翻板陷阱，只是設在下來的一條石級上。

程明山站定身子，舉目四顧，自己立身之處，是一間四方形的石室，除了身後是下來的一道石級，其餘三面，竟然並無門戶可通。

他心中焦急的是荆一鳳的安危，不知她誤蹈翻板，跌落下來，現在如何了?

這三道石壁，雖然不見門戶，但他堅信石壁上必有門戶，這和方才搜索假山山腹一樣，先前也看不出絲毫異處來，只要找到機關樞鈕，門戶自可自動開啓了。

他仔細打量了一陣，石壁上實在找不到樞鈕所在，正在沉思之際，突聽正面石壁之間隱隱傳出異響，接着只見石壁中間慢慢裂開一條縫來，石縫中射出了一道燈光。

程明山急忙閃到石壁右側，以背貼壁而立。

石縫漸漸擴大，變成了一道門戶，四個一身黑色勁裝的漢子，手持扑刀，魚貫走出。

程明山看清走出來的一共只有四人，那還怠慢，沒待對方發現自己，已經出手如電，一下制住了四人穴道。

但他還是忽略了，這四人雖被制住，可是四人出來之後，那道石門，却隨着闔上了。

程明山一時也無暇去顧那道石門，既已有人落到自己手中，就不難從他們口中問得出來。

這就從第一個人手中取下燈籠，一口吹滅，隨手一拂，解開了他身上穴道，右手已奪下他手中鋼刀，朝他頸上一擱，低聲喝道：「要活命，就不許妄動，答我所問，只要動一下，你腦袋就會落地。」

那漢子聽得大驚，但身在暗處，伸手不見五指，同伴又一個都沒有動靜，脖子上架着冰冷鋒利的鋼刀。對方好像站在自己身後，一時那敢掙動，說道：「好漢饒命，在下只是局中一名鏢師，知道的有限。」

程明山道：「你只要老實說，我就不會要你命的。」

那漢子道：「好漢要問甚麼，在下知無不言。」

「好!」程明山道：「這條石級翻板，跌、跌落下來的人，是在何處?」

那漢子道：「好漢也許不相信，派在咱們這裏的鏢師，各人職務不同，咱們這一班，一共是十二個人，專門負責守衛之職，剛才只聽頭兒吩咐，有外人闖入，咱們四個，立即趕到這裏來擔任警戒，別的在下實在不知道了。」

程明山道：「你說的是實話?」

那漢子道：「在下說的句句屬實。」

程明山又道：「這裏關着一些甚麼人，你可知道?」

那漢子道：「不瞞好漢說，在下這一班十二個人，同住在一個地方，除了奉派擔任守衛工作，平常不准外出，所以這地室究竟有多大，藏的是甚麼紅貨，在下一概不知，也沒人敢多問一聲。」

程明山道：「你們這一班的頭兒是誰?」

那漢子道：「頭兒姓袁，單名一個祿字，大家都叫他六爺。」

程明山問道：「這道石門如何開啓法子?」

那漢子道：「石門要在裏面開啓，外面是打不開的。」

程明山道：「你們另有暗號?」

「是的。」那漢子道：「先用刀柄在壁上敲五下，五下是咱們十二個人的暗號，因爲咱們在鏢局中，屬於第五組，然後再敲三下，三下是咱們四個人的暗號，因爲咱們四人是第五組中的第三小組。」

他有鋼刀擱在脖子上，所以說得很詳盡。

程明山問道：「開門的也是你們一組的人麼?」

「是的。」那漢子道：「他們是第一小組。」

程明山又道：「那袁祿呢?」

那漢子道：「六爺就住在進門右首中間的那一間。」

程明山問道：「還有呢?」

「沒有了。」那漢子道：「裏面只有三間石室，左右兩間是咱們住的，中間一間是頭兒住的，再要進去，又要裏面的人才能開啓，那連絡暗號，只有袁六爺一人知道，此外就沒人知道了。」

程明山點頭道：「好，你說得很詳細。」

左手一拂，又點了他的穴道，立即用刀柄在石壁上重重的敲了五下，略一停頓之後，接着又敲了三下，就閃到石壁右側。

果然，過沒多久，石壁上又傳出了一陣移動的聲音，石壁中間又緩緩裂開一道門戶。

程明山身形一閃而入，石門外面，燈火已熄，裏面四個黑衣人還沒看清程明山的面貌，已被程明山一下就制住了穴道。

那黑衣漢子說得不假，這裏面只是一條過道，右首有三間石室，門都沒關。

程明山目光一動，就朝中間那間石室走去，到得門口，口中輕輕叫了聲：「六爺。」

裏面袁祿只當是手下有甚麼報告，大着嗓門說道：「進來!」

程明山證實那黑衣漢子沒有說謊，就舉步走了進去。

這間石室略呈長方，裏面靠壁處是一張木床，床前有一張桌子和一把木椅。

袁祿就坐在木椅上，桌上橫放着一柄厚背扑刀、一壺茶、一個茶碗，他正在喝着茶，抬目朝門口望來，程明山就像一陣輕風，他還沒看清來人面貌，程明山已經到了他的面前。

等袁祿看清來人並不是他手下，不由神色一變，趕緊放下茶盞，右手迅快去握刀柄，一柄雪亮而鋒利的刀刃却比他更快，輕輕按在他手背之上。

程明山朝他微微一笑道：「六爺，你只要動一下，這隻手掌就會和你的手腕分開來，你信不信?」

袁祿一隻右手被他壓在刀鋒下面，抽不回來，正待站起的人，只好又坐了下去，望着程明山，澀聲道：「你想做甚麼?」

程明山含笑道：「在下並無傷人之意，只想請六爺合作。」

袁祿道：「朋友要在下如何合作法?」

「很簡單。」程明山道：「在下有一個同伴，掉落翻板，你應該知道跌落在甚麼地方?如何找得到她了?」

「這個只怕在下無能爲力。」袁祿爲難的道：「因爲咱們這裏，各有專司，在下負責的是這裏的警戒，別的事在下無法過問，也不便多問，朋友總看到了，在下能管的，就全在這裏了。」

這話，程明山相信；但袁祿在說話之時，目光朝門口看了一眼，他話聲甫落，程明山也已發現，從門口有人掠了進來。

只要聽風聲，來人決不止一個!

一共有四個人。

他們當然是第五組第二小組的四個人了(第三小組在石門外，第一小組在石門內，全被制住了，只有第二小組在休息之中)，他們一定是發現了第一小組四個人被人制住了穴道，才發現程明山在袁祿室中的。

他們這一組十二個人，既是派在守護地底石室，自然是雙環鏢局鏢師中挑選出來的好手了。

這四個人身手極爲矯捷，一下掠入室中，就四散開來，把程明山包圍在中間，然後由身後兩人發刀，兩柄扑刀，一發如風，同時朝程明山身後交剪般攻到。

從他們閃入石室到雙刀出手，幾乎就像閃電般之事。

程明山面對袁祿，但却似背後長着眼睛一般，右手刀往桌上一放，倏地轉過身去，雙手疾發，一下子抓住了劈來兩柄扑刀的刀背，往前一送，刀柄就點了兩個黑衣大漢的穴道。

另兩個漢子急忙同時舉刀攻上。

程明山雙手抓着兩柄刀的刀背，一記「左右開弓」，向兩柄刀上磕去，但聽「噹噹」兩聲，又把兩柄刀格開，刀柄迅速敲上了兩個漢子的穴道，這才又轉過身來。

那袁祿身爲這一組的領頭，武功自然不弱，程明山把壓在他手背上的鋼刀放下，他立即取起桌上扑刀。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但他堪堪抄起鋼刀，程明山已經制住了四個黑衣漢子，轉過身來，含笑道：「六爺大概有些不服氣吧?那好，你只管用刀劈來好了，在下徒手接你三刀試試。」

他手中還握着兩柄刀的刀背，索性一起放到了桌上。

袁祿一怔，但這機會豈肯錯過?冷嘿一聲道：「好，袁某那就不客氣了。」

呼的一刀，直劈過來。

程明山身子一側，讓開刀勢，左手化掌，在他刀背上輕輕一拍。

袁祿但覺刀勢突然往下一沉，重逾千鈞，連上身都跟着俯了下去，急忙往旁躍開，扑刀一翻，橫掃過來。

程明山右手兩個指頭，一下就拈住了刀尖。

袁祿大吃一驚，急忙收刀後躍，但一退即進，刀勢一轉，斜劈程明山右腿。

程明山一吸氣，身子往上拔起，右足隨着蹬下。

這一下本來他是朝程明山腿上劈來，却一變而爲被程明山右脚蹬在刀背上了。

袁祿再也把持不住，一柄刀「啪」的一聲，斫在地上。

程明山右脚隨即踏下，只輕輕一踩，就把大半柄刀踩得沒入地上，口中笑道：「這是第三招了吧?」

袁祿五指一鬆，放棄了扑刀，左手化掌，一聲不作，揮手一掌，向程明山腰背劈來。

程明山故作不知，直待他手掌將要劈到，才扭轉身子，左手斜拂而出，一面說道：「咱們話還沒有說完呢!」

這一拂，正好拂在袁祿左肩之上

，袁祿但覺全身一痲，再也動彈不得。

程明山徐徐轉身，問道：「那麼裏面石室是由甚麼人負責的，你總該知道吧？」

袁祿自知武功比人家差得很遠，只得說道：「這整座石室是由副總鏢頭負責。」

程明山道：「伍奎？」

「不是。」袁祿道：「伍副總鏢頭負責鏢局的事，這裏是項副總鏢頭項崑管理的。」

「好，那麼還有一件事，」程明山道：「這裏面的石門如何開法？」

袁祿道：「這通向裏面的石門，由裏面開啓，外面無法打開。」

程明山道：「那一定有暗號可以叫裏面的人開啓的了？」

袁祿爲難的道：「暗號是有，但這一來，在下就難以活命了。」

「那是以後的事，如果我把項崑也制住了，你不就沒事了麼？」程明山道：「如果你不肯說，我會點你五陰絕脈，也非說不可，說與不說，你自己衡量吧！」

袁祿自然知道，自己落在程明山手裏，遲早非說不可，那還是現在說的好了。心念一動，就慨然道：「好，在下說了。」

「你選擇得不錯。」程明山朝他笑了笑道：「在下進去救出同伴，可以饒你不死，你說，那暗號要如何石門才會開啓。」

袁祿道：「出門向右，過道盡頭，那道石壁就是門戶，你用左脚尖踩地面突出的一塊卵石，一長二短，裏面守門的人聽到鈴聲，就會開啓石門了。」

「很好。」程明山道：「裏面的情形如何，你也大概說一遍聽聽？」

「裏面……」袁祿的頭低了下去，徐徐說道：「你也許不相信，裏面的情形，在下並不清楚，在下只知道有很多間石室，那是禁地，在下也從沒進去過。」

程明山道：「大概情形呢？」

袁祿道：「在下只知道那是一條甬道，項副總鏢頭住在那裏，在下就不知道了。」

程明山相信他說的不像有假，袁祿只是鏢局中一班十二個鏢師的小頭目而已，石室中的秘密，他自然不會知道得很多，看來再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了。這就點點頭：「好，我相信你，不過此時還不能替你解開穴道，等我出來，自會解開你穴道的。」

說完，就轉身退出石室。

這條通道並不長(只有右首一排三間石室)，走上幾步，就到了盡頭處，一堵石壁擋住了去路。

程明山目光一注，靠左邊石壁角落下，果然有拳頭大一顆卵石突出地面，這就用脚尖踩了上去，停得一停，又連踩了兩下。

過沒多久，石壁間果然響起一陣沉重的移動之聲，中間緩緩裂開一道門戶。

程明山舉足跨了進去。

就在此時，突聽一聲斷喝：「你是甚麼人，敢擅闖禁室？」

「呼」的一聲，一道十分强力的掌風迎面湧了過來。

光是這一掌，此人功力就相當沉猛了。

程明山目光一抬，已看到當門而立的是一個褐衣老頭，身子不高，但擋住了自己前進之路。

程明山也不答話，身形一偏，一步就跨到了褐衣老者的身側。

褐衣老者自然識不得酒仙游一瓢的「醉仙步」，只覺眼前一花，那年輕人居然從自己身側閃入右門，心中方自一怔，但他一身功力果然毫不含糊，一掌落空，右掌突然帶轉，朝程明山肩頭劈來。

程明山不想和他糾纏，在他掌勢帶轉之際，左足又斜跨了一步，身形一個輕旋，已經轉到褐衣老者身後，輕笑道：「閣下省點力氣吧！」

左手隨着往外拂出，一記「神仙手」，拂在他背後「風門穴」上。

褐衣老者口中悶哼一聲，雙脚一軟，往地上跌坐下去。

程明山就不再去理他，舉目打量，這裏果然是一條甬道，地方寬敞，照明良好，壁間裝置了白瓷古銅燈擎，燈光柔和，仿如白晝。

這寬敞的甬道上，竟然沒有一間石室，也看不到一道門戶，好像只是一條長形的石室而已。

他思索着自己既已進入禁地，就應該先找項崑才是，這就筆直朝甬道走去。

甬道不過七八丈遠近，就已到了盡頭，已有一堵大石壁擋住了去路。

程明山脚下一停，目光只是在大石壁上下左右，找尋是否有啓閉門戶的樞鈕？

目光搜索之間，瞥見石壁左首角落間，和外面一樣，也有拳頭大一顆卵石，心中不禁大喜，就不加思索舉足踩了上去。

這一踩，但聽一陣輕震，大石壁上登時裂開了一道門戶。

程明山舉步走入，還沒走出三步，只聽身後響起一聲輕「砰」，急忙回頭看去，石門已經自動闔上，心中暗道：「雙環鏢局在地底闢建密室，不但工程浩大，這些石門，還是用消息操縱，如說沒有不可告人的隱秘，何須如此？」

心中想着，一面舉目打量這石門之內。

居然是一間相當精雅的起居室，中間放一張雕刻精細的花梨木八仙桌，兩旁是四張椅几，下首壁角兩邊，各置兩個高脚花架，架上各置一個細瓷花盆，種着盛開的蘭花，花氣清芳，如入芝蘭之室。

右首有一道門戶，門是木門，漆着光可鑑人的黃漆。

程明山心中暗道：「看這裏的佈置，這間石室大概是副總鏢頭項崑的住處了。」

不是副總鏢頭的住處，就不會如此富麗堂皇。

他毫不猶豫，就跳了過去，伸手去推木門，木門應手而啓。

程明山爲了擒賊擒王，自然要出其不意，迅快閃身而入。

等他衝進門內，目光一注，不由得驀然一怔，這是一間佈置十分華麗的卧室。

不，應該說是女人的香閨。

因爲上首一張錦帳繡褥的床上，直挺挺躺卧着一個女子。

那女子竟然一絲不掛的躺在床上，光滑白嫩得像羊脂白玉般的胴體，峯巒畢呈，纖毫畢露，竟然如此橫陳着，好像在等待甚麼。

這是多麼美好，多麼誘惑的畫面。

程明山只是目光一瞥，他一張俊臉登時通紅，正待退出。

突然，他心中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

因爲他在這一瞥之間，發現那女子面貌極熟，尤其那張春花般臉上，有着無比的痛苦和咬牙切齒之狀。

第二，她雖然玉體橫陳，却一動不動！不，她四肢張開，身上似乎被一道道道的繩索束縛着。

程明山不由的又停下步來，凝目望去。

這下，他看清楚了，這個躺在床上的女子，竟然是九華青蓮庵主門下阮清音。

她手腕、足踝和身上果然被縛着一道拇指粗的繩索。夠了，由此可見她是被賊人擒住，而成了待宰的羔羊。

他急忙一掠而前，低聲道：「阮姑娘，在下程明山，我是來救你的。」

阮清音看到程明山，不禁羞紅了臉，趕忙閉上了眼睛。

他這一走近，她活色生香，晶瑩如玉的胴體，更是一覽無遺。

程明山還是第一次看到女子赤裸的身體，尤其她羞紅了雙頰，緊闔着長長睫毛的眼睛。

一副嬌艷欲滴的模樣，已夠醉人的了，何況映入眼瞼的還有堅挺而豐滿的胸脯、纖細的腰肢、白嫩而修長的大腿，還有……總之，無一處不在散發着驚人的誘惑魅力，他幾乎看得昏眩了。

如此美好而成熟的玉體，橫陳在男人面前，沒有一個男人會不怦然心動的。

程明山但覺心頭狂跳，喉乾舌燥，身上不期然起了異樣的感覺，他趕緊定了定神，要待拔劍去替她割斷縛着的繩索，但繩索縛得很緊，有幾處幾乎已嵌入在皮肉之中，根本無法用劍去割，只得低聲道：「阮姑娘，這繩索縛得很緊，無法割得斷，姑娘忍耐些，在下只有用手給你解開了。」

阮清音羞得緊閉着眼睛，點了點頭。

程明山這就俯着身子，伸出手去，替她從手腕上解起，再從肩頭繞到酥胸，把繩索打的結頭，一個個的往下解去。

要解開打得很結實的繩結，自然要用眼睛看着，用手指慢慢的去解。

他還是第一次接觸如此豐腴白嫩的肌膚，雙手接觸到她細膩滑潤的胴體上，雙手禁不住緊張得發顫，全身燥熱得冒出汗來。

他雖然不是存心輕薄，解繩結也不同於撫摩，但阮清音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一個男子的手指在她身上游移，她緊閉眼睛，不敢稍睜，心頭小鹿同樣在羞急緊張之下，跳得好猛，尤其他手指接觸到身上每一部份，都是痲酥酥的，隨着全身都會引起輕微的顫抖。

繩索由小腹分縛到三角地帶，這是女子最神秘的部份，兩邊繩索也縛得特別緊。

這該是替某一淫賊預作的安排，才會如此綑縛的，主要是爲了讓他逞慾之時，阮清音半點都掙動不得。

現在程明山替她解這兩道繩索的時候，可以說是吃足了最香艷的苦頭，手指撥草尋蛇，在巫山巫峽之間，反覆撥弄，頭上汗水也像黃豆般綻了出來。

繩索終於解開了，他長長的吁了口氣，說道：「阮姑娘，你能動麼？」

阮清音羞得幾乎無地自容，閉着眼睛，口中「啊啊」的響了兩聲。

她不但被制着穴道，敢情連口中也塞着東西。

程明山伸手給她推開了穴道，目光一轉，左首鏡奩前面，放着一堆衣衫，大概是她的了，這就舉步走去，雙手捧起，放到床上，背過身說道：「姑娘快穿起來吧。」

阮清音經他推開穴道，手足活動了一下，從口中拉出一綑破布，立即很快的穿着衣衫。

就在此時，有人推門而入，驚咦一聲道：「總鏢頭已經來了！」

說話的是個老婆子的聲音，她看到程明山的背影，只當是總鏢頭來了。

阮清音叫道：「少俠，快截住她……」

她話聲未落，那老婆子也已發現程明山並不是總鏢頭，口中驚「啊」一聲，正待退出。

程明山早已一個箭步掠了過去，揮手就制住了她的穴道。

老婆子後面還跟着兩個青衣使女，手中托着酒菜，剛跨進門，還沒看

清人影，也被程明山雙手齊發，制住了穴道。

這一瞬間，阮清音已經迅速結束停當，一眼看到粧台上放着一口長劍，正是自己的芙蓉劍，左手一探，取起長劍，右手握住劍柄，「嗆」的一聲掣劍在手。

程明山只當她一時羞憤得要自刎了，急忙說道：「阮姑娘，你要做甚麼？」

阮清音一張嬌艷如花的臉上殺氣隱現，說道：「我……我就是被這老賊婆三個人把我綁在床上的，她們都不是人……」

揮手一劍，老婆子已穿胸而過，接着又是兩劍，把兩個使女一起殺了。

程明山不好阻攔，只得由她。

阮清音殺了三人，突然雙膝一屈，朝程明山面前跪了下去，流淚道：「多謝少俠，保全了我的清白之軀，我……我永遠感激不盡……」

橫劍朝喉嚨刎去。

程明山看得大吃一驚，急忙伸手握住她右腕，說道：「阮姑娘使不得，你既然保全了清白之軀，何故輕生？」

口中說着，心頭却頓時明白過來，她雖然保全了清白，但女兒清白之軀，還是被自己看到了，不但看到，還被自己手指幾乎全身都碰到了，她自然會羞憤不堪。

這一想，急忙扶着她站起，說道：「阮姑娘，方才……方才在下只是爲了救人，只好從權，姑娘千金之軀，還是清白的……在下……在下決不跟任何人提起，姑娘也只當做了一個噩夢，不用再想它了……」

他想不出甚麼話來安慰她，這幾句話說得十分生澀，也不知對不對？

阮清音被他扶起，珠淚一顆顆從她眼角滚落下來，悽然道：「我知道小俠是正人君子，但……但……我今後如何做人……」

一個嬌軀幾乎搖搖欲倒！

她脹紅着臉，抬了一下美眸，這一抬眼，她羞澀得說不出話來。

程明山自然懂得她言外之意，急忙雙手扶持着她，心頭一急，說道：「阮姑娘，你是清白的，你……如果不嫌棄，我們就結爲兄妹，就像同胞兄妹，你意下如何？」

阮清音嬌紅着臉，眨動美眸，含着淚珠，嗚咽道：「兄妹……也……也……」

「好了。」程明山像哄着小孩一般，把她攬着，輕笑道：「好妹子，不用再傷心了。」

阮清音望着他，懷疑的說道：「你不是程明山？」

他易了容，她自然不認識了，從話中，他對程明山印象很深。

程明山低聲道：「在下臉上易了容，所以姑娘認不得了。」

阮清音忽然嚶嚀一聲，撲入他懷裏，一顆頭羞澀的躲在他肩窩上，幽幽的說道：「你眞是程少俠，你叫我妹子？我比你大呢？」

程明山抱着她嬌軀，低下頭，在她耳朵邊上悄聲道：「那我就叫你姐姐，姐姐，你別再難過了。」

「弟弟！」

「奪」的一聲，長劍墮地，阮清音偎在他懷裏，破涕一笑，柔聲道：「你是眞心的麼？」

程明山想起方才的情景，心頭一陣跳動，雙臂摟得更緊，低頭吻着她秀髮，低低說道：「小弟自然是眞心的了。」

阮清音被他抱着喘不過氣來，嬌羞的道：「那你快放手咯，那有弟弟這樣抱姐姐的？」

程明山道：「姐姐要答應小弟，不可再想不開了。」

「你……眞纏死人！」阮清音嬌喘着道：「快放開手！」

就在這檔口，木門被人推開了，一個人大步走了進來，一眼看到兩人擁抱在一起，不由得大喝一聲：「甚麼人膽敢闖到這裏來？」

兩人同時一驚，倏地分開，阮清音脚尖一挑，一手握住了劍柄，冷聲道：「晏長江，是你？」

來人正是雙環鏢局總鏢頭晏長江，他目光一注程明山，問道：「你是甚麼人？」

程明山朝他笑了笑道：「在下成一明，總鏢頭來得正好。」

「不錯，晏某確實來得正好。」晏長江目光一動，問道：「這三人是你們殺死的？」

阮清音雙眉一挑，冷然道：「是我殺的。」

「很好！」晏長江深沉的點點頭，目注程明山，問道：「姓成的，你是從那裏進來的？」

程明山含笑道：「在下從那裏進來，似乎並不重要。」

晏長江道：「你既然來了，那就不用走了。」

程明山道：「在下並不想走，還想看看你們這裏有些甚麼見不得人的事呢！」

「哈哈！」晏長江大笑一聲道：「你們兩個那就隨我出去。」

阮清音怒哼一聲道：「你還想出去？」

晏長江冷厲的目光一瞥，微哂道：「你想和晏某動手？」

阮清音切齒道：「我要把你碎屍萬段！」

刷的一劍直刺過去。

晏長江右手屈指輕彈，「錚」的一聲，把阮清音刺去的劍尖震了開去，大笑道：「阮姑娘，在下連你身子都沒碰一下，你怎的對在下如此恨之入骨？」

阮清音聽得氣紅了臉，嬌叱一聲，瞬息之間刺出了七劍，劍光亂閃，

記記都指向晏長江的要害大穴。

晏長江連身子也沒移動，只是屈指連彈，一陣「錚錚」劍鳴，阮清音刺去的七劍，竟然全被他指風震彈開去。

他得意一笑道：「如何，這是在下對你姑娘還留了情份。」

阮清音臉色鐵青，哼道：「你少得意！」

長劍當胸直豎，目注晏長江，正待點出。

程明山伸手一攔，含笑道：「姐姐且莫動怒，還是讓小弟向他討教幾手吧！」

晏長江微嘿道：「小子，換你上手，那就沒有這麼便宜了。」

「在下不想佔人便宜。」程明山微笑道：「晏總鏢頭，在下讓你先出手好了。」

晏長江目中冷芒直射，他看出這姓成的小子，一直臉露微笑，有些深藏不露，但他並未把程明山放在眼裏，口中嘿然道：「那好！」

「好」字出口，他已經出手了。

左手五指彎曲如爪，隨着他話聲，已經到了程明山的胸前。

這一抓，可以說奇快無比，狠毒已極，只要給他抓上，準可把程明山的胸膛撕裂，甚至連心都可以被他抓出來。

程明山依然臉含微笑，只是左足斜跨半步，身形半側，就避開了他這一抓之勢。

他閃避得很輕巧，晏長江的手爪，正好擦身而過，落了個空。

但晏長江好像早就算準他有此一閃，因此右手手肘半屈，同樣五指化爪，仿如閃電朝程明山左肋抓到。

這一記出手比方才左手的一抓更快，也更狠毒。

程明山這回沒再閃避，右手反手一格，手背和五指輕輕拂上了晏長江的手腕。

晏長江陡覺右手驟然一麻，整條手臂登時勁力全失，心頭這一驚，非同小可。

但他果然不愧是雙環鏢局的總鏢頭，就在右手驟麻之際，左手抬處，手中已多了一隻白金環，呼的一聲，朝程明山當面砸來。

程明山沒想他右手被自己「神仙手」拂中之後，左手居然如此凌厲，不由被逼得往後斜退了一步。

晏長江發覺右臂失靈，他這一環，原是以進爲退，口中大笑一聲，身子却向門外暴退出去。

阮清音叫道：「快追！」

程明山自然不肯讓他退走，口中清叱一聲，點足飛掠出去。

阮清音手持長劍，也急急跟踪掠出。

晏長江的身手果然十分俐落，這一步之差，他已倒飛出起居室，到了甬道之上，口中喝道：「來人哪，把這兩人給我拏下！」

等程明山、阮清音追出甬道，甬道上已經站立着三個人，聽到他的喝聲，就有兩個人脚不點地的迎了上來。

這兩人一身黑衣，臉色灰白，同樣生着兩條倒掛眉，也同樣有一雙半睁半閉好像睡不醒的眼睛，和一張緊閉的闊嘴。

只要看他們模樣，就知是一雙攣生兄弟了。

在他們兩人後面，站着一個五短身材的漢子，短眉凹臉，左頰上有一顆黑痣，長着一撮黑毛，生相很庸俗，但衣着却很講究，上身穿一件藍緞團花大褂，青緞紮脚褲，黑緞雙樑靴，手掌心還在轉動着兩顆鐵丸。

只要看他氣勢，大概只差總鏢頭一點。

不用說，他準是負責這地底石室的副總鏢頭項崑了。

阮清音低聲道：「弟弟，你讓我來，他們是黃河二鬼。」

左首黑衣人道：「黃河二鬼怎樣？」

在他說話之時，右首黑衣人也嘴唇微動，好像在說話一般。

程明山笑道：「姐姐只管站着，對付兩個鬼東西，不怕汚了你的手麼？」

黃河二鬼聽得大怒，「撒郎」一聲，兩人同時從寬大的衣袖中，抽出一根三尺長的鐵鍊，一左一右朝程明山欺了過來，人到鍊到，左首一個雙手持鍊，猛向程明山當頭套下，右首一個右手一抖，鍊似靈蛇，朝程明山右手腕纏了上來。

這兩人出手奇特，但却快速已極，說得上行動如風。

程明山沒動，直待他們兩根鐵鍊快要套近，才雙手齊發，穿鍊而出，朝兩人手腕上拂去。

黃河二鬼果然身手不同凡響，一見程明山反手拂脈，識得厲害，立即撤鍊後退；但一退即上，雙鍊電捲，一砸胸腹，一砸背脊，出手依然十分凌厲。

程明山不想和他們糾纏，身形一個輕旋，就閃了出去，一下就轉到了左首那人身後，左手化掌，朝他肩後拂落。

程明山這一式身法，使的正是「醉仙步」，黃河二鬼如何能識，兩人依然揮鍊砸去。

等到程明山的人影忽然在他們中間消失，他們一個砸向前胸，一個砸後背脊的兩條鐵鍊，中間少了一個人，自然就砸到自己人身上了。

差幸這黃河二鬼武功高强，一下眼花，不見了程明山的踪影，兩人已是察覺，急待收勢，自然來不及了，只好運功一抖，把鐵鍊掙得筆直，像兩根鐵棍，「噹」的一聲，交叉砸上。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程明山旋身閃出之時，已經一掌拂中了左首一

人的肩頭，身形一晃，又轉到右首那人身邊，右手反拂，又拂中了他右肩，他才在兩人中間站停下來。

他運起「醉仙步」和「神仙手」，身法、手法奇快絕倫，在旁人眼中，他幾乎像是剛從兩人中間閃出來的一般。

黃河二鬼交叉砸上的兩支鐵鍊，人被制住了，運在鐵鍊上的功力自然也消失了，兩支鐵棍般的鐵鍊也隨着軟軟垂了下來，兩人却似兩個木偶般握鍊作勢，一動不動。

副總鏢頭項崑看出情形不對，急忙喝道：「二位護法，快些退下。」

原來這黃河二鬼還是雙環鏢局地底石室的二位護法。

程明山冷冷一笑道：「這兩個鬼東西不肯退出，那只有在下給你代勞了。」

隨着話聲，左腿掃出，砰砰兩聲，把兩人身子掃飛出去，摔出一丈之外。

項崑看得大怒，暴喝一聲，兩枚鐵膽脫手飛出，一取程明山，一取阮清音，像流星般射到。

程明山大笑道：「來得好！」

左手一攤，接住了射向他的一枚，右手一招，把項崑射向阮清音的一枚也招了過去，平平穩穩落到他的掌心。

項崑鐵膽出手，右手已經迅快掣出一柄紅毛刀，正待撲身而上。

程明山雙手一送，笑道：「副總鏢頭要動手，還是先把這些破銅爛鐵收起來吧！」

兩枚鐵膽從他掌心飛去，緩緩朝項崑投去。

項崑左手一探，就輕易的把兩枚鐵膽接住；但就在他接到手中，突覺這兩枚鐵膽竟似剛從火爐裏煨紅了的兩顆鐵球，掌心被燙得劇痛難忍，口中驚啊一聲，急忙鬆手，鐵膽墮地，他手掌已被燙得通紅，掌心還被燙起了一個大水泡。

程明山微笑道：「在下還給你，你為何不要呢？」

晏長江冷聲道：「此人功力不弱，你退下來。」

項崑如何肯聽，尤其自己是地下石室的負責人，勝負未分，怎好教總鏢頭親自出手？

這就將紅毛刀一緊，說道：「對付這小子，何勞總鏢頭親自出手，屬下就夠打發他了。」目光一掠程明山，喝道：「小子，看刀！」

一道刀光，電射劈來。

只要看他刀光色呈紺碧，就可見它是一柄削鐵立斷的寶刀了！

程明山身形一閃，避開他的刀鋒，右手一掌朝他拍了過去。

阮清音自然看出項崑手上刀光有異，程明山和他徒手相搏，豈非吃了大虧，急忙叫道：「弟弟，快退下來，你徒手和他相搏，豈不太吃虧了，還是讓我來接他幾刀。」

人隨聲發，腰肢一挺，朝程明山身邊閃了上去。

晏長江大笑一聲道：「阮姑娘有興趣，晏某陪你玩玩。」

手中雙環一拍，發出「噹」的一聲金鐵大震，一步跨上，準備從程明山身前閃過，朝阮清音欺去。

程明山身形一個輕旋，攔住了晏長江，冷聲道：「姓晏的，你身為總鏢頭，原來只是個口齒輕薄的無恥小人。」

雙手倏發，似拍似拂，一連攻出兩招。

晏長江眞沒想到他在和項崑動手的人，忽然朝自己攻來，尤其這兩招手法怪異，一時之間怕被拂中穴道，急忙往後躍退。

項崑眼看程明山正在和自己動手的人，忽然捨了自己，向總鏢頭欺去，心頭不覺大怒，口中暴喝一聲，「刷」的一刀，朝程明山背後斫去。

程明山猶如背後長着眼睛一般，身形一下飄飛出去。

不，他一閃就到了項崑右側，右手化抓，使了一記「擒龍手」，朝他腕脈扣去，一面說道：「姐姐，只管替小弟掠陣，這蠢猪手中雖有寶刀，只怕連我一角衣衫都削不下來呢！」

阮清音聽他這麼說了，只得仗劍後退。

項崑聽他說自己是蠢猪，更是怒不可遏，手中一緊，舞起一片刀光，一招緊似一招，朝程明山猛撲急攻過來。

偌大一條甬道，刹那之間，幾乎被他大開大闔的刀光，在中間壅塞住了。

程明山施展「醉仙步」，一個身子隨着他刀鋒亂轉，閃展騰挪，東一步、西一步的好似吃醉了酒一般，竟然在他刀鋒空隙之間，迴旋如意，項崑刀光綿密，竟然傷他不得！

不，程明山左手駢指如戟，右手似拍似拂，竟在對方刀光飛舞之中，尋暇抵隙，從刀影中伸了進去，專找項崑的關節穴道下手。

這一番搏鬥，阮清音雖然看出明弟弟身法特殊，項崑手上縱有寶刀，也傷不了他；但眼看一道道凌厲刀光，每次只有毫釐之差，從他頭、肩、胸、腹等處，貼着衣衫劃過，也看得心驚肉跳，握劍的手心，禁不住沁出汗來！

晏長江退下之後，就掠到黃河二鬼身邊，仔細察看了一陣，兀自看不出兩人何處穴道受制，心中暗自驚異，忖道：「這姓成的小子，究是甚麼路數？竟有如此高明的身手？」

他身為雙環鏢局總鏢頭，若是連人家點的穴道都解不開，傳出江湖，豈非弱了名頭？不覺雙手運起功力，以「推宮過穴」之法，給兩人推了一陣，依然無法推解穴道。

這時項崑已經連劈出了三十六刀，不但眞如對方所說，連衣角都沒削下一片來，而且對方忽指忽掌，變化繁多，不時的從刀光中伸了進來，既要防備他點穴，又要防着他拂中關節，這一陣下來，額頭已是見汗。

就在此時，突聽一聲輕笑，右肘一痲，一柄紅毛刀被對方奪了過去，心頭一急，右足飛起一腿，朝程明山奪刀的右腕踢去。

程明山笑道：「在下若是使刀，副總鏢頭這條右腿就保不住了。」

他左手輕輕一拍，項崑但覺右腿一痲，一個人被拍得斜飛出去，「砰」然一聲，撞在石壁上，跌坐在地，再也站不起來。

晏長江既解不開黃河二鬼的穴道，剛直起身來，忽見項崑手上一柄刀已經到了程明山手上，一個人也跌坐在石壁之下，站不起來，看來也似被姓成的怪異手法所制。

心頭既驚又怒，兩手分握雙環，點足飛撲過來，喝道：「姓成的小子，你不用賣狂，咱們放手一搏！」

程明山一手握着紅毛刀，但覺刀柄上，鑲嵌精細，在燈光之下，寶石發出閃閃紅光，刀鋒色呈紺碧，有着逼人的森寒之氣，心中甚是喜愛，左手輕輕撫着刀背，偏頭微笑道：「總鏢頭想試試刀麼？」

這時，聽得晏長江氣炸了心肺，瞋目喝道：「小子，你以為手中有了刀，就可以勝得過晏某麼？」

阮清音道：「弟弟，你已經連勝了兩場，現在該換我了。」

「不！」程明山搖頭道：「小弟要和晏總鏢頭賭一賭。」

晏長江道：「你要賭甚麼？」

程明山道：「在下兄弟，落在翻板之下，咱們這場比鬥，若是在下勝了，你就領我去把人放出來。」

晏長江目光一動，問道：「你兄弟叫甚麼名字？」

程明山道：「成一飛。」

晏長江目注程明山，口中「哦」了一聲，點點頭問道：「你們就是中午在鏢局門首逗留的那兩個讀書相公了？」

程明山笑道：「總鏢頭說對了，你大概已聽徐蒓客說過了。」

晏長江道：「賢昆仲到徐州來，就是衝着雙環鏢局來的麼？」

「那倒不是。」程明山淡淡一笑道：「在下兄弟原是久慕徐州乃楚漢交鋒之地，只是遊歷來的，但貴局却一再派人跟踪，才引起在下兄弟的好奇，想晚上進來瞧瞧，你們雙環鏢局究竟有甚麼不可告人之秘，會對在下兄弟如此起疑？」

晏長江大笑一聲道：「你們看到甚麼秘密了？咱們吃保鏢飯的，有一座地窖作為藏放紅貨之用，也不算是秘密的事了。」

程明山冷哼道：「你們把阮姐姐擒來，囚禁地室，這是正當鏢局幹的事麼？」

阮清音臉上一紅，切齒道：「這淫賊萬惡滔天，我非挖出他兩顆眼珠來不可。」

晏長江大笑一聲道：「成一明，你也是男人，男人看到漂亮的姑娘，誰會不動心呢？晏某久慕阮姑娘之美，縱有不是之處，但在下至今未娶，更並無始亂終棄之念，如何能說晏某是淫賊呢？」

「住口！」阮清音長劍一送，怒叱道：「姓晏的，你再敢胡說八道，我就要你濺血於此。」

晏長江一拱手道：「阮姑娘也不用生這麼大的氣，晏某說過只是為了愛慕姑娘，才會有這等冒瀆姑娘之事，還請姑娘原諒，晏某在此向你賠罪。」

他口氣一頓，接着道：「至於這位仁兄，既和本局並無過節，咱們也不用各走極端，令弟誤蹈翻板，在下可以領你去把人放出來，你也把他們三人的穴道解開，咱們這場過節，就此扯平，不知二位尊意如何？」

他口氣忽然軟了。

阮清音哼道：「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晏長江嘿然道：「殺人不過頭點地，阮姑娘難道非殺了晏某才甘心麼？」

阮清音道：「你難道不該死？」

程明山心中另有打算，也心急荊一鳳的安危，這就說道：「姐姐，冤家宜解不宜結，他既然已經知罪，那就算了吧！」

晏長江大笑道：「成兄果然快人快語，晏某在江湖上掙得一點小名氣，也不願和阮姑娘為敵，此事就此揭過，成兄請先把他們三人穴道解開了，在下領你們去釋放令弟，今晚之事，從此不用再提了。」

他主持雙環鏢局，自然愛惜自己的名頭，這也原在情理之中。

阮清音哼道：「弟弟，要他先領我們去放人，回頭再替他們解穴。」

這話，她也願意息事寧人了。

「好，好！」晏長江連連點頭：「既然阮姑娘不相信在下，那就先去放人好了，二位這就隨我來。」

說完，果然收起雙環，走在前面領路。

程明山跟在他身後，暗以「傳音入密」回頭朝阮清音道：「姐姐暫且忍耐，這雙環鏢局只怕是江湖禍亂之源，咱們不如出去了再說。」

阮清音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原來弟弟已經知了，我也是來夜探鏢局，誤蹈翻板，才被擒住的。」

幾句話的工夫，晏長江已經走到甬道盡頭，他伸手在壁上按了兩下，石壁中間登時裂開了一道門戶，他當先先入，伸手一指，說道：「這間石室有石級通往下面，令弟誤蹈翻板，就跌入網中，決無性命之憂……」

說話聲中，身後石門，砰然一聲，已經關起。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七寶大士強收姜青霓、谷飛鶯、公孫瑤仙為徒後，答應釋放傅青圭等人，方玉琪不值其所為，與她們門下七名女郎較技，鬥了五、六招，蓮兒突然出現，把七名女郎震退，七寶大士瞧見蓮兒，臉色倏變，竟然稱她為公主，接着馬上離去，各人雖感奇怪，却已無暇細想，趕往桐柏與大隊會合；途中，方玉琪等遇上一名老者被陣法所困，兩名瓊宮使者欲救無從，決定前往拯救……



雪蓮情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慘死白鵰爪下　淫徒惡貫滿盈

蓮兒咕的笑道：「你也會！師傅老伯伯說過，我們學會『飄香步』後，甚麼陣法都困不住。」

方玉琪大喜道：「那我們快下去。」

蓮兒想了想，又道：「啊，玉哥哥，那人的暗器，連兩頭白鵰也非常害怕，想必霸道無比，你去救人，讓我來對付他好了！」

方玉琪道：「你不怕暗器？」

蓮兒甜笑道：「我已經練成劍氣了呀！甚麼暗器也傷不了我。」

方玉琪哦了一聲，道：「那麼我們就下去吧！」

蓮兒點點頭，兩人就雙雙躍起，接連幾縱，飛落山下。

兩人身形剛剛站定，只聽林中響起一個陰沉的聲音，喝道：「來的可是瓊宮中人？」

敢情他瞧到蓮兒一身白衣，把她當作瓊宮中人。

那知話聲才落，那人忽然發出一聲狼嗥般厲笑，接着鬼叫道：「姓方的小子，原來是你，哈哈哈哈，大爺正要找你！」

方玉琪聽得一怔，方才自己覺得這人的背影極熟，如今聽他口氣，分明和自己相識，這人是誰呢？

蓮兒依在他身邊，奇道：「玉哥哥，他認識你？」

方玉琪點點頭，又搖搖頭道：「方才我也好像覺得他背影極熟，只是想不起誰來。」

「哈哈，姓方的小子，你瞧瞧大爺是誰？」

笑聲搖曳，一條人影像殞星般落到兩人面前！

那是一個身穿青衫、背負長劍的中年書生，一張白晰無鬚的瘦削臉上，掛着一絲獰笑。

「是他……」方玉琪瞧得一怔。

他不是被瓊宮公主的「太陰截穴」毀去一身武功的惡郎君崔如風？

是甚麼人替他解除「五陰截穴」，恢復武功的？

啊，他的武功看來比以前更精進了許多。

惡郎君崔如風陰毒目光瞥過方玉琪、蓮兒兩人，得意笑道：「哈哈，姓方的，你想不到崔大爺還有吐氣揚眉的一天吧？」

方玉琪凜然點頭道：「不錯，你能恢復武功，確實大出方某意料之外。」

崔如風發出狼嗥般大笑，道：「大爺自然要告訴你，大爺蒙天錦眞人許天君解除『太陰截穴』，並還恩准收列門牆。」

「許天君」這三個字聽入方玉琪耳中，不由使他想起那天許天君臨走之時，僅僅大袖一展，刮起的那陣罡風，就把鍾二先生、神州一劍逼得後退了一步，自己和龔衣丈人、瓢浮子、白雲子等人站立稍後，也被吹得衣袂狂飛，幾乎立不住脚。

崔如風被這老魔頭收入門下，今後江湖上又不知要造下多少淫孽，心中想着，陡然起了為世除害之心。

崔如風淫邪的目光瞧着蓮兒，又道：「小子，你倒眞是艷福不淺，這妞兒敢情也是雪山瓊宮的公主吧？你們今日來得眞巧，崔大爺只等手上事了，就要找那姓呂的賤婢算算舊賬，就是你這小子，大爺也在預算之內。不過崔大爺恩怨分明，當日你不殺失去武功之人，今日我也只把你毀去武功，決不傷你性命，哈哈哈哈！」

方玉琪聽得劍眉一軒，朗笑道：「崔如風，當日你在黃山蓮花峯被商山四異用獨門手法制住穴道，若非呂姐姐好心替你解穴，只怕早已落個殘廢，不想你梟獍成性，恩將仇報，劫持呂姐姐，還用毒劍傷我師叔，方某和你仇深如海。後來因你自食惡果，報應及身，方某堂堂天台門下，不好追殺一個失去武功、無力抵抗的人，才把一切恩怨一筆勾銷，不想你又投在姓許的老魔頭門下，恢復武功，也就是你恢復為惡之日，方某自有索還舊賬和為世除害的義務。崔如風，你跟姓許的老魔頭學了些甚麼旁門左道的功夫，不妨在方某面前盡情施展。」

這時兩頭大白鵰也一齊展翅飛了下來。

那較大的一頭睜着兩隻眼睛，一霎不霎的只是盯着蓮兒直瞧。

崔如風陰笑一聲，從肩頭撤下蛇神劍，陰嘿道：「姓方的小子，崔大爺原是一片好心，只是廢去武功，依然可以饒你一命，既是你自己找死，崔大爺就成全你吧！」

崔如風這柄蛇神劍，敢情還是新近才鑄煉的，劍上略帶暗青，淬毒的火候似乎還未到家，和以前那柄藍汪汪的還差得極遠。

他輕輕拂拭了一下劍身，突然脚底一彈，口中發出一聲陰笑，手上蛇神劍挾勢點出，一招「毒蛇吐信」，向方玉琪當胸點到。

不，他刺出的長劍才到半途，一道劍光忽然分作兩歧，同時向左右「將台」襲到。

方玉琪瞧他出手一招十分怪異，就是劍上勁急風聲也和被廢去武功之前強出甚多，心中不期一怔，身形微偏，讓開來勢，劍隨身動，立還顏色，使了一招自己師門「通天劍法」中的「遙叩天關」，一點銀星往崔如風眉心急射飛出。

就在兩人舉劍互擊，身形倏近，惡郎君崔如風突然劍法一變，展開一套罕見罕聞的劍法，連綿發劍，不絕地攻向方玉琪，但見匹練繚繞，寒光四射，宛如日照波心，同時射出千百道光芒。

方玉琪心頭一震，暗想：這套劍法，敢情出於許天君之手，看來倒眞也凌厲絕倫。

他最近連遇強敵，增加了不少對敵經驗，是以一上場，並不立即施展無名老人的「大羅天劍」，只是奮起全身功力，極力招架，使的還是「通天劍法」。

不過他目前功力大進，劍勢展開，快若迅雷奔電，左遮右攔，上下翻騰，連人帶劍化成一團白影，令人目不暇給，任他崔如風劍勢猛惡，也休想攻得進去。

此時傅青圭、邱玉奇、于啓煌、姜青霓、谷飛鶯、公孫瑤仙也已紛紛趕來。

大家瞧到方玉琪和崔如風展開激戰，全都凝神屏氣的瞧着兩人。

只有傅青圭心頭大奇，自己明明瞧到崔如風武功已廢，他何以又在這裏出現？而且看來他的武功比以前又高了許多，一口長劍使得出神入化，猛惡已極，連方兄弟都有應接不暇之勢。

但回頭一瞧，蓮兒姑娘站在一旁，依然笑靨如花，不見絲毫緊張，知她武功比方玉琪高，有她在旁，方兄弟自可無慮，心頭才稍稍放寬。

當然，所有的人，除了蓮兒，誰也不知道方玉琪並沒有使出「大羅天劍」，眼看他已被崔如風裹在一片勁急連綿的劍光之中，只剩下招架之功，全都感到驚駭無比！

兩人一來一往，瞬息工夫，已對拆了十餘個照面。

惡郎君崔如風青袍飄忽，氣勢如虹，愈戰愈有精神，他那套劍法確實凌厲，舉手投足盡是猛惡招法，此時已逐漸搶得上風。

方玉琪雖有「六合眞氣」護身，但招法稍現散漫，顯然已居下風！

過了片刻，只聽得崔如風陰笑道：「姓方的小子，你能接得下五、六十招急攻，已算不凡，不過崔大爺要在十招之內取你性命，你可得小心了。」

「哈哈！」方玉琪一聲朗笑，喝道：「崔如風，姓許的魔頭教你這套劍法，也不過如此，你瞧瞧方某的『大羅天劍』是不是要比左道旁門高明得多？」

話聲一落，忽的劍法一變，銀練劍一抖一揮之間，立時洒出一片密密層層的劍影，銀光如幕，漫天飛捲！

崔如風陡覺身前壓力驟增，連許天君這套威勢極強的劍法，一時竟也攻不出去！

不，他被方玉琪暴漲的劍氣逼得竟然立脚不住，接連後退三步！

方玉琪揮手之間，就把崔如風逼出三步，瞧得在場的一班青年男女全都鼓掌叫好，歡聲大起！

惡郎君崔如風臉色劇變，緊閉着嘴唇，猛力發劍，一連施出三式凌厲招法，但「大羅天劍」一經展開，宛如一片天羅，不留絲毫空隙，任他劍招如何猛惡，有如砍在網羅之上，那能攻得進去。

只不過十來個照面，崔如風已被縱橫交織的絲絲銀練重重裹住，逼得

他手忙腳亂，只餘下勉强撐持之力！

崔如風這一震駭，當眞非同小可，他自知絕難久持，猛的運集全身功力，厲喝一聲，蛇神劍連劈兩劍，把方玉琪的劍勢略爲擋得一擋，立時胸抱長劍，身形撲倒地上，接連兩個「懶驢打滾」，滾出一丈來遠。

當他脫出方玉琪劍影之外，身子一躍而起，左手驟揚，厲聲喝道：「小子，你也瞧瞧太爺『滅絕神砂』的厲害！」

要知「滅絕神砂」乃是許天君根據武林中人常用的「化骨丹」一類烈性藥物，精製而成的霸道暗器，只要中上一顆，立即全身潰爛，化爲膿血，歹毒已極！

方玉琪想不到崔如風會在劍網之下滾了出去，更想不到他堪堪滾了出去就下毒手，話聲入耳，陡見一片霏霏濛濛的細碎砂子被斜陽一照，閃出藍晶晶的光亮，朝自己迎頭撒來！

不！崔如風左手連揚，另外一把卻向傅青圭他們撒去！

原來這一陣工夫，蓮兒眼看玉哥哥使出「大羅天劍」，已把崔如風困住，她的嬌軀閃動，一下掠入林中。

其餘的人全被方玉琪出神入化的劍法吸引住目光，誰也不會留意。

不多一會，蓮兒已領着一位滿頭銀髮的老者和兩個白衣少女，從林中走出來。

傅青圭一眼瞧到老者，正是終南掌門皓首神龍龐士奇，正待過去見禮，驀見蓮兒嬌喊一聲：「玉哥哥，小心暗器！」

嬌軀一縱，連人帶劍化作一道青濛濛的匹練，迎空飛起！

緊接着，一聲鵰鳴和一聲凄厲慘叫也同時響起！

方玉琪眼看「滅絕神砂」劈面飛來，陡然想起方才兩隻白鵰連番下撲，崔如風只是屈指輕彈，彈出一顆細小石砂，就把力撕虎豹的大白、小白避讓不迭，不敢稍近，由此可見「滅絕神砂」的威力當眞非同小可，他一念及此，那敢絲毫大意，立刻展開銀練劍，舞了個風雨不透！

說來眞也奇怪，試想許天君親自煉製的「滅絕神砂」，威力何等厲害，普遍凡鐵鑄製的刀劍，只要碰上一顆，莫不立被腐蝕，那想抵擋得住！但方玉琪手上這柄銀練劍乃是鋼母鑄成，斷金切玉的利器，只聽一陣密集的「沙」「沙」細響，一大把「滅絕神砂」總算悉被擊落。

方玉琪低頭一瞧，只見自己四週地上草木枯焦，連山石也被穿成無數焦黑小孔。

敢情崔如風撒出的這把「滅絕神砂」被自己擊落之後，居然還能灼焦山石，悉數沉入地下，不覺暗暗咋舌，這細小鐵砂好生歹毒！

那朝傅青圭等人撒去的一把，也被蓮兒及時搶出、身劍合一使出的劍氣迎頭一擋，悉數煉化！大家驚魂甫定，回頭望去，只見惡郎君崔如風胸背洞裂，倒在血泊之中，業已慘死多時。

原來他的兩把「滅絕神砂」堪堪出手，蹲在一旁的兩隻白鵰，其中一隻突然一聲長鳴，飛衝而出，鋼鈎般鳥爪往他後心抓去，崔如風那能躲閃得了，慘叫一聲，倒地死去。

一名淫惡滔天的兇人在恢復武功沒有多久，終於惡貫滿盈，死在白鵰鋼爪之下。

傅青圭連忙走前幾步，朝皓首神龍見禮，一面替方玉琪蓮兒等人一一引見。

皓首神龍龐士奇手捋長髯，呵呵笑道：「英雄出少年，老朽想不到垂暮之年，居然親眼目覩到武林中只有傳聞的以氣馭劍之術！」

蓮兒粉臉一紅，道：「老前輩過獎了。」

這時兩個白衣少女也姍姍的走了過來，朝蓮兒福了一福，謝道：「小婢霞兒、雯兒誤陷林中，多蒙姑娘相救。」

蓮兒掠了掠鬢髮，笑道：「兩位姐姐不可客氣，其實我也不懂這種奇門陣法，只不過仗着師傅教我的一種步法，才不受陣法困擾罷了。」

兩人聽得極感興趣，那個年幼的雯兒問道：「姑娘使的是甚麼步法，可以不受奇門陣法之困？」

蓮兒道：「我使的叫『飄香步』！」

「飄香步？」霞兒、雯兒聽得越發越驚奇。

天下武學，自然首推瓊宮，自己兩人在宮中雖然算不了甚麼，但聽也聽得不少，可是「飄香步」這三個字却連聽也從沒聽人說過。

大家正在說話之時，那兩頭白鵰敢情因霞兒、雯兒業已脫困，也一搖一擺的偎近過來。

蓮兒覺得好玩，伸手往小的一隻摸去，那知小白本來偎着雯兒身邊，顯得十分親密，但蓮兒這一伸過手去，牠忽然身子一偏，不讓蓮兒摸牠，而且兩隻眼睛還惡狠狠的瞧着蓮兒，露出仇視之色！

雯兒方待呵叱，另外一隻較大的白鵰——大白在這一會工夫，一直眨着眼睛，一霎一霎的往蓮兒直瞧，此時瞧到小白不但不讓蓮兒撫摸，而且還存着仇視，不由走前一步，朝小白低鳴了一聲！

這聲低鳴，敢情就是叱喝之意，小白被牠叱得低下頭去，兩隻眼睛偷偷地瞧了蓮兒一眼。

雯兒粉頸一扭，笑道：「方才小白不讓姑娘摸牠，大白在罵牠呢！」

她話聲未落，只見大白已緩緩走近蓮兒身前，抬起頭來，偎着蓮兒纖手，低鳴了一聲。

蓮兒喜道：「你肯讓我撫摸嗎？」

大白點了點頭，蓮兒好不高興，

連忙伸手在牠頭上摸了一摸。

大白顯出十分親暱的模樣，又低叫了一聲，緩緩蹲下身去，用嘴銜着蓮兒衣角，扯了一扯。

雯兒笑道：「蓮姑娘，大白要你騎上去呢！」一面又朝霞兒道：「奇怪，大白從來不肯讓人騎的，今天牠和這位蓮姑娘好像十分投緣呢！」

蓮兒聽雯兒一說，心中更是高興，抱着鵰頭，問道：「大白，你肯讓我騎着玩嗎？」

大白果然又點了點頭，蓮兒大喜過望，就跨上鵰背，大白等她坐穩，雙翅一展，緩緩飛起，同時口中連聲長鳴。

小白聽到大白的鳴聲，立即捨開雯兒，一直走到方玉琪身前，低鳴了兩聲，蹲下身去。

方玉琪不明就裏，瞧得一怔。

姜青霓忙道：「方師哥，牠是叫你騎上去咯，你瞧，蓮兒姐姐不是騎着大白鵰，在空中飛翔了嗎？」

方玉琪抬頭一瞧，果見蓮兒騎在大白鵰身上，在樹林上空打了個轉，緩緩飛近，招手道：「玉哥哥，你也來啊，好玩極啦！」

大白飛得極緩，在空中又是一聲長鳴，小白聽到鳴聲，敢情急了，又朝方玉琪低鳴了兩聲，翅膀扇動了一下。

方玉琪笑道：「你也要我騎嗎？」

小白不住的點頭，口中連聲低鳴。

姜青霓喜道：「你讓方師哥騎過之後，也給我騎一騎好嗎？」

小白又點點頭，姜青霓喜得打跌，這就催道：「方師哥，你快騎咯！」

方玉琪依言跨上鵰背，小白敢情已等不耐了，方玉琪才一騎上，牠一聲長鳴，立即冲天飛起，向大白追去！

大白也引吭長鳴，振翅疾飛，兩頭白鵰一前一後，漸漸飛遠！

霞兒一看情形不對，趕忙櫻唇一撮，發出一聲清脆無比的長嘯。

她這嘯聲，正是叫喚兩頭白鵰的聲音，平日裏，大白小白只要聽到她的嘯聲，就會自動飛轉。

那知這回嘯聲傳出，大白、小白竟然理也不理，霎眼工夫，只剩下兩點細小白影，漸漸在雲裏消失！

霞兒急得直是頓腳，口中接連發出長嘯，但兩頭白鵰早已飛得無影無踪了。

雯兒一臉惶急的道：「霞兒，這可怎麼辦？大白、小白怎的不聽使喚起來了？」

霞兒兩眼望着天空，發愁道：「這種情形從未有過，我也不知道！」

這當眞是事出兀突，傅青圭、姜青霓等人也全都着急起來。

皓首神龍龐士奇先前還不知這兩頭大白鵰的來歷，及至傅青圭說出是雪山瓊宮豢養的靈鳥和霞兒、雯兒的來歷，不由捋鬚沉吟道：「雪山瓊宮，老朽曾聽先師說過，這兩頭白鵰既是瓊宮豢養的靈鳥，想來不知有甚麼意外，我們且在此等候，也許牠們就會飛回。」說到這裏，忽然笑道：「老朽先前瞧到蓮兒姑娘一身白衣，還當和這兩位姑娘是一路的呢！」

傅青圭點點道：「老前輩說得不錯，我們就在這裏等一會好了。」

雯兒瞧瞧霞兒，又望望天空，不安的道：「霞兒，公主還在等着我們呢，要是大白、小白再不回來，這可怎麼好？」

霞兒低蹙黛眉，愁道：「雯兒，你瞧大白、小白會不會飛回雪山去了？」

雯兒被她一言提醒，跳了起來道：「不錯，牠們去的方向，正是回雪山去的，這可怎麼辦？」

姜青霓聽說兩隻白鵰把方師哥、蓮兒姐姐帶着飛往雪山去了，不由心頭大急，連忙叫道：「傅大哥，我們快追上雪山去咯！」

傅青圭搔了搔頭皮，苦笑道：「姜姑娘，這裏離雪山不下萬里，如何追趕得上？」

雯兒道：「雪山瓊宮不准外人入內，你們追去了也是枉然。」

姜青霓道：「都是你們兩隻扁毛畜牲不好，爲甚麼要把我們方師哥蓮兒姐姐帶走？哼，你們雪山有甚麼稀罕，我們呂姐姐不是就當上你們的公主？」

霞兒聽她提到公主，不禁臉色一沉，喝道：「胡說，你敢褻辱我們公主？」

姜青霓怒道：「你們公主難道不是呂姐姐，這算得甚麼褻辱？」

霞兒道：「你再敢說我們公主？」

姜青霓道：「我偏要說你們公主就是呂姐姐，呂姐姐！」

傅青圭怕兩人鬧僵了不好收恰，急忙搖手道：「姜姑娘，雪山瓊宮和咱們聯合對付玄黃教，還蒙她們幾次援手，算來是友非敵，快別多說了。」一面又朝霞兒、雯兒笑道：「兩位姑娘也請看在同道份上，免傷和氣。」

姜青霓氣得紅着粉臉，果然不再作聲。

霞兒、雯兒也噘着小嘴，兩人自顧自坐到一邊去了。

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大家伸長着頭頸，從未牌時光一直等到日落西山，仍不見兩頭白鵰的影子，當然方玉琪和蓮兒兩人也一去不返。

霞兒、雯兒直急得像熱鍋上螞蟻，滿臉愁容的站起身來。

霞兒望望天色，道：「雯兒，大白、小白準是飛回雪山去了，我們還是快去告訴公主吧。」

雯兒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兩人轉身就往山下跑去。

姜青霓正待出聲喝阻，傅青圭連忙搖搖手，輕聲道：「姜姑娘，讓她們去吧，我想兩頭白鵰十分靈異，即使

飛往雪山，方兄弟和蓮兒姑娘也不會發生甚麼危險。」

皓首神龍龐士奇也道：「傅老弟說得不錯，方才那兩位小姑娘說，這兩頭白鵰從來不肯讓外人騎的，那麼此次肯讓方老弟和蓮兒姑娘騎上去，而且不聽呼喚便直往雪山飛去，其中必有緣故，今晚我們就在這裏等上一夜，看看牠們是否飛回來，再作行止吧！」

大家略一回想，也覺得兩頭白鵰方才的情形實在有點古怪，不但催着方玉琪騎上去，而且一經跨上，便突然馱着兩人振翅高飛，那麼其中必然另有緣故。

皓首神龍龐士奇見多識廣，推測得也許有理，反正大家要在這裏等候鍾二先生等人，會齊了同去九宮，不如等上一晚，再說也好。

天色業已昏黑下來，當下就由邱玉奇和于氏兄弟到前村去買了許多包子鹵蛋等食品，給大家裹腹。

這一晚，衆人就在小山頂上各自運功調息，但始終不見兩頭白鵰馱着方玉琪和蓮兒回來。

第二天中午，鍾二先生、神州一劍、蓑衣丈人、百草仙翁、瓢浮子、獨孤握、元眞子、哭廣居士、鐵肩道人、青師太、靜因師太、樊太婆祖孫、廣明大師等一行也全已趕到。

鍾二先生瞧到皓首神龍龐士奇竟會在這裏碰上，大家忙着寒暄，蓑衣丈人谷守眞因負氣出走的愛孫已和傅青圭等人站在一起，自然老懷彌慰。

靜因師太眼看衆人全在這裏，獨不見了方玉琪、蓮兒兩人，心中方自奇怪。

傅青圭見過師傅，就把此行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鍾二先生、神州一劍等人聽到方玉琪、蓮兒兩人被雪山瓊宮的兩頭白鵰馱走，心頭全都大爲着急，因爲各大門派一行人中，如論武功，該算方玉琪和蓮兒最高，端午之會，兩人不啻是已方主力，此時突然被兩頭白鵰馱走，實力豈非大爲減弱？

但鍾二先生再一細想，覺得這次端午會期，瓊宮公主曾遣白鵰送信，似乎在她主持下的天地教，屆時也必然參加，那麼這兩頭白鵰也許是奉了牠主人之命，有意把方玉琪和蓮兒接去，共同磋商對付玄黃教之策也大有可能。

大家經他這麼一說，也就寬慰了許多。

鍾二先生因會期已近，無法再等，只好吩咐傅青圭和銀彈銀劍于氏兄弟依然留在這裏，等候方玉琪兩人，其餘的人就隨同大家趕赴九宮。

＊　＊　＊

他們到達之時，已是五月初三，自五月初一開始，玄黃教已派出專人在山下迎接賓客。

鍾二先生等人一到山下，接待賓客的人瞧到崑崙鍾二先生、武當元眞子、少林廣明大師、峨嵋白雲子、崆峒靜因師太、青城鐵肩道人、邛崍哭廣居士、終南皓首神龍龐士奇、八派掌門和神州一劍司徒昌明、雙拐樊太婆、三奇百草仙翁葛長庚、瓢浮子、生死筆獨孤握等人也全都到了，而且還是結伴同來，一時那敢怠慢，慌忙派人向總壇通報，一面引導衆人往山道上走去。

瓢浮子只覺這條山道寬闊平坦，比上次和方玉琪同來之時已然大不相同。

敢情是玄黃教爲了開壇大典而新開闢的。

正走之間，只見山道上如飛迎出十來條人影，一眼瞧到衆人，便在路旁站定。

爲首兩人一同躬身抱拳，高聲說道：「玄黃教總壇，地靈堂堂主厲人龍、人瑞堂堂主朴一虎恭迎各大門派掌門！」

鍾二先生擧目瞧去，只見自稱地靈堂堂主厲人龍、人瑞堂堂主朴一虎兩人，雖然身上並沒有携帶兵器，但兩人身後八個勁裝漢子却各跨腰刀，而且其中兩人手上還捧着一支盤龍杖和一柄黑虎爪，想必就是這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堂主的武器。

鍾二先生不由鼻孔中哼了一聲，還沒說話，瓢浮子早已跨上一步，說道：「這兩人正是九陰妖婦座下『龍虎干戈』四大護法弟子中的爲首兩個。」

鍾二先生略微頷首，左手一抬，昂然說道：「兩位堂主少禮，貴教龍總壇主何在？」

地靈堂堂主厲人龍聽得一怔，立即堆笑道：「敝教總壇主不知諸位貴賓今日蒞臨，此時猶在總壇，想必接到通報，定會親自趕來，諸位掌門人請！」

他說到「請」字，便和朴一虎同時躬身肅客。

鍾二先生點頭道：「兩位堂主不必客氣，老夫一行初登寶山，有勞兩位堂主先請。」

厲人龍、朴一虎連聲應「是」，便在前面引路，大家昂然跟在兩人身後，魚貫上山。

轉過兩座山頭，寬敞山道忽然分作兩路，一條直往山上盤去的，路面略仄；一條沿着山腰斜斜往右轉彎的，却依然十分寬闊。

厲人龍陪同衆人走到岔道口上，用手一指右邊那條山道，含笑說道：「這條大路通往敝教總壇，要在端午敝派開壇正日方始通行，有屈諸位掌門人略爲繞道如何？」

鍾二先生目光何等犀利，瞧他說話之時，目光閃爍，分明言中有詐，微嘿一聲，道：「既入寶山，自然悉聽貴教安排，厲堂主何須解釋？」

厲人龍臉上微微變色，陰笑道：「敝教替各大門派準備的賓館，就在上

面不遠。」

說話之時，大家已往山道上走，一會功夫，便已翻上山頂。

原來這山頂上乃是幾座峯巒相互交接之處，中間一片平坦的山崗，足有十來畝大小。

正北面一個山坳缺口上，豎立一座用柏樹紮成的牌坊，上面橫綴着四個金字：「賓至如歸」。

瓢浮子打量形勢，知道轉過缺口，山後就是玄黃教總壇了。

正走之間，只聽厲人龍說道：「諸位掌門人，敝教令主已在迎賓牌坊前恭迎俠駕了！」

衆人依言瞧去，果見那座牌坊底下，站着一個身穿金色長袍、臉如孩童的矮小老人！

神州一劍冷哼一聲，回頭朝鍾二先生說道：「玄黃教終究是江湖草莽組織，毫無秩序，連職掌名稱也亂七八糟的，又是總壇主，又是令主，使人聽來不舒服！」

朴一虎忍不住冷笑道：「司徒大俠敢情沒弄清楚兩者職權，怎能說敝教職掌不清？總壇主總理敝教大小事務，令主則是執行任務之人……」

他話聲未落，只聽一聲尖細的大笑從牌樓底下傳來：「哈哈，各大門派掌門都是當代奇俠，夫人和總壇主因瑣事過忙，未克親迎，特命兄弟代表致敬，並謝簡慢之罪！」

他話聲尖細，猶如孩童，但內氣充沛，聽來鏗鏘有物！

鍾二先生訝異的道：「葛老哥可知這人是誰？」

百草仙翁葛長庚輕聲道：「恐怕他就是『金楓令主』桑鷲了！」

「金楓令主桑鷲」這幾個字聽到鍾二先生耳中，不禁想起當年縱橫武林、比勾漏雙魔還早一二十年的黑道盟主黑星君桑無天，就是死在五大門派圍攻之下。

難怪他後人和五大門派結下深仇，勾引出商山四異、苗山披靡教、黑衣幫，和自己師叔許天君等人，一再向五大門派爲仇。

心中想着，兩道目光不由往金楓令主瞧去，一面呵呵笑道：「幸會，幸會，桑令主不必過謙。」

一行人走近牌坊，鍾二先生替所有人向這金楓令主桑鷲一一引見。

金楓令主目光掃過衆人，臉上微微一愕，也縱聲笑道：「哈哈，一劍、雙拐、三奇、四惡和八大門派居然同時賁臨，實在難得！」

青師太臉若嚴霜，冷笑道：「不錯，各位道友在江湖宵小企圖四撥圍攻之下，沒有短少一個，令主是否感到驚詫？」

金楓令主桑鷲孩兒臉上微微一紅，獰笑道：「江湖上原是互爭短長之地，自古以來，正邪不能並存，玄黃教崛起武林，剷除敵對勢力，也是必然之事。」

神州一劍接口道：「那麼桑令主自承貴教是江湖上的邪魔外道了？」

金楓令主桑鷲陰笑道：「玄黃教本來就是邪魔外道，何用諱言？諸位既然蒞臨九宮，只要到了開壇之日，就會明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

青師太怒道：「開壇之日又待如何？咱們既然敢來，難道還怕甚麼陰謀伎倆不成？」

金楓令主仰天大笑道：「玄黃教何須用陰謀伎倆對付諸位……」

話聲未落，只見從牌坊後面，又陸續走出四個人來！

這四個人才一出現，以鍾二先生爲首的一批羣俠莫不臉色驟變！

原來那是四個身穿綠衣的矮小老頭，第一個身材奇矮，第二個背上高高隆起，身向前彎，第三個右袖虛飄，第四個右脚金光雪亮。

他們正是數月之前，在黃山肆虐、殘殺武當派抱眞子、守眞子、峨嵋派凌雲子、青雲子、少林寺木尊者、鐵長老、金羅漢、崆峒派公孫泰等人的商山四異——趙矮、田駝、孫殘、李跛四人！

金楓令主桑鷲回頭笑道：「四位護法來得正好，兄弟替你們引見引見各大門派的高……」他「人」字還沒出口，武當元眞子、峨嵋白雲子已「嗆」「嗆」兩聲，從背上撤下長劍！

不，青師太、靜因師太也同時反腕掣劍！

「阿彌陀佛！」廣明大師手柱鑌鐵禪杖，朗誦一聲佛號，身子一閃而出，切齒的道：「桑令主無須引見，商山四賊肆虐黃山，和咱們各大門派有着血海深仇，貧衲不自量力，先要討教討教！」

趙矮不屑的道：「大師傅敢情就是少林土彌勒吧？」

白雲子、元眞子同時厲喝道：「商山老賊，咱們就在這裏了斷過節，再上玄黃教去不遲！」

金楓令主陰隼目光瞥過衆人，大笑道：「這麼說來，四位護法倒來得正是時候！」接着雙手向大家一拱，又道：「敝教擇定五月初五擧行開壇大典，柬邀天下武林黑白兩道參加盛會，並恭請幾位數十年沒有出山的前輩高人蒞臨主持，以昭鄭重。當然，各方來賓在江湖上難免各有怨嫌，雙方見面，可能互相尋仇，敝教大典開始，與會的都是嘉賓，自然不容有動刀動槍互相仇殺之事發生，因此在嶺上設下迎賓牌坊，諸位來賓進入牌坊之後，就得遵守來賓身份，把一切恩仇暫時丢開。

「但未入這迎賓牌坊之前，敝教雖仍以賓客之禮接待，却不禁止雙方了斷過節，有怨報怨，有仇報仇，可以自由行動，諸位請先看看敝教公告，兄弟代表敝教，決不左袒敝教之人。」

說着，用手向牌坊右側豎立的一塊木牌上指了一指。

衆人隨他手指瞧去，果然玄黃敎在木牌上張貼着一張皇皇佈告，內容和金楓令主桑鷲所說的大致相同，只是規定得比較詳細，諸如不得以衆凌寡、以長欺幼、除了雙方同意之外，不准兩人以上對付一人等等。

鍾二先生暗暗「哦」了一聲，敢情玄黃敎派地靈、人瑞兩位堂主引着自己等人往這條路上走來，和商山四異的在此出現，都是預先安排好的陰謀。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略微掃及佈告一眼，便飄然走出，朝廣明大師、白雲子等人抱拳笑道：「諸位道兄，玄黃敎在這裏安排了一塊了斷過節之場，也許正是爲咱們而設，反正咱們一行在他們開壇之前，有怨報怨，有仇報仇，不來個徹底解決，誰也無法跨進迎賓之門！」說到這裏，故意一頓，回頭向桑鷲笑道：「不知桑令主認爲司徒昌明此話說對了嗎？」

金楓令主桑鷲被他說得一楞，司徒昌明不待桑鷲回答，又道：「因此，兄弟有個不情之請，四十年來，兄弟遍歷名山大川，找尋商山四異，迄無下落，今天正好四位都到了，兄弟不才，想在第一場上，先領敎領敎他們四位的絕世武學。」

趙矮斜睨了神州一劍一眼，回頭向孫殘問道：「孫三弟，這人可就是公冶玄的後人？」

孫殘臉含陰笑，點頭道：「不錯，他只會公冶玄一招劍法。」

李跛接口道：「那天在九華山被小弟踢飛長劍，他還好像負傷不輕哩！」

神州一劍清癯臉上微微一紅，長眉倏豎，怒聲喝道：「不信，你們四人就一起試試。」

他練劍四十年，僅以一招劍法名震江湖，當日九華山上，也曾和孫殘、李跛鬥了十招以上。後來發現方玉琪使的就是自己師門失傳劍法，經方玉琪補傳了十一招，雖然「大羅天劍」共有三十六式，他不過得了三分之一，但他終究在劍術上有極深造詣，這十一式劍法，經他揣摩精練，融會貫通，此時功力已迥非昔比。

喝聲出口，但聽嗆然龍吟，一泓長劍業已隨手而出！

趙矮瞧他出劍手法，果然不愧劍術名家，心下也暗暗點頭，一面依然大不刺刺的道：「商山四異各有所長，分則獨擅勝場，合則無敵天下，你想以一敵四，寧非侈談？」

神州一劍哈哈大笑道：「那麼，你是要先測驗司徒昌明夠不夠和你們四人動手？」

趙矮一雙精光烱烱的眼神掃過各大門派掌門，傲然說道：「老夫豈止對你一人而言？」

終南掌門皓首神龍龐士奇忍不住冷哼道：「尊駕好狂的口氣！」

趙矮大笑道：「武林較技，各憑眞實功夫，何狂之有？」

神州一劍耐着性子道：「好，你先說說如何較量法？」

趙矮道：「各大門派既敢遠征九宮，想來不乏奇才異能之士，老夫兄弟不妨先說出比賽項目，讓你們衡量所學，那一位自信可以接得下的，然後出場，四場比賽，你們能夠接得下來，才有資格和商山四異作最後決鬥。」

鍾二先生想起黃山蓮花峯上憑自己的功力，僅在趙矮手下走出三招，目下各大門派高手凋零，自己這邊除了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委實沒有可和商山四異單獨較技之人，心頭不禁大感爲難。

神州一劍和鍾二先生想法相同，兩人對望了一眼，還未作答，只聽青城掌門鐵肩道人接口道：「咱們既然來了，別說四場，就是四十場，只要你們劃下道來，自然有人奉陪。」

趙矮冷嘿一聲，朝孫殘道：「孫老二，你先露一手給他們瞧瞧！」

孫殘答應一聲，却沒朝場中走入，反而逕向左側一片樹林中走去！此時數十道目光全都落在孫殘身上，不知他要弄甚麼玄虛，只見他走近一株粗如碗口的柏樹底下，略一打量，左腕抖動，從大袖中伸出一隻巨靈似的手掌，輕輕一砍，「喀」的一聲，把上面生有枝葉的樹身一下砍了下來，然後又向樹根處砍了一掌，手中提着四尺來長的一段樹身，往場中走來。

大家看到樹身兩端被他手掌砍斷之處，竟然平整如削，誰也禁不住臉色一變。

要知一掌砍折樹身，只要內功有相當火候的人，原也並非難事，但要把那等堅實的柏樹的砍斷之處，有如刀削，非有獨特功夫，就無法臻此。

各大門派在場諸人自問誰也沒有這般功力，眼看這第一場就沒有人能接得下來，那知孫殘走入場中，把樹身往地上一放，接着左掌倏落，又把四尺來長的那段樹身齊中砍爲兩截，才回頭朝各大門派掌門冷冷的道：「老夫只用其中之一，另一段是留待你們表演的。」

大家聽他這麼一說，心頭更是驚異，原來他方才露的一手，只是取來兩段樹身，還不算是正式表演功夫，那麼他的正式表演，一定更加厲害無疑！

孫殘話聲一落，果然伸手取過其中一段，筆直豎在地上，然後身子一蹲，擺了一個騎馬式。

接着左掌緩緩伸出，緊併五指，默默運功，刹那之間，只見他又厚又大的一隻手掌，逐漸色呈深灰。

他奇快無比的對準樹身筆直砍落！那隻血肉手掌居然不遜利斧，一下就把兩尺來長的一段樹身劈爲兩半！

孫殘右手已殘，只剩下一隻左手，但他絲毫不慢，一掌砍下，立即扶起劈成兩半的其中一半，左掌再落，

又把這半段樹身劈爲兩半。

只見他絲毫不停，左手再扶再劈，好像劈柴似的，運掌如飛，越扶越快，也越劈越快。

頃刻工夫，孫殘已把兩尺來長、粗如碗口粗的一段柏樹，劈成一大把細如竹筷的木條！

要知柏樹樹身，紋理斜生，就是用刀劈下，一定也是順着紋理斜劈，不可能筆直劈得開來，更不可能劈成如此細條，何況他那隻左手生得又闊又大。

這一下，當眞瞧得各大門派掌門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孫殘左掌一收，面露得色，冷冷的道：「你們那一位下場賜敎？」

神州一劍眼看無人出場，只得應道：「自然是我！」

話聲才落，却見終南派皓首神龍龐士奇手捋長鬚，也同時走了出來。

孫殘瞧了神州一劍和皓首神龍一眼，冷哼道：「你們竟有兩人下場？」

皓首神龍呵呵笑道：「孫老哥這手練氣成刀的功夫，令人大開眼界，只是武功一道，各有精擅，甲會的，不見得乙也會，乙會的，也許甲不會，兄弟不才，也想請孫老哥指敎一二。」

神州一劍也傲然道：「藝有未曾經我學，龐老哥說得不錯，武功一道，各有精擅，老夫就瞧不得有人如此狂法。本來這場既有龐老哥下場，司徒某理應退讓，但姓孫的這般說法，兄弟却要在龐老哥之後，也露一手給你姓孫的瞧瞧！」

孫殘乾嘿一聲，回頭朝龐士奇道：「尊駕說得出老夫那手練氣成刀，足見高明，不知老夫這一手練氣成刀是何名稱？」

皓首神龍微笑道：「孫老哥掌呈深灰，想係沙門絕學『香積刀』了？」說話之時，緩緩向橫放的另一段樹身走去，用手一指，又道：「孫老哥能把堅實柏樹劈得如此細法，確屬超羣絕倫，兄弟欽佩之至！」

少林方丈廣明大師聽他一說，不禁恍然大悟，暗想不錯，自己以前曾聽師尊說過，沙門一脈有一種陰柔功夫，名爲「香積刀」，練氣成刀，傷人於無形，自己一時怎會想不起來？

孫殘怔得一怔，點頭道：「尊駕能說出『香積刀』名稱，確是不凡，現在該尊駕出手了！」

皓首神龍龐士奇垂着雙手，只是微笑不語！

大家方在驚疑之間，只見金楓令主桑鷲臉色微微一變，接着撫掌大笑道：「終南『無形指』果然名不虛傳，孫護法不信，就再用『香積刀』劈開樹身瞧瞧！」

大家經他一說，不由全都聽得一怔。

要知五十年前，九大門派在江湖上原是聲威並隆，後來青城、邛崍、終南、長白四派逐漸式微，其中除了長白一派湮沒無聞，其餘三派也只是不絕如縷，因此除名江湖，只剩了目前五大門派。

想不到一直極少在江湖上走動的皓首神龍龐士奇居然練成了終南派久已失傳的「無形指」，足見他爲發揚終南一派，數十年來如何刻苦勤修！

孫殘自然也不敢相信對方才指點着那段樹身漫不經意的說話之間，已經施展功夫，不由臉露驚疑，回頭往趙矮瞧去。

趙矮微微頷首，意思是說金楓令主說得不錯。

孫殘不再說話，果然依言把那半截樹身在地上豎直，舉掌劈下，樹身應手劈成兩半。

低頭看去，只見樹身正中對半劈開之處，果然有一條中指粗細的圓孔貫穿樹心，比鑽子鑽通還要整齊。

此時經自己一劈，木屑紛紛下落，不禁瞧得大爲驚楞，場中數十道目光全都瞧得十分清楚，一齊鼓起掌來！

神州一劍等大家掌聲一落，含笑道：「孫老哥的『香積刀』和龐老哥的『無形指』，足稱一時瑜亮，委實高明，司徒某方才說過要繼龐老哥之後，獻醜一二，珠玉在前，兄弟只是博大家一哂罷了。」

說到這裏，回頭向身邊不遠的一名武當門下弟子招了招手。

那武當門人立即趨前幾步，躬身道：「老前輩使喚，有何吩咐？」

神州一劍向地上那一堆方才被孫殘施展「香積刀」劈成細條的樹身一指，道：「你替老夫過去點上一點共有幾條？」

那武當門人應了聲「是」，立即走過去，蹲下身子，數了一會，起身道：「啓稟老前輩，這裏共計六十八條。」

神州一劍點點頭，從肩頭抽出長劍，遞了過去，說道：「好，你替老夫去砍一段一樣大小、一樣長短的柏樹來。」

那武當門人接過長劍，依言砍了一段柏樹，回到場中，雙手遞還長劍。

雙方在場之人不知神州一劍要武當門人清點數目和砍來樹身，是否要比照孫殘，依樣葫蘆的來上一手，果然如此，那麼這等比法，實在比孫殘要難，因爲孫殘把一段樹身劈成六十八支，乃是隨手而下，原不計較多寡，如今神州一劍點清數目，要照樣把一段樹身不多不少的劈作六十八支，自然要難得多！

大家正在紛紛猜測之間，只見神州一劍從武當門人手上一手接過長劍，另一手接過兩尺來長的一段樹身，忽然淵停嶽峙，在場中站定身子，目視劍尖，似乎正在凝神運氣！

（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唐煌被追殺，在千鈞一髮之際得救，乍見霧曇花疑是生母，却竟是費玉潔前輩，驚奇之餘追問爲何有遺訓迫小潔守寡之事，費前輩聽後同樣懵然不知，欲邀唐煌往死城探究，唐煌却避開她獨向森林逕去，巧遇六個高人成爲樹幹人身隱在林中，是花木羽士所作，並向他道出三位曾向他傾心過之少女會遭夭折相繼死去，竟與自己夢境脗合，唐煌驚慌之下急改道奔往死城而去……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屢試見眞誠　獻出女兒身

唐煌道：「小潔，你怎會弄成這樣子？」

「站住！」費小潔冷峻地道：「那個叫你來的？」

唐煌站在距她三步之遠處，盡力在腦海中搜捕她過去的影子，那影子是沒有絲毫疵瑕的，然而現在，那美好的面孔使人不忍卒睹。

「是我自願來的！小潔，請妳告訴我，妳爲甚麼要爲死人守寡？爲甚麼弄成這樣子？」

說著，緩緩向她靠近。

「不要靠近我！」她的語氣沒有一絲感情，冷冷地道：「爲亡夫守寡是天經地義的事，假如你一旦死了，你的妻子不爲你守寡，馬上改嫁別人，你的感覺如何？」

唐煌不由一怔，心想，是呀！這僅是一件平常之事，只要稍有教養的女子，都能做到！只因我對她太關心了，因而忽略這一點！

雖然如此，唐煌心中仍感一陣失望和空虛，能做她的亡夫，在陰間也是最光榮的鬼魂。

唐煌道：「小潔，你怎會弄成這樣？」

費小潔道：「爲了亡夫，我不得不自行毀容，以免那些色狠動我的念頭！」

唐煌大感慚愧，心想：我算不算色狠呢？自從上次見她之後，心中總有她的影子，而我已知她是一個寡婦，這……

然而，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爲自己絕不是色狠，因爲上次費小潔曾準備將少女貞操交給他，而他却拒絕了。

唐煌道：「小潔，憑妳的武功，誰敢動你的念頭？妳何苦糟蹋自己？」

費小潔道：「我想這樣一來，就不會有人再喜歡我了！」

她的語氣包含著無限的幽怨，好像有些後悔自己毀掉了絕世姿容！

「不！」唐煌堅定地道：「小潔，我不知道有沒有資格說這句話？我永遠喜歡妳，妳的容貌雖毀，一點也不影響我對妳的愛意！」

費小潔道：「我不信！你只是在安慰我！現在，我無法和你的任何一位女友比較！」

「不！絕不！」唐煌管不了那麼多，瘋狂地摟住她的纖腰，她沒有掙扎，也沒有再說話，只是流下感動的淚水。

唐煌舔著她的淚水，舔著她臉上的疤痕，他幸福地閉上眼睛，讓兩人的心同時跳動互應著。

良久，良久，他舔遍了她臉上任何一部份，連淚水和一些粘粘的東西都吞了下去，因爲他現在太幸福了，忘了噩夢，忘了一切，他感覺一切都停止了，只剩下兩顆熾烈跳動的心。

又過了好久，唐煌閉著眼輕輕地呼著：「小潔，小潔！」

「嗯！」

「妳相信我喜歡妳嗎？」

「現在信了！」

「以前不信？」

「不！也信！不過，沒有現在堅定，沒有現在清楚。」

「妳太多心了，小潔，讓我說一句自私的話，我恨不得妳更醜些，更恐怖些。」

「爲甚麼？」

「因爲那樣一來，世上就沒有喜歡妳的男人，只有我一人例外，不必再擔心別人會把你搶走！」

「啊！唐煌，你太使我感動了，但我的想法恰好相反，我希望我更美些，以便獲得你更多更多的愛！」

「但是，小潔，妳又何苦糟蹋自己呢？」

「我沒有糟蹋自己呀！只是在盡力設法獲得更多的喜悅和愛意而已！」

「是的！我相信妳，但妳這種方式太殘忍了！雖然毫不影響我對妳的愛意，却使我心中不安！」

「唐煌！你的愛人永遠不會使你不安，今生，她將盡她最大的努力，使你幸福，愉快，驕傲和光榮！唐煌，請你睜開眼來看我！」

「好……」唐煌楞了，無邊的驚喜，使他陷入瘋狂，像雨點似的狂吻著她。

原來她臉上的傷痕已經消失，那是假的，現在，唐煌才知道那是以糖和高粱粉調在一起貼在臉上，乍看起來，很像瘡痂。

「小潔！」唐煌喘息著道：「妳算定我會來？」

「是的！唐煌，我知道你會來，也知道你會舔我的臉，因此，我那瘡疤是用糖調起來的。」

「妳太妙了！也太聰明了！小潔，我深信由於這片刻的興奮，我們都會多活十年！」

「是的唐煌，我們永遠不死！不！永遠不離開！即使死了也在一起。」

「小潔！妳不是要爲張瑛守寡嗎？」唐煌心中仍有妒意。

「張瑛是誰呀？唐煌，請你告訴我！」她的聲音調皮極了。

唐煌一征，道：「他不是妳的亡夫嗎？」

費小潔格格笑道：「傻唐煌！你眞相信這世界上有個張瑛嗎？那不過是開你的玩笑罷了！」

「怎麼？沒有這個人？妳不是說他是『金玉雙仙』張子萍的兒子嗎？」

「可是，張子萍根本沒有兒子呀！」

唐煌吮了她的粉頰一下，道：「小潔，妳這個玩笑可開大了！爲這件事，我會少活五年！」

「是的唐煌，但是我們重逢了可以多活十年，扣去五年，你仍然賺了五年呀！」

唐煌的雙臂摟得更緊了，他想，她不但美，而且是朵解語花，聰明絕頂，玲瓏剔透，他把嘴唇貼在她的櫻唇上。

良久，他才說：「小潔，那荒塚又是誰呢？」

「那是家母『夜來香』費玉潔！」

「夜來香？」唐煌鬆開兩臂，道：「這綽號似乎不太文雅！」

「錯了！『夜來香』是表示夜中出現，家母在世時總是在夜間行事，發誓不見太陽！」

唐煌搖搖頭道：「小潔，你的花樣太多了，和妳在一起，要少活五年！」

費小潔格格笑道：「這樣一來，對除兩清了，既沒多活，也沒減壽！」

唐煌道：「據我所知，令堂是『霧曇花』費玉潔，剛才就是她帶我進來的！」

費小潔道：「那是我的庶母，爲了不使武林中人知道我媽媽已去逝，我庶母就冒充我媽媽之名，她叫凌寒霜，綽號『斷腸花』，當年也是受了我爹爹的欺騙！」

唐煌嘆道：「小潔，妳的身世一定很複雜！有一點我不明白，令堂爲甚麼怕見太陽呢？」

「不！」費小潔狠狠地道：「不是怕，而是不屑！因爲家父的綽號叫做『日正當中』！」

「噢？」唐煌似有所悟，道：「如此說來，令堂和令尊有仇？」

「不錯！我爹爹就是『金玉雙仙』之一的張子萍，他爲人陰險，曾暗算我媽媽三次，本來我媽媽的武功比他高，不應該怕他，只因女人較爲痴心，前兩次都寬恕了他，而他暗算未成，也表示悔意，那知又有第三次暗算！」

她那粉面立刻凝重起來，狠聲道：「你猜他怎樣暗算？」

唐煌搖搖頭道：「我猜不出來！」

費小潔切齒道：「他不知在那裏捉來一些毒蛇，趁我媽媽熟睡時點了她的穴道，把那些毒蛇放在我媽媽臉上！」

唐煌打了個寒噤，冷哼一聲道：「天下竟有這種絕情之人！」

費小潔道：「後來我媽媽自解穴道，但臉上被毒蛇爬行，中毒潰爛，就像我剛才的臉一樣！」

「啊！」唐煌吶吶地道：「小潔，妳剛才弄成那樣子是否另有深意？」

費小潔道：「唐煌，你一點不傻，而且還眞聰明呢！不錯！那是有深意的，第一，爲了紀念媽媽，我常常扮成那可怖的樣子，其次，我要考驗你一下，這也是我兩位媽媽共同的想法，她們希望我得到理想的歸宿，却要我特別小心，各方面考驗我所喜歡的人！」

「對！」唐煌道：「這是對的！我非常贊成這辦法！不知道令尊爲甚麼要殘害令堂？」

費小潔狠狠地道：「還不是爲了一張破紙！」

「破紙?令尊爲了一張破紙就向自已的妻子下毒手?」

「是的!不過這張破紙非同小可,那是武林高手不惜拋頭顱洒熱血的『五霸圖』!」

「啊!」唐煌又吃驚了,爲了一張圖使恩愛夫妻反目相殘,顯然,他的父母能獲得「金玉雙仙」綽號,昔年一定相當恩愛,一旦利害相關,就反臉無情。

費小潔道:「你看到那城牆沒有?猜猜看有多少大好的生命斷送在此?」

唐煌又是一震,道:「那是令堂殺的?」

「不是!是我爹爹殺的,就在我媽媽被點了穴道的三天之中,整個武林的高手幾乎全部都來了,當然都是來搶那『五霸圖』的,結果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三天三夜之中,死了一千兩百多人!」

唐煌驚得連連咋舌,道:「一千兩百多?如此說來令尊的身手簡直高得不可思議了!」

「可不是!因此,近年來武林有數幾個高手都在設法除去他!」

「此城主人到底是誰?」

「從前是家父,現在是你!」

「我?妳別開玩笑了!」

「唐煌,我沒有開你的玩笑,除非你不要我,反之,你就是此城的主人,你忘了我在不夜城中對你說過,『慾望神君』怕我的姿色迷住死城主人麼?」

唐煌道:「那時你就想到我會當上死城主人?」

「不錯!當我第一眼看到你,就決定了。」

唐煌道:「那麼『慾望神君』是誰呢?」

「令尊唐一飛!」

「妳見過他的眞面目?」

「雖然沒有,但我敢確定是他,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他也許不是壞人,他暗算那老鬼,建立不夜城,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唐煌長嘆一聲道:「但願如此!不知妳有沒有見過家母?」

費小潔道:「沒有,令堂恐不在不夜城中。」

唐煌道:「小潔,剛才燭光突然縮了下去,陰風慘慘,鬼氣氤氳,那是甚麼武功?」

費小潔投入他的懷中,道:「說起來也很簡單,你進入屋中本來沒有暗提眞氣,後來叫了幾聲無人應聲,你就運起『離合鬆緊罡氣』,暗自戒備。我不是說過你的內功和我的『大乘連理罡氣』有異曲同工之妙麼?你的內功向外排壓,我就運起『大乘連環罡氣』滙而爲一,就能發生一種玄奧的力道,收發由心,大小由心,所以能使那燭光縮了下去而不滅!」

唐煌大搖其頭,道:「小潔,妳太聰明了,無怪妳不怕『慾望神君』了!」

「不!」費小潔道:「在你未來以前,我也擔心,因爲今夜這死城之中有一場龍虎爭鬥,我們正擔心應付不了呢!」

「噢?妳準知道我會來?」

「當然!只是沒想到會這麼遲!」

「那是因爲我在別處躭擱了半個月!」

「在那裏?是不是在女朋友那裏?」

「不!是一位奇怪的人!」

「男人?」

「嗯!」

「高手?」

「可能比妳想像中還高!」

「誰?」

唐煌猶疑一下,道:「『花木羽士』!」

他以爲說出此人之後,若她認識,必定吃驚,那知她微微一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那個花奴!」

「花奴?他是一個奇怪的高手呀!」

「不錯!這人行徑很怪!但他也怕我的爹爹!今夜他也要來!」

唐煌道:「如此說來,『五霸圖』確在妳手中?」

「不錯!不過誰也看不到,只有你一人能看到!但現在不能,必須到……那一天……」

「那一天?」

「洞房花燭之夜……」她終於嬌羞地伏在他的肩頭吃吃笑道:「因爲那圖樣已刺在我的肚皮上,原圖已經焚毀了,這也是爲了安全,絕不能落在家父之手!」

唐煌道:「『五霸圖』到底有何妙用?竟使一些武林高手紛起搶奪?」

費小潔茫然地道:「這個連我也不知道,當年家母把圖樣刺在我肚上時,曾嚴詞警告過我,她說這是武林重寶,據說是姜太公封神之後,有些未列封神榜的人物極感不服,乃歸隱苦研,悟出這一張圖,一直遺留到現在,至於這『五霸圖』的妙用,只有家父、庶母、『花木羽士』、『慾望神君』等人知道。」

唐煌好奇地道:「那圖是甚麼樣子?」

費小潔道:「說起來也很簡單,我一直懷疑這張圖是否武林至寶,那是一些花鳥,有梅花鹿和仙鶴,也有喜鵲和梅花!」

唐煌搖搖頭道:「果然令人費解,這些花鳥和禽獸又代表甚麼呢?」

「篤篤篤!」鐵門敲了三下,只聞斷腸花在外面道:「小潔,時候不早了,你們也該去迎敵了!」

費小潔茫然地道:「媽,我知道了!」

她立即對唐煌道:「唐煌,在不夜城中我會騙過你,我們握手之後就無法分開,其實這也不完全是騙你,因爲若我倆的內功合而爲一,可以發揮至大的威力,那次若非合作,你我都逃不出不夜城。」

唐煌道:「既然『慾望神君』早已知道『五霸圖』在妳身上,他爲甚麼沒有搶奪?」

費小潔道:「他以爲『五霸圖』在家母身上,而他又不知道家母已經過世,當然沒想到那圖樣就刺在我的肚皮上,因此,他那次並未全力攔截!」

費小潔續道:「不過今夜却又不同了,他們都已知道家母已死,當然圖在我的身上,所以今夜十分凶險,你若不來,我恐怕應付不了!」

唐煌道:「我們怎樣聯手應敵?」

費小潔道:「我們携著手,你出掌時,我把『大乘連環罡氣』運到你體內去,我出手時你把『離合鬆緊罡氣』借給我,這兩股力道合二爲一,足以應付任何一個高手,走吧!我們上去……」

兩人出了屋子,只見「夢裏乾坤」倚在壁上睡著了,「大梟追魂」鐵大器在一邊監視。

「宮大哥!宮大哥!」

「噢!老弟,你怎麼這久才出來,我以爲你不出來呢!這老雜碎在一邊看著我,我懶得看他一眼,不知不覺的就睡著了!」

唐煌暗笑道:「他那裏是睡!不過是他的內功調息之法,不知者以爲他眞的睡著了。」

「大梟追魂」氣得哼了一聲,道:「宮驚海,連你師傅也不敢對老夫如此不敬!」

宮驚海聳聳肩哂笑道:「可不是!貓頭鷹是不吉之鳥,誰見了誰倒霉!眞是『武大郎玩夜貓子』!各好一鳥!」

鐵大器大怒,正要出手,費小潔冷笑道:「大敵當前,你要幹甚麼?」

鐵大器垂手而立,可憐兮兮地道:「小姐,是他先招惹我!」

費小潔笑道:「其實他的話也有道理,甚麼鳥不好玩,你偏玩夜貓子!」

衆人出了地道,來到草棚之中,唐煌向外一看,嘿!外面已經來了一位,正是那個「花木羽士」。

「花木羽士」見唐煌和費小潔携手走出草棚,不由面色微變,唐煌朗聲道:「前輩也來了?」

「花木羽士」冷冷一笑,沒有理睬,別過頭去凝視著天邊的冷月。

這時,「斷腸花」凌寒霜、「大梟追魂」鐵大器和宮驚海都站在唐煌和費小潔身後,那隻巨大的貓頭鷹不知自何處飛來,在上空盤旋。

但「花木羽士」並未在意,好像有恃無恐。

突然,一條身影越過城牆凌空飛來,站在「花木羽士」身旁,此人正是「慾望神君」。

唐煌現在已知此人正是自己的爹爹,正要上前見禮,突然費小潔輕輕捏了他的手一下,道:「不必枉費心機,在這場面上,他不會回答你任何問題!」

「慾望神君」仍是那身打扮,頭上的皇冠已經換了人皮面罩,非常猙獰,他像「花木羽士」一樣,誰也不打招呼,負手望著夜空。

父子對面而不能相認,唐煌不由黯然傷懷,費小潔深情地看了他一眼,低聲道:「唐煌,沉住氣呀!你爹爹現在不理你,我相信他心中也很難過,說不定他也像你一樣!」

唐煌不以爲然,他認爲暗算十大奇人,驅使「鹽屍」作怪,成立不夜城等等,都不是正派人物所應爲,不禁默然搖搖頭,表示不信。

費小潔知道他不信,微微一笑,大聲對「慾望神君」道:「今夜與會的人,除了在場諸人之外,仍有一位神秘人物,你可知道他是誰?」

「慾望神君」仍然不出聲,費小潔續道:「我知道你不會相信!現在我坦白地告訴你們吧!『五霸圖』早已到了那神秘人物手中!」

此言一出,「花木羽士」和「慾望神君」同時一震,不約而同地回過身來。

「慾望神君」沉聲道:「他是誰?」

費小潔輕輕捏了唐煌一下,唐煌心如刀絞,數月以來心中的疑團,終於得到證實,因爲這「慾望神君」剛才說話的聲音有些沙啞哽咽,如果他不是自己的爹爹唐一飛,怎會有此現象?

費小潔正容道:「他是『日正當中』張子萍!」

「是他?」

「花木羽士」和「慾望神君」同時吃了一驚,也許張子萍這名字太響,他們都有些信了。

「慾望神君」沉聲道:「張子萍不在五霸之內,妳爲何交給他?」

費小潔又揑揑唐煌的手,唐煌確實聽出「慾望神君」嗓音悲戚,且有些顫抖。

費小潔道:「因爲他是我的爹爹呀!」

「花木羽士」冷笑道:「別聽她信口胡扯!張子萍是她的深仇大敵,說不定她想以『一石兩鳥』之計,使我們互相殘殺,她好趁機逃走!」

「慾望神君」果然不再說話,唐煌心想,這「花木羽士」的心機深沈得很,不知他在樹林中弄的那些花樣是否與「五霸圖」有關?

夜深了,尤其在這死城之中,另有一番凄涼景象。雖然四週很靜,但重重的殺機好像已經接近。

巨大的貓頭鷹飛掠於天空,投下巨大的影子,有時悲叫兩聲,更增加了死城中的寒意。

驀地……

一個長長的人影,自城門中映進來,沒有一點聲息,緩緩地向內移動,一寸一寸地移動,像踏在諸人的心板上一樣。

「啊!」唐煌和宮驚海終於驚呼出

來，他們兩人膽小麼？抑是沈不住氣呢？都不是！因爲這個人影，正和他們夢境中所見過的一模一樣。

身材高瘦，全身都罩著黑紗，唐煌不知別人的感覺如何，覺得自己像在夢中一樣。

由「花木羽士」的吃驚態度看來，這個鬼魅似的怪人不但身手高絕，他們之間可能還是認識呢！

怪人走到唐煌和費小潔面前站住，剛好和「花木羽士」及「慾望神君」成鼎足之勢，把死城之人圍在當中。

「大梟追魂」撮口一吹，那隻巨梟「呱」地一聲，斂翼疾撲那怪人。

那知怪人連頭也沒抬一下，伸手一撩，「呱呱呱！」那巨梟連翻兩個身，洒落一片羽毛，冲入天空。

「拿來！」怪人伸出白森森的枯手，指向費小潔。

「花木羽士」沉聲道：「尊駕並非五霸中人物，難道你也想插上一腿？」

怪人理也不理，却厲聲道：「妳拿不拿來？」

「斷腸花」挺身而出，指著怪人的面孔厲聲道：「張子萍，你這狗賊！你要甚麼？告訴你，這東西能給『花木羽士』和『慾望神君』也不會交給你！」

怪人陰笑一聲，未見他邁步，像幽靈似的欺到費小潔身邊，枯手如鈎，猛抓費小潔的面門。

唐煌立將內力輸入她的體中，隨著她的身形斜閃半步，只見她身形一挫撩出一掌，「卜」地一聲，費小潔的嬌軀震顫一下，帶著唐煌退了一步。

這一下不但兩小大爲吃驚，連「花木羽士」和「慾望神君」也驚駭不已，悶聲不響，一齊撲上。

但大出意料，他們並不向怪人出手，却一齊向兩小攻出一招，這兩人同時出手，非同小可，唐煌集十成眞力，掃出一式「鬼火燎原」。

這一下連那怪人也出手迎上，四道勁力一接，聲震四野，砂石激射，恰巧那巨梟也飛了下來，巨翼一剪，向二人頭上掃去。

兩小趁勢掠出圈外，只見三個高手同時出掌，推向空中，「呱」那巨梟痛叫一聲，斜飛而下，摔在十餘丈之外，不停地撲跳着，已經受了重傷。

就在這會工夫，三個高手又攻了上來，唐煌冷笑道：「你們身爲武林高手，竟能聯手……」

這次費小潔出手，唐煌將全部功力輸與她，接了一掌。

那知三人都出了全力，力道之大簡直不能抗拒，兩小悶哼一聲，竟被震出五六步。

「斷腸花」向鐵大器和宮驚海一使眼色，厲喝一聲，一齊撲向「慾望神君」，兩小則應付怪人及「花木羽士」。

塵霧迷濛，冷月更加暗淡，那邊鐵大器、宮驚海和「斷腸花」應付「慾望神君」，尚能暫保不敗，但兩小可就慘了，在那怪人和「花木羽士」的掌勁中，幾乎沒有還手之力。

唐煌切齒地道：「魔鬼，你用甚麼邪術使我連作噩夢，蕭鳳至可是你害死的？」

怪人陰聲道：「小子，你若能叫她交出『五霸圖』，我馬上告訴你！」

唐煌狠聲道：「你以爲我會向你屈服？」

怪人道：「現在你想見到蘇珊已經晚了，而你現在屈服，也只能保住莫愁一命！」

唐煌大吃一驚，知道蘇珊可能也發生事故了，無邊的忿怒，使滿腔熱血沸騰起來，「刷」地一聲撤出烏金斷魂鞭。

那知他還未出手，「花木羽士」已經欺了上來，堪堪抓住唐煌的鞭梢。

唐煌大吼一聲，掃出一式「陰陽殊途」，「花木羽士」也不敢硬接這一招，閃開半步，恰巧怪人又撲向費小潔，猛切她的手腕。

她這隻手，本和唐煌握在一起，來勢太快，要想閃避已不可能，兩小心意相通，只得鬆手，各退一步。

唐煌一連掃出幾鞭，由於和費小潔分手，內力大不如前，竟被逼出五六步之遠，而費小潔在怪人猛攻之下，眼見就要落敗。

突然，「斷腸花」向鐵大器一打手勢，鐵大器和宮驚海拚命向「慾望神君」撲擊，只攻不守，狀如瘋狂。

而「斷腸花」却趁機暴退十餘丈，大聲對費小潔道：「潔兒，媽媽爲了武林至寶，暫時顧不得妳了，希望妳們能多支持一會……」

說畢，掉頭狂奔出城而去。

三個大敵突然收手，互視一眼，同時發出一聲厲嘯，越過城牆，跟踪而去。

唐煌恍然大悟，道：「小潔，這是令堂誘敵之法？」

費小潔道：「不錯！但我媽逃不出五里，必被她們追上，我們快向相反方向逃走吧。」

唐煌道：「令堂一人那能應付三個高手？」

費小潔道：「不妨，他們不敢殺死我母親。」

唐煌總是放不下心，道：「萬一令堂……」

費小潔大聲道：「知母莫若女！你放心吧！走……」

說畢，首先騰身掠出城牆，唐煌和宮驚海及鐵大器只得跟上，那隻巨梟雖然負傷頗重，見主人要走，也支撐着飛了起來。

四人疾奔出數十里，四週闃無人跡，費小潔道：「我們找個地方避避吧，他們追上家母發現上當，必然掉頭追來，以他們的輕功，我估計也快到了。」

找了個山洞，四人和巨梟鑽了進去，不久外面就傳來衣袂飄風之聲，費小潔面色微變，唐煌立即站了起來，道：「小潔，妳率領他們先走，我擋他們一陣。」

費小潔道：「不行了，現在已晚，我估計你絕對擋不住那怪人十招。」

「大梟追魂」道：「若非我這大鳥受傷，可以救走兩個人，但現在連一個人也辦不到了。」

費小潔突然面露喜色，道：「我有辦法，只是這巨梟恐怕要犧牲了。」

「大梟追魂」面色一黯，道：「能救出小姐，就是老夫這條命也陪上，又算得了甚麼？」

他態度摯誠，語氣悲壯，宮驚海大爲心折，拍拍他的肩胛道：「老雜碎，想不到你還是一條好漢。」

費小潔伸手掏出一顆藥丸，塞入大梟口中，對唐煌道：「不一會牠就可以健飛如常了，不過這是一種亢奮之藥，可以激發牠的體力，却不能持久，大約飛出五六十里，牠就完了。」

唐煌看了「大梟追魂」一眼，大爲不忍，深信他們人禽之間已有深厚的情感，像兄弟手足一樣，搖搖頭道：「這樣太殘忍了些……」

費小潔急道：「現在不是婆婆媽媽的時候，萬一小妹落入他們手中，我死了是小事，你們也完了，你的父母也完了，整個武林將立即變色，告訴你吧，我發現這個怪人不是我爹爹張子萍。」

外面的步履聲越來越近，但估計仍在數百丈之外，只聞那怪人陰聲道：「你們兩位也想混水摸魚？」

「花木羽士」道：「尊駕若露出本來面目，本人抽身就走。」

怪人嘿嘿獰笑道：「你們兩人聯手試試看？」

「花木羽士」冷笑道：「何必聯手，我自己就能收拾你。」

「蓬」！接着發出一陣石屑紛紛洒落的聲音。

突聞那怪人道：「怎麼樣？你估計一下，有資格和本人一爭短長麼？」

「花木羽士」顯然略佔下風，冷笑道：「九十步與百步之比而已，我不相信你能在百招之內贏了我。」

怪人獰笑道：「你我硬拚，可能第三者趁火打劫，咱們兩人似乎應該先把他除去。」

現在他們要起內鬨了，唐煌不由擔心起來，假如「慾望神君」是自己的爹爹，自己怎能不管？

況且，那兩人聯手對付一人，「慾望神君」一定接不下來。

那知「慾望神君」冷笑道：「我警告你們，任何人都不要抱着獨吞之心，反之，大家都將落空。」

怪人陰笑道：「你敢是怕了？」

「花木羽士」道：「不錯，現在誰也別想獨吞，只能憑我們的機智，誰能捷足先登，就是誰的。」

「慾望神君」道：「這辦法很好，可是，咱們可能要撲空了。」

怪人道：「不見得，我不相信他們能逃出手去。」

「慾望神君」哂笑道：「看見沒有？那裏有一個山洞……」

兩小不由面色大變，正要拍起巨梟出洞逃走，突聞「花木羽士」道：「不錯，大約三四里外有一個大山洞。」

兩小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靜觀變化。

怪人冷笑道：「他們不可能向那個方向逃走。」

「慾望神君」大聲道：「我剛才分明看見那個洞露出一個巨大的翅膀，那不是巨梟麼？試想，巨梟在那裏，他們當然不會離開太遠。」

唐煌向費小潔眨眨眼，心道：「眞是見鬼，如此看來，你們這些老經驗也不見得高明。」

「花木羽士」道：「走！我想他們可能在一起，如果那巨梟的傷勢好轉，最少能救走兩人，等牠能飛入天空，咱們可眞是白跑一趟了。」

說畢，他當眞領先追去。

另外兩人也尾隨追上。

費小潔道：「這樣一來，咱們倒是不必急急逃走了，因爲這巨梟傷勢頗重，能否飛行五六十里尚難斷定，況且，留下之人被他們發現，恐怕一個也活不了。」

唐煌當然贊成，一齊向數里外望去，那知等了半天毫無動靜，也沒有見他們轉回來。

費小潔道：「他們可能走了，想不到一場驚險輕易避過……」

那知她語音未畢，洞口外閃出一個身影，低沉地獰笑一聲，道：「沒有那麼容易。」

原來此人竟是「慾望神君」去而復返，兩小恍然大悟，原來他剛才佯說在三四里外那山洞看到巨梟之翼，是信口胡謅，把另外兩個騙走，自己却折了回來。

唐煌排衆而出，站在「慾望神君」的面前，沉聲道：「你若是我爹爹唐一飛，就請讓我看看眞面目，不然的話，四個人聯手，大概你也討不了好處。」

「慾望神君」獰笑道：「唐一飛是甚麼東西？老夫豈能冒充他？」

唐煌厲聲道：「上次害死『笛仙』那個蒙面人不是你麼？你不是說過：做孝子或做逆子全由我抉擇麼？」

「慾望神君」怔了一下，獰笑道：「小子，你以爲胡說八道就能逃得一命麼？」

唐煌深信又弄錯了，這個「慾望神君」不是那個蒙面人，那麼九大奇人怎會全都在不夜城中呢？

唐煌沉聲道：「難道驅使六個少女害死九大奇人的不是你？」

「慾望神君」道：「當然不是，他們九人是自動投入不夜城，與本人合作的。」

唐煌冷笑道：「九大奇人乃是當今白道俠士，豈能與你這種人同流合

汚?」

「慾望神君」道:「小子,這件事你若不死,總有知道的一天,但今夜你逃不出本神君之手。」

「不見得!」唐煌撤出鞭劍,掃出一鞭戳出十餘劍,趁對方一閃,衝出洞外。

那知對方身手快得出奇,還沒等其餘諸人鑽出洞外,不知以甚麼手法,撩開唐煌的長劍,揑住了鞭梢。

費小潔嬌叱一聲,像蚱蜢似的連跳十餘個方位,拍出七掌,但「慾望神君」始終沒放開鞭梢,却閃開了七掌,也避開了唐煌三劍。

兩小深吃一驚,知道這魔頭剛才在另外兩人面前深藏不露,照他現在的身手,兩小携手合作,恐仍非敵手。

唐煌仍然不服,長劍一抖,「嗡嗡」作響,「五鬼開道」「鬼神同號」「鬼火燎原」「陰陽殊途」,一連四招,分不出人影劍光。

,只能隱約看到長劍抖成弓形,洒出重重疊疊的劍幕。

而費小潔也沒閒着,掌掌不離「慾望神君」的左手,因爲那隻手揑着唐煌的鞭梢。

這時「大梟追魂」和宮驚海也鑽出洞來,一齊撲上。在兩小這一掄急攻之下,「慾望神君」竟未退半步,但也無法退避。

突然,「慾望神君」獰笑一聲,唐煌只感鞭梢一鬆,宮驚海和「大梟追魂」雙雙被他制住,退出一丈之外。

這一手眞是出乎意料,同時也證明此人心地險惡,唐煌也深自慶幸他不是爹爹唐一飛。

「慾望神君」陰笑道:「小子,宮驚海是你的拜兄,你們結拜時的誓言現在就要證明一下了。」

他又向費小潔獰道:「丫頭,鐵大器是妳媽媽昔年的忠實走狗,只要費小潔一句話,要他去死,他絕不皺皺眉頭,現在也要考驗他一下。」

他得意一笑,又道:「現在我限妳馬上拏出『五霸圖』來,不然的話,兩條人命白白送上,你們仍然難逃毒手。」

這一手眞絕,兩小不由氣得發抖,因爲這兩人的生命固然重要,而那「五霸圖」更加重要。

宮驚海沉聲道:「老弟,你該知道我的爲人,老命只有一條,任他拏去,你若被他威脅,我還是要自絕當場。」

這份豪氣確使兩小心折,也使他們吃驚,這樣一來,他們兩人是死定了。

那知鐵大器肅然地道:「小姐,我所要說的話,都被宮驚海那雜碎說了,妳快走吧!我想妳也不願眼看我自絕而死吧?」

兩小面面相覷,走既不能走,戰也不能戰,一時竟沒了主意。

就在這時,「呱」地一聲,那巨梟自洞中掠出,由於服了亢奮之藥,這一衝一掃之力大得驚人,夾着一片罡風,向「慾望神君」頭上掃去。

這巨大的貓頭鷹服了亢奮之藥,揮翅猛掃,像鋼鐵一般堅不可摧,「慾望神君」掄起鐵大器的身子,向巨翅迎去。

那知這巨梟認識他的主人,「呱」地一聲,斂翼飛了過去,地上捲起一陣狂風。

貓頭鷹連攻三次都不敢掃下,在空中「呱呱」悲鳴,這種人禽之間的深摯情感,使唐煌大爲感動,却又一籌莫展。

而「慾望神君」也知道勝劵在握,乾脆把兩人擧了起來,陰聲道:「妞兒,妳拏不拏出來?」

唐煌厲聲道:「魔鬼,你若不是狠心狗肺之人,放下他們兩人,咱倆放手一搏,我保證他們不會聯手羣毆。」

「慾望神君」猶豫一會,冷峻地道:「也好,本人就是殺了他們,也難免被人耻笑……」

兩手一鬆,宮驚海和鐵大器的身子被震出一丈多遠,都坐在地上,這兩人也都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氣得鬚髮皆張。

「嗆!」唐煌撤出長劍,回頭對費小潔道:「小潔,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成敗生死,皆在此戰,請你們退五丈之外,也請把大梟招下來,予以治療。」

費小潔焦急地道:「和這種人似不必講武林道義……」

唐煌一揮手道:「希望妳尊重我的人格。」

費小潔微微一嘆,招呼宮驚海和鐵大器退出四五丈外,又將巨梟招下,餵牠服了一顆解藥。

「慾望神君」一撩衣襟,也撤下一柄僅兩尺的點穴鐝,發出藍汪汪的寒芒。

唐煌知道這兵刃上淬有鉅毒,但他這時有萬丈雄心,也有無比的興奮,因爲近來雖遇上不少的絕世高手,却始終沒有機會放手一搏。

「慾望神君」手執點穴鐝,輕輕搭在唐煌的長劍上,道:「小子,咱們以多少招定輸贏?」

唐煌朗聲道:「以百招爲限,你意如何?」

「好!」「慾望神君」輕輕一點唐煌的劍身,「叮」地一聲,然後以短鐝在劍尖四週轉了兩圈,大喝一聲,再將點穴鐝貼上劍身,向下疾削。

這動作太快太險,也太奇詭,唐煌急施「雷神鞭地」,一抖劍身,「嗡」地一聲脫開點穴鐝,劍身如弓,灑出萬道劍氣。

「叮叮叮」火花激射,寒氣逼人,點穴鐝雖然比長劍短了一尺,但點點藍芒總不離唐煌胸前數大要穴。

而唐煌的長劍也像含信欲吐的毒

蛇,每一劍都自藍芒中遞了進去,平實之中蘊藏着重重殺機。

因此,雙方都感覺自己不是在攻敵,而是在全力保持守勢。

三丈內的蔓草都被劍鐝的暗勁齊腰削斷,向四週飛去,他們出招之快,在一瞬之間,至少有三五個變化,在交換三五個不同位置中施出。

誰也看不出那個能勝,那個會敗,也可能在轉瞬工夫就分出勝負,當然也可能在眨眼工夫兩敗俱傷。

宮驚海不安地看了費小潔一眼,低聲道:「費姑娘……妳看這局面誰贏誰輸?」

費小潔的臉色跟着兩人的招式急劇地變化,答非所問喃喃地道:「堂堂正正,氣勢如虹,想不到他的劍術這樣高絕,不管結果如何,也算得上是『一代劍手』了。」

「一代劍手」四字好像一劑强心丹,尤其是出自費小潔之口,使唐煌情懷激烈,豪氣大發,將「離合鬆緊罡氣」提到十二成,施出「鬼火燎原」和「陰陽殊途」兩式。

前一招是以「離字」訣施出,被對方震退一步,那點穴鐝挾着嘯風之聲,自他頭頂平頂而過,僅米粒之差,使他的髮鬢都蓬散開來。

宮驚海面色大變,作勢欲撲,費小潔長袖一揮,硬將他震退三步,沉聲道:「沉住氣!這一招雖落了下風,却焉知非福……」

果然,第二式「陰陽殊途」一出,乃是「合」字訣,力道倍增,而唐煌的身子幾乎是平貼在地上,削出一劍。

「刈」!「慾望神君」的左腳鞋底,竟被削了下來,飛出數十丈之外,但兩人都沒有停,而且攻勢更加快速凌厲。

宮驚海暗自慚愧,心想,蕭老哥急流勇退,歸隱山林,那是聰明之擧,像我這等身手不但幫不了唐老弟的忙,免不了到處丟人現眼。

一個是披頭散髮,一個是赤着襪底,因爲「慾望神君」的鞋底被削掉,他乾脆踢飛了鞋面,一腳高一腳低地搏殺狠鬥。

唐煌在這半天力搏中,有時加入幾招本門的普通招式,居然也能應付過去,那是因爲內力已非昔比,而且出招奇快之故。

這時鐵大器正在大梟身邊,兩掌貼在大梟頷下,以他深厚的眞力,爲牠療傷,人瞪着眼,大梟也瞪着眼,乍見起來,人梟倒有些相似。

場中的搏殺越來越激烈,距離越來越近,有時太近了,只得以劍柄和鐝柄攻敵。

突然,費小潔大聲道:「九十七招……九十八……九十九……」

唐煌披散的長髮竟根根豎立起來,劍上「嗡嗡」之聲大作,劍身軟得像一根麵條,施出一式「羣魔亂舞」。

「噹」!聲震四野,在劍鐝上各射出一道藍星和銀星,兩人各自退了三步。

唐煌的長髮都被汗水粘在臉上,劍尖拄地,呼呼而喘,「慾望神君」襪底早已磨破,頭臉上的黑布罩也冒着騰騰蒸氣,身軀搖晃不已。

「慾望神君」嘿嘿笑道:「小子,看看你的劍身。」

唐煌早已發現劍身上有一個缺口,他連看也沒看一下,却冷笑道:「老魔,彼此彼此,看看你的點穴鐝吧。」

「慾望神君」低頭一看,鐝上也有一個缺口,原來剛才雙方拚命一擊,射出藍、白兩道光芒,正是劍鐝的缺口殘屑飛濺而出。不由發出一聲慘笑,道:「小子,想不到老子橫行一生,竟和你扯成平手,而且兵刃也毀在你手中。」

費小潔冷哂一聲,道:「老魔,再鬥下去,你會吃更大的苦頭。」

「慾望神君」獰笑連連,道:「小子,咱們再拚五十招。」

唐煌將散髮掠到腦後,這半天已經休息過來,沉聲道:「老魔,不要說五十招,五百招我也奉陪,你到底是誰?可敢讓我看看你的眞面目?」

「慾望神君」道:「你能贏了本人,自能讓你看到廬山眞面。」

費小潔輕蔑地道:「老魔,你要不要臉?以你的年齡和他打成平手,已經算輸了……」

突然,一條修長身影一掠而至,冷峻地道:「不錯!你輸得沒有話說。」

「慾望神君」乍見來人,不由吃了一驚,暴退五步,似有退去之意。

而唐煌也不禁心頭一震,原來這人才是眞正的「慾望神君」,身着蟒袍,頭戴奇形皇冠,倒垂的珠珮,遮住了面孔。

唐煌大聲道:「你們兩人誰是眞的?」

後來之人道:「誰勝了誰就是眞的。」

「嗆」地一聲,這後來的「慾望神君」也撤出長劍,突然仰天朗笑一陣,道:「本神君一向顧及身份,不夠斤兩的人物要想和本神君動手也辦不到。」

說畢,倒抓劍柄抖手擲出長劍,向那蒙面人面前飛去。

那人以爲對方想以脫手招式暗算他,飄身疾閃一步,「刈」!那柄長劍竟完全沒入土中,連劍柄也沒露出一點。

這種驚人的腕力,簡直不可思議,況且,那蒙面人以爲人家暗襲他,就憑這一點他已經落了下風。

蒙面人表情如何,無法看到,但看他的眼神,顯然也驚駭萬分。嘿嘿冷笑道:「尊駕未免太狂了些,其實這一手也沒有甚麼奇特之處。」

說畢,揚手擲出點穴鐝,向地上截去。

「刈」!鐝身沒入土中,却露出鐮

柄在泥土之上。

他自知比人家相差一籌，氣得哼了一聲，拔起點穴鐝，轉身就走。

「慢着！」後來的「慾望神君」冷峻地道：「你敢冒充本神君之名，在武林中招搖生事，膽子可眞不小，你以爲本神君不知你是誰麼？」

蒙面人冷笑道：「你說說看，本人是誰？」

「慾望神君」道：「『鹿鶴同春，喜上眉頭』，你是這五位高人之一的不屑之徒『黑狐』鄭化。」

蒙面人厲聲道：「知道也好，你該知道『喜上眉頭』三位高手不大好惹。」

說着，仍然轉身欲去。

「慾望神君」冷峻地道：「不錯！『喜上眉頭』算得上當今高人，正因爲如此，本神君非惹不可。」

他走到長劍之處，中食兩指虛空一鈎，那柄沒入土中的長劍應手而出，抓住劍柄，道：「把面罩取下來，讓你離去。」

「黑狐」鄭化今天栽得已經夠慘，那能任人擺佈，不由大怒，道：「你不過是倚仗『鹿鶴同春』兩個老怪的餘蔭，你以爲鄭某眞怕了你？」

雙方緩緩欺近，一場搏殺一觸即發。

就在這時，「慾望神君」還劍入鞘，揮揮手，道：「請吧！有一天我會給你機會。」

「黑狐」哼了一聲，轉身疾馳，一會不見。

唐煌正要上前詢問這位「慾望神君」是不是自己的爹爹，突見他向相反方向掠去。

唐煌喃喃地唸着「鹿鶴同春，喜上眉頭！」

雖知這兩句話代表幾個厲害人物，却從未聽說過。

這時費小潔姍姍走了過來，嫣然一笑道：「唐煌，想不到你的劍術這樣高明。」

唐煌謙遜地道：「那裏！妳別誇獎我，其實遇上這等大敵不拚也不行呀。」

費小潔小嘴一嘟，不悅地道：「唐煌，我不准你愚弄人，你剛才分明能贏了『黑狐』鄭化，却僅削去他的鞋底，你以爲我看不出來。」

唐煌點點頭，道：「原諒我！小潔，你應該知道我的心意，在不知他是『黑狐』之先，我怎能下手削去他的一足？萬一他是家父呢？」

費小潔道：「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我沒有怪你，來！你轉過身去，我給你梳頭。」

她取出一把小梳，把唐煌的頭髮理到後面來，耐心地梳着。

宮驚海本來有話要說，這時見他們親熱之態，也不便大煞風景，立即轉過身去。

此時，鐵大器已在自行調息，大梟的內傷已好得多了，而這大梟却蹲在一邊爲他守護。

「唐煌……」小潔輕輕地叫了一聲。

「嗯！」

「以前是誰給你梳頭？」

「我自己！」

「今後有人爲你梳頭了。」

「是的！而且是一雙纖巧的玉手。」

神仙眷屬生活，也許不會太遠，古人張敞會說：洞房之私，有甚於畫眉者。我認爲應改爲，洞房之私，有甚於梳頭者。」

「是的！我爲你梳頭，你爲我畫眉，我將盡最大努力，做一個好妻子。」

她說到這裏，聲音低得像蚊子叫。

唐煌心中甜蜜極了，他爲這未來的嬌妻而驕傲，只聞陣陣少女身上的體香，自她的衣袖中散發出來，使他陶然欲醉。

「小潔！『鹿鶴同春，喜上眉頭』，代表那些人物？」

費小潔道：「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和我肚上刺的鹿鶴，梅樹及喜鵲都有關係。」

梳好了頭，唐煌道：「我們必須去找妳的庶母，但願妳的話可靠，她能逃過那三個魔頭的毒手。」

費小潔道：「我知道她在那裏，走吧，我們去找她，她還要爲我們主持一件大事呢。」

說着，玉面却羞紅了，領先奔去。

這怒山山脈本是縱貫南北，他們向北奔出百里，仍未出怒山山區。

山坡上有一片稀疏的竹林，林中有三間矮屋，這時已是第二天的初更，屋中沒有燈光。

費小潔道：「這小屋是我庶母經常落腳之地，如果沒有意外發生，她一定在這屋中。」

四人進了小矮屋，發現鍋中燒着獸肉，發出陣陣香味，桌上還有半壺美酒及杯筷，一鍋白米飯早已煮好，放在地上。

費小潔道：「可能我媽媽剛剛離去，我想她不會走得太遠，各位一定餓了，我們先吃點東西再說。」

他們奔走了一整天，又飢又渴，誰也不客氣，自己找碗，裝了獸肉大吃起來，唐煌把那一壺酒孝敬老哥哥，但宮驚海認爲太少，不能過癮，乾脆不喝。

鐵大器也推說恐怕引上酒蟲子，讓給唐煌和費小潔喝。

兩人也不客氣，你一杯我一盞，不一會把半壺酒喝光，獸肉也吃得不少。

宮驚海和鐵大器知道費小潔要等她的庶母回來，不會立刻離開，招呼鐵大器到東面一間屋中睡了，而那巨梟體力恢復，也自行飛去覓食。

現在，只剩下唐煌和費小潔兩人，雖然半壺酒兩人分喝了，也有四五

分酒意，兩人互相凝視着，唐煌忍不住握着她的玉手。

費小潔雙頰更加酡紅了，像塗上一層濃濃的胭脂，美眸中盪漾着霧樣的柔情，向他含情脈脈地微笑。

他們都好像身在洞房之中，像拜罷天地的新人，熱烈地，迫切地期望着人生第一大事。

這種期望是順理成章的，他們只感需要，好像自己是一塊頑鐵，對方是一塊磁石，無法抗拒，只能向前，不能退避。

他們眼睛中逐漸射出飢渴的光芒，漸漸地，他們都伸出手，作摟抱之狀，費小潔顫抖着嬌軀，閉上美目，把櫻唇送了上來。

唐煌全身火熱，原始性的衝動像江河缺堤，不可收拾，站起來，抱起費小潔，進入西面內間。

兩人都看不到對方，因爲屋中漆黑一片，而且兩人的視力也模糊不清，他們只能以自己的雙手和舌尖，去觸摸對方的軀體。

首先，他們滾在床上，瘋狂地摟，狂抱吻着，終於，更迫切地需要，使他們赤裸裸地扭在一起。

這件事像吃飯一樣，餓了就吃，不須教導，他們都是童男貞女，第一次經驗，男的忘了溫存，女的也忘了懼怕。

需要，迫切地需要，於是這荒山小屋中充滿了無邊春色，他們的需索是無休止的，因爲他們有說不盡的愛意，也有太多的被愛，一而再，再而三地癲狂騷動着。

大約三更過去了，像暴風雨逐漸收霽一樣，隨之而來的是神清智漸清，他們終於吃驚地蜷縮分開了。

他們並不後悔，也不怕別人物議，只是心中的疑團無法解開，這酒肉之中是誰下的亂性之藥？

「小潔……我對不起妳……」

「不！唐煌！這不能怪你，我是心甘情願的，只是不知誰在暗算我們？」

「難道不是妳的庶母？」

「不會的，她曾說過我們到此之後，她要爲我們堂堂正正地主持婚事，又何必以這種方法？」

唐煌把衣衫交給她，道：「快把衣穿起來吧，不知老哥哥和鐵大器有沒有中毒？」

突然，兩人幾乎同時驚呼了一聲，只見地上仰卧着一個赤裸的少女，唐煌驚得呆了，因爲他第一眼就看出來，此女正是「白貓仙子」蘇珊。

她的胴體上沒有半絲半縷，大腿微分，桃源洞口流出粉紅色的液體，正是童貞已破的現象。

不祥的預感，掠上唐煌的心頭，心想，假如那夢中人之言應驗，蘇珊要死在自己手中。

費小潔沉聲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唐煌氣極敗壞地道：「天知道，反正有一個魔鬼在玩花樣。」

唐煌下床來把蘇珊抱在床上，發現她的衣衫根本不是在這裏，狠聲道：「小潔，我猜想她不在這裏失身，這可能是一石二鳥的嫁禍之法。」

費小潔醋意地凝視着蘇珊的胴體，任何一部分都白如瑩玉，玲瓏可愛，她相信不在自己之下。

她也是女人，是女人就具有女人的善妒個性，微微一笑道：「唐煌，你說說看，假如有人嫁禍，他怎樣嫁禍？爲何要這樣嫁禍，他殺了我們有多乾淨？」

唐煌爲之語塞，剛才的事，他想不起來，只模糊記得三番兩次地交媾過。

「小潔！」唐煌抱拳道：「煩妳爲她推拏一會，看看是否有救，我看她好像昏過去了。」

費小潔道：「一夜夫妻百日恩，難道你不認帳？」

唐煌肅然道：「小潔，妳應該知道我如何愛妳，剛才妳我都神智不清，難道除了我們兩人已經……之外，妳看到我和她發生關係了麼？」

費小潔歉然地道：「唐煌，算我錯了，好不好，讓我爲她推拏試試看。」

「不必了……」

人隨聲起，蘇珊坐了起來，美目中蘊含着淚水，淚水後面則射出幽怨和狠毒的光芒，她赤着身子，似乎一點也不在乎，冷峻地道：「唐煌，我只想問你一句話，你能老實回答我麼？」

唐煌不安地搓着手，道：「妳問吧。」

蘇珊美目一眨，終於淚下雙頰，道：「你心目中始終沒有我，還是改變了主意？」

唐煌吁了一口氣，肅然道：「坦白地說，以前我對妳的印象確實不錯，但還談不上終守一生，白首偕老，況且自妳參加那幾個少女暗襲『嗇吝鬼』之後，我就寒了心，發誓不再理妳們。」

蘇珊慘然一笑，道：「事到如今，我不想向你解釋，相信總有明白的一天，我現在只告訴你一件事，我的身子確實已交給你，至於我怎能赤身來到此處，連我自己也不清楚，唐煌，我不怪你絕情，因爲任何人都有追求至美至善的向上之心，這位姑娘確實比我高出許多。我不想在你身上得到甚麼，只希望能把我的寶貴的東西給你，也就知足了。」

唐煌心頭大震，這件事他一無所知，他只記得和費小潔有肌膚之親，然而，對方說得很明確，已將童貞交給他，這種心靈上的沉重負擔，簡直使他透不過氣來。

費小潔借給她一套衣衫穿上，拉着蘇珊的手，道：「蘇姑娘，照妳所說，根本不知道是怎樣來到這裏的是不是？那麼妳總該記得來此地之前在甚麼地方了？」

（未完・十三）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七殺刀

爲了救亡圖存　不顧兒女私情

上文提要：百花園老賊被圍，黑肚腸也暗中協助，馮通被他殺掉，假唐威、馬驥、紅帽子大漢逃脫，雖然打了勝仗，可惜捉不到人，明媚少宮主也來參加，阿恨乘機去日月宮下聘禮，投帖拜山，參見明月宮主，拜見明英老宮主，道明來意，從她們母女之間的談話，得知白衣秀士林坤泰作了逃夫，怕重蹈覆轍，有拒婚之意，阿恨出言不遜，激怒老宮主，大打出手，她憐才答允阿恨的婚事……

小流浪笑道：「阿恨，恭喜恭喜啦，阿恨嫂，賀喜賀喜啦，你們大婚之日，我小流浪一定大醉三天。」

一無和尚望望明媚，瞧瞧虎妞，最後又將目光落在阿恨的身上，語重心長的道：「小施主艷福不淺啊，左擁右抱，享盡齊人之福，怕只怕醋海興波，閨中生變……」

小流浪打斷他的話，道：「好啦，一枝草，一滴露，兩個老婆擔水喝，我們阿恨教主自有錦囊妙計，出家人四大皆空，用不到和尚撈過界來瞎操心。」

明英老宮主凝視着阿恨道：「你還不會回話。」

阿恨瞄了明媚一眼，道：「這麼標緻的妞兒，白痴才會不娶。」

「可是，你必須接受幾個條件才行。」

「還有條件？」

「沒有人會將女兒白白嫁人。」

「甚麼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我們明媚不嫁，要招贅。」

「招贅？要改名換姓？」

「換姓即可，不必改名。」

「單是換姓已欺人太甚。」

「這是本宮一貫的傳統，妻子當家作主，丈夫居於次要地位，也就是女主外，男主內。」

「所生的子女跟誰姓？」

「從母姓。」

「林坤泰當年就是這樣？」

「家規如此，任何人皆不得例外。」

阿恨滿面不屑的道：「哼，就是因爲有這種臭規矩，所以才會把臭男人引進來，林坤泰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老宮主不理會他，自顧自的繼續說道：「第二個條件是，從現在起，馬上解散七殺教。」

小流浪第一個反對：「笑話，七殺教是我們三個人同心合力建立起來的，好不容易才塑造出如今的良好形象，打出這個金字招牌來，天王老子也休想解散它。」

虎妞也自我吹噓道：「不錯，七殺教創立的時間雖短，成就却超人一等，二門三世家俱已瞠乎其後，只有吃錯了藥，腦袋發燒的人才會說這種莫名其妙的話。」

老宮主沉聲道：「解散七殺教，並不等於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照樣可以南征北討打天下。」

恨天生道：「此話怎講？」

明英道：「加入日月宮，形象更好，知名度更高，勢力更大，更容易創造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阿恨不假思索的道：「抱歉，本教主不幹！」

虎妞道：「七殺教正如日中天，絕不解散！」

小流浪道：「對，七殺教絕不寄人

籬下，仰人鼻息，誰要是再說這種混帳話，本使者就跟誰拚命。」

老宮主的臉上又重現寒意：「不接受本宮的條件，就休想娶到我老人家的小孫女。」

阿恨以堅決的口吻道：「師命難違，本教主非把她弄到手不可。」

「日月宮藏龍臥虎，可不是來去自如的地方。」

「七殺教也不是酒囊飯袋，來者不善。」

「且別拒絕得太快，可以再考慮考慮。」

「沒有甚麼好考慮的，合則爲友，不合則爲敵，絕不空手而返。」

「阿恨，你最好想清楚，誰娶了我們明媚，誰就名利雙收，人財兩得。」

「算了，不稀罕，憑我恨天生的條件，即使赤手空拳，匹馬單槍，照樣可以揚名天下，獨霸一方。」

啪！啪！啪！一無和尚擊掌三響，插言道：「有志氣，夠氣魄，男子漢，大丈夫，當如是也，豈可改名換姓，自貶身價。」

老宮主聞言，勃然大怒道：「禿子，這兒沒有你的事，少瞎攪和，趁我老人家還不想治你擅闖宮禁之罪前，最好快滾。」

一無和尚雙掌合什道：「阿彌陀佛，老衲純出一片善意，實在看不慣你倚老賣老，欺負人家三個小娃兒。」

「滾！滾！滾！」

明英好大的火氣，三聲滾加三招快攻，硬是親手將一無和尚趕出樓外去方始善罷甘休。

阿恨睹狀大爲不快，冷聲道：「年紀一大把了，性子還這樣火爆，哼。」

明英沉臉道：「對你是例外，已經忍讓十二分，若是換了旁人，早已橫屍當場。」

日月宮主明月接口道：「恨教主最好別固執己見，入贅明家，加盟日月宮是你的最佳選擇。」

阿恨沉吟一下，道：「小王想知道，老宮主跟家師的那一段恩怨，如何了斷？」

明英老宮主想了想，道：「只要你肯解散七殺教，入贅日月宮，我老人家準備親自跑一趟死亡谷。」

「去幹嘛？負荊請罪？」

「休想。」

「那是決鬥？」

「也許是和解。」

「和解最好，寃家宜解不宜結。」

「但有一個前提是，你必須先接受本宮的條件才行。」

「此事非同小可，小王無法立即作答。」

「不急，可以先在日月宮住下來，再從長考慮。」

「方便嗎？」

「本宮多的是空屋空房，十分方便。」

「不怕變生肘腋，禍起蕭牆？」

「日月宮無異虎穴龍潭，你們最好不要魯莽行事。」

*　*　*

眞的在日月宮住了下來。

住在一個寂靜而又安謐的獨院內。

位置偏南，靠山，屬於邊緣地帶。

不僅僅是人住進來了，連七殺轎，下聘的禮品，以及兩口棺木也一齊搬入。

是由王婆親自帶來的，衣、食、住、行皆有妥善安排，視若貴賓。

諸事就緒後，王婆忽道：「你們現在是本宮的貴賓。」

阿恨道：「本教主已經感覺到了，此處建構堂皇，風格典雅，所有的設備都是一流的。」

虎妞道：「吃香的、喝辣的，貴宮的確沒有虧待我們。」

小流浪異想天開的道：「如果再加發一筆上馬金，下馬銀就更好啦。」

王婆不苟言笑的道：「同時，諸位現在也是本宮的囚犯！」

小流浪聞言大吃一驚，破口大罵道：「媽的，妳在搞甚麼鬼，怎麼一下子又由貴賓變成囚犯了？」

王婆肅穆鄭重的道：「此乃本門的中樞要地，機密甚多，希望各位知所約束，不要隨便胡衝亂闖，觸犯了日月宮的宮禁。」

阿恨道：「難不成出去到處走走也不可以？」

王婆道：「出去走走自然可以，但可去的地方就去，不可去的地方就免。」

虎妞氣忿忿的道：「豈有此理，這樣豈不是形同軟禁？」

王婆頷首道：「不錯，老身已經說過，你們現在的身份既是貴賓，也是囚犯，得到最好的招待，却缺乏充份的自由，擺在各位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可走。」

阿恨道：「那兩條？」

「一條是活路。」

「如何活？」

「接受老宮主的一切條件，你馬上就是日月宮的乘龍快婿，很可能在三日之內便會舉行大婚，送入洞房。」

「另一條呢？」

「是死路。」

「又如何死？」

「一旦拒絕要求，日月宮必將傾力而出，將爾等全部格殺，屍骨無存。」

「有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沒有，擺在諸位面前的，只有這兩條路可走，非生即死，非死即生，生死之間你們自己估量着辦吧，再見。」

恨天生橫身一攔，道：「慢着，小王尚有一事相託。」

「甚麼事？」

「可否請少宮主來此一晤？」

「有這個必要？」

「當然有，婚前彼此溝通一下，總是有益無害。」

小流浪道：「最低限度，可以藉此培養一下感情。」

王婆沉思一下，道：「話，老身一定傳到，少宮主肯不肯來則毫無把握。是生是死，全在諸位一念之間，幸勿自誤，盼能三思，如有決定，可隨時告知，老婆子願靜候佳音。」

一抱拳，一轉身，當即大步離去。

＊　＊　＊

七殺教主恨天生之所以會留下來，並非因爲事情猶豫難決，需要考慮。

事實上這件事的處理方式很簡單。

明媚少宮主一定要娶。

老煙槍的仇也一定要報。

除非明英老宮主肯親赴死亡谷，負荊請罪，否則，必然會大動干戈，武力解決，在功夫上一決死生勝負。

眞正的原因是，阿恨發覺，日月宮的一切皆神秘兮兮的，似有重重內幕，留下來的目的志在探隱索秘，企圖揭開這一個難解的謎。

同時，當阿恨、虎妞、小流浪知道白衣秀士林坤泰已離明月宮主而去的消息時，皆忽發奇想，看有沒有機會撮合她與老煙槍再重溫舊夢，重拾舊歡。

「老煙槍的確該找一個老伴來陪陪。」

「明月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乃最佳人選。」

「舊瓶裝新酒，其味必甘。」

「倒吃甘蔗，晚境也必甜。」

「雖然失去第一春，總算找回了第二春。」

「說不定還可以老蚌生珠，生一個胖娃娃呢。」

這是阿恨、虎妞、小流浪的如意算盤，進行起來却困難重重，頗不順坦。

出去打了一個轉兒，碰了一鼻子灰，有許多地方門禁森嚴，根本不得其門而入。

找人打探，同樣不得要領，日月宮的人皆三緘其口，休想從他們的口中得到一訊半息。

見不到明月宮主。

明媚少宮主亦如石沉大海，芳踪杳杳。

處處都有人跟踪。

事事都有人監視。

果眞被人全面封鎖，徹底軟禁起來了。

越發凸顯出日月宮高深莫測，諱莫如深。

直至深更半夜，阿恨好夢正酣時，事情才有了突破。

「篤！篤！篤！」一陣有節奏的叩擊聲，把恨天生從夢中吵醒。

聲音來自後窗外，窗下有一條人影依稀可見。

「誰？」

「我！」

雖然只有一個字，阿恨立即弄清楚了來人的身份，急忙一躍而起，喜孜孜的道：「啊，是妳，賽西施、明媚少宮主，我的老婆，怎麼現在才來，等得妳好苦啊，快進來，被窩還是熱的，還可以陪我睡大半夜。」

眞是狗改不了吃屎，越說越黃，越說越不像話。

明媚在窗外嗔怒道：「阿恨，你再信口雌黃，我可要生氣了。」

阿恨愕然道：「怎麼？妳不是來陪小王睡覺的？」

「本少宮主是來找你談判。」

「有話進來再說。」

「快把衣服穿好。」

「別怕，保証衣冠楚楚。」

「你可不許開玩笑，如果……我會跟你拚命。」

「少裝佯，十個女人九個想，巴不得……」

「再見！」

「好，不開玩笑，說正格的，身在虎穴，本教主一夜衣不解帶，枕戈待旦。」

卡察！後窗已開，香風掠處，明媚少宮主一閃而入。

雲鬢輕挽，薄施脂粉，羅衫新換，玉面含春，可以看得出來，曾經過一番刻意的打扮，明艷照人，我見猶憐。

阿恨的眼睛很不老實，猛在明媚的身上吃冰淇淋，半晌始道：「老婆，妳剛才說是來找小王談判的？」

明媚瞄了他一眼，嬌笑道：「是呀。」

「妳是我老婆，我是妳老公，我們的名份已定，還有甚麼好談判的？」

「哼，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你想得倒美，本少宮主是來替家母傳話的。」

「明月宮主怎麼說？」

「希望你們即刻逃之夭夭，離開日月宮。」

阿恨聞言猛一震，以爲是自己聽錯了，疑雲滿面的道：「妳說明月宮主叫本教的人馬火速撤離日月宮？」

「完全正確。」

「奇哉怪也，老宮主將我等軟禁，明宮主何出此言？」

「主要的原因是愛屋及烏。」

「愛屋及烏？」

「是，愛屋及烏，我娘是爲了賀大俠，不忍眼見你們惹禍上身，命喪日月宮。」

虎妞就睡在隔壁，這時推門而入道：「妳是說老太婆居心不良，準備殺人行兇，將本教一網打盡。」

明媚不疾不徐的道：「老奶奶已有萬全的準備，但目前尚無必然殺人的意圖。」

小流浪也進來了，及時插言道：「這話是甚麼意思？本使者聽不懂。」

明媚搬了一張椅子，坐下來道：「家母判斷，老宮主的條件你們接受的成算微乎其微。」

阿恨道：「廢話，只有膿包、飯桶、沒有出息的傢伙才會入贅改姓。」

虎妞道：「也不會賣身投靠，自毁前程，將辛苦建立起來的七殺教隨便解散。」

明媚道：「假如你們肯接受老宮主的條件，自然平安無事，反之，事情就麻煩了，老奶奶必然會下令格殺，趕盡殺絕。」

阿恨聽得一呆，道：「有這麼嚴重？」

明媚正容道：「老奶奶心性暴烈，絕非空言恫嚇。」

小流浪意氣風發的道：「哼，七殺教又不是紙老虎，當眞打起來還不曉得鹿死誰手哩。」

明媚一本正經的道：「起碼會兩敗俱傷，傷了彼此的和氣。」

虎妞冷笑道：「所以明宮主才想出這個妙計來，叫七殺教不戰而退。」

明媚道：「家母純粹是爲大局着想，不願把事情鬧大鬧僵，免得她在賀大俠與老奶奶之間兩面爲難。」

阿恨眉頭一皺，道：「老婆，聽妳的口氣，明宮主對老煙槍似乎仍舊情難忘？」

明媚遲疑一下，道：「這是不爭的事實。」

小流浪道：「既然如此，爲何不嫁老煙槍，而要嫁給林坤泰？」

少宮主輕輕喟歎一聲，道：「此事完全是老宮主一手安排的，並非出自家母的本意。」

虎妞精神一振，道：「現在，姓林的已經變成逃夫，依少宮主看，他們這一對老情人有沒有復合的可能？」

明媚斷然決然的道：「不可能！」

阿恨一怔，道：「原因何在？」

少宮主明媚道：「老奶奶必定會從中作梗，允許賀大俠重返日月宮，等於承認她老人家當初的決定是錯誤的，無異自打耳光。」

小流浪大發雷霆道：「老糊塗，老頑固，老不死的，一錯可以原諒，再錯就令人無法忍受，她無權叫女兒守一輩子活寡，更沒有資格叫老煙槍打一輩子的光棍。」

明媚苦笑道：「老宮主生性剛愎，她老人家決定的事誰也無法改變。」

虎妞道：「老太婆不是已經退休了嗎？」

明媚道：「雖已退居幕後，依然大權在握。」

阿恨道：「可以搞奪權，鬧革命，甚至把她廢掉。」

小流浪的主意更狠更毒：「乾脆將她斃掉就一了百了，萬事如意啦。」

少宮主驚愕不已的道：「使不得，使不得，家母是一個孝女，絕對不會做這種大逆不道的事。」

阿恨跺一跺脚跟道：「咱們不談這一件惱人的事，談談我們之間的私事吧。」

明媚臉上一熱，羞答答的道：「我們之間的事？」

恨天生厚着臉皮說：「是啊，老婆娘子，談談我們之間的婚事。」

小流浪詭笑道：「阿恨嫂，別害臊，坦白的說，打算幾時跟我們小王爺成親呀？」

少宮主已收起嬌羞，換上一張莊重的臉孔，道：「這件事牽涉甚廣，不像你們想像中那樣單純。」

虎妞心中暗暗一喜，道：「少宮主是否已另有意中人？」

明媚輕描淡寫的道：「意中人談不上，朋友倒有一個。」

阿恨醋性大發，火道：「是那一位？好大的狗膽，竟敢跟本教主搶老婆。」

明媚笑容可掬的道：「就是你們見過的那一位。」

小流浪驚「哦」一聲，道：「哦，是他，那位美少年，一看就曉得是一個風流種子，十個妞兒會有九個爲他害相思病。」

虎妞道：「此人是何來歷？」

少宮主道：「他的來頭可大着哩，說出來準會把你們嚇一跳。」

阿恨朗聲道：「老婆，妳放心啦，說吧，七殺教的人個個膽大包天，嚇不着的。」

明媚一字一字的道：「他叫史大忠，是大明忠臣史可法的兒子。」

史可法的名頭太大，忠臣烈士，人人景仰，儘管事先已有心理準備，依然吃驚不小。

阿恨道：「乖乖，是忠臣之後呀。」

虎妞道：「嘩，虎父必無犬子。」

小流浪道：「糟了，阿恨又多了一個情敵。」

明媚靜靜的聽着，笑而不語，顯得甚是受用。

恨天生却有些緊張，追問道：「你們的感情好不好？」

「很好呀。」

「有無論及婚嫁？」

「目前還沒有。」

「沒有最好，不然史大忠一定會吃大虧。」

虎妞酸溜溜的道：「在情人的眼裡是容不下半粒砂子的。」

小流浪道：「在情場上更現實，忠臣烈士的兒子也不值錢！」

阿恨輕鬆愉快的道：「史大少不足爲慮，老婆，快說還有那些地方不單純？」

明媚小心翼翼的道：「阿恨，我問你，老煙槍要你娶的對象可是日月宮的少宮主？」

「是呀。」

「也就是林坤泰跟宮主所生的女兒？」

「對呀。」

「如此，恨教主就找錯了目標。」
「找錯了目標？妳……」
「本姑娘並非宮主親生。」
虎妞大驚失色的道：「妳是誰？」
明媚道：「只是宮主的一名養女而已。」
「眞正的少宮主呢？」
「眞正的少宮主叫明珠，出生不久便被她父親白衣秀士林坤泰偷偷抱走了。」
「抱往何處？」
「沒人知曉。」
「林坤泰又在那裡？」
「也杳無音訊。」
「明媚，妳說的可是實話？」
「句句實言，且有脈絡可尋。」
「甚麼脈絡？」
「本姑娘的貌相，與宮主無半點相似之處。」
小流浪驚呼道：「這話不假，是不一樣，反倒是初入日月宮時便有一種感覺，發現虎妞的相貌跟宮主十分相似。」
此話一出，阿恨、明媚俱覺心頭一震，亦皆心有同感。
莫非虎妞就是明珠？
明月宮主是她娘？
白衣秀士是她爹？
回想一下明月宮主見她時親切態度，益增幾分可信性。
虎妞自己却不以爲然：「小流浪，你少信口開河，我是虎妞，是虎口餘生之人，四川西充的鳳凰山，距徐州雲龍山十萬八千里，跟明宮主、林坤泰壓根兒扯不上半點關係。」
這種關係是不能隨便亂扯，只好擱到一邊去，阿恨道：「就算妳不是日月宮的正牌少宮主，養女也是女兒，當不成大老婆，做小老婆也好。」
明媚玉面一寒，報以一聲冷笑道：「你好貪心啊。」
小流浪接口道：「男人嘛，多多益善！」
恨天生道：「何況，小王發現明英老宮主好像很想促成我倆的婚事。」
明媚微微一歎，戚然道：「這倒是句實話，老宮主確有此意，但在她老人家的心目中絕非爲了男婚女嫁，亦無半點感情的成份在內。」
虎妞道：「那老太婆的如意算盤是……」
明媚少宮主堅定有力的道：「爲了增强日月宮的實力，壯大日月宮的聲威，好與他人一爭短長，救亡圖存，當年家母未嫁賀通天，改嫁林坤泰，就是因爲白衣秀士的手下有一批弟兄，被老奶奶看上了，硬是將女兒的愛情給犧牲了。」
小流浪道：「老太婆未免太冷酷無情了。」
虎妞感慨萬千的道：「也太勢利眼了。」
阿恨道：「毫無疑問，老太婆如今又看中了小王的這一身本事，以及七殺敎的這一股力量？」
少宮主明媚道：「老宮主的確是這樣想。」
「難道就不該爲女兒孫女的幸福着想？」
「其實老奶奶也是迫於無奈，有她不得已的苦衷。」
「冷酷、勢利、無情，也有理由？」
「阿恨，你弄清楚了她的身份，就不會責怪她老人家了。」
「她是誰？皇親？國戚？太后？還是公主？」
「你說對了，老奶奶正是福王由崧之妹，大明朝的最後一位公主朱明英。」
乖乖，眞的是一位公主，阿恨、虎妞、小流浪齊都一怔，面有訝色，驚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朱明媚接着又道：「吳三桂衝冠一怒爲紅顏，領淸兵入關，趕走李自成，攻陷京都，連年征戰下來，佔我土地，殺我同胞，福王、魯王等俱已相繼棄世，如今朱明一脈就剩下老公主一個人了。」微微一頓，繼又說道：「驅逐韃靼，匡我大明，老公主責無旁貸，念茲在茲，無時或忘，爲了邦國，她老人家也實在顧不得兒女私情了。」
直聽得阿恨、虎妞、小流浪如醉如痴，情緒也跟着波濤洶湧，起伏不已。
阿恨道：「哦，原來如此，日月宮果然有驚人的內幕秘辛。」
虎妞道：「日月者，明也，只怪咱們太粗心大意，不曾想到這一層。」
小流浪道：「這一來可不得了，水漲船高，不論是娶了朱明珠，還是朱明媚，阿恨搖身一變就是駙馬爺，將來生個兒子說不定還可以當皇帝呀。」
聲音愈說愈大，一副得意忘形，與有榮焉的樣子。
朱明媚忙道：「哎呀，小流浪，你別嚷嚷，此乃機密大事，若非家母明月公主叫我見機行事，本公主斗膽也不敢隨便亂說，務請守口如瓶，勿對外人言講，以免惹來殺身之禍。」
阿恨道：「老婆，這件事老煙槍知不知道？」
朱明媚嗔怒道：「阿恨，本姑娘現在是公主的身份，你怎麼還在叫我老婆？」
恨天生理直氣壯的道：「管妳是公主還是少宮主，也不管是正牌還是副牌，小王已經看上妳了，妳就是我老婆。」
這小子的臉皮比城牆還厚，朱明媚實在拿他沒辦法，只好任由他叫，道：「賀大俠對此始終一無所知。」
「白衣秀士林坤泰呢？」
「一淸二楚。」
小流浪吼道：「奶奶的，這個老混蛋一定是昏頭啦，放着現成的駙馬爺不幹，幹嘛做逃夫？」

朱明媚探首窗外，外面月明如洗，寂靜無人，道：「三位有所不知，姓林的實際上是淸廷的第一把高手，具有國師身份的長白人魔郝立德的得意門生，入贅日月宮，志在臥底，根本居心不良。」
虎妞道：「後來是如何發現的？」
朱明媚道：「林坤泰率眾突施奇襲，欲將日月宮的人殺光殺絕，經過一夜苦戰，本宮卒告反敗爲勝，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座別宮全毀，小公主明珠亦被他乘亂偷偷抱走，至今生死下落不明。」
言罷發出一聲長歎，不勝唏噓之至。
阿恨安慰道：「老婆，別難過，吉人自有天相，明珠公主乃是大明朝唯一的希望，相信必有貴人相助，定可逢兇化吉。」
小流浪也充滿感情的說：「沒錯，吉人自有天相，必有貴人相助，我們阿恨教主的老婆，閻王老兒絕對不敢動，只要找到白衣秀士林坤泰，就不難查出明珠公主的下落來。從此刻起，七殺敎決定把尋找他們父女的事列爲首要工作。」
朱明媚神情激動的道：「三位盛情可感，我們母女銘感五內，但欲完成此事，必須先安全離開日月宮才行，萬一跟老奶奶發生衝突，後果實在不敢設想。」
阿恨尋思少頃，心意三轉而決，道：「好吧，看在兩個老婆的面子上，本教主願意忍讓一次，明日一早便不告而別，但妳必須答應小王一件事。」
「那件事？」
「嫁給我！」
「這……」
「妳不答應？」
「是怕明珠不同意。」
「假如公主不反對？」
「明媚可以考慮。」
「那個史大忠怎麼辦？」
「我們只是普通朋友。」
「注意要保持距離。」
「明媚自有分寸。」
「一定？」
「一定！」
「請吧！」
「再見。」

＊　＊　＊

夜，深夜，安安靜靜的深夜。
夢，美夢，甜甜蜜蜜的美夢。
突然之間，却傳來一陣「叮叮噹噹」急促而又響亮的鈴聲。
打破了安靜的夜。
衝散了甜蜜的夢。
小流浪首先在左邊房裡大夢初醒的聲音道：「阿恨，外面好像有動靜？」
阿恨揉一揉睡眼，道：「是鈴聲。」
「怎麼會有鈴聲？」
「笨啊，自然是示警。」
「示警？有人夜闖日月宮？」
「你這是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問。」
「本使者還是要問，咱們要不要出去助他們一臂之力，好好表現表現？」
右邊房裡的虎妞道：「一動不如一靜，咱們稍安勿躁，相信日月宮的人定可應付裕餘。」
過了片刻工夫，始終未聞任何動靜，小流浪忍不住嚷嚷道：「怪事，怎會動靜全無，是不是日月宮已經被人全部吃掉了？」
虎妞也憂心忡忡的道：「事情的確透着古怪，咱們出去瞧瞧吧？」
阿恨想一想，道：「也好，趁此機會，正是我們離開日月宮的最佳時刻。」
說到就做，三人毫不遲疑，當即推門而出。
外面，皓月當空。
天色，行將破曉。
整個日月宮靜悄悄的，沉寂如死。
沒見到半個人影。
沒聽到半點聲音。
頃刻之間，日月宮似已變成一座空城、死城。
「老婆！」
「少宮主！」
「明宮主！」
「老太婆！」
四處尋找，聲聲呼喚，始終未見朱明媚、朱明月與朱明英母女祖孫三人現身答話。
甚至連王婆、宮女、警衛、僕役等人也奔走一空，偌大的日月宮眞的成爲一座空城、一座死城。
小流浪道：「媽的，他們在搞甚麼鬼？」
虎妞亦道：「該不會是鬧瘟疫、黑死病吧？」
恨天生道：「八成是有强敵夜襲。」
小流浪不同意：「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幹嘛要夾着尾巴逃？」
阿恨道：「也許來敵太强，老太婆不願硬拚，下令撤走避風頭。」
虎妞道：「哼，軟骨頭，沒有出息。」
阿恨道：「也許是老太婆另有錦囊妙計。」
小流浪傻呼呼的道：「也不對呀，並未見有半個來襲的强敵？」
恨天生目注前方道：「來了，來了！」
是來了，就在前方不遠，剛剛才翻牆而入。
赤膊，胸前刺着一條龍，手裡拿着一把刀，正是前此在百香園所見，跟假唐威沆瀣一氣、橫蠻兇頑、打起來不要命的那一羣刀客的同路人。
阿恨的腦筋動得好快，一瞬間便籌得一計，告訴了虎妞、小流浪。
刀客的速度也不慢，已蜂擁而至

，其中一個黑帽子大漢掄起大刀來晃一晃，聲若焦雷似的道：「此處可是日月宮的老巢？」

阿恨不假思索，吐出來一個字：「是。」

「你們是日月宮的爪牙？」

「錯。」

「那是甚麼人？」

「自己人。」

「自己人？」

虎妞上前一步，指着他的胸脯道：「一條龍。」

黑帽子大漢神色一緊，接口說道：「走四方。」

小流浪做了一個不喜歡喝酒的姿勢：「不喝酒。」

黑帽子大漢揮着大刀，砍了幾下道：「愛打架！」

發出一聲夜梟似的獰笑，接着又道：「果然是自己人，三位怎會在此？」

阿恨坦然的說：「我們是奉命來卧底的。」

黑帽子大漢道：「奉何人之命？」

「老唐。」

「老唐？那個老唐？」

「就是曾經佔據唐家堡的那個假唐威嘛。」

「哦，是他，巴總。」

巴總是何許人物，三小根本不知道，也不敢問，一問就會拆穿西洋鏡，露出馬脚來。

不過，還是大有斬獲，總算弄明白假唐威的眞正身份是「巴總」。

另一名滿面刀疤的漢子，以懷疑的語氣道：「三位在此卧底的事，巴總怎未提及？」

虎妞鎮靜如恒的道：「開玩笑，此乃機密大事，只有傻蛋才會公開宣佈。」

小流浪大發宏論道：「外行，外行，只有外行人才會說這種外行話，我們幹的是間諜，間諜是最神聖、最神秘、最偉大，也是最危險的工作，斷斷不可以暴露身份，一曝光就會死翹翹，你們知不知道？懂不懂啊？哼，亂來！」

好傢伙，反客爲主，訓起人來，訓得衆刀客一楞一楞的，誰也搞不清楚他吃幾碗飯。

阿恨小心謹愼的道：「巴總現在何處？」

黑帽子大漢道：「正在調集大軍，準備全面攻擊。」

「今天的行動不是總攻擊？」

「只是試探，也是偵察。」

「總攻擊的日期可會確定？」

「待將探察的結果携返後便可定案。」

本想繼續追問下去，被刀疤漢子打斷了，道：「眞他媽的邪門，日月宮的警覺性怎麼這樣差？」

虎妞道：「他們正在睡覺。」

「該不會是設下了陷阱吧？」

「絕對不會。」

「未見得，事情太反常，一路通行無阻。」

「椿卡早已被我們拔掉，自然通行無阻。」

黑帽子大漢道：「好極了，老虎瞎了眼，只有挨殺的份兒。」

小流浪扮了一個鬼臉，道：「先殺老的還是小的？」

刀疤大漢道：「統統要殺，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黑帽子大漢道：「聽說日月宮的明媚少宮主風華絕代，艷冠羣芳，最好留在後面，先樂乎樂乎再送她上西天。」

阿恨心中暗道：「大膽的王八羔子，竟敢打我老婆的主意，你今天是死定了。」

表面上則滿臉堆笑的道：「可以，高興怎麼幹就怎麼幹，日月宮現在已經在咱們的掌握之中。」

小流浪神氣活現的道：「走，先去殺那個明英老太婆，再去殺那個寡婦明月，最後才去收拾明媚少宮主。」

刀疤漢子眉飛色舞的道：「這個主意不賴，走，走！」

「走！」

五六名殺氣騰騰的刀客，在阿恨、虎妞、小流浪的引領下，放步而去。

* * *

朱明英、朱明月、朱明媚深閨何處，三小根本一無所知，况且此刻空城一座，也見不到人。

一逕將刀客領至他們所居住的獨院來。

阿恨指着中州四怪所住的房間道：「老太婆就住在裡面，你們那一位願意殺第一刀，立第一功？」

一名黑臉大漢高舉着大刀趨前道：「我！我！」

虎妞道：「最好一刀畢命。」

黑臉大漢道：「保証不用砍第二刀。」

小流浪道：「千萬別發出任何聲音來。」

黑臉大漢粗獷的道：「只聞砍頭聲，絕對聽不到慘叫聲。」

阿恨道：「如此甚善，祝你好運，請！」

其實，這一番話主要是說給偷張、賭李、酒仙、丐王聽的，好叫他們知所準備，靜待殺人。

黑臉大漢不明就裡，眞想殺第一刀，立第一功，耀武揚威的，他輕手輕脚的，撬開房門，閃身而入。

卡察，聽到刀聲，骨碎肉裂。

噗通，不知是人頭落地，還是屍體倒下？

果不其然，並未聽到半聲慘叫。

那黑臉大漢亦未及時退出。

等了一會兒工夫，刀疤漢子有些急了，道：「這小子在搞甚麼鬼？」

（未完・十八）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騶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